

山林書院叢書

國家圖書館



004524676

蘇府王爺

四百年台灣宗教大解構！
一位「敬天愛人」的「王爺」信仰者，他的自省、自覺，吐露人性的芬芳。

台灣素民史之一例

陳玉峯
著

作者簡介

陳玉峯

1953年生，台灣雲林北港人。
曾任大學教授、大學副校長、總統文化獎得主、
保育運動草根先鋒等等。

陳玉峯教授歷年著作百餘種（前衛出版）：

- 〔台灣植被誌〕卷一《總論及植被帶概論》
- 〔台灣植被誌〕卷三《亞高山冷杉林帶與高地草原》（上）
- 〔台灣植被誌〕卷三《亞高山冷杉林帶與高地草原》（下）
- 〔台灣植被誌〕卷四《檜木霧林帶》
- 〔台灣植被誌〕卷五《鐵杉林帶》（上）
- 〔台灣植被誌〕卷五《鐵杉林帶》（下）
- 〔台灣植被誌〕卷六《闊葉林(1)南橫專冊》
- 〔台灣植被誌〕卷六《闊葉林(2)》（上）
- 〔台灣植被誌〕卷六《闊葉林(3)》（下）
- 〔台灣植被誌〕卷八《大甲鎮植被》
- 〔台灣植被誌〕卷九《物種生態誌》
- 《阿里山：永遠的檜木霧林原鄉》（與陳月露合著）
- 《自然學習者的教育觀》
- 《台灣生態與變態》
- 《火龍119：阿里山1976年大火與遷村事件初探》（與陳月露合著）
- 《21世紀台灣主流的土石亂流：台灣山地災變以及災後人造孽》
- 《告別世紀》
- 《自然印象與教育哲思》
- 《台灣山林與文化反思》
- 《土地倫理與921大震》
- 《人文與生態》
- 《台灣生態悲歌》
- 《台灣生態史話15講》
- 《前進雨林》
- 《印土苦旅：印度·佛教史筆記》
- 《山·海·千風之歌》
- 《玉峯觀止：台灣自然、宗教與教育之我見》
- 《山災地變人造孽：21世紀台灣主流的土石亂流》
- 《台灣素人：宗教、精神、價值與人格》
- 《蘇府王爺：台灣素民史之一例》

Join 本土新閱讀家
讀本土書的感觸真好

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台灣素民史之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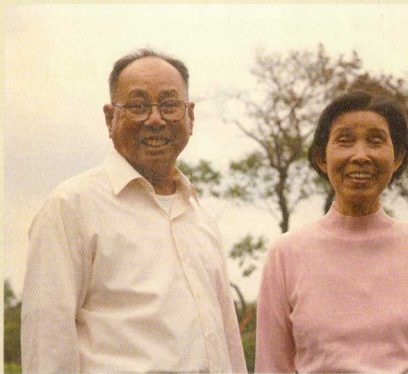
山林書院叢書4

蘇府王爺



陳玉峯 著

題 獻



蔡 時 女士
蘇寶慶先生 賢伉儷

並祝賀八十大壽

76 3.3888
9896 = 2
27 36



國家圖書館



004524676

致謝



感恩本書受訪人(時間、地點)：

蘇寶慶先生(2012.1.10；9.7；2013.1.16；新塢)；蔡時女士(2012.9.7；新塢)；
 蘇振輝先生(1998年迄今；專訪：2012.1.10；4.2；7.27；7.28；8.13；8.28；9.7；
 11.15；2013.3.19；2013.4.19；高雄、台中、新塢)；
 林金葉女士(2013.2.22；3.19；礁溪、高雄)；曾明福主委(2012.6.3；朴子)；
 黃相松先生(2012.6.3；副瀨)；蔡隆德先生(2012.6.3；9.7；魁港)；
 顏秀琴女士(2012.9.7；魁港)；陳先生(2012.9.7；永華村泰安宮)；
 王界生先生(2012.6.10；嘉義)；陳永軒先生(2012.6.10；嘉義)；

汪麗雲女士(2012.6.10；嘉義)；王玉娟女士(2012.6.10；嘉義)；
 陳振榮先生(2012.7.9；墾丁八寶宮)；郭長生教授(2012.10.15；10.16；媽宮)；
 葉春玉女士(2012.10.16；媽宮)；傳道法師(2012.10.3；台南)；
 王先生(2012.10.4；蚵寮)；蔡榮明乩士(2012.10.4；10.11；果毅後)；
 林文彬主委(2012.10.11；果毅後鎮西宮)；陳先生(2012.10.4；永華農場)；
 蔡先生(2012.10.4；永華墓)；姚煌春廟祝(2012.10.4；果毅後天后宮)；
 張煌輝廟祝(2012.10.11；尖山義善堂)；段洪坤老師(2012.10.11；吉貝耍)；
 黃淑梅導演(2012.10.11；吉貝耍)；陳益裕先生(2012.10.12；尖山)；
 王芳男先生(2012.10.12；尖山)；王聰嘉先生(2012.10.12；西湖)；
 李春生先生(2012.10.12；高雄)；葛芳梅小姐(2012.10.12；高雄)；
 薛豐慶先生(2012.10.12；高雄)；黃聰哲校長(2012.9.7；新塢)；
 徐景賢總經理(2013.4.19；台北)；蘇沛清總經理(2013.4.19；台北)；
 蔡富女女士(2013.4.19；台北)；蘇德祥督學(2013.4.19；台北)。
 感恩十方天、地、人、生文！

另向蔡智豪老師致意，謝謝他年來的協助！

傳道法師、楊惠南教授、楊博名董事長的賜序，無限感恩！

感恩傳道法師詳盡、仔細地校正文稿(註：法師更在2013.4.10寄來他在病痛中的三校稿)！謝謝段洪坤老師的勘誤！

序一

另類禪除・另類傳記

味玉峯居士《蘇府王爺：台灣素民史之一例》

在田莊成長的筆者，小時候經常聽鄉親序大(耆老)們開講「沉東京、浮福建」，以及「每逢癸亥年，王爺代天巡狩」等諸多俚諺傳奇，還有關於眾多諸神共祀一堂的來源傳說，然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潛隱於神話、俚諺背後的精神意涵(陳玉峯居士謂之隱性文化)，不但外國人士難解其奧，即令在地的臺灣人也未必知其底蘊，明其原由。

正因如此，遂給予排他性特強的外來一神宗教或御用學者們，醜化為「迷信」、「低級」的最佳藉口；尤其外來政權的專制統治者，更肆無忌憚地篡改歷史，扭曲史實，貶抑，甚至「汙名化臺灣人格、精神，摧毀臺灣族群的集體信心、集體榮耀、共同心靈的依據，終使個人以及族群，陷入一種自卑、自賤的迷途」而不自知！

對此，玉峯居士直言：「歷來在批判臺灣人的缺點時(我自己曾經也是)，可以說，其內容的極大比例，其實是中了清代官僚、日治軍國、國府白恐與高壓統治下，汙名化臺灣人的劇毒或遺毒，特別是在宗教信仰及價值觀或人生態度面向。」

及至幾年前，筆者(與玉峯居士不約而同地)研讀了臺灣前輩李岳勳的二部力作：《禪在臺灣——媽祖與王爺信仰之宗教哲學及歷史的研究》(1972)與《魷港媽祖》(1986)，部分謎團始獲其解。此次再循玉峯居士實地訪調的足跡深入剖析，終於揭開重重迷霧，還原臺灣文明史上鮮為人知的一頁真實！

如「沉東京、浮福建」，依筆者的體會，或者就是用來象徵鄭氏王朝的覆滅的。原來，鄭成功在北伐南京失敗以後，於1661年揮軍轉進臺灣，並改臺灣為東都明京；翌年，建立了東都(鄭氏)王朝，延續明祚。一直到1683年(癸亥)鄭克塽降清，明(鄭氏)王朝覆滅，臺灣於此隸屬清·福建管轄，故而用「沉東京、浮福建」一詞來寄寓。至於每逢癸亥年，王爺代天巡狩，這應有莫忘降清之辱，及鼓吹自由自主之民族意識的意味在其中。

由於李岳勳前輩這二部著作的啟發，加上根植於臺灣母親母土的摯情，遂促使作者一面致力於自然情操與土地倫理的建構，一面又承繼前人的步履，為找尋失落的臺灣精神，喚醒臺灣人的自覺自信與主體意識而努力！只因有感於：「臺灣現今不僅沒因李前輩驚天動地的大解謎，而走上主體的建立，在唯物至上、消費文化的全面洗禮下，反而每下愈況，一代比一代更疏離於民族自覺，但根本關鍵之一，乃在於欠缺後繼人才的跟進與深化，吾輩沒有任何理由逃避此一實然與該然的責任與任務。我相信從各種角度都可以著手，因而從歷史與現今常民的際遇，切入學習、感受與分享。」這可說就是本書的撰寫動機了。

展讀本書初稿，深覺不論玉峯居士或傳主蘇振輝居士的蛻變，其心路歷程之曲折，皆饒富金秋雨〈蘇東坡突圍〉之況味。細讀再三，更覺瀾漫無門慧開禪師《無門關》頌古之氛圍，不由生起「另類禪除、另類傳記」，禪除迷障、呈現本源之驚歎！

對於傳主蘇振輝居士，作者是有著極崇高的評價的，在作者的意象中，蘇居士由陸向海向全球，「跨出山海子民的泱泱格局，熠熠人格，而超越世代，不僅無愧於傳統禪門無功德的無功用行，更跨出新世紀的新典範」。他自覺、自重、自信，有格調、有節操，又始終實踐著無善之善、無德之德。為了替這位「右手做的，不讓左手知道，右手也忘掉」的臺灣素民立傳，作者於是步一腳印地探索臺灣四百餘年的人文、歷史背景，試圖找出孕育蘇居士，乃至臺灣素民人格與精神的底蘊。

所以作者說：「我是藉著書寫他，嘗試挖掘出臺灣人深沉的內在。」這也是為什麼在本書前四章，作者苦心孤詣地引用李前輩以及僅存的幾本臺灣史料，來解構媽祖與王爺信仰的起源、內涵、本質與流變的重要因素。因為臺灣人格、精神的總根源，正是來自鄭氏王朝的民族精神、人倫節操，而彼等又寄寓於閩南居士禪的應現媽祖信仰，以此來傳承禪門法脈（觀音法理）與社會理想（反清復明）。只因迫於專制強權高壓、屠殺、取締的現實，所以不得不編撰撲朔迷離的神怪小說、故事，鋪陳迷障，來掩護主體的傳承。

所以無論媽祖或王爺，乃至雜姓神明的信仰，都是為避

國難、教難，應運而生的產物。媽祖、王爺及諸神明，則是本體觀音所應現出來的化身或映像，作者稱之為應現觀音。而隱含於本體觀音的核心思想——觀音法理，李岳勳前輩稱之為靈性，作者則將其定義為奠基於緣起性空，自覺覺他、無功用行的無所求行；而其實踐，正是《維摩詰所說經》〈香積佛品〉的「菩薩成就八法」：「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與〈菩薩行品〉的「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界入，荷負眾生，永使解脫。……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不壞威儀，而能隨俗」的具體呈現！

這套隱形文化的信仰根源與教育主旨，不但實踐中的臺灣素民不明白，本書傳主蘇門父子也不明白自己所承襲的，「是數千年來，人類精神領域的超凡結晶，也就是觀音法理的自我淬煉與超越。」何以傳主不明白而卻可以做到那樣的無功用行呢？因為他找到了自己與自然、土地、生界聯繫的臍帶，這是始終存乎作者心中的一個重要關鍵！

筆者與本書傳主蘇振輝居士結緣，肇始於二十餘年前，其同行王江忠居士的引介。後來，蘇居士又經翁輝蛟居士引進，認識了先師開證上人，他們三人遂一起歸依三寶，並且受菩薩戒，成為同門學佛的摯友。此後，彼此見面的機會雖然多了，但因其平素內斂寡言，所以筆者對其出身背景、創業、學佛、淑世關懷等因緣，向來所知不多。一直到2009年4月11日，邀他在妙心寺成長教育講座主講「尋找生命的隘口」，才對他生命中的幾個轉捩點及其心路歷程，有進一步

的認識，那真是一場感人至深的心靈饗宴！

而藉由本書，更能具體而深刻地體解他蛻變的全貌：一個成長於嘉義布袋鄉下的海民，是如何在貧困、折指，及父權至上、父子折衝的環境中被激發而立志創業，終成為臺灣代理德國頂級衛浴、廚具的企業家；又是如何透過自省、自覺，投入音樂人文藝術的推廣，並關懷臺灣的山林生態，無私無悔地支持環境運動。這位平凡中透脫著不平凡，不平凡而又自許平凡的臺灣素人，無怪乎作者要給予他如此高的評價！

反覆研閱本書前六章初稿，搜索枯腸地思考應從何下筆來為本書作序，這才驚覺書中其實隱然存在另外一位——陳府王爺。顯然在為臺灣素民溯源、作傳的同時，俠骨至情的玉峯居士也得到很大的成長與啟發，讀著他在自序中的這段話，真是於吾心有戚戚焉！他說：

走過一甲子歲月，我曾經以最青壯的年代，投入劇烈的社運抗爭，如今一樣永不退轉。然而，如同我從蘇振輝先生學到的，我的方式改變了一些，我將重點擺在正面的教化，而不再只是恨鐵不成鋼，恨不得臺灣社會一夕而可能脫胎換骨；相反的，做該做的、能做的，無得無失。如今，臺灣的過去、現在、未來，差不多可以看得透澈，我從臺灣人的正面出發。

希望本書的付梓，除了見證臺灣素民人格的芳香，更能

拋玉引玉，讓廣大的媽祖、王爺信仰者了知其信仰文化所蘊含的意趣，進而超越功利的他力主義，步上自覺的自力聖道，這是筆者所期盼，相信也會是作者所樂見的！謹以此序，聊表寸衷！

釋傳道

2013年世界地球日誌於妙心寺

序二

默默行善的王爺信仰者

我讀陳玉峰教授的《蘇府王爺：台灣素民史之一例》

陳玉峯教授又有令人驚嘆的大作要出版了！這回，他以人類學家的素養訪談了台灣嘉南平原各鄉鎮的大小宮廟，記錄了這些宮廟的歷史沿革以及宮廟內外的相關人、事、物，最後則歸結到訪問嘉義布袋好美里(魷港)、新塢的一位素人——被陳教授尊為「蘇府王爺」的蘇振輝先生。

蘇先生是一位「素人」，是一位默默行善的王爺信仰者。為什麼要訪問這位素人，而不訪問更具代表性的「名人」或陳教授所稱的「成功者」呢？陳教授有這樣的解釋：

數十年來我口訪過不少鼎鼎有名的「大人物」，這五、六年來也拜會過幾位「大師」，但為什麼我却選擇素人撰寫？誠如黃文龍醫師赤真赤誠的一句話：「……我年長後，愈來愈不易相信出名的人有何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成功的定義是何？以及成功背後的事實是什麼？其實，成功者講出來的東西距離其事實很遙遠，或都不是事實……多數成功者及其成功的條件、手腕與際遇，往往都不足為外人道也……」絕大多數現今社會上的「成功者」，有幾

人勇於突破偽裝與虛榮？(第六章第1節)

然而，陳教授之所以捨「名人」而就「素人」，更深層的原因應該是：本書的主旨或主題，是台灣許許多多默默無聞的鄉親，所信奉的神明。這些神明，儘管陳教授最後所關心的是王爺信仰，但其實還包括媽祖、三太子、陳靖姑、神農大帝等民間信仰的神祇。民間信仰似乎可以與「默默無聞」或「素人」畫上等號，而與「名人」或「成功者」畫上不等號。相信這是陳教授之所以選擇素人，而不選擇名人或成功者訪談的更深層原因。

陳教授是學生態學的，但他所採取的訪談方法，却是人類學的。人類學的訪談有二個特色：全貌觀(holistic view)和個別人或物或小群體(例如一個小社團或一個小村庄、小宮廟)的深入訪談。

所謂全貌觀，即是把所要研究的人或事、物，放進整個歷史和社會環境的脈絡當中，把所研究的人、事或物，看做是和整個歷史、社會時空不可分割的一份子或一部分，而不切割或不抽離出來而單獨考察。基於這樣的理念，陳教授所關注的雖然是現今的王爺信仰和素人蘇振輝先生，卻在書中遠溯到明鄭時期的鄭成功(1624-1662)、陳永華(1634-1680)，並且無所不包地詳細訪談了供奉媽祖、三太子，甚至供奉荷蘭公主(見第一章第8節)，乃至日治時期因為有恩於鄉民而被尊為神明的日本人森川清治郎、八田與一、杉浦茂峰等人的宮廟(見第一章第3節)。這也是為什麼本書中有三分之二的篇幅，不是介紹蘇振輝本人，而是訪談嘉南平原各地宮廟及其相關人、

事、物的原因。這一鉅細靡遺的訪談記錄，讓我們深刻了解台灣嘉南平原的風土民情和信仰，與一般宗教學者的浮面調查報告，實不可同日而語！陳教授曾這樣說明何以必須採取這樣的方式，來書寫蘇振輝先生的原因：「而這本書我所要傳記的素人——蘇振輝先生，正是活生生的蘇府王爺，必須透過四百餘年的滄桑才能彰顯，或者反過來說，我是藉著書寫他，嘗試挖掘出台灣人深沉的內在。」（第一章第3節）足見這種全貌觀的人類學研究法，並不只是學術上的必要，而是有它更深遠的目的。

本書有兩個主題特別突出，值得在這裡向讀者介紹。

首先是陳教授對台灣媽祖信仰的「解構」。陳教授認為，北宋末年，佛教禪宗受到篤信道教的帝王迫害，「閩南的禪僧為了維護禪宗命脈，將其信仰，依道教形式，裝扮成政治命令下的民俗信仰形態，暗中將禪的法燈包裹在深層。也就是將觀音（馬祖道一）扮成『媽祖女神』，於1122年重新取得政府的許可執照，且形成民間信仰之後，就未曾脫下道冠、道袍」。（第二章第4節第1項）陳教授接著又「解構」說：「又，就佛教、佛法上的法理即觀音，方法論來自《法華經》及《楞嚴經》，因為，神佛本無形而應物現形。本體為觀音，應現為媽祖女神；就人事上的法脈而言，媽祖女神正是如假包換的馬祖道一禪師，且是由閩南禪師系列相傳所弘揚。」（同前）

在這裡，陳教授所說的「法理即觀音」，意思是：從佛教的道理上來說，觀音是無形無相的，但另一方面也可以

像《法華經》或《楞嚴經》所說的那樣，「三十二應」或「三十三應」，應現成許許多多不同的神祇，而媽祖，正是在觀音法理下，所應現的眾多神祇之一（下文所提到的王爺信仰也是如此）。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的媽祖廟，往往供奉的雖是媽祖，但在媽祖背後卻也供奉著觀音，而觀音也被尊為「佛祖」而不稱為「菩薩」的原因。

陳教授甚至以觀音法理和觀音應現這兩個概念，來解釋台灣宮廟「雜神」眾多的原因。他說：「台灣儘管神雜混淆，但結構主軸或終極底蘊，乃禪門的觀音法理，及其應現出萬神的造神原則。」（第一章第9節第10項）

明鄭時期，鄭成功的叛將施琅自稱：在為清廷攻打台灣時，媽祖曾顯靈助功。由於施琅這樣地利用媽祖信仰，以致現今的媽祖，被視為台灣建國運動之所以尚未成功的重大原因之一。過去，筆者也曾持這一看法，認為做為台灣人，媽祖實際上不值得崇拜。然而，本書卻把這樣的媽祖信仰「解構」，還原媽祖信仰的本來面目。他認為媽祖信仰的去台灣化，沒有和台灣先民站在同一陣線，實際上是施琅等清廷野心人士的利用媽祖信仰有關，而不是媽祖信仰的本來面目。陳教授說：

終之有清一代，從萬正色、姚啟聖到施琅的徹底利用媽祖，廣建媽祖廟，乃至台灣不斷發生民族革命，較大的如朱一貴、林爽文、陳周全、蔡牽、張丙、戴潮春等等，導致清官不斷地懷柔媽祖、賜匾加封等等，變成國家祭典

行列。但也逼出媽祖廟分裂成兩陣營，一是財大氣粗、橫掃全台的清官媽祖；另一是絕對弱勢、隱入地下的民間媽祖，最典型者殆如魷港媽祖等。(第二章第4節第1項第H)

本書另一個值得向讀者介紹的主題，也是陳教授所最關心的主題是：王爺信仰。首先，陳教授依然認為，王爺信仰也是「觀音法理」的顯現。他以被視為台灣第一座王爺廟——南鯤鯓代天府的王爺信仰為例，這樣說：

南鯤鯓代天府的全台王爺廟總本山，前殿是五府千歲，後殿是觀音佛祖。說明了王爺信仰立教的大本，乃禪宗的世界觀。前殿(筆者按：即五府千歲)是「應現觀音」，可以是任何神明；後殿是「本體觀音」，故而必須稱為「觀音佛祖」。這是根據《首楞嚴經》的宇宙觀或世界觀而來。也就是說，包括由《法華經》的三十三應現、《楞嚴經》的三十二應現，骨子裡只有一個觀音應現法理或原理，因為神佛本無形，而應物現形。觀音本體代表人類、人性終極的根源，也就是所有靈魂、靈性所來自。只要觀得進覺悟的終極處，透過什麼方式、或何等法門都可以，不管你是美國人、俄國人、台灣人，觀音一概廣開方便，因此前殿拜的，可以改成基督或阿拉，只要後殿是觀音，基督或阿拉一樣叫做「應現觀音」。換句話說，王爺信仰前殿的諸神，其造神原理或原則出自觀音法理。王爺廟的終極信仰依據的是禪宗。(第四章第3節第3項A)

然而，本體觀音可以應現的神祇眾多，為何只有王爺信仰受到廣大台灣子民的崇拜？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必須從鄭成功王朝覆亡後，忠臣陳永華的反清運動說起。

鄭成功王朝覆亡後，陳永華祕密組織了洪門，召集有志之士，繼續其反清大業。然而，這一反清大業畢竟沒有成功，洪門遂轉入王爺的民間信仰，以隱形文化的形態，繼續進行著反清、建國的使命。陳教授說：「媽祖被清廷收編後，台灣政戰靈魂人物陳永華『假死』，發展洪門天地會及延展諸多幫會，執行地下組織之反清戰鬥。及至清朝中葉，蛻變為台灣的王爺信仰。」(第二章第4節第1項D)又說：「台灣精神、建國意識以及台灣人民，悲慘哀號了好長的一段時日。好在陳永華設計了隱形的教化組織，終於在19世紀初，正式以王爺信仰的廟宇，續絕存亡，傳承著自覺意識與法脈的發揚。」(第四章第3節第1項)

陳教授進一步順著李岳勳先生的研究成果，比對了王爺信仰中，童乩的「請神咒」和洪門「謔句」(歌句)的高度相似性，而下結論說：「李(岳勳)氏認為上引咒語與歌句，證明洪門與王爺信仰的關係，而且咒語中透露出王爺信仰的法脈，正是『白雲宗』的『帶髮修行者』。」(第四章第3節第3項C)陳教授(及李岳勳先生)之所以認定洪門和王爺信仰與「白雲宗」有關，顯然是因為王爺信仰中的請神呪和洪門的謔句，都出現「白雲連天寺少林」一句。(同前)成立於宋朝的白雲宗(或白雲菴)，以茹素、在家卻不娶妻而聞名，卻在明朝被查禁。其信眾轉入地下，一部分則加入白蓮教，成為明朝舉著

宗教旗幟，而行民間革命的教派。陳教授以為，不但王爺信仰由白雲宗轉化而來，甚至媽祖信仰也是如此。他以王爺信徒的口吻說：「我們是傳承自居士門白雲宗的弟子，奉行觀音法門，應現為媽祖，應現為王爺；我們的奮鬥來自終極靈界的良知與良心的大覺悟，透過五王、三太子的途徑而發威啊！」（第四章第3節第3項C）

總結地說，王爺信仰乃陳永華為了完成反清、建國大業，所轉化而成的信仰。我們可以從下面這兩段引文，看出這一轉化的用心和過程：

陳永華之創設洪門的文化核心，表面上係以鄭成功的民族大義「忠義」為最大號召，但底層乃禪門無功用行的教化，乃係傳承自宋元以降，閩南人心的信仰內涵，依據觀音入理法門，應物現形，在絕對弱勢的環境下，不斷造神（應現觀音），用以符合、順應不同的人事時地物，但宗旨穩穩續存，終於形成現今台灣文化的底蘊……（第四章第4節）

也就是說，王爺信仰諸神的主結構是：觀音佛祖—王爺—三太子的「三明治」，直接點出裡外皆是禪，包裹著王爺，也就是台灣民族的本心。最底層或內殿是觀音佛祖，是終極來處與歸處；中間是台灣人的本心、精神、性靈的祖先；外圍或前鋒是三太子的方法論……（第四章第3節第3項D）

拜讀陳教授這部巨著，方才醒悟：原來筆者向來不重視，甚至鄙視的王爺信仰，竟是如此貼近我心！這部巨著

惠我良多。1998-2000年，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支持下，筆者以〈臺灣佛教的歷史與思想——明鄭至日治時期：從明鄭時期名士佛教到清代臺灣佛教之三教同源現象的思想考察〉為總標題，進行臺灣佛教的研究。筆者發現：臺灣的傳統佛寺(除掉日治時期和國府遷台後所興建的佛寺)，都是神佛不分、神佛雜處。也就是一座佛寺裡，正殿供奉的雖然是佛教的佛菩薩，卻又在後殿或左、右廂房供奉媽祖、三太子等諸神。研究中，筆者發現，這種神佛不分、神佛雜處的現象，是臺灣佛寺特有的現象。我曾商請臺灣佛教研究學者闞正宗先生，到中國閩南去考察佛寺是否也有這一現象，答案是否定的，閩南佛寺並沒有神佛不分、神佛雜處的現象。可見神佛不分、神佛雜處是臺灣佛寺的特有現象。多年來，這一問題一直困擾我，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拜讀陳教授這部巨著，對於其中「法理觀音」乃至「本體觀音」、「應現觀音」的說法有所了解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臺灣佛寺的這一特色，也是法理觀音的具體展現。

我是以慚愧、懺悔的心，來讀完陳教授的這部巨著。慚愧、懺悔過去漠視，甚至鄙視台灣的媽祖信仰和王爺信仰，乃至神佛不分、神佛雜處的台灣佛寺，直到拜讀了陳教授這部巨著之後，才改變了這種錯誤的想法。陳教授這部巨著惠我良多；相信讀完它的讀者，也會有和我一樣的驚嘆！

楊惠南

2013年2月12日

寫於台灣大學教職員宿舍

序三

敬天愛人的王爺傳奇

又是一頁磅礴史詩的台灣文化傳奇，
就從南島濱海的嘉應廟說起

近年來，陳老師將重心轉向宗教的探求，探索追究佛法的底蘊無一不是劍及履及，一如數十年來調查山林的嚴謹精神，且將他所認識、感動的台灣素人們，一一以他的「觀音法理」來印證，深刻彰顯台灣人格與價值，這樣大氣度、跨古今的手法，實在令人讚嘆！

我曾好奇，為什麼要以「王爺」來寫照我的好友蘇振輝先生？他一派的溫文和善，與王爺威猛霸氣的形象不符啊，但拜讀完書稿之後，我恍然大悟陳老師的用心與智慧。

蘇振輝先生是我相交十多年的好友，雖然這樣的友誼年限不算長，但卻是深刻、真誠的交心。我們初識在前往鎮西堡的旅途中，回程的路上，我在車上播放公視介紹陳玉峯老師的短片，促成了日後的因緣。或許就是靈氣氤氳的高山深林，讓都熱愛這塊土地、有共同的價值觀的兩人成為好友，在相識的這十多年來，一直不間斷的從事社會關懷與環境保護的挹注。蘇董一直是個體貼、真誠的人，做為他的朋友，心裡常存著許多感動。猶記95年母親往生時，在出殯前，蘇董帶領師父與幾位朋友為母親持誦《金剛經》，讓因失恃而

傷痛、忙亂的我，安定不少。96年原本與蘇董約定一起去嘉明湖，但發現罹癌，無法成行，蘇董在歸來後親自送來他所拍攝的嘉明湖，如他代我走這一趟，並留下最美的寫真給我，這幅寫真一直掛在我的辦公室。而最讓我銘感於心的是來自玉山「3952的祝福」！當99年又再度發現癌症轉移時，內心對生命的無常產生了極度的不安。一日清晨，通常在8點多才開機的我，不知何故就打開了手機，過了3分鐘，我竟然接到了蘇董來自玉山山頂的電話！他與楠弘的夥伴們，在玉山之巔為我加油、祈福，他說他站在台灣離天神最近的地方為我祈福，希望我平安的度過一切難關！這樣的朋友情意，多年來一直讓我感動不已，或許也正因為有許多人的真心祝願，讓我有更正向的力量來面對病魔！

在陳老師的筆下，我看見蒼茫遼闊的倒風內海，其地理特色造就，世代孳息，如何孕育出我的好友；在精彩的台灣王爺傳奇中，讀出其信仰底蘊。我想，這非常接近「敬天愛人」的精神，在稻盛和夫的哲學中，「敬天」就是順應道理；「愛人」就是尊重人。這與蘇董的處世哲學不謀而合。

在翻讀書稿的過程中，想起曾看過的一佛偈：「千山同一月，萬戶皆盡春，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字裡行間，感念陳老師振筆疾書台灣素人的精神與真實價值，感懷我的好友人生所求為「自由自在」的心情，細細品味，千江映月，眾生本具佛性，朗朗的萬里藍天，抬頭便是！

楊博名

2013年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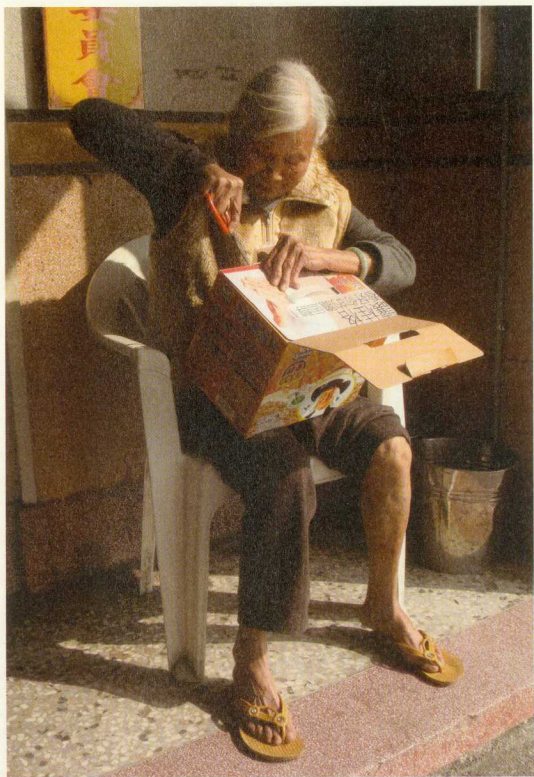
自序

秀琴阿桑凝神專注地，握著一把小剪刀，在為麥片紙盒打洞。紙盒四邊，整齊地挖出二十四個透氣的小洞。午後的冬陽斜照著她，她坐在魷港(好美里)太聖宮的廟側門口。這座廟宇供奉的主神之一：魷港媽祖，祂比鄭成功更早了數十年來到台灣，祂在先民最艱困的年代，「剜肉治病」，也就是從祂神像的底座，挖剔出薄木片，和著草藥提供給村民煎服。祂，將近四百年間未曾被政權收編、勅封，而從來默默示現、照顧子民。

紙盒子是用來裝盛喚兒子隆德先生去買來的螃蟹，還不時殷殷交代不能悶死牠等等。我驅車離開好美里之後，電話傳來隆德先生的轉話：「你塞給我媽的那些鈔票，她連同魚蝦放一起，裝在箱子內，因為怕你不知道而轉送給別人家，故而告知你一聲。媽說，夠用就好，我們不缺錢！」2013年1月16日，這對母子再度予我沒錢的富豪的溫暖，好美的一幅素描。

隆德先生擔任太聖宮廟祝，一生奉獻神職，未婚，與母親秀琴阿桑相依為命，他的月薪恰好是22K。他們活得愉悅、祥和，「只求可以助人，而不思被人助、被神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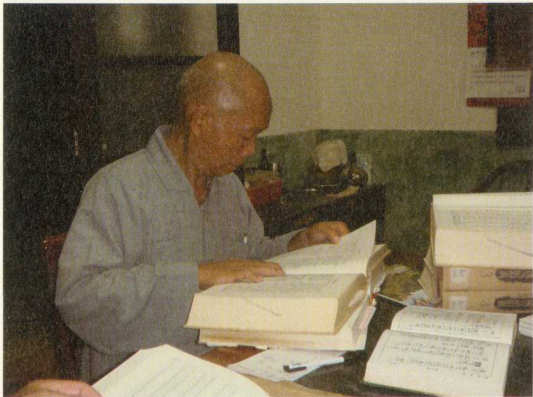
台南永康妙心寺的傳道法師，搬來一大堆台語文辭典、字典，挑燈為我查驗、解說台語用字，兼析佛法。2012年10



▲ 秀琴阿桑正在為紙盒挖洞(2013.1.16; 好美里太聖宮)。

月3日的夜深了，寺人皆已入眠，我看著年事已高的法師，那種鍥而不捨、精益求精的態度，心中不忍。臨行，他還帶我到二樓藏書處，示範許成章教授的台語八聲舉例，且將整套許教授的《臺灣漢語辭典》送給我，只希望台灣人可以稍稍瞭解母語的優美與深邃，但願天下人不忘本！本書草稿我寄給法師後，他更逐字校勘，密密麻麻註記，他以台灣業已消逝踏實、篤厚的精神呵護我！

果毅後不知名的蔡先生導引我去採訪媽祖的乩身，慈祥可愛的蔡榮明先生，他為我鉅細靡遺地講解媽祖降駕的指示，從台灣百零八萬年的地體變遷，到陳永華如何運用急水溪的奧祕



▲ 2012年10月3日深夜，傳道法師為筆者查閱台語文用字，兼析佛法(台南妙心寺)。

和盤托出，不僅將「不想講、不能講」的，都講給我錄音，也把他的手稿讓我影印，他一生「做人，只是存個良心……」。

邂逅鎮西宮主委林文彬先生的當夜，他堅持請我在廟口吃碗點心麵，為我談出意象豐富的，旗(尖)山與鼓(佛)山的神話故事，勾起我屬靈的鄉愁。他一生剛正不阿、是非分明，他讓我想起周金剛自焚一生所重視之《金剛疏鈔》。

吉貝耍年輕的段洪坤老師與我一見如故，恨不得傾盡他鑽研的心得告知；朴子萬善廟的曾明福主委、嘉義鵬上宮的汪麗雲女士、王界生先生、王玉娟女士、陳永軒先生，副瀨富安宮的黃相松義工，蚵寮保安宮的王先生，尖山義善堂的張煌輝廟祝，夥同知、不知其名的台灣素人，甚至於古人如陳永華參軍、昔時英靈，有形或無形，皆以裸真、赤誠相待，助我一臂之力，他們示現了「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做功德盡以施之」的台灣人格底蘊，他們忘却了善與不善。

本書的訪調殆自2011年底開始，而密集撰寫於2012年底至2013年初夏。此間，我所訪談、際遇的人，絕大部分我原本從不認識，或只逢機相談，他們都以如是坦率、熱誠地，待我如同親人，他們恰好都是我心目中，道道地地的台灣人，我的書寫，正是要探索這樣的人格底蘊，這樣的文化，台灣人的本然。可以說，我在書寫本書主角的蘇振輝先生，他却應現成為我所際遇的人、事、時、地、物，讓我瀏覽他的前世與今生。藉由撰寫他的因緣，相當於走過台灣文明史之如何形塑現今的台灣素人。

第一章主述蘇振輝先生的母親蔡時女士的故鄉好美里，該地區在鄭成功之前叫做魷港。魷港這中文地名，首度出現於陳第1603年的〈東番記〉一文，是他於1602年農12月8日，跟隨沈有容自料羅灣出發，追剿海寇，來到台灣的見聞錄。當時的魷港位於倒風內海北端的沙汕隘口，也是閩南海民最早來台拓殖的據點之一，蔡時女士正是出生於倒風內海正式滄海轉桑田的1934年，八掌溪原本北流的出海口，在該年直衝西流，形成今之入海軌道。

為了瞭解孕育蘇振輝先生的母親母土的搖籃，或時空背景，走訪太聖宮蔡隆德先生，因而巧遇蔡母顏秀琴女士，他們母子為我開展了環境總認知，此間，奇妙的過程，恰好也讓我記述台灣的人神之間的底蘊，寫出了一向被誤解、被扭曲的「迷信」，事實上正是台灣善根的內涵。

第二章直溯台灣人格、精神的總根源，實乃鄭氏王朝的民族精神、人倫節操，寄寓於閩南居士禪的應現媽祖信仰，以之傳承禪門法脈與社會理想。而鄭氏三代一貫想要讓台灣獨立或半獨立的努力與堅持，却遭遇叛徒之覷破鄭氏王朝靈魂、信仰總依歸的媽祖神髓，繼而殺神、殺靈，以武力顛覆、文化懷柔，收編了媽祖信仰，讓原本反清的閩南、台灣禪徒，陷入民族、倫理、靈性、精神的大破產。更悲慘的，以建立龐多的媽祖廟，用來監控台灣人的思想管控與情治中心，並且，為打壓及消滅鄭氏王朝的意識形態，在212年統治期間，焚毀歷史、篡改歷史，醜化台灣人，無所不用其極地汙名化台灣人，另一方面，台灣菁英在陳永華假死、苦心

擘劃下，放棄媽祖信仰系統，另創地下洪門組織等，藉由禪門觀音法理的宗教手法，以地下或隱性文化的應變反攻大陸，且遲至18世紀初，始褪盡幫會色彩，直接以民間宗教廟宇的王爺信仰現身(第三章)。

無論媽祖信仰或王爺信仰，其法脈、法門、法理徹底是本體觀音(觀音佛祖)、應現觀音(媽祖及王爺或其他繁多神明)、三太子等，從裏到外的禪門主結構，構成台灣神廟的基調，但因處於專制強權高壓、屠殺、取締的現實之下，遂編杜系列神怪小說、故事，鋪陳迷障，掩護主體之傳承。這套隱性文化的教化主旨、靈性呼喚或心理療法即「觀音法理」(陳玉峯，2012a，244-344)，其實踐的理想人格、精神目標或典範乃《維摩詰所說經》〈香積佛品〉的「菩薩成就八大法」：「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與〈菩薩行品〉的「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界入。荷負眾生，永使解脫……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不壞威儀，而能隨俗……」，從而產生台灣的素民文化，而不論外來政權是滿清、日本軍國或白恐國府，始終實踐著無善之善、無德之德、無宗無教的無所求行、無功用行(陳玉峯，2012a；b)。

第三章我勘查急水河流域，特別是從果毅後陳永華衣冠塚到出海口的傳奇，追溯台灣文明史上第一位永世的政治家的大智大慧(第四章)。此間，予我如詩、似歌、風謠、性靈的無限美感！

經由這四章的回溯，我花了大約三分之二的總篇幅，詮

釋孕育台灣素民或蘇振輝先生的奧蘊，但這只是人文、歷史大背景的部分。

第五章交代主角的家世、家庭背景，相當於從台灣文明史到蘇門的銜接。由於台灣人集體意識的象徵，在於信仰圈中心的廟宇，而家庭總象徵的廳堂，事實上，正是廟宇的簡縮版，從廟宇到廳堂，貫穿了從民族到個人的文化傳承與靈性依據，據此而演義蘇振輝先生的傳記。

第六章以蘇振輝先生為範圍，揭露蘇門八代的孳息，從海向陸，由陸向海向全球，終於跨出山海子民的泱泱格局、熠熠人格，而超越世代，不僅無愧於傳統禪門無功德的無功用行，更跨出新世紀的新典範，故而全書冠以蘇府王爺的位格。道在活人，且精神長存，這就是台灣素人文化。

由蘇振輝先生的不平凡當中的平凡、平凡當中的不平凡，大致可以瞭解台灣人從傳統走向新局的人格趨勢，因為，四百年來台灣重大的缺陷之一，在於跟台灣自然生界、土地的隔離，切斷了從天文、地文、人文、生文統合為一的關鍵環節，致令台灣子民一直未能作根本的自覺或覺悟。此面向正是我一生努力的，自然情操與土地倫理的創建。在個人接觸或觀察台灣歷來的政治人物當中，充分具備此等情操者，不出個位數。

而蘇董來自八掌溪海隅的臍帶，竟然只在幾次登山的經驗、感悟中，走上實質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的「無功用行」，台灣有文明史以來，寥寥無幾。

由於蘇先生右手做的，不讓左手知道，右手也忘掉了，

他幾乎不留什麼記錄，只以整個生活示現自自然然，因此，在我的「逼迫」下，勉強留下些微的記錄做見證，如第七章。

藉由我與蘇振輝先生的因緣，走訪一些台灣的廟宇。而每座廟宇都是地區素民的集體記憶、靈魂依歸、歷史濃縮、教化中心，撇開形制的大同小異，每個地區或境界，自有其獨特的史詩、境遇與特徵。細細品味，即可品嚐台灣人性的芬芳。

2012年6月12日午後，我在台中市文心路與昌平路交叉口一角落，二分埔的福德祠前小坐。然後，一位年輕婦女前來，她燒香、點燭，虔誠祭拜，且口中唸唸有辭甚久，她的表情專注，向著土地公傾訴，儼然有種毫光籠罩或從她頭頂散發，然後她到金爐焚燒金紙離去；接著有位老年男子經過，他到香爐前合手膜拜、閉眼肅穆。之後，將手腕上的掛珠脫下，在香爐上繞了3圈，而後離去；廟側，樟樹下的座椅上，側睡著一個流浪漢。周遭各式車輛依循紅綠燈的節奏，劃破偌大空間的勻稱，穿梭種種漣漪且交叉震盪。而土地公的小廟自成一幅寧靜，直把車水馬龍看成一幅靜畫。

又有三、五行人，專程或路過，廟前吸取一口安寧而離去。我相信世人不時多幾分鐘面對自己與神明的那份專注與單純，世間、社會將更和諧與安詳。

走過一甲子歲月，我曾經以最青壯的年代，投入劇烈的社運抗爭，如今一樣永不退轉。然而，如同我從蘇振輝先生學到的，我的方式改變了一些，我將重點擺放在正面的教

化，而不再只是恨鐵不成鋼，恨不得台灣社會一夕而可脫胎換骨；相反的，做該做的、能做的，無得無失。如今，台灣的過去、現在、未來差不多可以看得透澈，我從台灣人的正面出發。

歷來在批判台灣人的缺點時(我自己曾經也是，後來才恍然大悟，陳玉峯，2011，《興隆淨寺(一)：1895年之前》，65-67頁)，可以說，其內容的極大比例，其實是中了清代官僚、日治軍國、國府白恐與高壓統治下，汙名化台灣人的劇毒或遺毒，特別是在宗教信仰及價值觀或人生態度面向。因為，要擊敗一個人的最佳辦法之一，是毀掉他最引以為榮、為傲、價值繫賴、靈魂信仰的那一塊中樞部位；要統治一個族群、民族、國家的最佳策略之一，是殺掉該族群等的神明、信仰的諸神，以及摧毀該族群等的集體信心、歷史榮耀、共同屬靈的依據，讓個人以迄族群等，陷入一種自卑、自貶、自賤的迷途。

而台灣人要從三、四百年大陷阱、大流沙的漩渦中，自拔、自覺、自重、自我肯定，且流露出有節操、有格調的氛圍，而幾近完全沒有沾染此等汙名化或汙染的人，有史迄今沒幾個，至於多如牛毛的有名氣、有地位、有錢勢、有學問等等的人物，大概用手指頭、腳趾頭即可算出來，但我在民間草根行列中却是遍地芳草、幽蘭，到處可遇！我不是要去貶低一大票或數不清的「有什麼」的人，只是我強調、認定的這樣子的人，基本上相當於禪門的證悟者、覺者。事實上，我完全尊重、尊敬每一個人；會去貶低別人的人，本身就是沉溺的弱勢者。我要寫素人，寫四千多種綠色自生植物

般的二千多萬台灣草根的有緣人，就是要彰顯我們本來如是！只消「念」一轉，任何人如是！而不在於外在的法相、妄相、假相。

這本書一貫的核心，殆即「若不回頭，誰為你救苦救難；如能轉念，何須我大慈大悲」；「誠心敬吾，無拜無妨；行為不正，百拜無用」（註：書中另行加註）！也就是自覺的強調，但自覺是無法定義、界定的靈性特徵，我只能由應現出來的人物來側寫、素描，而蘇府王爺恰好是一例證，顏秀琴女士、蔡時女士當然也是。他們絕非單獨的一個個體，你、我、他都是台灣史上交錯影響、臍帶相連的活體文化，且隨時、隨地應現與相互呼應！

於是，本書所謂的素人，很大一部分的特徵，或說最大的特徵在於自覺，而與名相無關。感恩任何我在台灣的際遇！感恩蘇振輝先生賦予我書寫的機緣！

而書寫本書後期，與學文、麗霞賢伉儷結緣，他們發心要照顧我的部分飲食，不時寄來自製的糧草，讓我品味著草根香；又如葉秋源先生長年將他看過、眉批的簡報、圖書，不時寄來指導，夥同眾多2007年以降，關心、照顧我清貧生活的朋友們，都是我起心動念的善根助緣，無以為報，但藉寸筆，銘記感恩！！

感覺上，這是最發心力觀照的一冊書，但願有緣人分享。

特別附註：書名之取「蘇府王爺」，取義於蘇家的王爺信仰者。

目次

- [6] 序一 另類禪除·另類傳記—釋傳道
- [12] 序二 默默行善的王爺信仰者—楊惠南
- [20] 序三 敬天愛人的王爺傳奇—楊博名
- [22] 自序 陳玉峯
- [37] 蘇府王爺：台灣素民史之一例

1

- [65] 吾土吾民
- [66] 1.1 楔子
- [69] 1.2 好美里的鹽鹼土地
- [79] 1.3 旅途
- [85] 1.4 從富安宮到鵬上宮作客
- [91] 1.5 嘉義自強街「鵬上宮」因緣
- [101] 1.6 青年陳永軒與鵬上宮
- [105] 1.7 汪麗雲女士的從乩路
- [114] 1.8 王玉娟的信仰觀
- [120] 1.9 蔡隆德先生與太聖宮
- [138] 1.10 菲立辛根堡與好美里地區

2

- [149] 文明的黎明與滄桑
- [151] 2.1 「東番記」時代暨之前
- [156] 2.2 鄭成功
- [161] 2.3 史略
- [178] 2.4 宗教心理與政戰
 - 1. 媽祖信仰的解構
 - 2. 鄭氏王朝覆滅之際的宗教政戰舉例

3

- [199] 急水溪的傳奇
- [202] 3.1 永華墓
- [213] 3.2 神乩蔡榮明先生
- [223] 3.3 相公廟與萬聖公廟
- [227] 3.4 果毅後堡靈霄寶殿、天后宮
- [238] 3.5 赤山龍湖巖
- [245] 3.6 萬善之堂
- [260] 3.7 蚵寮保安宮
- [270] 3.8 急水溪入海口
- [274] 3.9 重返旗、鼓、劍、印 果毅後
- [278] 3.10 西拉雅文化與段洪坤老師
- [297] 3.11 佛山觀音巖與林文彬主委
- [309] 3.12 神農大帝鎮西宮
- [317] 3.13 再訪榮明乩士
- [320] 3.14 尖山記事

4

- [327] 陳永華經略台灣與王爺信仰
- [328] 4.1 陳永華其人或相關
- [336] 4.2 孤臣無力可回天——永華之「死」
- [349] 4.3 王爺信仰的解構
1. 現代版王爺廟總本山南鯤鯓代天府的來源
 2. 宗教或歷史學界、唯物論者的王爺見解
 3. 王爺信仰的本質或內涵
- [372] 4.4 李岳勳(1972)解讀陳永華開創洪門、王爺信仰的摘要

5

- [381] 新塹嘉應廟與蘇寶慶先生伉儷
- [384] 5.1 新塹蘇寶慶先生族譜世系
- [391] 5.2 新塹「嘉應廟」
- [406] 5.3 言必稱王爺
- [414] 5.4 魚博士蘇寶慶先生
- [424] 5.5 緣而葆真，清而容物——蔡時女士
- [431] 5.6 老茨巡禮
- [439] 5.7 把玩靈性的貿易家

6

- [459] 蘇府王爺
- [463] 6.1 打罵教育出賢嗣？
- [478] 6.2 折指之痛，生滅之機
- [482] 6.3 海洋兒女的溫情
- [492] 6.4 中學青年期的阿輝仔
- [500] 6.5 底定乾坤賢內助——林金葉總經理
- [506] 6.6 初步創業之路
- [520] 6.7 創業辛酸與點滴
- [526] 6.8 轉機
- [538] 6.9 隔代乖隔與挑戰

7

- [549] 素民文化之路與內在世界
- [552] 7.1 素人歷程素描
- [560] 7.2 蘇董的內心世界
 - 1. 另面稜鏡的觀照
 - 2. 人性試金石
 - 3. 自我教育
- [586] 7.3 淨化時期與台灣靈性的復興

- [594] 參考文獻

蘇府王爺

台灣素民史之一例





①



②



⑤



④



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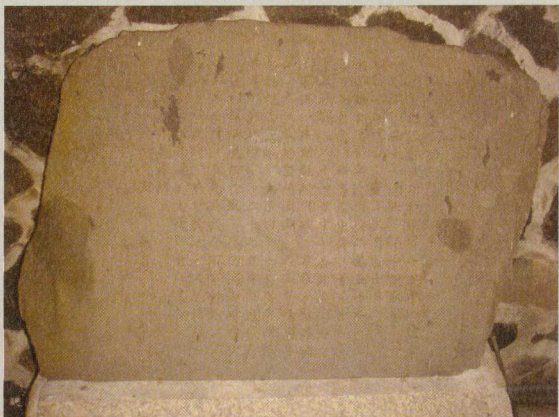
- ① 朴子南威府囡仔公廟(2012.6.3)乃1980年代新造神而起。
 ② 朴子囡仔公造形已被王爺化(2012.6.3)。
 ③ 他力主義若只向神鬼索取橫財，一旦不如意，便棄諸神於不顧。
 ④ 澎湖媽宮城隍廟清算你一生的算盤(2012.10.16)。
 ⑤ 現代化學品製造的香產生污染，連王爺都「失神」了，遑論治病(2012.6.3)。
 ⑥ 許多廟宇屋頂的福、祿、壽三仙(2013.1.16；魁港太聖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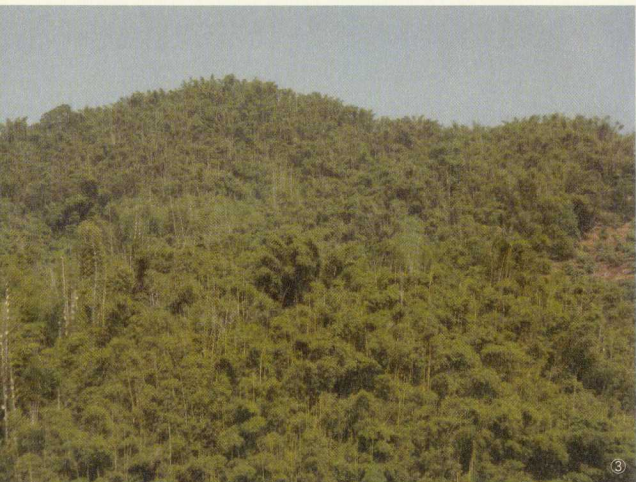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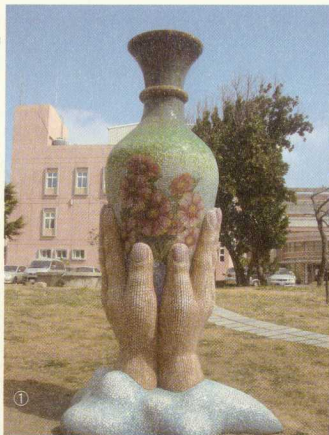
- ① 自宋、元以降，最具政治鬥爭利用色彩的媽祖信仰，於今更加熾熱(2012.2.16；鹿港燈會)；明朝時代千里眼是紅色、順風耳是綠或藍色，被清朝強硬收編之後，兩者顏色被偷偷地對調，此之謂豬羊變色。
- ② 以南鯤鯓代天府為總本山的王爺信仰，徹徹底底是明朝亡國史的產物(2012.10.4)，遺憾的是全國所知者寥寥無幾！
- ③ 南鯤鯓代天府真正創廟的年代約在1817年。
- ④ 南鯤鯓代天府偏殿的中軍府(2012.10.4)，拜的是如假包換的鄭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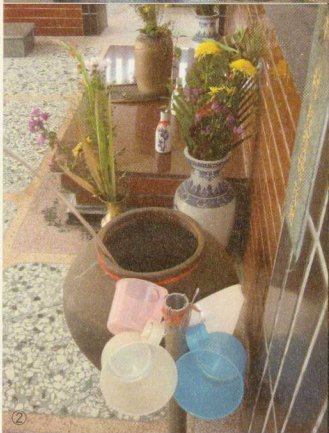


- ① 鄭成功登陸澎湖遺址簡介碑(2012.10.15；媽宮天后宮前)。
 ② 從宋代以降，媽祖的「聖蹟」一向是官方收攬民心的工具(2012.10.16；澎湖媽宮)。
 ③ 尖山另一面向完全不見「尖」貌(2012.10.12)。
 ④ 由東方向西拍攝的尖山(2012.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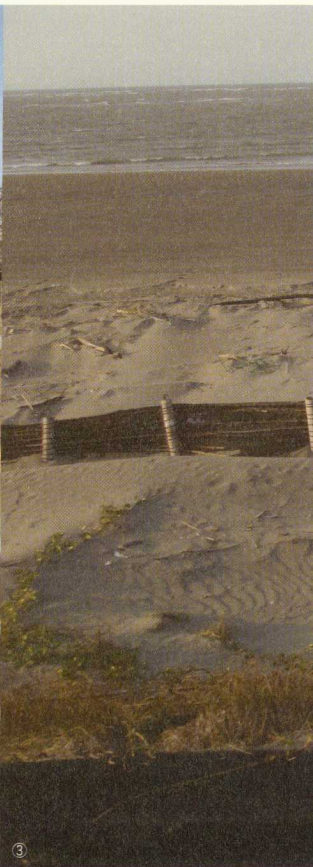




①



②



③

- ① 瓶或壺的文化必須重新界說(澎湖媽宮；2012.10.16)。
 ② 真正靈之所在並非瓶或壺，而是水(2012.10.11；吉貝婁大公廟)。
 ③ 急水溪出海口的河岸定砂工程(2012.10.4)。





①



②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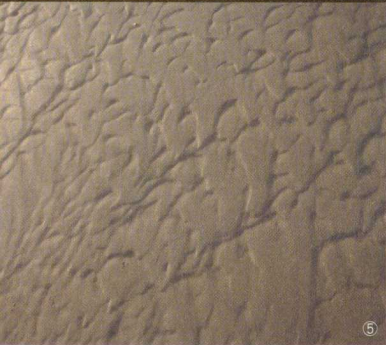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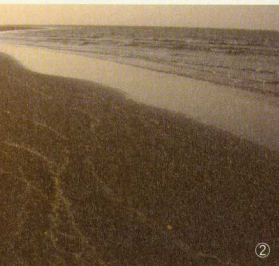
① 急水溪出海口退潮後的水灘(2012.10.4)。

②③ 急水溪出海口的沙紋(2012.10.4)。

④⑤ 却顧所來徑(2012.10.4)。







① ② ③ ④ ⑤

急水溪畔的地文(2012.10.4)。



①



②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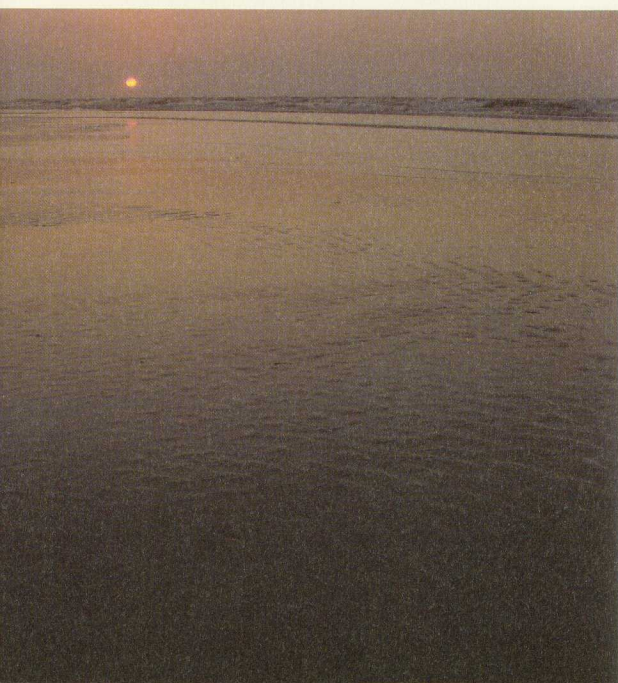
① 急水溪入海口沙灘的幽靈蟹跡(2012.10.4)。

② ③ ④ 急水溪入海口夕照(2012.10.4)，千灘有水千灘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夕陽下海，感恩(2012.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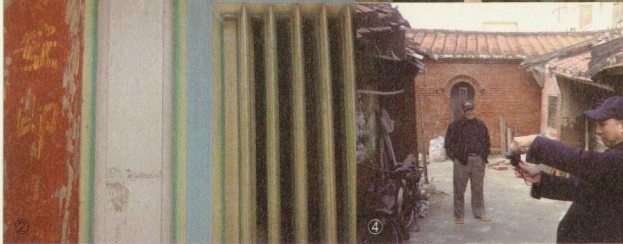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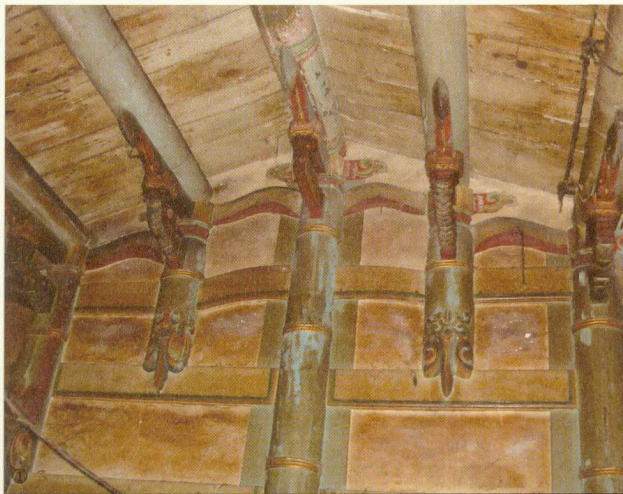




①

① 台灣的宗教信仰、民俗等法脈，一直因為隱性文化的悲劇而無法見天日(2012.10.27；新港)
② ③ 台灣文化、價值、屬靈的信仰背後，存有普世人性最深沉的內涵(2012.10.27；新港)。







⑤

① 蘇家老茨(2012.1.10；新塢)。

② 蘇家老茨地址為布袋鎮復興里6鄰新塢215號(2012.1.10)。

③④ 蘇董拍攝老家(2012.1.10；新塢)。

⑤ 蘇董與父親蘇寶慶先生(右)於老茨前(2012.1.10；新塢)。

⑥ 蘇振輝先生出生的房間，左為蘇寶慶先生(2012.1.10)。



⑥





- ① 1967年，蘇董父親蘇寶慶先生及其德國狼犬Kulo。
② 蘇董11歲之前唯一的一張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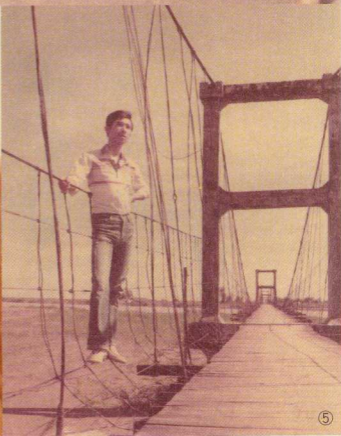
- ① 蘇董高一時穿戴國中時的童軍配帶，他在國中時是軍樂隊的成員。
- ② 蘇董國、高中時代的鴿屋；1974年他的鴿子參加嘉義縣冬季比賽，在1,500隻參賽者當中，勇奪第一名。
- ③ 18歲高職畢業，旋南下高雄擔任電視修理技術員。半年後離職。
- ④ 蘇董18歲初抵高雄，生平首度與佛像（佛光山接引大佛）合影。
- ⑤ 故鄉橫跨八掌溪的吊橋；1972年該吊橋改建為今之61號國道。蘇董時年19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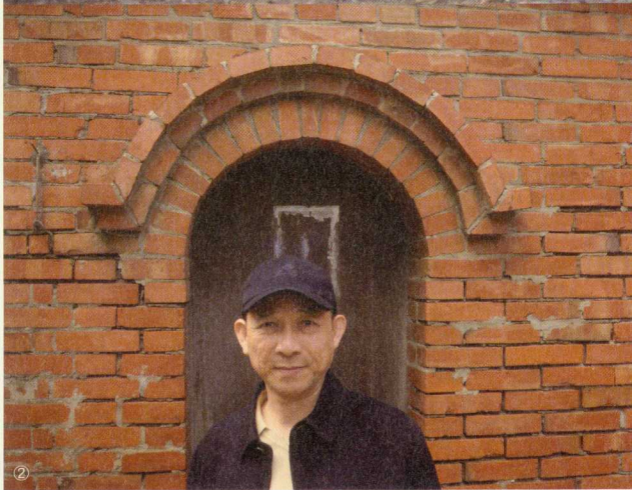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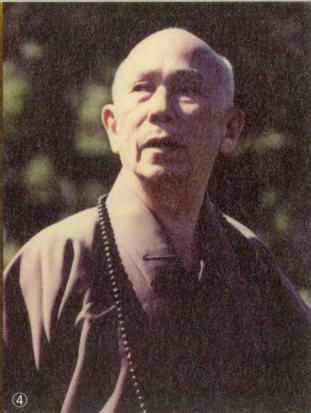
②







③



④



⑤

- ① 蘇董一生中最尊敬，也最疼愛他的阿嬤。當年，蘇董帶她前往美濃蝴蝶翠谷旅遊。
- ② 蘇振輝先生在2012年1月10日，於新塹首度談出深度見解。
- ③ 一個人真正的轉機乃在於心念、智慧的大解放、大自由(觀音雕像；蘇董收藏；2012.10.12；高雄)。
- ④ 蘇董依止師父開證上人。
- ⑤ 開證上人圓寂告別式，蘇董(中立者)與淨心文教基金會同仁合影。



①



②

① 蘇董與佛教結緣的開始，大肚能容、笑口常開的彌勒佛(2012.4.2；高雄)。

② 蘇董與其收藏的泰國佛像(2012.4.2；高雄)。

A large, ancient tree trunk dominates the foreground, showing significant weathering and a thick layer of moss. A person in a red shirt and white pants stands to the left, providing a sense of scale. The background is a dense forest with sunlight filtering through the trees.

吾土吾民 1

楔子 1.1

……搬請來，走出茨外，一路到車頭。者濟人攏總相仝，財產沒半項；五十一冬，好真像眠夢，為著台灣不願放；肩頭頂行李者重，有錢請沒工；人遮濟，相挨相搭，載轉來去落地……

好美里老鹽工顏秀琴女士哼唱(2012.9.7)

秀琴阿桑跨過苗圃的水溝，指著一片綠油油的黃槿、海桐苗木，一一為我介紹。翻越另一壠沙田地，她抓起匍匐盤據的蔓藤說：「這是馬鞍藤你敢知影？」82歲的她，敘述回憶只能依有限的字彙，以及在地鄉俚，有一句沒一句搭著，像是旁側木麻黃細長的綠莖扯斷後，我得細細地縫接。

鹽分地帶似乎瞧不見稻草人。舉步略微蹣跚的秀琴阿桑，頭戴斗笠，身著灰暗藍布衫，腿貼台灣七分褲，樣相狠狠是台灣歷史記憶的活體稻草人，但沒有人相信稻草人會是風燭殘年，恰好相反，它是吾鄉永恆不死的標章，我不可能期待她像現今電視上，歪插斜斃的鴨鴨名嘴，奇臭無比地嘔吐出精緻的愚蠢。與其說我在做口訪，毋寧是我穿越時光隧道，讓老祖母拉著我的小手漫步田間。



▲▶ 馬鞍藤，典型海岸沙灘植物。

拐個彎後，秀琴阿桑的呢喃似乎拉長成調，呀！沒錯，我沒聽錯，她在唱歌。她轉頭跟我說：「台灣降服後，很流行的一首歌，大概有五段，我一段也唱不全……」；「……搬請來，走出茨外（茨，音次，Chhù，屋舍。常被誤寫成厝。厝，Chhò，音醋，指停屍的廳堂，或斷事、婚慶的宗親公舍），一路到車頭。者濟人攏總相全（這麼多人通通一



樣)，財產沒半項；五十一冬，好真像眠夢，為著台灣不願放(51年了，好像一場眠夢，『好真像』速讀成兩字『Chin象』)；肩頭頂行李者重，有錢請沒工；人遮濟(音如價坐)，相挨相搭(『挨』音ㄞㄟ；『搭』音ㄉㄞ)，載轉來去落地……(人這麼多，相互諉推、擠來擠去，載回去放下吧！)」

我瞥見她愉悅、恬靜的眼神，映射幾道閃爍的淚光。人事愈高愈接近夢幻的真實，然後滿足與平寧？我不確定。我的訪談既不功利，也不刻意，而隨順著受訪者內在情感的脈動，分享著她的滄桑。偶而，我會插話探問，但意料外她談出的，往往才是好料，予我強烈的感受，例如這首「歌」，正是暗喻文學或隱性文化表現的手法，我的語譯如下：

「……鬼神也好、外來政權也罷，脫離它的管轄下總是看得較清楚，一路走來又到了轉站的時空了。這麼多人通通一樣啊，好像沒什麼值得留傳下來的好財產嗎？五十一年了，大日本帝國就像一場眠夢，或說鏡花水月、空思夢想而已，但是，為了台灣這副責任，就是不願放棄啊！肩膀上扛負的責任是如此沉重，無論用什麼代價你也找不到別人替你扛下。雖然台灣人這麼多，大家却是互相計較、相互比評，相互推卸責任！我呢？還是回家鄉好好地耕耘去吧！……」

接著，秀琴阿桑引導路線，我開車，沿著好美里自然保護區的外海堤下，繞了一大周，途中，她示意我看竹筏避風內港、海路交接的水閘門，或是外海的遼曠，再回太聖宮。

好美里的鹽鹼土地 1.2

受生於 1931(昭和 6) 年的顏秀琴女士一輩子沒離開過出生地。她身軀瘦小，臉龐素樸祥和，說起話來如輕風撫觸林梢，起、尾音常不知來去。我的直覺，她是欠缺棘刺的林投，全株狀似無骨，却是堅韌無比，但又帶著無限溫柔。

風頭水尾、海隅鹽土，在欠缺永久記憶的幼年，秀琴失去了媽媽，活得下來不得不說神佑。她從小體弱多病，特別是一種台灣話叫做「著猴兒」的病，也就是人不斷地消瘦，幾近於皮包骨的模樣。「我從小沒媽媽，沒人照顧，又不好育食(讀如「腰市」，即食育的倒句，養育也)。後來，在我 11、12 歲時，獲得庄內蔡家人同意，他們到我家來『縮水米』……」所謂「縮水米」是種近乎儀式的祝福或照顧，因為蔡家人丁旺盛，生有五、六個兄弟，由蔡家備妥一斗白米、一瓶清水，送到顏家，希望以蔡家的福氣，為孤苦的秀琴帶來好運而不致夭折。由於大人們的解說，孩子氣的秀琴自此認定，「我已經是蔡家的人了！」

當年南台鄉間偶行這種近似文定的方式，而憑男方福氣的女孩長大後，通常嫁入男家，但也有另婚他人者。「……我先生跟我同年齡，肖羊的。小時候我在哭時，他會來帶我去他家，採那菝兒給我吃。長大懂事後，每當我要去園兒，經過他家的鹽埕時，我都足否勢哋，不敢看他們。路上遇見他們，也不敢相借問……」「20 歲結婚，先從我家搭『孔

明車』(一種單人拉的三輪車)到達牛車路，再換牛車到夫家完婚。」

秀琴阿桑平淡而帶點點趣的簡約敘述中，我腦海中蹦出《嫁粧一牛車》的瞬間，不對，那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但我還是兜不出孔明車換牛車，新娘上路的那場景。因為秀琴阿桑語尾音是幸福、滿足的愉悅，嗅不出一絲絲「窮」的況味。我自己覺得羞愧，為什麼還擺脫不了物質俗世的慣習？為什麼我還會潛意識地追溯不同人、不同條魚尾紋的歲月走道，作分別意識的無謂映象？南瓜與豪華禮車的幻變，完全在於一念之間啊!!

秀琴阿桑的孔明車與牛車是種神聖時空，印記她一生美好莊嚴的殿堂。這並不是說她嫁進豪門貴宅之類的神話，只是看盡今昔的甜美回憶。事實上她一生勞作，只是少女時代多了份失恃的悲情，只如今一切褪盡。

「因為沒媽媽，自然而然地家中女紅全落我身上，我很會補衣物。『拆內裏兒補骹脊』，你聽有無？沒布啊，背部破洞了，我就剪內裏布來補啊。較早，台灣人穿大支衫兒，斜扣，所以胸前有塊重疊的布料，叫做『內裏兒』。你現在穿的衣服沒內裏，叫做『對襟兒』……」她比手劃腳地說明縫裁工。

「我十歲到十四、五歲跟著爸爸做鹽工。海岸線上來有條大溝渠，經過一道大擋門(閘門)，海漲時，潮水湧進我們的鹽埕區，先是四大格的入水區(註：大蒸發池)，讓海水曬個1~2天，然後，以水車將鹽水蹂躪上來上方的『坪格仔』



▲ 好美里已廢鹽埕曬鹽場(2012.9.7)。

(註：小蒸發池，鹽的濃度已高)，坪格兒底層密鋪瓦片(註：筆者看過許多結晶池鋪的是磁磚)，濃鹽水在此再蒸發 1~2 天，將(飽和)鹽水遨(讀音如台語的鵝或 gur)進「淹缸兒」(註：儲滷池，儲蓄已蒸發濃縮，近於飽和點的鹹水。依阿桑敘述，缸大長寬各約 4~5 公尺，深約 1 人高，每缸提供兩大鹽格兒製鹽最後的曝曬用)，或直接杓進最後的結晶池，即鹽格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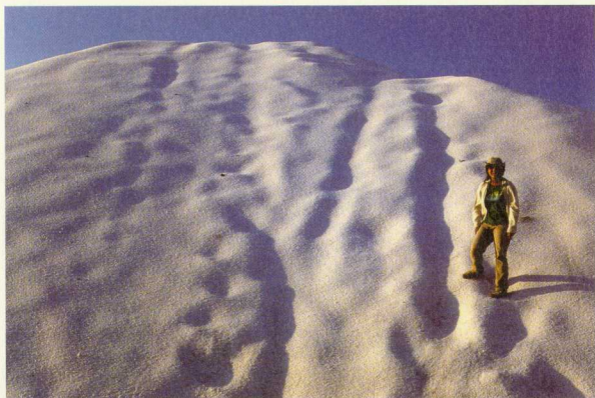
最後蒸發的階段中，鹽分不斷生成結晶，如果不攪動它們，最後鹽顆粒甚至會大如球，因此，「爸跟我拿根鹽杓子遨來遨去(遨讀音 gur)，特別是中午時分，我們得去『牽鹽花』，否則結出來的鹽粒就會太粗大……」也就是說，藉由不斷地攪動，讓鹽分結晶成為小顆粒謂之「牽鹽花」。「隔

天下午就可以收鹽了，再隔天收另一邊……」；「爸爸叫我做什麼，我就跟著做什麼，他從不說明原因。鹽格兒的鹽收起來之後，就得洗鹽埕，隔天才能再由淹缸兒滔起濃鹽水曬成鹽。收成的鹽過秤，挑進鹽間兒堆放。鹽堆上覆蓋稻草以防下雨……」

「我十來歲跟弟弟抬鹽，走很遠，新埕、舊埕，到鹽間秤重，來回幾公里，不斷地扛抬。兩側肩膀起了水泡，壓破，再結疤。埕格兒有破洞，我們用石輪，反覆輪、輪、輪，讓瓦片、土質堅硬……」在那時空停格的，沒有言語的烈日鹽田，一些人影晃動，從早到晚沒有聲息。

「大概在台灣降服前後，我爸開始發虱目魚栽（註：魚苗），發至一、二寸大，才撈去塭兒放養，我也開始幫忙養殖魚塭事。我爸放好幾甲魚塭，一開頭得挑土築堤，家裏有錢就僱工；沒錢就自己挑，我都挑到雙肩起泡……」「冬天到了，我們去向蔗農買些二年生甘蔗剝下來的蔗葉，編製擋風棚。寒流來襲時，我們使用鋁製大臉盆，盛裝悶燒的木炭，讓幾個臉盆飄浮在魚塭的深水坪上，魚兒會繞游在臉盆旁取暖。也因為燒炭，偶而引發擋風棚燒了起來，甚至引起大火災。若逢大晴天陽光升溫，魚兒就會往淺坪處游聚。較早，餵魚用豆圈（餅）、米糠，魚肉甜美，遠比現在餵飼料的好吃許多……」

「農曆 3~4 月魚苗長大，放養到塭兒去。6~7 月間收虱目兒……」秀琴阿桑接著唱出：「6 月做水災；7 月做風颱，……天公伯啊有時真疼痛，有時放忒（音 bue，忘也）記！」



▲ 鹽山。

五年兩閏，好否照輪。「通常，10~12月顧魚栽；3~4月出堀；6~7月收成……」

我插話問：「做团仔時，您都吃些什麼？」

「我常去海灘上挖『沙尾』（註：貝類）來醬膏，甘藷粉煎鹹餅。有時吃『雞腿』沾鹽水。」她所謂的「雞腿」即蒜兒，蒜尾切掉，蒜頭膨大部位謂之「雞腿」。

「空襲時期大家沒東西吃，日本人將儲放7~8年的『倉庫簽兒』（甘藷簽）發放給窮人吃，煮起來像藥湯。直到我爸養魚後，虱目魚肉好吃極了！也才換得一碗米飯吃。但在戰時，討海的魚貨、收成的農產，一概得交日本政府……」



▲ 秀琴阿桑已結疤的蜂巢癭印痕 (2013.1.16；好美里)。

剛剛進入少女期的秀琴躬逢大東亞戰爭的末期，屋漏偏逢連夜雨的她，左膝蓋以下得到了一種病叫「蜂巢癭」（註：可能是蜂窩性組織炎）。「我舅舅住新塢，他會帶我去鹽水看醫生，但因常碰到空襲警報，不能去。我的腳就這樣放著爛，爛得很深還發臭……」她斜舉著瘡疤讓我看。「……

庄內的王爺沒處住，只搭著簡陋的神壇安座，開基媽祖也一樣，由鄉親輪流照顧，顧著香火不能中斷，但我們的神明都很靈驗，一直很庇佑著我們……」

「空襲時，有次王爺出符水要給庄內人喝，保平安，恰逢我家顧香火。我去領符水要給庄人喝。我拿著盛裝符水的管仔走路，不料，一個踉蹌，整管符水湍出來，恰好就淋在左腳傷口上。我哭喪著臉回家告訴阮姆啊：『姆啊！姆啊！我把符仔水湍了了，要按怎啊?!』姆啊安慰我不要緊啦！無疑悟幾天後，再上了一次藥，我的腳就好了！是王爺治好了腳上長年的潰爛地……」

或許是如此際遇，夥同全庄人虔敬神明的氛圍，讓她也說出了我小時候常聽到的台灣「奇蹟」：「美國人說咱台灣人的查某囡仔真厲害，會用裙子接炸彈。不只媽祖，太子爺腳踩風火輪接炸彈，王爺也會。神明們合力將美軍機的炸彈拋到庄外去爆炸。我做園兒時，田裏都有好多炸彈皮……」據說，這些神蹟的來源，出自當年轟炸台灣的「飛行員」口中。

「較早，方圓數十里內無醫生，我媽就是在欠缺醫療狀況下過世的。平常，庄人無助時，只能尋求神明垂憐，媽祖、王爺割肉給我們治病！……」數遍全台的宗教信仰事蹟中，這個「剜肉醫治子民」的故事極為殊勝，一般說來，人成神是大超越，神佛成人常是大救贖，但此案例對我而言，却是打破人性、神性、佛性的超越、隔離或區別的三無差別；它更攸關台灣朝代更替、信仰與價值意識的豬羊變色，

乃至滄海桑田，神、人顛沛流離的無常中，保存台灣精神靈髓的見證。據瞭解，魷港媽祖似乎是唯一未被清廷摸頭、屈辱收編的聖跡。而好美里循著歷史的軌跡回溯，曾經是「虎尾寮」，以及倒風內海的「魷港」。至於我的出生地或老家笨港，正位於曾經是海陸交纏，台灣史上最是模糊撲朔的倒風內海的北端。走過一甲子歲月，終於我回到屬靈原鄉的某一端頭。

天庭與地獄從來不曾存在過南天門與鬼門關；聖與俗也從無分界，如同善惡本身沒有善惡，正反兩面也未曾有過正反。當人們開始劃分界線，二分對立便成為魔障。然而，要覷破「覷破」本身這概念的盲目（或無明），的確也需太多的因緣巧合。

訪談秀琴阿桑是從她兒子蔡隆德先生而來。蔡先生是好美里信仰中心太聖宮的廟祝，寫了很多該廟沿革與在地變遷，引發我想學習土地的養分。於是我電話聯絡後，於2012年6月3日首度到廟訪談他，意外地遇見讓人愉悅的阿桑，因而9月7日專程訪談她。果然，短短兩個時辰不到，她為我攤開天、地、人的大背景，而以最素樸尋常的平凡，梳理出歷史舞台的幾條門徑，還有最重要的，她那母親母土的親切，讓我直接融入這片地土。

秀琴阿桑沒讀過書，不會講日語，徹底是在地的海邊植物。婚後，「先生討海、種蔥兒、做園」。她生了四個女兒、二個兒子，但有個兒子當兵前，在大海中亡故，至於「隆德啊，他說他要顧王爺、顧媽祖而不願顧色！」蔡隆德



▲ 蔡隆德先生與母親顏秀琴女士(2012.6.3；太聖宮)。

先生始終未婚。秀琴阿桑似乎做遍這片鹽地上看得見的生計，她也是造林、育苗工，「小時候就去外崙仔栽麻黃。拿著一把把栽兒，掘個洞種進去，再以雙腳踩實栽地……」她向我介紹林務單位苗圃地的百餘年生「千頭木麻黃 (*Casuarina nana*)」時，嗅得出一定曾經有過什麼情愫或特殊的境遇，但我不想追問。我自在地聆聽海岸人造林下的聲與音，散漫但自由。

當秀琴阿桑談起神明或信仰的情節，就算是普遍鄉間杜撰出來的接炸彈神話，由她口中傳述，一丁點也不迷信，我看得出她的篤定與超然，因為，她一生中從未接受過所謂文化人的洗腦，而只以田園海隅赤裸裸的生活來檢驗，我則以



▲ 顏秀琴女士在百年千頭木麻黃前留影(2012.9.7；好美里)。

數十年山林經驗來對應。無庸置疑，自然野地就是最佳過濾器，足以汰盡文明或文化矯飾虛情的無病呻吟。她談到她公公一生期待王爺有間廟可住的願望，跟希望子女成家、立業無何差別。「我從不祈求能活多久，身外物也未假他求……王爺事（註：音代，tai，上古音；事務）我們能做就做。我做，說句不敬的話，就像運動健身一樣，一無他想……」她沒有華麗、偉大的字眼，敘述一過，聽不出還有什麼追加、強調的贅字。我能歸納的，她體現的，是一個不需說尊嚴而看起來就是很舒坦的人，「我不想讓人家幫忙什麼，只求可以助人，而不思被人助、被神助。」

閩禪素人文化的地景如是。

旅途 1.3

我愈來愈相信每個人的存在，都具有在宇宙間的特殊或特定涵義，但絕非人們所謂的「意義」，如同釋迦牟尼之「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釋迦牟尼不可能告訴我們答案的，因為每個人只能從其生涯去一一界定與再生。然而，在我每刻當下的選擇與行動，的的確確包括了龐雜的因素相牽引，佛家籠統地將此等牽引叫做「業力」，其實很大的程度是誤導。「業力」或只為了讓「小我」去理解的一種幻相或概念遊戲。試圖講清楚的，包括所謂經、律、論，最大的可能是陷阱。古往今來萬萬億億的哲人慧語當中，似乎以「默」字最能指稱。維摩詰只能一默；林默娘只能稱「默」；我饒舌了，只會製造混亂。

所以，我只能使用尋常性語言，假借無人一致的神、鬼、人等等「迷信」或「神秘儀式」的話說：我是被牽引來實踐、了却我這個人之所以存在的某些責任或任務。我必須書寫、記錄下台灣的特定變遷、滄桑、人、事、時、地、物，或某種意象、現象、徵候與象徵等。

我以虔敬、孺慕、坦真的心境告訴你，每一項際遇，我只滿滿地感恩與歡喜，那種瞬間的感覺，就是西方人遇見任何驚訝、驚奇、駭異、震撼時，脫口而出的「Oh, My God!」、印度人的「唵」，或台灣人的「啊娘喂！」

2012年6月3日，驅車南下，本來想直奔嘉義東石副

瀨村，去參訪日本王爺義愛公所在的「富安宮」，然後再去太聖宮，因而循地圖一高、國道 82 接台 17 是合宜路線。不料 82 國道不通，只到 10.8K 的朴子出口，因此多訪談了朴子「萬善廟」及「南威府囡仔公廟」，後者是大家樂鼎盛時代，一位日治時代溺死的小孩「顯靈」，讓一些賭徒中獎，從而回饋建廟，因而一下子由冤鬼翻身成神，且從神像形制看來，殆為王爺神格，是謂「小兒千歲囡仔公」！今暫按下此廟有趣的沿革，只以之為例，說明台灣許多廟、宮、壇、祠的來源煞是有趣，而大家樂時代，全台創造了許多的新神，也到處製造被拋棄的神像堆聚如山。只要社會群體發出特定的強烈願望，新的神明就會應運而生。就集體意識或心理而言，政治原本即為一類的神話運動，也可說是群鬼、眾魔爭食！然而，造神、創魔、生鬼之所以可能，端視「自覺」與「他力」的較勁或消長。沒有是非對錯。

至於朴子萬善廟也是很有意思的鬼魂崇拜，外加流離神明的結合體。這廟的神像計有主神萬善爺公、萬善二爺（註：萬善三爺走失）、薛府千歲、玄天上帝、張天師、濟公禪師、註生娘娘、福德正神、太子爺、魁公爺及劉海蟾師等，另有顯然是後來新增的財神。廟側還有類似王爺信仰的外五營的小祠，祭拜「兵馬公」。神像後方則是十萬具朴子地區先人的靈骨，或所謂的無主孤魂。

這種神鬼的組合，分明是許多廟宇在三、四百年來，朝代變遷、天災地變、兵燹、族群鬥爭與遷徙等等興亡遞變中，流離失所的眾神的聚集處，有趣的是神鬼共爐，且以鬼

魂為主祭。它正是台灣特徵的寫照，反映台灣史結構的本質。

訪談萬善廟和善的曾明福主委之後，我沿著 168 道路朝東石方向前去，越過東石大橋，右轉台 17 北上副瀨村。途中我沉思，剛剛訪談的靈驗故事，特別是萬善爺會自行募款，託夢給一些在世人，受託夢者則主動尋找這間廟並慷慨解囊捐助。我很想找尋這些被託夢的人，一一登錄他們在夢中的情

境。並不是說我要做什麼研究、分析之類的，而是有深切的必要，去學習理性以外的太多東西。

德諺說：「一次就是沒有一次。」直接否定了「意外」、「偶然」、「巧合」的意義。如此，如果生命就只有一次，人生就沒啥意義？！因為我們只是意外的產物，只是宇宙變遷的偶然與荒謬？如是，則除了自然科學定律、數理邏輯之外別無真理？非！非！生命本身就是上帝，只可惜人不能悟覺。

我很清楚自己在找尋的軌跡，正是要拼湊生命的某些特質，透過這片土地的時空而應現。冥冥之中我也察覺，我與



▲ 朴子萬善廟曾明福主委 (2012.6.3)。

全台王爺廟總本山的南鯤鯓不是無緣，就是王爺們要我隔個時空，才能透視祂們的奧蘊，或者另一個可能性，如同媽祖信仰在政治操控下的質變，祂們也已淪陷。而這本書我所要傳記的素人——蘇振輝先生，正是活生生的王爺信仰者，但必須透過四百餘年的滄桑才能彰顯，或者反過來說，我是藉著書寫他，嘗試挖掘出台灣人深沉的內在。

因此，周邊場景或背景我必須瞭解、感受，包括時、空、人物與劇碼。

到了副瀨村的「富安宮」，一座典型的王爺信仰大廟，但正在翻修當中，原廟內的神像則安置於廟前數十公尺左側的鐵皮屋，外書：「臨時行宮」。雖然神像們都被上鎖在內面，商請顧宮的人打開後，反而方便我拍攝每一尊雕像。

此行我為義愛公本尊而來，却逢本尊首度離村，到嘉義自強街的「鵬上宮」作客，只剩義愛公的媳婦及外孫所雕獻的另兩尊金身（分身）在座。

義愛公本人即日本巡查森川清治郎，1897年來台。約在1900年任職副瀨派出所基層員警。從他遺照看來，相貌篤實憨厚。據說他潔身自愛、剛正嚴謹而勤政愛民。他的愛民方式出自同理心，他賑濟弱勢、自行興辦教育、改善當地衛生等等。1902年總督府實施苛稅，他必須執行，但他深知民間疾苦而代人民請願。不料被其長官指控煽動村民抗稅，在良知、職責與人格被質疑的困境下，舉槍自盡。1923年顯靈，託夢救人，因而被村人尊奉為神，格同王爺，安座合祭於富安宮內。



▲ 富安宮臨時行宮內的義愛公(森川清治郎)生前照(2012.6.3)。



▲ 東石鄉副瀨村「富安宮」第二尊義愛公(2012.6.3)，乃其外孫雕贈者。

義愛公以正直、愛民、自我犧牲、顯靈佑民的特徵成神，無關國籍、血緣。日治一代，被台灣人奉祀成神者，殆以森川清治郎為嚆矢，此外，另如八田與一（嘉南大圳之父）、台南市「鎮安堂」的飛虎將軍杉浦茂峰（1944年戰死於台南市上空）等，在在體現了台灣常民的價值觀。

這套宗教信仰或道德規範的展現，其實是奠基在禪門觀音法理之上，更結合儒、道的諸多精神遺產而成。其根本原理或通則，我已在拙作《台灣素人——宗教、精神、價值與人格》一書中揭櫫（陳玉峯，2012），但是，幽微內在的覺悟或自覺，也就是禪宗「自力聖道」的前提，極難由語言、文字、理性說法來觸發。為符合合理性的詮釋，整個社會幾乎



▲ 日治時代前葉的富安宮，右側小屋即森川清治郎的辦公室(2012.6.3)。

全然流入「他力主義」的「期約賄賂、對價關係」與神明打交道。故而本書走入常民生活，搜尋際遇、故事，側面敲擊「無功用行」與「自覺」。

從富安宮到鵬上宮作客 1.4

2012年10月16日我與郭長生教授，在澎湖媽宮仁愛路的一家小小「福德祠」遇見廟祝葉春玉女士。她開口的第一句話：「你是台大的！」我訝異於如此的開場白。她強調是



▲ 澎湖媽宮仁愛路福德祠前，左郭長生教授；右葉春玉女士(2012.10.16)。

直覺。我心慚愧，得徹底懺悔！她接著說：「常有歷史系的人來採訪，我都告訴他們：『歷史都是以後的人編杜的，我一生的閱歷、感受如此。歷史，根本你黑白寫都對，說不對是虛騷 (Hau Siau, 講說話或騙人之意)，因為無人有一確實的瞭解。』她誤以為我是學歷史的。她的話帶著酸酸的雙重否定，以及隱藏式的肯定，端視聽者有無悟性。我不知究竟有多少學生受到啟發。

葉女士的這番話，適可做為我各面向敘述的註腳之一。

「富安宮」據說是 1700 年，泉州人渡海來台所攜來的朱府王爺為開基。同行尚有九龍三公及池府千歲。由已知王爺歷史，上述當然難以置信。而方志引證的資料，此宮創建於 1879 年，現今殆為第四次翻修或重建。日治時代此廟地址為「東石庄副瀨 36 番地」，廟左側廂房即森川清治郎辦公的所在，以竹為柱，覆以茅草。

不管沿革真假，富安宮是座台灣文明史上稍後期的王爺廟。它奉祀有朱、范、池、李、張、吳、侯、蕭、武等等王爺，另有觀音佛祖、媽祖、土地公、註生娘娘、三哥爺等神佛，但引發全國及國際知名度的，却是新的日本王爺於 1920 年代成神之後。

2012 年 6 月 3 日我到訪時段，將在神案上的每尊神像拍攝，該廟義工黃相松先生則為我簡潔解說。這座王爺廟的臨時行宮因陋就簡，但維持大概應有的形制。行宮右前側陳列有馬伏及王馬，「王馬即王爺的座騎，只要是廟內的王爺都可騎坐此馬外出，若欠馬，就從廟外的中營調來兵馬……本



◀ 富安宮外中營小祠前的令旗 (2012.6.3)。



▲ 富安宮外中營小祠 (2012.6.3)。

宮前方有中營，中營內也有一王馬。庄內置有五營，也就是東、西、南、北及中營，中營即指揮部，發號施令之所在。古制，兵力佈署如同城有四門，外加元帥或將軍所在的中營，以一顧四，以中為主。王爺保佑庄頭也一樣，置有五營，位置都是王爺（透過童乩）所選定，或『扶鸞』，台語叫做『觀手轎』或『觀轎兒』，或以王爺（神明）的代言人『乩身、童乩』來指示。較早，廟裏每尊神明都有祂的乩身，時代變遷、老成凋謝，目前只剩主神、三王各自的乩身，其他的都過世了！義愛公並未再取新的乩身，但其他宮廟另有乩身，必要時找來代替……」

「昨天義愛公本尊金身，被嘉義『鵬上宮』的太子爺請去作客，說是有要事相煩，約個把月回來；……我們宮裏的太子爺放在大殿神龕內，祂看顧的是內爐，內爐是神明精神所在，外爐則提供信眾參拜、插香用。任何廟宇大概都有內、外爐之分……」

台灣西南部半壁江山的領域內，特別是沿海地區，到處可見王爺廟。稍具規模的王爺廟的廟內供有內五營的「營斗」，也就是狀似四腳倒凳的木盒，內插五支帥旗，代表東西南北與中營；廟外，則在庄頭聯外重要道路旁，依東、西、南、北四象限，設置小型建物，聊充四營，且在廟附近或合宜點，設置稍大的中營，是謂外五營，也就是神軍（兵）保護庄裏人民的營址。外五營祠內通常只有一支令旗，或文字頭銜標誌而已。

內、外五營的實物與現象，就個人所知，差不多是鄭成



▲ 富安宮外中營小祠內的王爺神像 (2012.6.3)，予我的感覺像是鄭成功。



▲ 富安宮外中營小祠內的馬伕 (2012.6.3)，怒目威嚴。



▲ 富安宮外中營小祠內的王馬及馬伕 (2012.6.3)。

功留給台灣人民最最鮮明的胎記，或歷史記憶象徵。在台灣地名而言，這套軍營配置，迄今亦明晰。依據傳道法師的民間印象，他解釋（2010年12月31日，高雄左營龜山頂；2012年10月3日，妙心寺）：「中營與敵軍對戰，有點僵持或敗相，立即調動左營來助陣。而敵方又增援了，則派遣右營殺出，故而右營叫『右昌』，於是敵方再增兵，中營只好傳令後營也上場，如此我方更有力道了，因此叫『後勁』。不只如此，陳永華實施寓兵於農的屯墾制，故而產生了『新營』。新營開發之後，鑑於無恆產則無恆心，得再擴張、細分，因而後來的啤酒廠地區謂之『小新營』。接著，屯墾新地增加，需要專職測量耕地的營隊，是謂『查畝營』。但『查畝營』常被訛唸成『查某營』，於是以該營為柳將軍所掌控，故而改名『柳營』……」

我拍完臨時行宮內的神像、照片，並到外中營小祠參看。

富安宮的外中營，外觀即尋常小房屋，外插修竹的帥旗。營前地上五支令旗成排，每支旗後方，立一竹桿，上書「代天巡狩」。罕見的是，屋內置有王爺神像一尊，以玻璃神龕護之免受灰塵（上桌）；下桌一香爐，爐後有迷你型、紙糊的令旗、樑傘及背插五令旗的王爺騎在王馬上，意即出巡狀。另有一副竹杯。小廳王爺右前側更有一隻王馬及馬伏的雕（塑）像。這尊馬伏，一副怒目神勇威嚴狀，造型頗傑出，我很欣賞。

王爺神衣上標示是南鯤鯓代天府所贈。我不確定這尊粉

褐紅臉的王爺是何姓氏，但直覺上祂就是鄭成功！顯然的，這座中營不時有人來祭拜。

離開富安宮出村外南行，側見台 17-117K 里程碑，接下來我得直奔好美里太聖宮，因我與蔡隆德先生有約。然而，首度來訪義愛公，祂却在昨日外出，不免有點失落，但一週天後，我前往嘉義「鵬上宮」訪問後，却產生這是義愛公巧妙安排的念頭。因此，暫不直述太聖宮。

嘉義自強街「鵬上宮」因緣

1.5

網路上的鵬上宮只有地址及聯絡人的電話，這已足夠。

2012 年 6 月 9 日我去電該宮年僅 26 歲的年輕聯絡人陳永軒，得知義愛公將於 6 月 11 或 12 日回副瀨富安宮，且鵬上宮人只在 6 月 10 日晚上有空可受訪，白天他們到茄荳兒參觀十二年一次的做醮。

1980 年代，台灣工、商、企業等經濟全面起飛已臻鼎盛期，資本、特權、政商結構亦趨底定或穩固，新、舊豪門的發展也近於成熟階段。民間下階層目睹貧富差距開始拉大，加上窮怕了的心態作祟，渴望財富、物欲的企圖心強烈，蔚為時代風氣，且開始走向偏鋒。在這樣的氛圍驅策下，橫財的期待脫穎而出，大家樂的賭風日熾月盛，三腳蟾蜍、財神、有應公等接連崛起。1980、1990 年代，約 20 年時程，

進入台灣宗教史上，造新神、建大廟的空前階段，也尾隨神像塚的到來而式微。

訴諸超自然靈驗的宗教，固然可因幾次異象或意外而新興，能否成為正神或香火綿延，仍有待相關人員的素質與努力而決定。而新興私人宮壇之蔚為氣候，其神職人員如何經營的培養，依我所知，許多人係採取由既有大廟寺的神職人員培育，並逕自作全國廟宇的「遊學」，也就是不斷地前往各地廟宇觀摩、學習與交流。如此的民間活動頻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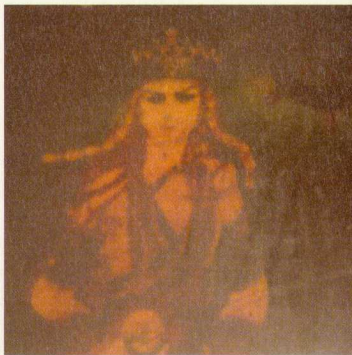
例如 2012 年 7 月 10 日早上，我在墾丁大灣「萬應公祠」右側的「八寶宮」，全台唯一奉祀「荷蘭公主」的小廟，遇見全家人出來「遊學」的陳振榮先生。他在台中自家設有「順德宮」，主奉陳靖姑。據他敘述，荷蘭（八寶）公



▲ 墾丁大灣的萬應公祠右側即八寶宮 (2012.7.10)。



▲ 八寶宮 (2012.7.10；墾丁大灣)。



▲ 荷蘭公主 (2012.7.10；八寶宮)。



▲ 遊學於八寶宮的陳振榮先生全家人 (2012.7.10；墾丁大灣)。

主在 20 多年前顯靈託夢給他的父親陳春團先生（已往生），說祂要跟他回去。於是，陳春團先生去找豐原一位神像雕刻師，由荷蘭公主不斷在雕刻師夢中現身，每雕刻一部分現身一次，讓雕刻完滿達成。因此，他家擁有的公主神像最近似公主本尊。如今，陳振榮先生的太太是公主的乩身，陳振榮則是文生（桌頭）。陳氏夫婦帶著女兒，每逢假日即到全國各地的廟宇走踏，這回，他們再度回到荷蘭公主開基宮廟奉香，因為：「一來與荷蘭公主祖廟團圓；二來每廟宇自有其特定的磁場，到廟參拜順便類似打坐般徘徊一小段時間，好吸收該磁場的能量，進修自身的陽氣、十二元神與元氣，身體自然就會健康而百病不侵、丹田有力……」；「雖然我們是神的代言人，但本身也得工作，『要顧佛祖，得先顧腹肚』……」陳振榮做油漆，兼食品批發。

同理，嘉義鵬上宮是新創小宮（家庭式），其神職人員不時到各地宮廟、大廟參訪。依我長年觀察、理解，台灣常民關於宗教信仰的生活中，無論是神與神之間的神際關係、神人關係，以及人際之間，幾乎所有的互動，其秉持的原則，或可以以嘉義市城隍廟後側殿，牆壁上的一副對聯為代表：

天理地理他理自理有理無理是非判理；

恩情人情感情愛情私情絕情陰陽通情。

嘉義吳江河撰

也就是說，「通情達理」而已！神人一箇樣，只不過神鬼處在不同的「世界」罷了。換個角度說，並非神依據自己



▲ 嘉義城隍廟吳江河撰寫的通情達理的對聯(2012.7.12)。

的形象造人，而徹底是人依自己的形象、心性造神。

「鵬上宮」位於嘉義市郊劉厝巷內的一處民宅，所謂的神宮即客廳。建宮的裝潢改裝係於2011年農曆4月底，竣工安座於農曆8月2日，因此，是座很新的太子爺廟，據說開基的太子爺神像已有2百餘年歷史。鑑於空間窄隘，以神案分三層，聊充內殿(上)、中殿(中)及乩身辦事的八仙桌。上桌擺置有七尊神像，包括2012年6月2日前來作客的義愛公在最左側(以中主神而言，最右側)。

我在夜晚7時35分抵達，距離原約定時刻已晚了5分鐘，還好，相約人等尚未回來，只有男主人王界生先生在家。於是，我先拍攝引導我前來的義愛公神像，旁側王先生幫著說，為迎接義愛公，他去買了日本清酒、日本煙等來祭

拜，還跟祂說日語。據後來我口訪王太太（乩身汪麗雲女士）得知，王先生年輕時是相當漂撇的浪人，走過江湖的大風大浪，如今雖有了歲數，隱約間還是有股氣勢。我先訪談他此宮的來源。

王先生較早在台南做生意，父母住在嘉義民生南路。王在嘉義租了大樓內的小屋，門牌是6樓8號，做為回嘉義時的住處，好就近照顧父母，住處兼作倉庫用，全屋但兩房一廳。

1980年代末葉，全台，特別是鄉間，大家樂求明牌如火如荼，嘉義金亭西餐廳的樓上有尊太子爺，據說很靈驗，祂透過一位國小五年級的小男孩報明牌，遠近馳名。也就是說，「小五」就是該尊太子爺的代言人、童乩，太子爺以「小五」當乩身。有次，太子爺兒起駕，透過「小五」明示，祂要住在「6樓8號」，於是，「小五」跟一夥人依神示，找到王界生租屋處，去了多趟皆撲空，但神諭不可違，終於在一次王先生回嘉義時，讓他們找到了門路。

然而，6樓8號空間侷促，王先生以之婉拒，來訪的「小五」却突然起駕，說是只要王家用條紅布貼底（背景），加釘個木架子，太子爺即可安座，擺明無論如何就是跟定王家。

事實上王先生一向很「鐵齒」，不信民間這套神鬼行徑，但此間他曾參觀過這尊太子爺起駕辦事，讓信眾求明牌。「……喔—，那小孩拋出刺球在操，赤膊肉身迎接那顆銳尖釘針，拚得血汗淋漓！」不止如此，他親眼觀察「小



▲ 在嘉義鵬上宮作客的開基義愛公 (2012.6.10)。



▲ 嘉義鵬上宮開基太子爺 (2012.6.10)。

五」指示，將來起宮建廟，太子爺指定要設五尊神明，也就是：太子爺兒本尊、齊天大聖、日本王爺、濟公禪師，以及彌勒佛，並且，他目睹「小五」被該五神附體時的行為：「……猴齊天一上身，『小五』就翻天覆地，連番翻筋斗，我生怕被他踹到……日本王爺降臨時，口說日語一大串，我跟祂說聽無啦，請你講白話，他才改用台語……濟公禪師降駕時，『小五』則猛灌米酒……彌勒顯聖時，『小五』的肚大如缸……」在在讓王先生暗暗駭異。以他江湖浪子的身分，什麼陣仗沒看過，但面對一個小學生如此神勇與神奇，却不由得心防大卸，儘管嘴巴仍然很硬。

橫直，太子爺兒就是移駕王家了。

「後來你為何答允太子爺到你家？」我直逼。

「一大堆婦人都在求明牌，如果神明請來我這裏，在自家不也很方便？我自己問不就好了！」

「你這樣的心態對嗎？」我咬著不放。

「也算對啊！」

「你中過幾次？」

「不曾中過！我籤，却從沒中過獎！我們求問時，祂答：『正神不開明牌給人！你不用求！』……」

怪怪！這不是天大的矛盾嗎？這尊太子爺不是靠著報明牌給眾信而聲名大噪的嗎？怎麼到了王先生身上，突變成為不報明牌的正神？再者，往後祂落籍王家後，不也透過「小五」不斷「辦事」嗎？我腦海閃過幾種可能，其一，如同民間慣常說法，相命者本身不能為自己算得好處；其二，天機不可洩漏的愚民技倆；其三，太子爺本來就是禪宗超級心法的象徵，透過明牌，讓俗民了悟貪念終成空；其四，一樣米餉百樣人，天命各自不同，境遇必然迥異，唉呀，白海豚遇見工業區不都會轉彎啊？！其五……

我不想質疑。「小五」起乩是真、是假？天下誰人真到多真、多假？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概念、意識、潛意識……從未進臻真、假概念於萬一啊！只是我們的教育灌施給我們一套破碎的真假假相罷了！

吾鄉北港，我們在國小時代，都會玩一些讓我們感覺神異的遊戲：觀青蛙（水雞兒）神、觀椅仔姑、觀掃帚神……

我們相信一年只有在中秋節八月十五日及十六日兩天的

夜晚，才玩得出這樣的遊戲。

找一個自願的小孩當「鬼」，其他小孩環繞著「鬼」圍成一圓圈。做「鬼」的人跪趴在地上，四肢緊摺疊，頭臉埋在雙手間，眼睛閉上，外觀像是半顆蛋。圍圈的小孩每人手上一枝點燃的香，單手左右幌動燃香，口中齊聲頌唸：「水雞仔神、水雞仔鬼，請您八月十五來吃白米飯，配雞腿！水雞仔神、水雞仔鬼，請您八月十五來吃白米飯，配雞腿！……」反覆接續頌唸這句「咒語」。通常，只消三、五分鐘內，做鬼小孩的屁股，其實是腿腳，就開始隨著咒語的韻律，上下運動，幅度由小漸大，大家見狀知道「水雞仔神」已經上身，頌唸得更加大聲。忽然，做鬼的小孩就像青蛙般暴跳起來，衝散圍圈的小孩，到處漫跳。原本他不敢跨過的水溝，做鬼時盲目地蹦跳過去，我們相信這是神助。跳到大夥覺得盡興了、夠了，就拍打叫醒他。有時，一下子叫不醒還猛跳，我們會朝他的頭淋水。清醒來做「鬼」的小孩，完全不知發生何事！

記憶中我參與玩過幾次，但從未當過「鬼」。觀「椅子姑」或「掃帚神」一樣地神奇，但我忘了「椅子姑」或「掃帚神」是一位被大嫂苦毒致死的小女孩，但不管小椅子或亂跳的掃把，通常是由小女生擔任乩身，她隨著椅子、掃把劇烈地起跳。要終止遊戲時，只要喊一聲：「妳阿嫂來了！」嚇得該「鬼魂」魂消魄滅，做「鬼」的小女孩馬上清醒。同樣的，醒來完全不知剛才發生的事。由於女孩們較保守，記憶中我只看過一、二次，罕有人願意當鬼。

這事或現象千真萬確。我們玩「觀水雞仔神」時，從沒讓大人知道或參與。

現代人聞此事大多會脫口而出：催眠！從整個行為機制來看，很可能是催眠作用。我們相信只有中秋節及後一天，水雞神才能附身，真的，其他 363 天沒人玩得成。這是吾鄉小朋友的集體夢遊？

目前為止，我推測起乩、附身或許存在同樣或部分機制，且隨著個人意志或意識力的強弱程度，決定能否起駕。然而，除了個人被催眠、被植入某種意象、動作之外，的確存在太多難以檢驗的「外在」因素。真正領悟佛法或某種修行到達特定程度的人，輕易地可瞭解此中三昧。

後來，在我唸初、高中時段，吾鄉小孩的這些遊戲，被碟仙所取代。消失的原因可能是一年只能玩兩天，頻率太低，遂隨著社會變遷而被淡忘矣。

訪談王界生先生的過程，似乎他呈現的，是常民常見的態度，從不信、半信半疑、接納、再質疑，乃至隨著年歲流逝，與之具化的流程。任何生命總有神蹟或神影，這是活著的特徵之一。

「……我太太感應很久了，祂要抓我太太（註：當乩身），一直被我阻止，阻擋得讓她很艱苦……我太太當乩身以後，身體就好了起來……祂的確提早讓我知道我父母、我岳父要往生的時程……沒什麼特別的故事，信仰的過程中，只是讓家中平安。家裏順順的，自己就漸漸地有那種感覺……」

「……他們回來了，剩下的，你去問大頭仔（註：與我聯絡的年輕

人)吧！」

外出「遊學」的乩身、助手等一回鵬上宮，我先訪問連絡過的年輕人。

青年陳永軒與鵬上宮 1.6

這位 26、27 歲的青年相較於同齡人，有著出奇的成熟與穩定性，氣質落落大方，相貌更是溫文儒雅，是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我先探問的是義愛公與太子爺的「神交」過程。



▲ 青年陳永軒與鵬上宮 (2012.6.10)。

「早先尚未有鵬上宮之時，太子爺已降駕說明要有五尊神明合祭，即太子爺本尊、大聖爺、日本王爺、濟公與彌勒，這已經是2、30年前事（甚至是陳未出生之前），然不能強求而待機緣成熟。有緣即相會，宗教事本來如此，你就會碰上的。我從網路上查詢，得知副瀨的『富安宮』是日本王爺發源地。我找去富安宮，確定祂身著日本軍服、戴軍帽、杖刀，就是日本味道而與一般神像不同……」

「再度前往奉香、參拜後，瞭解該廟制度等。在富安宮管理委員會總幹事的鑑杯下，義愛公連允我三杯，廟方遂同意義愛公第一次走出副瀨村境，我們很幸運。接著卜杯日期、時辰，一概由義愛公定奪……」；「神尊從富安宮『起馬』，由點燃壽金起馬，搭車。要進我們鵬上宮時，以煙火、熱鬧陣、火燭、燃壽金敦請其『下馬』……」

「一般客神到訪，我們都讓其坐龍邊（大邊；註：神明的左側，參拜者面對神像的右側。我在全台很多廟宇看到最常從祀的土地公與註生娘娘，祂們在主神的左、右側殿的位置經常被顛倒。照『理』說，註生娘娘屬於中央級神，該置座於主神左側；土地公是地方神，各地皆有不同的土地公，應置虎邊或主神右側為宜。）」……」

但是該宮主神左側已置有先來訪的客神——北港五路財神廟的爐主神，以及溪北天上聖母的開台正三媽，還有從嘉義北社尾受天宮分靈而來的玄天上帝。相對的右側，有尊自阿里山公路觸口「靈隱寺」卜杯分靈而來的濟公禪師，以及另尊五路財神。因此，後到的義愛公安座於最左側。尊前供奉著日本煙、酒。

「神尊請來宮中後，爐下我們眾弟子齊同奉香、朝拜，恭迎聖駕作客。如同人間情理，初識義愛公而之前無交情，祂初來到你家，跟你泡茶、開講而已，並不宜另事請示等等。」「這尊媽祖從來此作客後，一直都沒有回去，原宮的人員來此請回但卜沒杯，祂就是喜歡留在我們這裏，這就是有緣；這尊玄天上帝來自北社尾巷仔底，並非南投的『受天宮』。咱嘉義地區有王家與蕭家之分，祂是王家的家神；蕭家則是保生大帝。依王家族譜來台迄今 18 代，以 4 代為百年，粗估約有 4 百年史，我們卜杯請示此約 4 百年的玄天上帝，分靈來鵬上宮做為太子爺的護駕……」

據此說，則神明的位階、主從等，依時空、不同廟宇而可彈性調整？但存而不論。

「義愛公後天將回去，我們會獻上伴手禮。一般送客神回去時，我會在神尊上『結紅』，也就是包一個油香錢的紅包。富安宮並無任何要求，這是我們的心意，而神明則見紅不見錢。至於多少錢，視能力而定，有時，有感應的再多也包。有些神尊從大廟請出時，大廟會用『紅綾佩胛』（註：或『紅綢佩胛』，佩胛，phoáh kah，即如祭典之披紅於肩胛），上書：『○○宮（廟）進香留念』云云。油香錢一般約在 600 元至 3,000 元之間，但有些大廟有定規，例如南鯤鯓就明列。有則分門別類，一天多少錢等等……」

陳並不多話，上述是我一一提問而作答者。他的言詞厚實，我想到現今的大學生、研究生，心中頗有感慨。我將訪談導到陳本身。

「我不是乩身，也非負責人，我只處理一些事務。要當神明的代言人很不簡單。我是嘉義人，原本與王家人熟識。當初，我當兵要出中心前，來請示太子爺，祂降駕指示『海』字，我心想『下海』不就是外島了?! 此之前，每逢星期天祂會辦事，需要人手幫忙，我會來協助。抽籤時我很幸運，我竟然抽到『海巡』，又抽到在中區，分發到嘉義。更且，我抽到不必編入海邊，而編在總部，更分發在不必穿軍服的單位。我們那梯次，報名駕駛的共計 150 餘位，只有 4 支海岸巡防署的籤，抽籤的順序我排在第 30 多位，在我之前已經被抽走 3 支了，竟然我抽到最後一支幸運！」

「鵬上宮開始動工時，沒錢，零！太子爺降駕說：『吾要建宮，你們不用擔心！』真的如此，隨著施工到那個進度，就是有信徒寄付到那裏，乃至於竣工！」

「宮中設施是我一手設計。我會拉尺寸、定方位，徵求太子爺同意。神像後上方採用猛龍，一般猛龍有 4 種呈現方式：雕刻、彩畫、水泥塑、水墨畫等，我採用較講究的雕刻，直徑 5 尺 1，龍心 3 寸，龍頭深度 7 寸……」這時，乩身插話：「太子愛龍，帥旗也要龍。」

「上方九龍眉(ㄇㄨㄛˊ)；中間八仙堵(ㄉㄨㄛˋ)；兩旁對聯採陰陽雕刻法(立體)呈現。我們請人書寫 6 副對聯，由太子爺降駕擇定……我是嘉義大同技術學院餐飲系畢業的，現今主業做傢俱批發……」

「為何你的龍才四爪而非五爪？」我故意提問。

「自古以來就是四爪吧？這我不知道，他們的圖打出來

就這樣，大廟也一樣。我沒注意。」

所有我看過的古廟龍從來四爪，只有皇宮御用才可能是五爪吧！古代五爪龍會砍頭的。然而，我在台南一貫道的佛山觀音巖所見，其「皇中聖殿」氣派宏偉、浩大無比，前有圍牆上的九龍圖，所有龍全數五爪。階梯石雕磐龍亦然。如果這是有所寓意，或許帶有某種政治宣誓也未可知。

無論如何，我很是欣賞這位年輕人。我再提問何謂宗教？

「心靈寄託、傳統習俗。你生活在這環境，在此時空環境下有此況味，你就會受影響；這地區有什麼樣的宗教信仰，耳濡目染你多少得受左右。小時候那個地方最熱鬧？廟口。你多少會接觸……」

「你的成熟穩健超齡，跟你接觸宗教如何？」

「可算有關，也可說輔助。個人生活接觸環境必然有所影響。你若跟你同齡者相處，久了你就是那層次的思考……」

接下來我訪談乩身，女主人汪麗雲女士。

汪麗雲女士的從乩路 1.7

汪女士 39 年次，但平常形貌可年輕約十年。台南人，23 歲與王界生先生結婚。事業心強，做事帶衝勁，30 來歲

投入八大服務行業之一的 club 經營。之後，王先生投資、經營保齡球館。據說，因太子爺入門王家而財源滾滾，但十多年前以降，諸事不順，錢財如流水瀉光，身心倍受折磨。經三王爺介入、輔導她成為太子爺的乩身而濟世，約 2008 年正式辦事，成為神明代言人，自此身體健朗，全家平順。她接受我訪問時侃侃而談，坦率幾無避諱。之後，她起乩辦事，為信徒服務。她讓我拍攝整套流程，並在太子爺附身時段，贈我木葫蘆、香火包及糖果。

由於訪談內容稍多，我略加分類整理，而不依談話順序記錄。

如陳永軒所說，要成為神明代言人是「很不簡單事」，汪女士的成乩之路坎坷困頓、多阻多擾，她倍受身心內外折磨，自阻、他阻，好不容易才自然順暢。從她系列陳述中，隱約得知她先天異於常人，精神感應的過程中殆可分為前、中、後期，基本上反映在其一生的閱歷與際遇。

「十多年前開始，無論做什麼事業都賠得很慘，賠了一億多。較早，我做服務業的 club，以及後來開保齡球館，我們都賺大錢。然而，十多年前以降，我根本不知道這尊太子爺要救世，只覺得奇怪，為何百事不順、一直賠錢，人也很不舒服，渾身不對勁。那時，我不曾拿香、沒拜拜，更不可能去問神明。直到有一機緣，恰逢我公公病痛嚴重，已到了用棉花沾水抹嘴唇的階段（註：不能吃、喝，將屆彌留），做子女的很不捨。適逢鄰居說，不然我帶妳去問三王公。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就跟著去。

「我一進三王公廟立即頭暈，突然該廟起乩中的乩童問我說：『你們的太子爺如何來的？』我答奇緣來的，祂就說要來跟我們。我是要來問我公公病況，但當時頭很暈。他們的桌頭（文生）在旁說：『讓神明跟神明對談就好了。』然後我就不省人事了。等我清醒後，他們問我自己能否做主？『你們的太子爺要發揮救世啦！』我答不可能啦！當



▲ 受訪中的汪麗雲女士(2012.6.10；鴨上宮)。

初，我們接納、請回太子爺後，都是我公婆在拜的，而我忙得不可開交，每早起來就外出。30 多年前祂剛來我家，我們處於很艱苦的狀況，祂透過一位國小五年級生起乩，要我們拜祂，而且要求要雕五尊不同的神明，一尊一尊『發』給我們看。我先生說我們三餐都吃不飽，那有辦法幫祂雕，『祢得保佑我們賺錢啊！』祂說你們有辦法時才雕。

「後來我們很忙碌，賺了很多錢，也忘了這承諾……」

我想後半段她是解釋給我聽，而非向三王公的乩童、文生說的。

「我向他們說，我上有公婆、有先生，無法作主。祂說

能否叫他來廟？我答很困難，我先生足鐵齒也。我向他們表白，我今天為公公病情而來，我跪著說：『我要折我的陽壽給公公！』祂答：『不可！正神不做折序細陽壽給序大（註：序細即晚輩；序大即長輩），那樣，序大人會真艱苦。吾要替妳公公添加半紀年（註：6年）！』我就直向祂祈求、感謝。起身後，桌頭告訴我，另日妳請三王公去妳家問事誌……祂也派給我公公一些符令吃。」

「回家後，我告訴婆婆依神明指示給公公吃符令。也！足奇怪喔，第三天我公公竟然開口說肚子餓，要吃東西！好像他雄雄 (hiɔŋ-hiɔŋ) 就好起來囉！實在很神奇。於是，我去請三王公來我家，廟方派二位乩身前來。他倆都起乩，一位是那種『開口的』，那時我頭又暈暈的，不知發生何事。『他』向我先生說：『你們太子要救世、辦事，你要不要配合祂？如果你配合，你的家運就會好起來，否則你們賠錢已賠盡了！』……」

「我心想，真的啊！錢財賠盡了，家裏又亂七八糟，女兒嫁後也過得很奇怪，橫直什麼都不對。奇怪，真的是這樣嗎？第二次，我再請三王公來家時，我就答應了。三王公說，你們太子爺已經慢了許久了，祂早就要救世了，你們怠慢祂太久了！」

「事後我回想，其實太子爺早就想抓我了，只是我都不知道。因為不知影，却讓我受苦病痛。病痛時我當然是找醫生，我又不信神，不會去問神啊！但看醫生都沒效。經常到某個時陣，我整個人就感覺怪怪的，我先生把我當瘋子，說

要將我送去精神病院。我又去做超音波、一大堆檢查結果却都正常。我根本不知道是太子爺在作用，只是常覺得頭殼內好真像相撲電（註：電線走火），就是說會『犯』上什麼，又莫名其妙，我自己無法控制。祂要讓我感覺到吧？我聽人家說，有些例子會讓你出車禍、受到某種衝擊，而我呢，還好，只讓我們一直賠錢，那時賠了一億多，做什麼、賠什麼。我先生就是不信，直到現在還很鐵齒，但至少他現在對祂好了一些。」

「自從祂說祂要抓我（當乩身）以後，我做什麼事就少了衝勁。我一向做頭路是很衝的，曾經賺了很多錢。之後，無論做什麼都興致缺缺，冥冥中有某種力量一直催促我去修。我到一些宗教場域就有人對我說：『師姐！妳要修喔！妳要修喔！』也有人跟我說：『妳身邊有跟著一尊，囡仔的神尊！』或：『有個神尊跟著妳喔，祂無微不至地保護妳喔！』或之類的說辭。我心裏明白，但不能因為人家說就承認。有次，我為兒子事去一家大廟請示，廟內童乩一見面就說：『妳來修好嗎？放棄一切來修吧。照理說妳早就應該跟我一樣坐著辦事了，怎麼到現在還有徘徊呢？』……」橫直原則上就是跟神配合，一切好轉，但汪女士一直被家事、照顧孫兒等無法離散手（註：「腳」在台文寫為「散」或「跣」），直到2008年，她才正式辦事。此間，事實上她不斷地接受三王公大廟乩身、文生的調教或培養。

她在感應的前期是頭暈、家中或經濟百般不順，以及身體查不出毛病的病痛。得知太子爺要「抓」她，抵抗乃至學

習的過程是中期，這是一段漫長的煎熬與心理適應期。

之前對宗教只一片空白的她，是由民雄三王公所牽緣，因而她的乩身生涯就從去該廟見習開始。諸如童乩在觀手轎時，她去扶拿該小神轎。她「練乩」很長一段時間。到一定程度時每天靜坐，素食，七七四十九天。往後她當乩身時，要辦事的當天得素食，腸肚內不能有油膩，否則濃暈氣多，神尊很難附身。難怪我觀察她要辦事的流程中先是靜坐養神，接著不斷打嗝，好像要吐盡體內的穢氣似的，相當於要清出一個潔淨的身軀，好讓神明入駕。表面上，神明的進入無跡可尋，儀式細節却賦予階段遞變，聖俗的分際，在於乩身細膩的界定。

「我曾經見識過南鯤鯓童乩的行為，衝來衝去像發瘋，骹腿高抬很難看，我怎能跟他們一箇樣？我個人愛嬌顧面子，我當然抗拒……」不僅形象上不能接受，內在心識也不相容。「但辦事時，如果你沒跟祂配合好，靈不穩定也作不起來。過往我內心一直跟祂槓，祂就生氣；辦事時我沒穿素衣，祂也不高興。後來我才順從……」此間調整的，不只是乩身當事人的內外在，相對的，太子爺或神明也得學習適應。

「我堅持要採坐乩方式，也得讓我化妝。我坐定後，腦海要放清，祂自然就降下來。」

「太子爺進出妳身，乃至辦事過程中，妳的心智、感知處於什麼狀況？」我問。

「我頭都暈暈的，什麼人來去、何事發生都不清楚，但



▲ 為信徒治病的汪麗雲乩身(2012.6.10；鴨上宮)。

是我知道我的身體像是被控制住了，我手並沒想要舉出，口未曾有說話念頭，但手就被操控抬起，嘴巴不由自主說話。怎麼出離的我也不清楚。」我故意加問：「可是禪修、入定、出定，不是可以自行控制嗎？」

「據旁觀者說，祂走的時候拍下桌面我就醒了。較早時期，祂一褪掉，我整個人就癱瘓掉在地上。三王公教祂：『祢不可以整個人丟給人家（指汪女士），祢要穩在！退駕時得像我（指三王公）這樣！』三王公退駕不過是揉一揉眼睛而已！」「較早我戴個玉環，癱倒時就摔碎了。退駕後，身體手腳常有瘀青痛楚。三王公告誡太子爺，祢不能傷害祢的

乩身，祢得如何、如何！」據汪女士表示，她家太子爺的中爐，是取南鯤鯓的香灰來合爐的，民雄的三王公也是從南鯤鯓分靈而出的，是以她之成為乩身的培育過程，間接出自南鯤鯓的法脈，因此，由三王爺來下指導棋乃合情合理、合乎法脈傳承與發展。

據此例可否下達：尚未濟世的神靈要救世的過程中，神靈也要經過調教與培養，才能位為正神？而名、相雖同為三太子，每尊三太子的「分身」，其實寓含有同神多靈或同靈異神的諸多可能性？

訪談過程中，汪女士花了很大篇幅談鵬上宮這尊太子爺的特徵，例如衝勁十足、說到做到或言而有信、講究義氣，以及靈驗非常，更且講究效率等等，在我聽來，幾乎也是汪女士身上的氣質。一切似乎呈現神、人同質的現象。我也探問她在成為乩身之後，人生有何改變或影響？

「祂讓我感覺很平安。較早我全身到處不舒服，如今一切順利。祂也讓我的個性改變，人生觀也不同，讓我充分關懷別人的艱苦，更生起去保護、照顧眾生的念頭。較早的強度不像現在。萬事不去計較，人生開朗。早先我多事想不開，甚至想尋短，祂給我力量去克服過去。」

「妳先前說人生海海啊，妳又曾從事服務業，困境也多，現實痛苦從何而來？」我提問。

「我 23 歲嫁給他。較早他風流漂撇 (phiat, ㄉㄨㄛˋ)，社會走真透。他帶女人回來，在女人面前要跟我離婚，但我要給小孩一個健全的家庭，萬般苦痛也得吞忍……查某帶回

來，云爾譙、云爾摔！我沒二話，我幫他們放熱水洗澡！要離婚我下跪！憑我個性斷不可能，只為兒女的身心與家庭，誰人腹腸像我如此開濶，可駛航空母艦？一個家庭要圓滿，咱女人足重要地，不要什麼事情都跟他吵。咱忍！查晡人沒那個心肝是足硬的啦。一個佳佳（俗作乖乖）在內的太太。外面的人也會勸他，像那蕭○旺議長等人，常勸他：弟媳這麼好……。太子怎會找上我？我是做八大行業的，我投資經營 club，我是副總。八大行業從業者說什麼多清我不信啦！加減我們都會將小姐送上……，『沒關係啦，妳來這裏就是要賺錢的，妳去吧！』但我不對就不對，現在我足懺悔、後悔！但我有原則。出賣肉體這途足艱苦地，你要有天良。我們裏面有 2 位經理及我在處理交際，我們推出去的，價碼都很高。小姐回來要給我紅包我拒絕，紅包紙我拿，錢退回。妳肉體換來的，自己留下，去孝敬妳父母，這種錢千萬不能拿去賭博……別的經理要抽成，我堅決反對……」

「太子讓我們改變，他現在很照顧家庭了……」

汪女士也述說了一些靈界的狀況。「正神之外尚有許多非正神，也就是神尊是空殼地，被外面的無形進駐的，就非正神。我入乩時，耳根旁有团仔聲，告訴我要做什麼、不要做什麼，何是、何非。我們當乩手的人，農曆七月時足恏 (thiám) 地！阮太子告訴我妳會看到，但不要講，不要引起不知道的人的恐慌。那個世界是真的！之前，剛開始之初也會害怕；那個世界的『人』有的知道我看得見他們，有的不知……」

汪女士為信眾純服務，不收費用。「如果人家包紅包，你伸手去拿，這生你得受罰，你會足艱苦吔！既然要救世，信眾自行判斷，自投功德箱，我們不做任何要求……」

縱觀汪女士一生波瀾起伏，乃至今之寬容濟世；從抗拒神明到隨順因緣，其心路歷程遠比口舌所能敘述者精彩萬狀，但「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她的例子，或為台灣常民諸多走入觀音法門的見證之一。

～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王玉娟的信仰觀 1.8

之後，汪女士整飭儀容，穿上素衣，循序坐定，閉目入定，然後太子降駕，為信眾服務。我錄影其過程。另外，訪問其助手或義工，北港人王玉娟女士。

土生土長於應現觀音氛圍濃厚的北港鎮，2012年42歲的王玉娟女士是鵬上宮的義工之一。她會加入地區宗教濟世的因緣，正如多數的你、我，稀鬆平常，但顯著的助緣來自太子爺對她兒子的「照顧」。

「我家住北港媽祖宮廟後，從小在廟旁長大。我有參加



▲ 鵬上宮義工王玉娟女士 (2012.6.10；鵬上宮)。

朝天宮的太子會。我小時候跟著阿嬤生活，耳濡目染，碰到什麼困擾就去找媽祖婆。我原本不知汪女士是太子爺的乩身，當朋友一段時間後才知道。這位太子爺讓我信服的是，從我那在叛逆期的兒子身上得到的驗證。

對小孩來說，神明之類的只是懵懵懂懂，我兒子來這裏只是跟著玩，看熱鬧而已。然而，好幾次太子降駕時，乩身（汪女士）跟他說話，說他在學校做了那些事，他嚇一跳跑來問我：『是你告訴祂的嗎？』事實上我根本不知道。更加讓我們震驚的是，有次太子告訴我兒子，你下週一在學校會受到一位過動兒的挑釁，你千萬不要理他。兒子問那我能怎麼辦？太子說我開給你一道符令，你要去上學時，跨過那道符令。

星期一下午兒子從學校回來告訴我說：『媽！囡仔（太子爺）說的是真的啦！』我問緣由。兒子說：『今天我們班那個過動兒故意來打我，啊我不理他。』

『然後呢？』

『他還是一直推撞我。同學都看不慣，想要揍他了。』

『我真的一直忍耐，但他三次推我去撞牆壁，又打我。後來我忍不住了，握緊拳頭正想打他的時候，我的手却突然麻掉，這時，剛好老師就進來了。』

我兒子國中叛逆期時，正是我上班最忙碌的時候（註：她在紙廠當會計），無暇完滿照顧，許多時候都是太子在呵護他。他常跟一些問題學生玩在一起，太子反覆告誡他你這禮拜做了那些不該做的事，下禮拜千萬不要再做了，『如果你再去不正當的場所，如果誰再邀約你去，你要自己走開，否則我一定處罰你！』

結果我兒子自己告訴我：『媽！其實我今天有去同學的那個公寓，我在那裏就肚子痛，但我離開騎腳踏車出來就好了！』也有一次，太子讓他腳抽筋！……」

任何人可以去質疑這類「神奇」，通常以理性的試驗去質疑，或設計不同的人去做同樣的行徑，而且，驗證出「無稽的！」、「造假的！」等等。唉！透過所謂科學的、實驗的檢測，是以物化定律、理性或邏輯式的途徑，要為精神、心智釐出公式，註定是會失敗的。宗教信仰或屬靈的事物，通常不是數理邏輯（現今程度）所能詮釋的！容我再強調一次，除非你對「真、假」的定義，擺脫自然科學的概念，否則人

永遠不可能超越時下慣用的真假！

以下，我如實記錄王玉娟的訪談。

「媽祖、太子幫助我很多。我先是在萬有紙廠當會計，後來被挖角去外面。我先生做環保工程，也在中國賺了不少錢。我們曾經躍上人生的高處，也重重地摔下來，前幾年小孩的身體也出狀況，總之，很多困擾匯聚在一起。後來，莫名其妙我來這裏……」

「人生困頓、諸多因緣讓妳來此安頓，何謂宗教？妳活著有啥意義？」我挑釁式地問。

「很多啊！人生是彩色的，意義廣得很，看個人的行為、思考、邏輯，而隨時、隨緣在賦予，沒有特定或簡單的敘述……宗教？也沒有固定的界說，它是我們的人心，宗教在內心……」

「妳現在當鵬上宮的義工，算不算是宗教行為？」

「廣義解釋是啦，但這是一種對等的行為或觀念！」

「何謂對等？」

「對我個人而言，不管身處在那個空間，鬼神、宗教，我們共同生存在不同的空間，大家相互扶持，如此而已。我能做多少算多少，只求盡力……我信，但我不迷信。它讓我學習為人處事的態度與方式，它可能也在磨練我們的耐性與智慧，還有毅力……我們平常或平順時，很難有這類體驗，可是，當人處於人生波折或劇變時，才可能去深深體會。平時有事時，家人給我精神上的支柱，媽祖、太子也一樣。」

「所以，所有有形與無形、物質與非物質，基本上沒有

完全的隔閡，只要有時機、機緣，妳就能穿透？」我逼問。

「是，也不是。祂會突然給你一個感覺說，其實你不是遇上了什麼困難，而是祂出了一張考試題目讓你填寫。你面對的不是人生的挫折或困難，而是考驗。你不要把祂當成『萬能通』！可是至少祂會耐心聽你講！」

「哈！妙！」

「祂耐心聽你講。只要你講出來，你就不會在那裏打轉。你不打轉，你就能解決自己的問題了，其他的，時間而已！我在北港的環境裏，『有問題去找媽祖婆！』既然我相信這空間有媽祖婆的存在，媽祖婆一定也會有祂的朋友，祂那一空間的朋友。我不沉迷在所謂的宗教，我有很多朋友是天主教、基督教，不管什麼教，都可能變成如同我們家的支柱，不同根柱子而已，而成為我們的支撐點或支柱。人家問我信什麼教，我答萬教歸一宗。無論北港媽祖、白沙屯媽祖、鵬上宮太子爺……祂們給我們的體驗真的很多，要學祂們給我們的人生啟示錄……」

不起眼的市郊巷弄，尋常的百姓草根，不經意的敘述，較之心理諮商師、哲學家、宗教師如何？

這就是吾土吾民啊！台灣常民在許多境遇、狀況下，讓內心的求助、寄望有所託附、安定，就是所有萬教雜宗的社會功能。任何寺廟宮壇，像卜杯，事實上最大的比例是得出卜杯者內心最大的祈望值。所謂神明給的答案，常常是求神者的下意識、潛意識、無意識的總和，因而靈驗度隨著虔敬的程度而提高。更且，當機率愈低的狀況一旦出現，所謂

的靈驗或宗教的程度便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每個人不同的性格、氣質、態度、遭遇，決定他的希望、願望的內容。求神、信神的過程，可以反映人格或自我實踐的階段。神，可以是一個期望值的「我」，或「自我期望值」；「神」是人的生活一段時間的結果與前瞻，更是反省、覺醒的象徵。「聖人多錯、賢人少錯、小人沒錯。」人生萬萬種，神明萬萬類。



▲ 吾土吾民 (2012.10.16；澎湖媽宮)。

鵬上宮起乩濟世的過程中，「人神」的互動關係煞是有趣，太子爺以萬年小孩甚至頑童之姿，同信徒話家常，神格與人格幾無差別。「靈」以最通俗、俚語、童語化的呈現，一點也沒「神聖」或「專業」的高高在上，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台灣人寧願找神，而不願上醫院的原因之一，足以提供現代心理諮商的借鏡。

再回台 17 公路，2012 年 6 月 3 日，我從義愛公的老家

出發南下，前往好美里找魷港媽祖去。不料台 17 正在修路，只好繞行台 61，至嘉 163 縣道右轉好美里，來到太聖宮。

這天，是我首度訪談蔡隆德先生，也是第一次依人文角度勘查好美里。我驅車抵廟口時，篤實厚重的蔡先生站在廟口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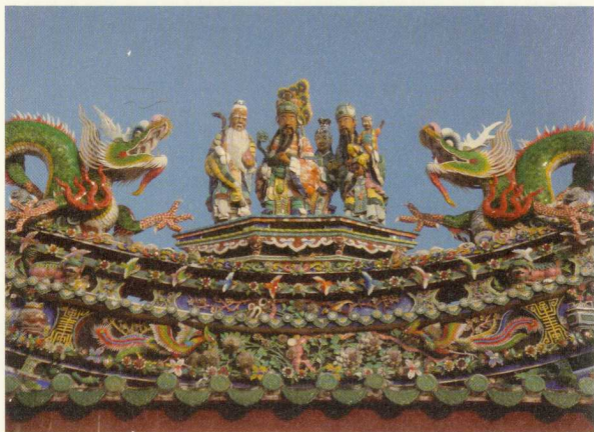
入廟，在左側辦公室廂房訪談，顏秀琴女士送來豆花甜點。

蔡隆德先生與太聖宮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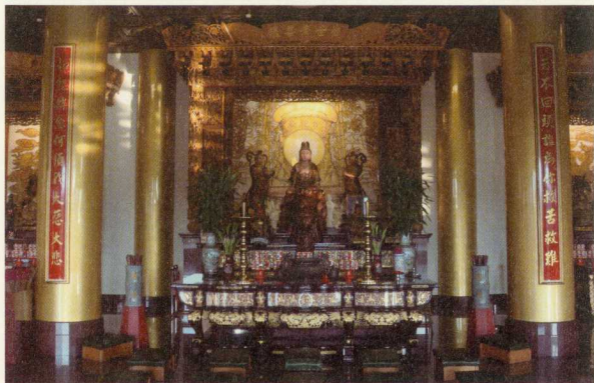
「人們來寺廟的動機、目的是什麼？信仰的常態是何？都寫在許多廟頂中間那三尊『福、祿、壽』臉上。」不待我開口，隆德先生開宗明義直剖常民參拜、信仰的本質。

「福，不管拜什麼神，祈求子孝、孫賢、好媳婦、家庭幸福美滿，求新運亦如此；祿，求高官祿位、選舉大位、爭皇帝，黑道人士開黑店、賭場妓戶、棺材店都一樣，拜求生意興隆、財源廣進；壽，身體健康食百二。因此，大部分廟宇屋頂上立此三仙，擺明我神佛直剖眾生心態。然後，眾生『應驗』後，便來對價回饋……」「太多人拜拜跟什麼神無關，進來拜，其實只拜這三仙而已!!」

的確，台灣寺廟宮壇的興衰更替，頻常反應的是經濟發



▲ 南鯤鯓代天府如今似乎已淪為他力主義，拜的是三仙？(2012.9.7)；南鯤鯓代天府的後殿本應是奉祀「觀音佛祖」，如今却被改為「觀世音菩薩」！無知乎？被統戰投降乎？(2012.9.7)2007年大一統乎？



▲ 佛山觀音殿柱上對聯相當於自力聖道的警語 (2012.10.11)。

展、股市消長，而無關宗教。三十多年來，台灣新興超級大廟，乃至新增神像，最最熱門者財神是也！相對的，農業時代之對土地生產與人丁旺盛的期望，導致龐多主神兩側的從祀是註生娘娘與福德正神。

隆德先生的開場白固然一針見血、平鋪直述，頗具晨鐘、暮鼓的醒世之勢，對於資本物質的速食文化、雲端臉書族，恐怕亦難啟反思深度，但對老齡族及部分壯年系列仍多少會於心戚戚焉，或也未可知？！時代巨輪、細輪碾輾下，台灣匯聚時空、族群的頂級多元與歧異，但若依地理空間與世代時間的相對性言之，澎湖廟宇最足以代表老一代的價值觀，或專制皇權系統下，勸善暨維持社會教化的內涵，也可以當作台灣老一輩的風氣，例如媽宮（註：今誤為馬公，本指媽祖的廟所在，暗喻禪師馬祖道一駐錫的宮舍）城隍廟兩側廂房「六司官」的對聯，適可為隆德先生的話作補充：

速報司：速知革面修非晚；報應臨頭悔已遲。

罰惡司：罰豈濫施由自惹；惡能痛改尚堪饒。

褒善司：褒功頌德由吾主；善事嘉謨任爾為。

陰陽司：陰行自古疑難見；陽報於今信有憑。

註祿司：註登在冊無遺失；祿受于天莫妄求。

註壽司：註籍權操恆自凜；壽元數定亦人修。

還有，一進廟門內側上方懸掛著一個大（舊式）算盤：世事何須空計較；神天自有大懲處。



▲「若不回頭，誰為你救苦救難」
(2012.10.11；佛山觀音殿)。



▲「如能轉念，何須我大慈大悲」
(2012.10.11；佛山觀音殿)。

我嘗試說明的是，台灣整個宗教及價值系統中，受到兩股大原則在拉鋸，一股是「自力聖道」；另股是「他力主義」。後者的代表如三仙之追求；前者即「觀音入理法門」的反求諸己、無功用行。隆德先生的當頭棒喝，批判的是後者；前者的警示偈語如我在佛山觀音殿所見到的：

若不回頭誰為你救苦救難；

如能轉念何須我大慈大悲。

(註：這是我歷來看過，最凶悍的觀音對聯，可以相當於：你拜要死啊！)

以及：

誠心敬吾無拜無妨；

行為不正百拜無用。

（註：鎮賢宮王爺的呵斥，可以是：若你不知反省，不用拜啦！無論如何，覺悟才重要。）

（另註：傳道法師質疑，此聯是否有字誤植，以及上下句倒置？因為「妨」為平聲，「用」為仄聲；「拜」、「無」二字重出，疑甚，此作聯之忌也！）

而媽宮城隍的六司官對聯，大約介於自力聖道與他力主義之間，却更偏向於宿命論的他力主義，但至少還算是強調自省功夫。由城隍走到財神，殆即台灣從 19 世紀邁向 21 世紀的代結語。至於自力聖道的無功用行，迄今為止，仍然是

總體到個人救贖的超級法脈，不論時代是多麼黑暗，人心是如何沉淪；不管自力聖道始終是隱性文化，且倍受欺凌！我永遠相信宗教、文化、歷史、藝術、科學等等，是當下的創發，絕非墨守成規。

因此，隆德先生話聞一開我便歡喜。不過，來此必須先作



▲ 澎湖媽宮城隍廟速報司 (2012.10.16)。



▲「你來了！」(2012.10.16；媽宮城隍廟)。▲「悔者遲！」(2012.10.16；媽宮城隍廟)。

相對客觀的理解，暫不馳騁個人興趣。

「請教你看顧太聖宮的因緣，並麻煩你介紹自己。」我先作例行提問。

「祖先唐山來，到我第八代。第一代祖公『欽』，靈骨葬於本地。內外祖父都曾當過地方『老大』，我家世居廟旁。我唸國中第一屆，國三即中輟，之前唸過私塾、漢字(學)，例如庭訓家書的舉例：『祖父母大人尊前敬稟者：孫○○20日到台北，21日至蘇澳……』諸如此類。

「我1995年開始顧太聖宮，後來停了2年多，直到2011年底農曆12月初一才再進來，迄今5個月餘。由於我會電腦、找資料、寫文章、算術，所有廟內文書雜務全可駕輕就熟，我推動認識魷港媽祖，提供很多資料讓文史學者發表，而忽略一些廟方人員的忌諱，自己的撰文亦署名，從而招忌，聽說也是『學者』向廟方委員『告狀』……，如今我依然寫文章，但與廟方有關的，不再署名。

「當廟祝月薪2萬2，24小時不打烊，可算是半義

務。現在，致力於解說《中庸》、《老子》、《格物致知》……，因為我似乎先天腦袋中就存在這些義理。讀書不應在字面小學打轉，而該在其中哲理或義理用心……

「一些老伙兒都不在了，較年輕的，大家寧可做塭兒、食頭路，找不到顧廟的，所以我又回鍋了。」

當我問起對台灣宗教或信仰的見解時，隆德先生列舉東、西方古今以教佐政的實例娓娓道來，而台灣在明鄭時期以玄天上帝為尊，清朝先顛覆媽祖信仰的反清思想，「遠交近攻」才能打下台灣云云。歷史上太多為鞏固其民族、族群、國家、專權，莫不利用宗教為馬前卒，「所謂異教者，等同於『恐怖分子』啊！」在現世台灣的部分，他更舉北港朝天宮、新港奉天宮及大甲鎮瀾宮歷來的風風雨雨，說明人事傾軋、利益鬥爭等，乃至格調、節操等等面向，剖析賽勝三國演義、亂越五代殘唐的劇碼，形容台灣大宮小廟的競合與時代的消長。由於不在本書關注的焦點，在此只能割愛。

此間，他提及李岳勳前輩（註：我所推崇的台灣宗教哲學家）來到太聖宮的軼事，雖只寥寥兩句，對我而言彌足珍貴：「李先生來本廟，先坐禪，有所哲思或感悟之後才書寫；他禪坐的時間相當長久，他住太聖宮。然而，很快地他就被有名的媽祖大廟的人接走了，因為別的宮廟擔心我們的香火會鼎盛起來……我們從不走後門，堅持正道，奈何欠缺大智慧、大擔當、有遠見的人才，無能振興，否則，以魷港媽祖的資歷……」

「今之太聖宮推測至少歷史上三間以上的廟宇合併而

來，1971年重建委員會組成；台灣退出聯合國的1972年動土興建太聖宮；1974年上樑；1976年媽祖誕辰日舉行入廟安座大典。太聖宮廟體建物佔地780坪，設五門兩殿堂構。前殿奉祀李府千歲、程府千歲、九龍三公、令公爺、尹府千歲及五府千歲等等；後殿奉祀明朝開基媽祖，陪祀註生娘娘、福德正神、千里眼、順風耳等……」

然而，這些制式資訊不會透露曲折原委，太聖宮前身真正曾經存有多少廟宇似乎無人知曉，隆德先生口中的至少三間，文字資料也搜尋不著。依其口述：「較早，我們庄頭有2千餘戶；庄內有『嘉應廟』奉祭『九龍三公』，過往，布袋、新塭、北港仔及虎尾寮計有4尊九龍三公，可能以我們這尊為始源，我推測原本我們的庄頭大，可能有間嘉應廟。此外，很可能有間『五王廟』（註：王爺），加上魴港媽祖廟等三間。後來人丁失散、戶數減少，因而凋零。至於進來本宮公路163之46.4K終點旁的『茄藤頭太子行宮』，是後來在2005年12月2日安座的新廟。」

而163公路進入好美里入口的太聖宮大牌樓，蔡隆德(2006)的撰文說是1999年所設，但我拍攝及登錄該牌樓上的文字却說2006年11月開工、2008年2月19日落成，也就是說，該牌樓創設於1999年，且在2008年重建落成？(註：後來再經隆德先生確認是如此)

撇開這些細節，更多的細節乃至重大的神明身分問題，在在令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茲依隆德先生的解釋，以及我的疑惑，任意條列如下：

1. 「太聖宮」這廟名是何人所命名？隆德先生說是古早媽祖廟的廟名，我質疑。太聖宮是新合成廟，1976年才安座，此問題甚易尋找正確答案。（註：請參考1976年重建委員會委託

林金瑞撰述的簡介）

2. 清代很可能存在五王廟或五府千歲等，夥同嘉應廟等，尚待探索。由神像之李府千歲等，座基上書「銀安府」，是否即其原廟名？

3. 太聖宮廟內牌示上書前殿奉祀：尹元帥尹思貞、程元帥程知節、李王李靖、九龍三公魏徵、令公爺郭子儀，以及李、池、吳、朱、范等五府千歲。



▲ 魁港太聖宮內的九龍三公 (2012.6.3)。

九龍三公在本廟被訛認為魏徵 (580-643年) 最是離譜，魏徵是唐太宗所敬畏的良臣；九龍三公是宋朝末年忠臣魏天忠及其父親魏國佐、祖父魏了翁三人，我在新塢嘉應廟內看見的匾額題著「魏同於趙」，直揭魏是宋朝人，九龍三公是當初移民攜帶原鄉的守護神來台的。



▲ 鯤港太聖宮在 163 道路上的牌樓 (2012.6.3)。

令公爺呢？郭子儀跟台灣有何相干？或說移民的原鄉信仰中有此一尊？非也！隆德先生認為，應該是「勒王爺」，乃 13 客王，以「勒」訛音讀成「令」，於是意外扯出郭令公來！

又，程知節即開唐名將之一的程斂金，如何變成台灣人的神明？尹思貞是神話人物，等等，李王是李靖？是很扯的移花接木、張飛大戰岳飛或純神話？

4. 隆德先生指出錯誤者另如好美國小旁，奠高的外中營位置不宜置此，而應在今之太子爺宮附近為宜；外中營迷你小祠內的文字，中營統率的是 3 萬 3 千兵，而非 4 萬 9 千兵；

好美里的「大眾爺」是錯誤，應是「李府大將爺」，因為拜的是雷萬春；太子爺廟應是「茄藤頭」，而非「茄荳頭」，等等。

5. 由於太聖宮的「魷港媽祖」是未曾被清廷「摸過頭」的明朝媽祖，我質疑它的千里眼應該是紅色、順風耳是綠色，為何現今顏色對調？隆德先生確定較早的確如我所說，但因原木雕千里眼、順風耳老舊腐朽，約1996年新塑雕，廟方仿台南大天后宮的形制，致令顏色互調。又，李岳勳(1986)的《魷港媽祖》所檢附的照片，千里眼正是紅色、順風耳是藍色。



▲ 魷港開基明朝媽祖神像(2012.6.3)。

我認為明朝暨之前的千里眼是紅色、順風耳是藍色，清朝以降，收編並利用媽祖，扭轉原本媽祖暨信徒的反清，將兩者顏色對調。而北港媽祖的千里眼、順風耳乃尊崇古制者。

還有許多歷來解釋的張冠李戴、郭公夏五，我不認為得有完全釐清的一天，但值得深究的議題甚多。台灣宗教「雜神」之所以莫衷一是，依個人理解，隨意列舉原因如下：

1. 4百年來外來政權更替頻繁，新政權不斷否定舊系統並更改歷史，忠奸混亂。

2. 非連貫的斷代過程中，加上地體變動、天災地變、兵燹、械鬥等等，廟宇建物保存期不長久，眾神迭遭流離失所，不時拆合、合拆、分靈、蛻變，常導致時空大拼裝。

3. 移民攜自原鄉地區的神明繁多，以及來台後的蛻變亦頻見。

4. 下階層文盲訛傳或口述軼史的快速變遷。

5. 常民為符合特定時代主流價值觀或政治正確性，而作變更或選擇。

6. 明清乃至宋元反異族民族意識的大設計，充滿如陳永華等知識分子的鑿痕，然後由不明底蘊的常民執行。

7. 逃避政治迫害的故佈疑陣、增加混淆而無從追跡的迷離，時日一久，原旨意近乎蕩然不存，是謂隱性文化的悲劇。

8. 神怪小說《封神演義》及系列章回小說、民間故事的影響。

9. 明世宗 (1521-1566 年在位) 崇尚道教，儒、釋倡導「三教合一」、「萬教歸一宗」，用以避免政教迫害的影響。

10. 台灣儘管神雜混淆，但結構主軸或終極底蘊，乃禪門的觀音法理，及其應現出萬神的造神原則。

加上其他因素，導至台灣廟宇等信仰現象，不重視法脈傳承，不在乎神明身份地位，只要靈驗於「福、祿、壽」，異想天開於他力主義的現實，更常流於向權勢爭寵的奴性一覽無遺。赤裸的說，政治或惡勢力更藉信仰中心的廟宇，做為資訊收集、集中管理地方仕紳、監控人民的中心。此間，

自力聖道的覺悟或無功用行，仍然發揮人性救贖的大功用，真可謂「神蹟」，且隨時隨地應化出珍珠晶鑽的草根菁英！

我眼前的隆德先生如是，淡泊一世，也看清世間人。他端請魁港媽祖的神像，為我解說該神像的造形藝術、雕工、髮髻、挖洞填入虎頭蜂或五寶的入神痕跡



▲ 太聖宮鎮殿李王爺與蔡隆德先生 (2012.6.3)。



▲ 網港媽祖「剗肉治病」(2012.6.3)。



▲ 太聖宮李大王印信與印童、劍童(2012.6.3)。

等，以及最令人動容的，剝肉治病的底座窟窿。相關的文字資料，網路上就可找到一簍筐，不用我贅述，但我怎麼看也看不出什麼專家鑑定的，以「紅豆杉」木材雕刻的？

想起李岳勳前輩敘述這尊媽祖，「對於急難病症，會指示將神像底部剔一薄片，和其他藥方煎服，有此指示，藥方無不奏效，因此，也有人在沒有指示下，偷偷去削一薄片，但是沒效，偷削之風也停止下來。」「那只不過是木像，可是一想到祂以此木刻之身，和虎尾寮不曉得歷經幾十代的住民，在貧困中互相廝守過來的漫長歲月，……使我感動得連老淚都流出來！」

「祂的姊妹們都做『天后』去了，享盡天庭的榮華富貴，而祂却不慕虛榮，在虎尾寮這個小地方，嚐盡辛酸的幾百年，攪得髮髻不理，灰頭垢面，為了救祂的子民，鏤心刻骨，並且剝肉為藥，這是何等感人的慈愛呢？那又豈不是古代馬祖（道一），龐蘊居士，靈照女以禪理去啟發靈性而獻身的典模！」

「皇帝也好，大臣也好，『賜匾』只不過是肯定一座寺廟存在的許可證或執照，可是皇帝有沒有勅封神靈的權力？對！皇帝自認為是『天子』，有在地上代天帝行使權力的神聖使命，因此，他有勅封神靈的權力，我可以不爭辯。可是『天女』應是『天子』的姊姊或妹妹，同樣是天帝的子女，那麼天子把天女推給父親作妾作妃作后，這是甚麼意思！這不是明確的亂倫而為何？控制天父的婚事，這不是越權而為何？中國人一貫以嚴守五倫而自負，但是我要反問，把皇帝

們迫令天帝納其女孩為妾為妻這種狂妄的亂倫和越權，認為正當，而且認為是光榮的『媽祖廟當局』，這是何等的愚昧，何等的罪惡！就是有了這種『媽祖廟當局』，才會造成一面自詡為反清復明民族精神的繼承者，一面拿雍正帝『神昭海表』匾額誇示廟史這種不知恥的現象存續於台灣……

……我以台灣有一尊颯港媽為榮，因為祂可能是拒絕勅封，拒絕亂倫，拒絕遠離地面去榮華富貴的極少數媽祖神像之一，祂所蒙受的煙垢，極少政治污染，而是遠自台灣史混沌時期以來的颯港自然的灰垢，偶爾有煙垢剝落，露出永遠不老的肌膚之美，聖女象徵著永遠青春活潑的生命之光，那是智慧和慈悲、理智與感情至高無上的靈照。」

相較於所有細節、小學、末梢的真假，這才是真正的台灣靈、魂、魄啊！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而有心；色不自色，因心而有色！什麼樣的人，拜什麼樣的神；什麼樣的神，應現什麼樣的人。人、神本一啊！

然而，台灣神靈的精髓從來只以水牯牛、平常生活的赤真在示現，就是缺乏化粧打扮、美容整型。顏秀琴女士、蔡隆德先生母子就是最最平凡的底層生活，隆德先生告訴我的，以尋常事為多，以及相對正確的史料或史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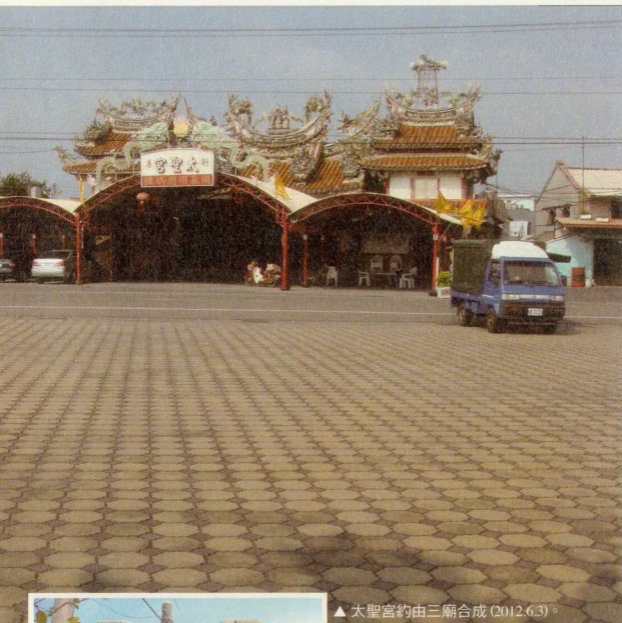
「以前爐丹的香灰（註：因道教的煉丹才有香爐、香灰）才有效！因為較早台灣拜拜的香是由正香末所製作，燃燒後的香灰，加上媽祖、王爺的肉（註：常是樟樹木材），所以才有藥效。而現今石灰加上化學香料的香，燒出來的香灰不成灰，却是一長段、一長段的污染物，莫說無效，不為害已屬萬幸！如今，



▲ 太聖宮的外中營 (2012.9.7)。

不但爐丹無效，連神明聞到這種劣香、空污，一尊尊的神靈都走了了！人造的孽，搞得媽祖、王爺都『失神』了！」

神像、古香本身，本來就具有些微自然精油等天然益物，加上虔敬、真誠的心，通常可激發自體免疫系統、抗病的療效。神明的慈愛，只有信徒本身的愛心、悲心、慈心，才可能應現。



▲ 太聖宮約由三廟合成 (2012.6.3)。



▲ 太聖宮的外中營 (2012.9.7)。

▶ 鯧港太聖宮 (2012.6.3)。



菲立辛根堡與好美里地區 1.10

由於好美里地區是荷蘭統治台灣之前，即已形成的港肆，有平埔原住民、短暫或長期居住的閩南人，或所謂的海盜貿易中心。它有一尊明代來自福建的媽祖神像遺留至今，且歷經荷蘭、明鄭 23 年、清治 212 年，却從未被官方收編，遑論日治 50 年，因而深深吸引我。

1624 年荷蘭人正式落腳台灣陸地，在今之安平地區建立商貿據點。1625 年，荷蘭人得知在好美里北部，大約在今之嘉義縣東石鄉三塊厝附近，有二個沙洲島突出於海面上，東西長約 4 公里、南北寬約 2 公里，是海民處理漁貨、剖蚵堆殼處，荷蘭人把它叫做「漁夫沙洲 (de Vissers Plaet)」，而蚵殼燒製石灰，正是當時建築造城的重要建材。荷蘭人為了宣誓佔領好美里海域及陸地地區（註：在無政府狀況下，向閩南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日本人、原住民等等宣誓主權），並取得石灰（蚵殼）資源，很快地設置蚵殼灰倉庫及灰窯，並於 1634 年完成。該年在大員區的熱蘭遮城（今之安平古堡）竣工。1636 年，荷蘭人更在魷港完建「菲立辛根堡 (Vlissingen)」，也就是閩南人所稱的「青峯闕」砲台，位於今之好美國小附近處。

此一砲台附近，到了清代，也曾設置海防駐站等。有趣的是，比荷蘭人早到台灣的這尊魷港媽祖，曾經遭遇水患，小廟宇遭沖失，可憐的媽祖金身後來被「士兵」撿起，奉祀於兵士駐站內，故而這尊媽祖有個別號謂之「衙門媽」。問



▲ 青峰關砲臺(菲立辛根堡)遺址(2012.6.3)。

題是何等年代、什麼士兵？荷蘭兵、明鄭兵、清兵都有人認定！似乎只能由媽祖來定奪。

無論如何，好美里地區（包括大聖宮、翹港、青峯關砲臺或菲立辛根堡、目屎(水)流山、黑財窟等等)所在的「倒風內海」（大約在今之將軍溪至八掌溪入海口之間），主要由八掌溪、急水溪等內陸沖下來的土沙，在外海堆積出一條長長或間斷的沙汕，沙汕內便是古代海民的避風處、海上貿易中心、官兵捉強盜的捉迷藏區，或是任何你想像得到、想像不到的「化外之地」的「自由港域」，之可能發生的任何情節。

它，甚至於比台南府城台江內海更早成為閩南人的移居地，或至少同步於台灣之走進所謂的文明史。毫無疑問，翹港或好美里正是台灣文明黎明時分的已分未分、已亮未亮、

罔兩問影、有界無界的大霹靂處，也是我心目中「觀音」的原型。

是以隆德先生一一為我介紹各神像，讓我拍攝之後，他騎摩托車載我前往青峯關砲台遺址。

「1661年4月30日鄭成功數百艘戰艦完全沒有阻攔地登陸鹿耳門（台江內海），更兵分多路，主力1萬2千包圍普羅民遮城（今之赤崁樓），其餘朝Zanckause溪及Tikarang直線前進，切斷原住民與荷蘭人的連繫。5月4日，普羅民遮城地方官法蘭汀（Valentijn；另譯實汀）獻城投降。5月25日，鄭軍首度進攻荷蘭最後根據地的熱蘭遮城，至6月1日為止無有進展。自此展開漫長的圍城，直到1662年1月27日荷蘭『大員決議』才決定投降。」

「鄭成功在登陸台灣後的第12天，就來到魷港，攻下只有13位荷蘭兵據守的菲立辛根堡，荷蘭兵全數被殺，屍體就地埋在砲台旁。自此，在地人畏懼荷蘭兵陰魂，不敢接近此地。3百年間漸次變成墳墓地，直到1961年，吳新榮醫師探索魷港變遷到此，才將荷蘭人的遺骸撿起裝缸。我小時候跟同伴到這裏玩，大家還曾抓起大腿骨等比劃呢！」

從好美國小過來一小段砂石路就到了青峯關旁，但由砂石路要到十餘公尺處的遺址，得踏踩在鋼板上穿越濕地，濕地被蘆葦、鯽魚膽（數量最多）、銀合歡的灌叢、高草披覆。所謂的菲立辛根堡（青峯關砲台）但為略加隆起的古沙丘，唯因數百年當墓地，古人以蚵殼及蚵殼燒製、調配的「紅毛土」砌墓穴，以致於此地堅硬非常，感受不到沙丘的况味，反而較

像礁岩島。我認為是因為石灰灰漿等地基，才造就附生型、岩生型的榕樹可以生長，且榕種子的來源，大抵皆鳥類的排遺所傳播。因此，現今砲台遺址附近，存有約 20 株多駢幹（氣生根所形成）的榕樹，基本上應是生長在墓穴基石之上。若是沙丘，則最完滿的此地植被當是林投灌叢。此地墓叢，綿延廣達 10 公頃，間以水濕窪地，包括砲台與目水流山之間的黑財窟等。

「我小時候來這裏所見，以林投為主，另有榕樹等。後來林投以密刺擾人，被砍光……」換句話說，沙丘是林投社會，石灰蚶殼或墓穴砌石地才是榕樹可立基處。至於濕地則如蘆葦、鯽魚膽、紅樹林物種等孳生；鹽鹼旱地有馬氏濱藜、海馬齒等耐鹽耐旱植物盤據。

如果，台灣人、布袋鎮及東石鄉親，以及嘉義縣市政府，可以稍稍放下本位思想，而能以台



▲ 前往青峰關砲臺的鋼板架高路 (2012.6.3)。



▲ 蔡隆德先生指認其祖先已撿骨後的遺穴 (2012.6.3)。

灣自然史及文明史的大格局思考，則魷港好美里、新塭乃至東石等鄰近地區，早該長遠規劃成「倒風內海台灣黎明文化區」，鉅細靡遺考證出海陸暨生態體系大變遷，更應復建菲立辛根堡，並將每一文史據點或區域，找出可靠的演替史，從而釐定百年文化城，並且未雨綢繆 20 年、30 年、50 年、百年全球氣候變遷、海進之後的全盤生計與商機！

完建於 1636 年的菲立辛根堡殆為方型建物，依照荷蘭菲立辛根城建造的，約 11.4 公尺見方，地上部高約 9 公尺，地下部深約 4.3 公尺，堡壁厚度達約 1 公尺。建造當時，動



▲ 菲立辛根堡遺址因為形成墓地之後，岩生型的榕樹成林 (2012.6.3)。

用戎克船 38 船次，運來由台南六甲頂燒製的磚塊約 170 公噸，加上當地以蚵殼燒製的石灰敷材約同等重量砌成；更在邊牆轉角處設置瞭望哨塔，監控當時的魷港水道。魷港水道漲潮時，水深約 3.6 公尺。堡周圍環繞以 60 根大木頭，搭成欄柵，防範平埔族人以竹梯或繩索攀附偷襲。

不幸的是，建好後不到 8 年，1644 年就被洪水或海嘯（比較可能是被八掌溪洪峰）沖毀地基，堡的後半座傾陷入海沙中。然而，終之荷蘭在台都沒修復，事實上以 368 年前的科技也難以修復吧？！傾陷的碉堡可不可能再駐軍防守？乃至於將「遭洪水沖失廟宇的媽祖神像，撿入奉祀」？該地有荷蘭人骨骸乃屬合情合理，死於鄭軍之手也甚可能，但該歪斜的十餘公尺見方的建物能夠長期駐守 13 位士兵起居作息、警戒監視？或是在鄰近地區另有駐紮地，或只在特定時段入駐？

當鄭成功登陸成功的 1661 年 5 月之前，荷蘭當局揆一長官於 1660 年 3 月 6 日召開的「大員決議錄」記載，依聽聞國姓爺將對台宣戰，要求台境所有荷蘭人應佩帶槍枝，「原住民則應依他們的傳統方式武裝起來」備戰；「……一旦偵測到海面有危險，就得立刻接受召喚。住在 Zant 溪和大甲溪之間的居民，從最北端的村落起，都要全副武裝地集結在虎尾壟 (Favorlang)，以遏阻敵人從該處海岸登陸。住在 Zant 溪這邊的居民，則在蕭壠（今之佳里區）集合，一有警報，就要馬上向魷港推進，以防守那裡的海岸……」

6 天後，1660 年 3 月 12 日大員決議錄記載：「我們一再要求魷港及附近的漢人撤離該處回到這裏（註：熱蘭遮城附近，大

員)，但他們對此命令不僅置若罔聞，甚至還執拗地反抗。事實上，他們已遷移到古堡舊址之外的某處，根據我們當地代表的報告，他們堅決不願離開那裏。為了驅離他們，我們一致同意派遣五十名火槍兵 (musketeers)，由掌旗官努易滋 (Harmen Nuyts) 率領，搭乘六艘舢板出發，臘肉和麵包由本地要塞提供。」

而 2 天前，3 月 10 日，揆一及評議會 (台灣當局) 也派遣一艘快船，攜帶信函往巴達維亞向總督報告危機，並請求修復菲立辛根堡等。當年的通訊及交通龜速，巴達維亞總督及評議會的回信是在 1660 年 4 月 22 日落款的。該封回給揆一的信提及：

「……關於閣下提議在打狗另築一座堡壘，並修復……被海水沖毀的魷港要塞 (Ronduit Wanckan) 之事，我們尚未明確決定……」事實上，信的後段相當於直接否決修復 (揆一等人；林野文譯，2011)。

1662 年 2 月荷蘭人離開台灣。再經過 55 年後，1717 年的《諸羅縣志》記載：「青峯闕砲台在蚊港口，荷蘭時築，今圯。」「青峯闕砲台，在港口之南，港外有南北二鯤鯓沙汕，港水東入蚊港，為縣治以南第一扼要之地，荷蘭時築，制略如城，中有井，今圯，故址半淹於海，故所遺礮為鹹水沙壅，手按之皆如蠶粉，不堪用矣。」然而，清代海防仍然在此地設有水師汛。而八掌溪及急水溪的河道逐漸南移。約在 1720、1730 年代，急水溪沖破倒風內海的沙汕，原內海面積也日益縮小，魷 (蚊) 港漸次衰微。明鄭時代改荷蘭時代

的「魷港」為「蚊港」，到了清代的 18 世紀上半葉，又改名為虎尾寮，魷港之為海港的時代近乎全然消失。

1934 年，八掌溪原本出海口附近的北流外海，却在 7 月的颱風雨，沖破虎尾寮南方沙汕直接出海。存在超過 350 年的倒風內海完全成為陸域。

據上，我推測有可能：

1. 1644 年傾陷的菲立辛根堡從未修復，但以其地點扼要，荷蘭、明鄭、清代皆在旁側或鄰近地區設有軍事據點，約在今之好美國小校地內。

2. 魷港媽祖的小廟可能在 18 世紀被洪水沖毀，媽祖神像可能被放在清兵的水師汛內供奉。

但只是個人想法而已。而 1976 年新建太聖宮落成安座，重建委員會委託耆老屏東里港林金瑞撰寫的「重建蚊港太聖宮簡介」，或可代表 1970 年代好美里民間的看法，該短文曾銘刻在廟，而今廟壁銘文「太聖宮復建緣起」，乃 1986 年李岳勳新撰。林金瑞的簡介登錄如下：

重建蚊港太聖宮簡介

惟本里原名虎尾寮，明萬曆年間稱為蚊港，係當時台島沿海大商埠之一，由本地與大陸各地殷商巨賈，往來瀕（頻）繁港市渤興，又漁業頗為發達，是以祈求福祐商漁、航海平安，而由地方賢達集資興建大廟，號曰太聖宮奉祀天上聖母，通稱蚊港媽，年深月久香火益加鼎盛，靈感萬分，護國佑民，其功績不勝枚舉，迨至明末天啟四年，荷

蘭人據台而在蚊港，港灣一帶築造青峰闕砲台之後，蚊港未幾就因流沙淤積而凋落，昔日繁榮一變為歷史陳蹟，如斯變故太聖宮因失修，直清順治十八年，至延平郡王復台以後，海軍海岸警備哨士兵乃將幾乎無片瓦遮身之蚊港媽金身奉祀於警備哨辦公室，乃又有衙門媽之別稱，後來再經民眾，籌資重建小祠奉祀，迄近代為止歷經數次重修，回溯明萬曆年間，迄今漫長四世紀，足證本宮歷史淵源，卻冠全台，乃係考古專家共認之事實，再查宣揚廟史之久遠誇示廟堂之宏偉，挺而主張媽祖廟之總本山，而圖領導權者，不如觀察該廟廟風與制度及舉辦各種事蹟，是否實踐應現觀音媽祖之普渡眾生，大慈大悲之精神，始可論斷其廟格也！緣光復以後，承政府德政，並蒙神佑，鄉眾民生問題大有改善，是以提倡重建本宮之議驟然而起，并推舉委員暨各善信通力合作之下，於壬子年10月初2日破土興工，前後經歷五年，於65年3月23日大功告竣。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三月

布袋鎮好美里蚊港太聖宮重建委員會製

這份簡介的地名沿革，以及歷史變遷等雖未必適切，但乃為一例證。它認為好美里有閩南人定居，或說魷港媽祖自1580年代至17世紀初葉即已存在。比荷蘭治台或台灣被統治史都更早；肯定「太聖宮」就是魷港媽祖原來的廟名；認為是明鄭的海岸哨士兵撿拾媽祖金身奉祀（也有一絲可能是清兵）；強調應現觀音的媽祖，應以大慈大悲濟世程度來論斷廟格，而非外觀宏偉、圖謀領導的權勢；記載重建太聖宮於

1972年農曆10月2日破土，1976年農曆3月23日落成。

我認為林金瑞撰本文時，有可能已經受到李岳勳1972年出版的《禪在台灣》的影響，承認媽祖就是應現觀音，也在乎寺廟法脈的質地與格調。（註：後來我在李岳勳（1986；201頁）的著作見其提及林金瑞，證實之）

隆德先生另載我去看目水流山，述說兩種版本的故事，也指引八掌溪未改道之前的河道。2012年9月7日我二度前來太聖宮，他載我去看已廢鹽田、八掌溪舊入海口、王爺請客王的碼頭。訪談過程中，乃至我離去仍然蕩氣迴腸的，



▲ 黑財窟水濕地遺址（2012.6.3）。



▲ 目水流山前的蔡隆德先生 (2012.6.3)。

秀琴阿桑與隆德先生始終予我一種純真、素樸而穩重的熱情感。誰說「世人宜假不宜真」？何其有幸，我在草根台灣遇見的，絕大部分都是坦率、裸真的人，他們連做善事都靦腆，只求善待他人而不求任何回報，愈是愈老的一輩愈是顯著，就只親切，沒有其他念頭。

就在這樣的一片天地，孕育了蔡時女士。她小秀琴阿桑4歲，1934年生。她是蘇振輝先生的母親。

1934年7月，八掌溪沖破沙汕，入海口大改道，倒風內海正式全面消失。

The image shows a sunset over the ocean. The sun is a bright orange circle in the upper center, with a gradient of orange and yellow light spreading across the sky. The ocean below is dark, with waves breaking near the shore. A white horizontal band is superimposed over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containing the title text in black. The title is '文明的黎明與滄桑 2', where '文明的' and '2' are on the top line, and '黎明與滄桑' is on the bottom line.

文明的
黎明與滄桑 2

台海或台灣中南部海陸域的西南半壁江山，是台灣走進所謂文明史的嚆矢。如果將台灣視為地球的一顆心志，則西南半壁江山可視同台灣神明系列的觀音（註：個人認為觀音的原型是，黎明前後已分未分的過渡狀況的抽象概念，或一元、二元的轉化期象徵。或可參考拙作陳玉峯，2012，台灣素人——宗教、精神、價值與人格，前衛出版社，256-258頁）。它是台灣史上最是幽微模糊的一段時空及神話場域，但它却是永恆的台灣神靈、精神、人格的泉源與標誌。

這片場域大致落在現今地圖上北迄北港溪、南至左營萬丹港之間，約120公里海岸線的陸、海地區，包括核心部位的倒風內海，以及台江內海；時間大致由16世紀以迄1680年代。人種有中國東南，特別是閩南海隅人、台灣原住民、日本人、琉球人、歐洲人、馬來系統人種等等；人物如鄭芝龍、鄭成功、鄭經、陳永華、揆一、施琅、姚啟聖等等。

至於整個台灣，在15世紀或之前，常被籠統、模糊地歸納在「琉求」等島群或泛稱。就中文紀錄而言，大約到了1603年的「東番記」，台灣才明確地被準確認知。「東番記」的作者是福建連江縣人陳第（1541-1617年），字季立，號一齋。他在22歲時，受到剿倭明臣戚繼光的賞識，任職其參謀。

明神宗萬曆30年（1602）農12月8日，沈有容奉命自料羅灣出發，追剿海寇，陳第跟隨在側，經澎湖登陸台灣。依據他在台灣的見聞，以及海上軍事行動的過程，他寫出了「東番記」及「舟師客問」，留下首度對台灣直接記載；他對

平埔原住民的敘述，被現代人視為「荷蘭入台以前，記載最詳細的文獻」（石萬壽，1990，16頁）。「東番記」一文劈頭說：

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島中；起魷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

他提到的第一個地名就是魷港，現今的好美里太聖宮所在地附近。魷港朝東的稍內陸隔壁村莊即嘉義縣布袋鎮的「新塭」。魷港到了荷蘭人1624年的標示為「Wanckan」；鄭成功打下台灣後叫「蚊港」；清代中葉以降變成「虎尾寮」；國府治台之後改稱「好美里」。

「東番記」時代暨之前 2.1

更早的元朝時代，曾在澎湖設置「澎湖巡檢司」，試想，沒有人民設巡檢司幹嘛？汪大淵的《島嶼誌略》則為澎湖留下第一筆植被的描述：「有草無木。」有草是必然，無木是他看的地方太少，無論如何，相當於半沙漠的疏林狀態。到了明太祖下令鎖國政策，巡檢司被廢掉了，於是海人們更加活躍於波濤之上，而澎湖群島當然是台海的最佳中繼站。

澎湖與台灣西部海岸最短近的地方，正是當時閩南人所

稱的「倒風內海」，也就是八掌溪、急水溪等河流攜帶陸沙外運，在古海岸線之外，配合海流，形成或長或短，或連續或間斷，或單帶或多層的變動性沙汕或浮洲。其中，由台南朝北延伸長長的沙汕；另從北方的笨（北）港溪出海口南向，也有一條修長的沙汕。南、北長帶沙汕之間的海域又浮現若干大沙洲島，即荷蘭人所稱的漁夫沙洲（de Vissers Plaet），確定在17世紀前葉，即因閩南海民在上面收集蚵仔、貝類，而堆積龐多的蚵殼，1634~1636年，荷蘭人在該沙洲島建了燒蚵殼煉石灰的灰窯廠及屋舍，地點約在今之嘉義縣東石鄉公所以東1.2公里處，而東石鄉之頂寮、三塊茨及墩子頭等聚落，殆即漁夫沙洲島之所在（黃明德，2011）。而今之布袋好美國小，吳新榮（「追溯蚊港及青峯閣」一文）醫師、文史學家認為即蚊（魷）港之所在，當時即位於南沙汕之北端，正是古八掌溪入海口處，也是倒風內海進入內海的隘口，故而荷蘭人在此附近，興建菲立辛根堡監控進入內海的船隻（該堡於1636年10月底完工）。

由魷港南下台南的大員，在當時即以小船航行於許多沙洲的南長汕的內海，依據1634年荷蘭人的海圖標示是約37公里。

荷蘭人最先設置灰窯廠的「漁夫沙洲」恰好位於魷港與北長汕的海上中間點。北長汕的內海叫做笨港潟湖，笨港潟湖的最北端即古北（笨）港溪的入海口，位於我的老家北港鎮的西郊。又，魷港距離北方的「漁夫沙洲」約15公里。現今的西濱快速道路（台61）穿過三塊茨的西側南下，到魷港東側、新塹西側的這一段落，在17世紀前葉，是在海中。

魷港扼守倒風內海的北端，而倒風內海的東側內陸，即平埔族原住民四大社之所在。依據陳第的記錄，1563年（明嘉靖42年）被戚繼光、俞大猷大敗的海盜林道乾遁入台灣，有可能林道乾就是經由魷港登陸台灣的。

平埔族西拉雅人在1563年之前居住在海邊，更早之前，鄭和下西洋要求西拉雅人聽命臣服，西拉雅人不用他而逃得遠遠地。但到了林道乾登陸，大屠殺、掠奪原住民，甚至於用西拉雅人的血，摻混石灰來黏塞船體間隙，逼得西拉雅人往內陸遷徙。林道乾逃往南洋之後，推測一些閩南海民如往昔，活躍於倒風內海、台江內海及笨港潟湖的廣大天地海域間，有的家族、團體，甚至也短或長期定居台域。可以相信，16世紀下半葉，已有閩南人定居台灣平埔族領域內。

「東番記」敘述，1602年前後，許多漳、泉閩南人懂得西拉雅語，以瑪瑙、磁器、布、鹽、銅簪環之類的物品，跟西拉雅人交換鹿肉（乾）、鹿皮、鹿角等，他們之間的貿易頻繁而興盛。有時，閩南人送給西拉雅人舊衣服，西拉雅人很高興地收藏起來，或者跟閩南人會面（交易）時會穿一下，但很快地他們又脫掉。他們喜歡近乎全裸。

1602年秋冬海盜、倭寇（註：很大的一部分的倭寇其實是閩南人；更可能絕大多數是閩南人）猖獗。「舟師客問」記載，海上強盜或流氓佔據「外澳」，「外澳」指的可能是倒風內海到台江內海的沙汕及陸域，據地為王已三個多月，逼得漁民、西拉雅人苦不堪言，因而才有沈有容與陳第的出征。當時閩南漁民被迫必須賄賂海上流氓，謂之「報水」，但有「報水」的還

受到羈留，沒「報水」的不敢下海作業；西拉雅人也不敢打獵，只能逃往內陸。可見當時海上流氓人數龐大，船舶武器亦多，盤據的範圍廣闊，搞得閩南漁民、台灣西拉雅人「不得安生樂業」。西拉雅人一般只在陸域活動，因為「居島中，不能舟，酷畏海，捕魚則於溪澗，故老死不與他夷往來」，「倭據外澳，東番諸夷不敢射雉捕鹿」。因此，原住民、漁民及貿易都陷入停頓狀態。

明朝一代，之所以屢受所謂「倭寇、紅夷、海賊」的騷擾，關鍵在於朱元璋以降的鎖國政策、「片板不得下海」，只靠鄭和幾次下西洋，是無啥作用的。靠山吃山，傍海吃海，這是自然生態系食物塔的天經地義，硬靠政權的強制抑遏，自然逼出海隅人民鋌而走險，何況到了 15、16 世紀，西方人、日本人對海上貿易的強烈渴求。不要忘了，早在元朝時代，泉州已被西洋人視為全世界最大的港市。

大家耳熟能詳的馬可波羅 (Marco Polo)，受忽必烈重用了 17 年。忽必烈為了將女兒下嫁波斯，才勉強准許馬可波羅以女兒之隨員的名義離開中國，而於 1292 年自泉州港出海。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將泉州稱作「Zaiton」，也就是「栽桐」的音譯，因泉州有「栽桐」、「桐域」的別名。13 世紀末，馬可波羅估計泉州人口有 160 萬，是他所知當時世界最大的商港。

在他筆下，元代的福建，歐洲人出入或定居泉州者頻繁。

西方有亞歷山大，東方有蒙古帝國。中國歷史上最龐大

的外來政權元朝，其視野廣大而河漢，對於相對細膩的宗教、心理戰面向，鬥不過古老文明的中國。雖然南宋在蒙古鐵騎下終於滅亡，但從北宋時代支持岳飛抗金的民族意識，到南宋末年的反元，禪宗從來不缺席，甚至於跟日本人結合起來在海上抗元，但元朝並不阻撓海上貿易或生計，何以到了明朝却有「倭寇」的困擾？

「倭寇」本來是中、日志士合組的海上反元游擊部隊，明朝建立之後，却因朱元璋的一念之差，迫使「倭寇」反明。反明的倭寇又迫使明廷採取海禁，海禁斷絕漳、泉或中國東南沿海居民的生路，許多人民不得不投入「倭寇」。如是惡性循環，持續整部明史，更延續到清朝，李岳勳(1972)如是分析；陳第的「東番記」及「舟師客問」間接透露了這些「海上游民」的反明，根本上是福建或閩南人，反抗鎖國政策阻斷生計所產生。

一批批前仆後繼的海民到了明末，早已忘却什麼民族意識、宗教情操的精義，而以現實條件之貿易門戶能否開放，用以彌補福建沿海先天條件的不足為主要目的。鄭芝龍就是這海民系列之一，只因明、清鼎革的歷史運會，將他捲入與台灣牽扯的政治界，他跟日本婦女田川氏的結合，却生出締造台灣歷史命運的鄭成功。

鄭成功 2.2

關於鄭芝龍的野史逸事，我曾經描述過（陳玉峯，2011，興隆淨寺（一）：1895年之前，38-43頁）。在那本書中，我引述的資料說鄭芝龍與顏思齊於1621年，登陸於雲林縣北港鎮西郊的「船頭埔」，而且還在北港、水林等地設置了「十寨」，代表閩南人首度在台建庄長居云云。顏思齊是老大，鄭芝龍是依附他的「來台26或28條好漢」之最年輕的一位，到日本時才18或19歲。

到了台灣設寨以後，鄭芝龍的兄弟多人，還有漳、泉「無業之民」先後也湧進三千多人。1625年，顏思齊死後，12月鄭芝龍被擁立為老大。1626年3月他攻打金廈；4月搶劫粵東；1627年明朝官僚招撫他；1628年他向泉州知府投降，但只帶了部眾8百人、12艘船，他的主力仍然留守台灣（即郭懷一等人）；1631年鄭芝龍承辦「移民公司」，將福建旱災的災民移入台灣約萬人，等等。

現今北港鎮的交通要道圓環，樹立著紀念顏思齊、鄭芝龍的「開臺先驅」大碑。然而，這些有可能都是錯誤百出的神話故事，或至少，時間、空間、人物、姓名、事件等等，都是後人，包括日本人，依據龐雜口述，杜撰出來的小說、故事。北港的紀念碑恰似各地林立的土地公廟一樣，只要人們「相信」，它們就有存在的價值。

如果各種史料記載為真，則1620年代的鄭芝龍似乎經

常「搭飛機」往來台灣、日本，因為 1624 年 7 月，他的兒子鄭成功誕生於日本長崎縣平戶島的千里濱海邊，他的太太田川氏是在千里濱的海邊撿拾貝類時，來不及回家，就在大石塊旁分娩的。依據日本的記錄，鄭芝龍的確「屢往來外國」，居無定所。

鄭成功誕生於自然野地，是閩南人與日本人的混血兒。我視鄭成功是閩南禪與日本禪文化孕育出的海洋之子。他的一生短短三十九年，却活得轟轟烈烈；他是清廷眼中的逆賊、荷蘭長官心目中的背信者；他是日本人忠義傑出的好外孫；他是國府治台後的民族英雄；他是台灣常民永世的精神象徵，他在台灣的時間不過短短年餘，足跡從未跨過大肚溪，且在清治 212 年的壓制下，全台却到處存有他的神蹟，例如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的蟾蜍山、劍潭、鶯歌石、鐵砧山……

在我心目中，鄭成功是台灣人永世的靈魂代表，他的最重大特徵在於倫理的體現。他的一生，示現了人性珍貴的節操，超越肉身、物欲之上的性靈潔癖；他的自覺覺他的絕對自由的場域，一半來自自然人的赤純美，一半來自禪宗的赤真悲心與智慧。

有關鄭成功的傳記、文章龐多，在此只引用他媽媽娘家的看法，也就是 1852 年設立的一座石碑：「鄭延平王慶誕芳蹤」，位於長崎平戶島千里濱。全文如下：（李岳勳，1972，225-227 頁）（特別附註：看古文很吃力者，這段就別看了吧！）

肥前國平戶嶋千里濱鄭氏遺蹟碑記并銘

明延平郡王鄭將軍成功，初名森，字大木，小字福松。其父芝龍，福建南安人，以慶長壬子（明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來本邦，幕府召見問以外國事，命館長崎，遂徙吾平戶河內浦，娶土人田川氏女。屢訪藩士家，學雙刀技。既而田川氏娠，一日出遊千里濱拾文貝，俄將分娩，不暇還家，乃就濱內巨石以誕，是為成功，寔寬永元年（明天啟四年，一六二四）七月也，土人今猶名其石曰誕兒石。田川氏復生一男，芝龍留妻及兒，屢往來外國，稱平戶老一官。成功年七歲，芝龍請使妻兒渡海，幕府聽之。母以弟猶幼，不肯俱往。成功數致書迎之，乃詣長崎渡海。弟冒田川氏，稱七左衛門，留住長崎。芝龍入海寇顏思齊黨，顏死，而其黨歸，龍遂收台灣仕明，積軍功，封平國公，成功稍長，風儀秀整，倜儻有大志，讀書亦穎敏，不治章句。明主隆武，一見偉之，賜姓朱，改今名，拜御營中軍都督，於是人或稱國姓爺而不名。母亦尋封國夫人，在泉州城為清兵所圍，城陷，軍民皆潰，田川氏歎曰：「事既至此，何面目復見人耶。」登城樓自剄投水死，清兵曰：「婦女尚爾，倭人之勇可知。」芝龍保安平與清將竊通信納降，成功泣諫，不聽，遂降。先是黃微明、齋隆武及芝龍書幣，詣長崎乞援兵，幕府下議執政及三藩。三藩皆欲出援兵，議未決，適報芝龍降清，乃諭諸侯以援兵議罷。

成功諫父不聽，且痛母死非命，慷慨謀起義兵，時雖列爵，未嘗豫兵，詣孔廟焚儒服，拜揖而去，糾眾得數千人，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聞永曆即位改元，奉朔據南澳，鄭鴻逵據白沙，鄭彩據廈門，鄭聯據梧州，互相犄角，攻略（掠）沿海郡縣，陷同安，進侵泉州，又襲奪。彩

軍始據廈門，連陷漳浦、詔安、南靜、平和、海澄、長泰。進圍漳州，凡六閱月，城中食盡，人相食，死者枕藉七十餘萬人，援至，解圍而去。越三年，復攻漳州，清將劉國軒降，獻城。於是成功就廈門立府，改名思明州，分所部為七十二鎮，設六官，分理所務，擇賢任之，便宜封拜，其所施為，鼓動一世。永曆遣使就拜成功延平郡王，命圖恢復。吾萬治元年（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成功奉勅，欲取金陵定南都，乃大舉北上，眾號八十萬，陷浙江諸州縣，二年（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七月攻陷鎮江，登峴山大饗士卒，令全斌、黃昭等守鎮江、屬邑皆下，直欲進取金陵，甘輝曰：「瓜鎮為南北咽喉，但坐鎮此，斷瓜州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南都不勞而定。」成功不聽，竟薄金陵而敗走，甘輝死之。成功乘流出海還廈門。三年五月滿漢大兵分道來侵，成功自勒所部，扼海門，北人不諳水性，暈注失列，成功乃橫擊之，北兵棄船，登奎嶼，又從鏖戰，北將達素僅以身免，還福州自殺，竟成功之世，北兵不敢來窺。

成功以廈門單弱，亟思拓地，先是因中國騷劇，紅毛酋竊占劇台灣，成功率兵攻之，遂招降其酋以復台灣，以赤崁城為東寧府居之。永曆蒙塵，聲問不通，成功歎曰：「沿海幅員上下數萬里盡棄之，英雄無用武之地，然息兵休農以俟時未晚也。」於是，制法律、創學宮、計丁庸、養老幼，台人大集。我寬文二年，改元康熙（一六六二），使吳三桂攻永曆於緬，緬酋內叛，永曆殂於三桂之手，明亡，訃至，成功憤惋得疾而卒，年三十九。子經嗣，奉明正朔，北兵屢來侵，輒擊却之，又出兵攻略（掠）閩廣諸州。經或作錦，病而歿于東寧，年三十二。子克塽嗣，幼

弱，政出多門，清人偵知，擊滅台灣，克塽降，年十四，至京，授漢軍公，勅令歸葬父祖於南安，克塽死，爵除矣。夫甘輝鎮江之策，則明祚鄭氏之盛衰所由而判也。成功志急恢復，銳進取敗，地蹙軍孤，是為英雄終古之遺憾。初其圖大舉也，修書乞我援兵，迎朱之瑜，幕府不報，瑜先事至廈門，則部下將吏寄居縉紳，率襲明末弊風，佻達自喜，屏斥禮儀，以為古氣骨董，瑜知大事難成，云：「雖然天假以數年，能使成功修東寧之業，其成敗豈可測焉乎。嗚呼，天之厭朱德久矣。故齋恨而卒，痛哉。」吾乾齋老公曰：「成功以一時遭，自唱大義，以恢復為己任，其正氣耿耿，與天壤俱存，而母亦貞烈，寔不愧為日東之產矣，是或胚胎於吾封內之素教爾歟，何其迹之奇也。」『明清關記』稱：「成功學二刀法於平戶藩士，蓋芝龍去崎居，我特騰騰于此伎也，一旦失節，雖為世所貶，其初膽略智慧，過絕等倫，時人或擬諸戚繼光，寡人語屋烏私受，則鄭氏父子俱我池中蛟龍也。」遺話古蹟，今而不誌，竟將湮晦，須就千里濱以勒碑。誌即命臣高行以其文，固辭不允，是以就和漢紀鄭氏之終始者，摘敘其事實，雜以吾藩所傳，此則老公之所以追表古蹟，而風勵人心也。老公手書篆蹟，有親係銘曰：天厭朱德，二帝殂囚，縉紳佻達，苟生忘羞，一旅中興，誰述前猷，惟我鄭兒，涉海報仇，台廈精銳，資我劔矛，忠孝義勇，巨觀厥儔，浩然正氣，孕此神州。

嘉永五年壬子(清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冬十有二月中澁
平戶親衛隊長領社曹葉山高行謹撰 多賀嘉彰敬書

史略 2.3

而鄭成功在世暨之前事略，乃至鄭氏王朝滅亡前後，若干與本書旨趣相關者，條列如下，俾供閱讀時作經緯參考：

(參考何世忠、謝進炎，2000；李岳勳，1972；1986，等等)

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所苦心栽培的太子標死掉了，只好再立孫子允炆為繼承人，同時任命宋代儒學繼承者方孝孺來教導、培養新的繼承人。6年後朱元璋逝世，皇太孫允炆即位為明惠帝（1398年），但隔了1年2個月，朱元璋另一個兒子燕王棣就起兵造反，1402年攻破南京，奪得帝位，是為明成祖。1403年改元永樂，遷都北京。

於是，復古國粹主義的方孝孺代表南京政府，堅持「燕賊篡位」。成祖震怒，用刀剖開方孝孺的嘴角，切到耳垂下。更將方孝孺的親族（三族）、朋友、門生全部抓來，在他面前一個接一個殺，要他屈服。殺到第873人，方還是不屈。最後，方當然是死於酷刑之下。試問這是什麼節義骨氣？明成祖堅持的又是什麼文化？

燕王棣「篡位」有成，却找不到惠帝的屍體或蹤跡。於是，他懷疑惠帝流亡海外，即位的1403年就派宦官侯顯前往南洋密查，當然表面上的理由必也編得富麗堂皇。

1405~1433年，信奉回教的鄭和奉命七次下西洋，一方面是密查惠帝下落的延續，另一方面是安撫、監視南洋一帶閩南人或華僑社會，基於帝國安全而出使。媽祖神話的《天妃

顯聖錄》中，包括「廣州救太監鄭和」、「舊港戮寇」、「夢示陳指揮全勝」、「助戰破蠻」、「東海護內使張源」、「琉球救太監柴山」、「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記」、「庇太監楊、洪使諸番八國」等等，就是敘述這將近 30 年內，媽祖如何幫助明朝官吏、太監經略海外的神話故事或小說。

官方船艦上奉祀媽祖神像的習慣，很可能是從鄭和的艦隊開始（李岳勳，1972）。

1524 年，明世宗開始狂信道教，在宮中建醮。1525 年迎道士邵元節入宮，陶仲文踵繼，壓迫儒教及佛教。

1536 年，明世宗焚毀宮中佛殿，亦貶抑儒教。至 1540 年代，政教的混亂，加上北虜南倭的困擾，明世宗為了力保江山，在宗教面向出現、突顯了「關聖帝君」的信仰。後世，此信仰也進入了台灣。

1550~1560 年代，福建泉州人林道乾橫行台海以迄南洋，他結合日本浪人，稱霸中國東南沿海。

1563 年，俞大猷、戚繼光等，重創林道乾部眾。林竄逃，進入台灣劫掠平埔族原住民，再南進馬來半島（經呂宋、大崑崙）。郁永河的《海上紀略》敘述，林道乾原本選擇了湄公河三角洲南方海上小島的崑崙山（康道爾島）想要定居，可能遇到颱風，又放棄。而曾經追隨林道乾的人，曾到過崑崙山，之後又回到台灣定居（或其後代到台灣定居）。

林道乾為何不取台灣定居？有可能當時台灣屬於其他海上強人的勢力範圍。

1567年，明世宗去世，穆宗繼位，改元隆慶。

1572年，穆宗死了，神宗繼位，改元萬曆，由1573年以迄1619年。1620年為泰昌。天啓指1621至1627年。崇禎即1628年以降。

1573~1575年間，繼林道乾之後，最「傑出」的海上強人即林鳳（林鳳鳴或林鳳梧），據稱，他的黨徒、部眾多達萬人。他不斷騷擾中國東南沿海，明朝總兵胡守仁負責追剿他。

1575年冬，林鳳以魷港為據點，洗劫福建海邊，胡守仁一路打到魷港。可惜欠缺詳實資料，或尚待發掘。今好美里菲立辛根堡（青峯崗砲台）與目水（音sái，一般訛書為「屎」）流山之間的凹陷水濕地號稱「黑財窟」，也就是官兵追強盜，海盜們逃到這裏，將洗劫來的財物拋進水窪中，佯裝普通漁民，接受官兵的查緝，故此水域謂之「黑財窟」。但不知是否即指1575年的林鳳部眾事件？這是一部好小說或劇本的題材與場域。（陳玉峯，2011，36頁）

1582年，意大利籍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本名Matteo Ricci）到廣東。1601年在北京建立教會。

1592年，日本人曾進犯淡水與基隆；日本也侵略朝鮮半島。

1593年，日本人佔據小笠原群島。豐臣秀吉企圖併吞台灣。

1593年，豐臣秀吉派遣原田孫七郎致書給台灣原住民（?），要求其向日本朝貢云云。

1603年初，沈有容、陳第追趕海寇登陸台灣，筆者由

「東番記」及「舟師客問」二文推測，他們到過魷港，最後在大員「收泊」。此行，是否亦相關於「黑財窟」？而 160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是荷蘭政府賦予特權的重商單位，可以建立殖民地、宣戰、媾和、締結條約，相當於荷蘭的海外政府。

1604 年，一些日本人到台灣，不排除定居或跟海上強人合夥的可能。8 月 7 日，荷蘭派韋麻郎率船艦抵達澎湖，想要與廈門通商。福建總督施德政派遣沈有容（都司）去交涉，相當於要韋麻郎去台灣。韋麻郎估算後無勝算，於 12 月 25 日離開。這就是澎湖媽宮媽祖廟一塊沈有容諭退紅毛番石碑的來源。

1609 年，荷蘭人佔據澎湖，也在日本九州平戶島建立商業基地。荷蘭與西班牙簽訂 12 年休戰條約。

1612 年，鄭芝龍至日本肥前國平戶。

1615 年，日本兵三、四千人曾登陸台灣。1616 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後來才改為「清」。

1617~1619 年，荷蘭東印度貿易公司在爪哇設置巴達維亞府。

1621 年，日本海上頭目之一的顏思齊（福建漳州海澄人），引日本人等屯聚台灣海岸地區。地點究竟是古笨港、水林地區，還是魷港的倒風內海，難以斷定，而且，雲林縣境尚有一個「蚊港」，更增加撲朔迷離。另一說，1624 年顏思齊與鄭芝龍亡命到台灣笨港。

1622 年，荷人雷爾生 (Comelis Reijersen) 率艦隊登陸澎湖風櫃

尾，建立城堡，城四方各約 180 呎，並有稜堡 4 個，裝設 29 門大砲，並要求通商。福建當局希望毀城離開澎湖就同意通商。雷爾生認同，率船 2 艘，前來台灣勘查。10 月中旬，派荷蘭兵 16 人及班達島土人 34 人，到台灣著手建造一個簡單城砦。

1623 年，明朝廷再頒海禁，不准船隻航行台海。這年，鄭芝龍與日本婦女田川氏婚配。明廷與澎湖的荷蘭人情勢緊張、對峙。

1624 年 8 月 27 日（農曆 7 月 14 日），田川氏與鄰居到千里濱海灘撿文具，在海邊石塊旁臨盆，生下鄭成功。今之平戶千里濱石塊堆旁，尚立有「鄭成功兒誕石」碑。可能因為田川氏住處旁有松樹，故田川氏為鄭成功取乳名「福松」。

此年內，明廷與荷蘭人交戰，荷蘭人敗，8 月荷蘭人退據台灣今安平地區，並建立奧倫治 (Orange) 城堡。而目加溜灣社（善化）的平埔族反抗荷蘭人的入侵。又，西班牙人也至台灣。

從 1520 年代至 1620 年代約百年間，因皇帝（明世宗）的狂信道教以降，加上小說《封神榜》、袁了凡的「功過格」等等影響，形成台灣人宗教信仰的總綱領「萬教歸一宗」的創生。而天主教也在此等時期漸次流行，鄭芝龍就是虔誠的教徒。天主教也跟閩南的媽祖融合，媽祖就在此時代，漸漸被稱為「聖母」或「天上聖母」！

1625 年，鄭芝龍成為台海首領級人物，福建巡撫朱欽相開始派人招撫他，但隔年他還是掠奪金門、廈門等地。是

年，荷蘭人開始在新港社赤崁沿河地區建構普羅民遮城（他們決定將北線尾的商館遷往赤崁）。

1626年，清太宗即位。西班牙人由台灣東岸北上，佔據基隆、社寮島，並建「雞籠城」(Sansalvador)，設砲台、建教堂，與中、日通商。約此時期命名「三貂角(聖地牙哥)」。卡爾哈巴耳號船漂流到卑南海岸，船員等十多人遭原住民殺害。

1627年，明熹宗死了，思宗繼位，隔年改元崇禎。荷蘭在台灣的原奧倫治城堡改名為「熱蘭遮城(Zeelandia)，意即『神應讚美』」，並以磚石改建。荷蘭宣教師Georgius Candidius(1597-1647年)至新港(今之新市)學習新港語，並以羅馬字拼音，向原住民傳教。他記載新港平埔人的宗教觀及祭典儀式，是新港社等四大社群信仰的最早期的西方敘述。

1628年，鄭芝龍橫行台海，農7月却接受巡撫朱欽相的招安，向明廷投降，巡撫封他為「海防游擊」，坐鎮閩海，但他的主力部眾還留在台灣。另一方面，1625~1628年間，另有一股海寇由李魁奇所率領，他在鄭芝龍投降明廷後沒多久，就到台灣襲擊鄭芝龍的部眾，而鄭芝龍也想平定「海賊」來「建功」，故而藉機消滅李魁奇及其部眾，納入自己的勢力，《天妃顯聖錄》的「粧樓謝過」即記載李魁奇向媽祖懺悔的記事；《台灣外記》則記載李魁奇被鄭芝龍殺死且部眾被收編的過程。鄭芝龍與荷蘭在台長官彼得·努易滋(Pieter Nuyts)簽訂三年的貿易契約。而明朝內部陝西饑荒，高迎祥、李自成作亂。

1630年，鄭成功七歲，被鄭芝龍迎回福建南安縣安平鎮培養。荷蘭人的熱蘭遮城動工。

1631年，福建旱災，鄭芝龍招饑民萬人（一說三萬）移民台灣墾荒。此即民間流傳的「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的大規模移民。

1634年，荷蘭在台最重要的軍事基地熱蘭遮城竣工；並在魷港北方的「漁夫沙洲」設灰窯廠。

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後金」為「大清」，向明朝進攻，逼燕京。李自成掠奪陝西。台灣繼續壓迫原住民歸順，累積已達57社就撫，且荷蘭在台灣的蔗糖豐收，大量銷日本；荷蘭人在魷港興建非立辛根堡。

1637年，荷蘭宣教師G. Candidius撰成《台灣地誌》一書。

1638年，鄭成功15歲，試列高等。清兵打下明朝40餘城，佔領燕京。

1641年，荷蘭人成立平埔族地方會議。

1642年，荷蘭人將西班牙人趕出台灣。鄭成功娶妻董氏，年底生鄭經。鄭芝龍升為福建副總兵。

1644年，鄭成功在南京太學讀書，受教於錢謙益，錢氏為他命字為「大木」。李自成破京師，明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清攝政王多爾袞入北京。明福王即位南京。鄭芝龍受封為安南伯。清自瀋陽遷都北京，破李自成於山海關。清封吳三桂為平西王。

1645年，鄭成功由南京回福建。史可法殉死於揚州城

破。清兵入南京，下達薙髮令。明福王被清兵殺害。農6月，魯王監國於紹興；閏6月，唐王聿鍵於福州稱帝，改元隆武。農8月間，隆武帝知遇鄭成功，賜姓朱，名成功，又字明儼，號國姓爺。鄭成功母親田川氏由日本長崎去泉州。

1646年，隆武帝封鄭成功為忠孝伯，賜尚方寶劍，掛招討大將軍印。自此，不斷出兵征戰各地。農8月，清兵攻陷仙霞嶺，隆武帝奔汀州，被執，而後絕食死於福京。鄭芝龍降清，鄭成功哭諫不成。年底，清兵進入南安縣安平鎮，田川氏自盡，得年45。鄭成功悲憤不已，詣孔廟、焚儒服，誓師海上，背負勤王興明重任。桂王由榔稱帝於肇慶，蘇觀生亦擁立聿鏞於廣州，但清兵旋入廣州，聿鏞死。

1647年，鄭成功在南澳募兵數千人，據鼓浪嶼為反清復明根據地。7月攻海澄未得手；8月攻打泉州，先勝後退。海澄甘輝、南安施琅前來投入鄭成功陣營。是年，桂王即位於廣東肇慶，改年號為永曆（元年），但清兵旋陷肇慶，永曆帝逃往桂林之平樂，流離失所，後來再至桂林。

1648年，永曆帝一度軍威大振，號稱擁有七省之地且還駕肇慶。永曆帝封鄭成功為威遠侯，鄭成功從此奉永曆帝為正朔。鄭成功向日本乞兵不果。台灣荷蘭人在台南、麻豆設學校，教育平埔族。

1649年，永曆帝晉封鄭成功為「延平公」。鄭氏再於銅山募兵，多方戰鬥。

1650年，荷蘭人建築的普羅民遮城（赤崁樓）竣工。詔安萬禮（本名張要）從施琅招，率眾數千歸鄭成功。



▲ 筆者推測鄭芝龍、鄭成功的部眾必有許多人供奉準提菩薩(2012.10.15；澎湖媽宮北極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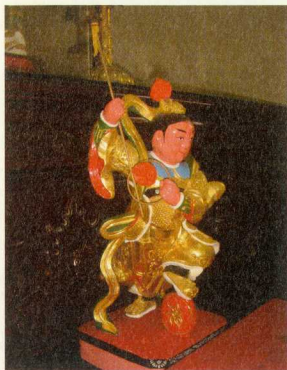
▲ 準提菩薩旁祀孫悟空(2012.10.15；澎湖媽宮北極殿)。



▲ 16世紀以降，封神榜成為閩南、台灣神明的創造依據；圖為太乙真人(2012.10.16；澎湖媽宮觀音亭)。

1651年，歸投鄭成功的施琅以軍令故，鄭欲殺施，施遁走。鄭殺施父、施弟；施琅投鄭成功麾下不過4年，又叛逃；清封施琅為水師提督。是年，沈光文至台灣。

1652年，鄭成功攻海澄、長泰、漳州等，戰況慘烈。台灣發生郭懷一事件。郭懷一是鄭芝龍留守在台灣的青英之一。原本鄭芝龍與荷蘭人的關係良好，1641年鄭芝龍的母親、太太生病，遠從台灣迎請 Philips Heijlman 醫師前往廈門治病，當時鄭家奉祀天主、聖母像、聖圖，家族還舉行隆重的彌撒。前述，鄭與荷蘭人貿易、代辦移民、簽約等。自從鄭歸明、降清之後，荷蘭人趁機消滅鄭留守在台灣的一部眾，從而爆發郭懷一抗荷事件。荷蘭人以原住民兵隊屠殺郭等部眾。戰事延續15天，最後在今台南佳里附近的嘔汪溪殲滅之（註：《諸羅縣志》記載：「……此地至今多鬼，昏黑則人不敢渡。」其時間誤植為1640年的庚辰，應是1652年的壬辰）；死亡人數有1,800、4,000，男4,000、女5,000等不同記載。郭的副將Louequa在安平被施以火刑，再遊街示眾。又，李岳勳（1972：228頁）視魷港媽祖即鄭芝龍、郭懷一時代，在台閩南人奉祀者，而且「自從荷蘭人剿滅郭懷一，而在該地建設青峯闕砲臺以後，蚊（魷）港媽就不興，俟鄭成功復臺以後，汛兵才迎祀，改稱『衙門媽』」；然而，李氏在《魷港媽祖》（1986：22頁）則說，荷蘭人在1636年於魷港建砲台，「應可視為荷蘭人與鄭芝龍在台灣問題上的象徵性事件」；「……扼守魷港，對於倒風內海加緊經濟上的支配，一面促致北方的笨港之發達，一面使倒風內海一帶的漢人，不勝稅負，與閩南相通又



▲ 太乙真人前方供奉的三太子
(2012.10.16；澎湖媽宮觀音亭)。



▲ 媽宮武聖廟的關公神像
(2012.10.16)。



▲ 1540 年代明世宗為了力保江山，推出關公信仰，此後而大行於民間；圖為「武聖廟」
(2012.10.16；澎湖媽宮)。

受阻，以致誘發了以郭懷一為首的漢人反荷大暴動，有五千多漢人被殺於佳里附近的嘔汪……」

1653年，鄭成功與清兵血戰於海澄，鄭軍勝。永曆帝晉升鄭為漳國公，封延平王。荷蘭人擴建普羅民遮城（赤崁樓）。鄭成功曾在海澄的湄州媽祖廟「就天姬宮起將臺，親登觀兵督戰」（《臺灣外記》）。

1654年，清廷先是封鄭芝龍為同安侯，招撫鄭成功，鄭世忠、鄭芝豹、鄭彩、鄭聯……皆降清，唯鄭成功反到底。鄭成功打漳州，劉國軒降鄭。年底，鄭打福州、興化等地，清廷再招撫，鄭不從，清廷怒，將鄭芝龍、鄭芝豹囚禁。

是年7月，福建福清出身的臨濟禪傳人隱元禪師逃離中國，赴日本長崎。德川幕府立即在京都附近的宇治，建「萬福寺」，請他傳授禪法，是黃檗宗的念佛禪。這個宗派在日本發展出533個寺院以上，自隱元至第13代都是中國僧所領導；14~21代由中國僧和日本僧輪流擔綱。22代以降因為沒有中國僧，始改由日僧嗣法。隱元當初自福建帶菜豆去日本播植，因而此豆在日本謂之「隱元豆」。李岳勳（1972）視隱元之亡命日本，乃福建禪由顯入隱的里程碑。此後，媽祖禪或信仰就被清廷徹底加以利用，「作（做）為剿滅福建人民族主義思想的精神武器」，且其對象就是台灣。

1655年，鄭成功部眾達72鎮，設六官分理庶政，並設儲賢館、育冑館，改中左所為思明州，迎魯王歸金門，禮待避地遺臣，同時持續征戰。鄭成功拜受延平王冊封；清再度招降鄭成功。

1656年，鄭將蘇茂於思明敗退，鄭斬蘇茂、罰黃梧，黃以海澄降清。清水師打思明，被鄭軍所敗。鄭北征閩安，逼近福州再退。鄭芝龍遣使勸降成功不克。鄭、清拉鋸。

鄭成功任用陳永華為參軍；鄭實施海禁，荷蘭貿易受阻。年底，揆一被任命為台灣長官。

1657年，鄭成功進攻福建各地。荷蘭派何斌至廈門向鄭成功請求開放海禁，願每年輸貢，鄭許之。

1658年，鄭成功擁兵17萬，約5萬習水戰、5萬習騎射、5萬習步擊。農2月，鄭挑選各提督壯勇為「親軍」（精銳隊伍），在廈門港修建「演武亭」，打造堅厚鐵盔、鐵鎧、兩臂、裙圍、鐵鞋等，又製鐵面，利箭無法穿透。只露出眼、耳、口、鼻，「粧畫五彩如鬼形，手執斬馬大刀，每人以二兵各執器械副之，專砍馬腳，臨陣有進無退，名曰鐵人。每人月給餉銀三兩，有功者擢為營將。令左虎衛陳魁統之。」

李岳勳（1972：299、300頁）認為，廈門「演武亭」是鄭成功一生事蹟記錄中，僅有的教育訓練機構，「乃是幫會傳說中的『金臺山明倫堂』的前身」，基於後來在台灣設立「明倫堂」的緣起，陳永華很可能即在廈門演武亭，擔任對敵諜報工作，相當於政戰部主任、國安局長之類的職責。

《台灣外記》記載，農7月2日鄭成功艦隊要北征爪州，先前往羊山時，遭遇狂風巨浪，折損四子、七子、八子及兵士數千人。鄭成功一開始拒絕向大道公所醫治的海中獨眼龍（神話）燒香獻紙，還放炮鳴金欲過羊山，果然發生龐大

船難，李岳勳(同書232、233頁)析論，獨眼龍、大道公等信仰，可代表福建儒道傳統思想或觀念的象徵，源起於漳州，具有與媽祖禪信仰對抗的傾向；漳州人奉祀大道公、泉州人奉祀媽祖，迄今，同一神桌上兩神不可並置。此事件可以是反清復明勢力的一次分裂的寓意。

此年內，鄭成功向日本求援兵，未果。

1659年，鄭成功大軍總進攻，兵圍南京，可惜失敗，甘輝、萬禮、潘庚鐘等十餘將領殉難，鄭退保金、廈，也修表派人去向永曆帝自請貶其王爵！永曆帝逃往緬甸，相當落魄。1658、1659年，大批漢人逃到台灣。

1660年，傳言鄭將征台，荷蘭人赴廈門與鄭修好、打探。巴達維亞派范德蘭(Jan van der Laan)率領12艘船隻及6百名士兵來台，並銜命若台灣沒事，回程則奪取澳門葡萄牙人的城堡，用以彌補派出這支艦隊的開銷。

1661年，范德蘭與揆一不合，2月率艦返回巴達維亞。鄭成功率大軍入澎湖，4月29日兩萬五千兵進攻台灣，4月30日清晨出現於台南外海，並輕易地完成登陸。此間，只發生一場在海上、二場在陸地的小戰役。鄭軍包圍普羅民遮城，截斷一切海陸交通，孤立熱蘭遮城。5月4日普羅民遮城投降。鄭成功改台灣為東都，設承天府(安平)、天興縣(嘉義)及萬年縣(鳳山)。

1662年，1月25日鄭軍發動最後進攻。1月27日荷蘭人議決投降。2月1日簽訂和約，2月9日荷蘭人退出台灣，終結在台38年的統治(1624-1662)。鄭成功得知鄭芝龍被殺、永

曆帝及太子被吳三桂絞殺、鄭經亂倫；農5月8日，鄭成功病死於安平熱蘭遮城，得年僅僅39。

鄭經整軍來台嗣立，改東都為東寧，縣改為州。鄭氏部將泉州人何積善、范文章等人，開墾八掌溪、急水溪之間的三角地帶鹽水港。

1663、1664年，鄭經舟師回廈門，再退守台灣。明宗室寧靖王等諸皇族來台。荷蘭人聯清欲合攻台灣，但後來遇颱風「夾板俱沉」。

清廷於1662年任命施琅為水師提督，專司征伐鄭經的任務，李岳勳(1972:234-236頁)評為：「這可以說是福建省的民族主義完全破產的一個象徵，也是福建倫理道德觀念的全面覆滅……施琅甘願以其小我，來放棄氣節，不但投降於滿清，而且負起征伐鄭氏，並為達成封侯的目的，不惜歪曲媽祖信仰之本義，這麼重大的罪責……」施琅犯鄭成功軍令，以致鄭下令要擒殺施，「……整個事件的經過，都是出自施琅主觀的判斷，是故，這件事可以視為施琅為要投效於清廷而預謀的一種苦肉之計。他以殺父弟之深仇和熟悉鄭成功機要的資本，去投效清廷……」1664年，清廷批准施聯合荷蘭揆一船艦攻打台灣，但揆一在舟山群島普陀山搗毀觀音等佛像，以致暴風雨，「海中突出鐵蓮花，將荷蘭所有夾板刺沉於海，死無餘類，今鐵蓮花遺跡尚存」。施琅與揆一聯手的條件是征伏鄭氏後，將台灣交給荷蘭人。「……當然施琅的戰略是要令荷蘭人負起先鋒，去首當鄭經海上的精銳，但若不幸取勝，吳三桂引狼入宅的故事就再出現於台灣……」

於私，施琅先犯軍令，引致鄭成功要殺他，然後施叛逃投清（中國的外來政權滿清）。敵人再派他回頭噬殺原主，他更謀以外力代他先攬鋒銳，但天不從人願，揆一被天候擊潰，施琅只得在泉州、海澄二港修造新船，延至 1665 年農 4 月 15 日出師，半夜抵達當時叫做清水墘的澎湖港，却遭遇烟霧四合、颶風大作，到天明，艦隊被吹得四散零落、潰不成軍。他只能報請清廷寬限。

而 1668 年間，施琅積極籌備進攻台灣，多次上疏開戰。清廷却調施至北京充任「內大臣」，除去他福建水師提督之職，直到 1681 年，台灣內部鬥爭、失却民心，施琅歷經 13 年的「留京察看」，才在姚啟聖的推薦下，再度領軍打台灣。

1681 年至 1683 年台灣淪陷的這段歷史，鄭成功、鄭經一門忠烈，經歷世紀大混亂、人性大傾軋，情節曲折詭變、高潮迭起，誠乃台灣史上最最「精彩無以倫比」的劇碼，發生了龐多驚天地、泣鬼神的節操典範，也滋生了繁多極盡醜陋、腐臭、敗德、令人髮指或作嘔的故事，却在往後 212 年清廷高壓統治下，漸次扭曲、蛻變與遺忘，形成台灣人夢魘或神魔競合的底胎，幸虧，有了陳永華約 20 年的經略，保全台灣魂魄性靈於不墜，但只能潛伏地下草根，極盡委曲與弱勢，卻不時綻放人性的芬芳。

對照 1990 年代迄今的台灣，得無令人捶胸扼腕、七孔噴血？！

1665 年，農 7 月，鄭經的勇衛黃安死去，8 月，鄭經以

諮議參軍陳永華為勇衛(兵權)，陳永華展開系列政治、財經、外貿、內政等等措施，並屯墾各地，竭盡全力輔經，生聚教訓。台灣建聖廟、設學校。

1667年，清遣總兵孔元章招撫鄭經；1669年，清刑部大臣明珠招撫鄭經，數度商談，鄭經的條件是「照朝鮮事例」，破局；1677年清康親王傑書招撫鄭經，不從；二度招撫；1678年姚啟聖與賴塔招撫鄭經，議不成；1679年，清康親王傑書再度招撫不果；1680年，清貝子賴塔又書招撫鄭經，以海澄為互市公所，姚啟聖反對，議不成。

1674年，鄭經「反攻大陸」抵廈門、泉州；鄭經與耿精忠衝突，吳三桂派人調解。

1675年，鄭軍進攻潮州、漳州。

1677年，鄭經以4年征戰之地，又因叛變等，再度失利、放棄。

1678年，吳三桂於衡州稱帝，旋死。鄭經、劉國軒征戰，先盛後衰。清廷以姚啟聖督閩。

1679年，姚啟聖在漳州衛設「修來館」，收買鄭經叛將及兵民。鄭經依陳永華建議，以鄭克塽在台灣「監國」，台灣安定。

1680年，清將萬正色攻廈門，由敗轉勝。鄭經毀演武亭，退回台灣。台灣內鬥，馮錫范與劉國軒連手，騙得陳永華兵權。記錄上說：「七月永華悒悒以終，戶官楊英亦卒。」

1681年，鄭經病、死，得年40，在位19年。監國鄭克

壑被馮錫范、諸叔聯手謀殺。鄭經次子鄭克塽繼位，年僅 12。鄭成功原配董氏死。姚啟聖聞鄭經死，請兵攻臺，清廷派施琅為水師提督。

1683 年，施琅與劉國軒交戰，劉敗回台灣；台灣當局無條件投降。鄭成功攻打台灣整整打了 10 個月；清廷取台灣不過短短幾天！

1684 年，清廷在台灣設一府三縣；施琅以寧靖王故宅改建為天妃宮。

1700 年，清康熙下詔，將鄭成功、鄭經遺骸「歸葬」南安。

1875 年，清光緒帝追諡鄭成功忠節，台灣出現延平郡王祠。

宗教心理與政戰 2.4

從上引述台灣黎明前後的極簡化史略，隱約可知，台灣之走進所謂的歷史舞台，本質上是國際自由海權聯盟，對抗中國專制鎖國世界的軌跡。從元代以降到鄭氏王朝，台灣或中國史料上的倭寇、海盜，基本上是以閩南海上健兒為主體。鄭成功是閩南、日本的混血兒，以母系剛烈的特性及幼教，孕育他忠貞倫理的生性，以致七歲以後的國族、民族主義教育，形塑他一生守節不二的靈魂，從而延展明祚 20

年，而鄭經除了秉承父志嗣位，再延明幟 20 年之外，其實早在 1669 年或之前，已產生相當於「台灣獨立」、「半獨立」的「照朝鮮事例」的思惟或策略。

事實上不只鄭經，鄭成功在世時亦持如此想法。1667 年初，河南出身的總兵孔元章在北京陳情，願往台灣招撫，清廷准其前往福建，會同地方首長進行招撫，5 月，孔元章來到台灣，鄭經厚待孔，且向他直說：「台灣遠在海外，非中國版圖，先王在日，亦只差薙髮二字，若照朝鮮事例則可。」（《台灣外記》）李岳勳（1972：238 頁）解析：「清廷強迫薙髮、胡服的政令，曾在保種攘夷思想甚為旺盛的江南地方，遭遇到猛烈的反抗……」天主教的宣教師曾記載，例如紹興一帶的平民，在明廷敗退時漠不關心，但薙髮令一下達，他們却自動拿起武器，虎豹般冒死一搏；「……這並不是單只頭髮的問題，因為頭髮在這時候是民族傳統的象徵，而照朝鮮免於薙髮的事例，即意味到此一民族傳統在本非中國版圖的台灣維持其獨立性，換言之，鄭成功、鄭經是要以一個獨立或完全自治的台灣，去和大陸新政權相對，而做為屬國去朝貢即在所不計，這個原則，是鄭氏三代始終未曾動搖的重要主張，但是這個強硬的主張，却給武力征伐論者施琅以發動干戈的藉口，康熙六年（1667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所題的『邊患宜靖疏』，就是他的武力征伐論的文獻上的序章。做為一個進貢的小國而獨立才對，或者是做為滿清制霸的奴隸才對，這個史觀觀點的判斷，這是台灣人迄今一貫忽略過來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假使所謂民族的傳統是那麼寶貴，那

麼重要的遺產，朝鮮和日本的存在，使我們不得不想到假如沒有這兩個國家的存立，那麼恐怕今日中國人要尋找活着的『中華文化』，就必定是沒有可能的了。」準此觀點，「鄭氏三代所堅持的最高原則，在保續民族傳統此一原則，毋寧說是不得已中最好的選擇……」

請注意，上述所稱的「今日」，是1972年該書發表之前，約介於1960-1971年間，台灣處於極權白色恐怖的黑暗時代啊！李岳勳先生之所以沒有變成政治犯，或未走進政治黑牢，最根本的原因，我認為是統治當局及其鷹爪走狗看不懂《禪在台灣——媽祖與王爺信仰之宗教哲學及歷史的研究》一書，以及李前輩全書的障眼法或隱性文化的手法之所致，加上他不斷強調要「復返中國」、「靈性中國」，更何況他也斷續強調他是福建人、中國人。但他在該書第一章甚至白得露骨地說：「所謂『中國』，並不是常識上的國家，亦即不是一般所說具有國界、人民、主權或其他各種條件的現象世界中的一個國家的名稱。這個『中國』是以『無限』為國境，並以『完全』和『圓滿』為實質，只要人類能夠以其意識去意識，就能將其無限完全圓滿的實質，按其所意識得到的有限的程度搬出於這個有限的現象世界……」

李前輩的這些話莫說半世紀前的抓耙子看不懂，現在的(21世紀)台灣佛教世界又有多少人窺得進底蘊？事實上李氏的「中國」、「靈性中國」，大約相當於「禪悟」、「涅槃」、「大圓鏡智」、「觀音佛祖」、「禪除後的三太子」等等某種「術語」，以筆者的話來說，約是充分主體的覺

悟、自力聖道的覺悟，完全無關於政治上的「中國」。

說白一些，見佛殺佛，還怕說「台獨」、「藏獨」、「民族自決」……?! 以現在白話來說，只要得以參透、覺悟主體靈性，台灣要獨立，難不成還需要什麼狗屁理論、民族意識?! 台灣人要獨立叫做「數典忘祖」，則美國人徹底是大英帝國的背德者，是超級大叛徒，是人人得而誅之的逆賊?! 世界所有國家都是非洲原始人種的逆賊?!

由於台灣四百年殆即外來政權統治史，留得下來的「史實」，幾乎全部都是恐怖文字獄、專制強權指導下，綿密的逆滲透過濾之後的殘障史，不可能只憑藉這些「文字」，而能拼湊還原「史實」。我之所以激賞李岳勳前輩，在於他獨具慧眼，得以在滿天星海中，突出一輪明月；在文字海障礙中，提鍊出實相的拼圖，他直接由隱性文化代表的宗教神話、寓意裏解讀。如同走進武俠小說裏藏寶的陵寢古墓，得突破重重機關、陷阱，拆解逃避專制強權的層層設限、殺伐下，精心設計的謎語，始能窺得底蘊、奧義。

簡單地說，四百年台灣史或自宋代以降的中國史，為通過所有外來或專制政權追殺、查緝，一批批有識之士、民間菁英，在宗教神話、小說俚語中，暗藏民族意識、革命思潮、史實傳遞、法脈傳承、真正民意、道德良知或特定目的與意涵，且或藉助口頭歷史、暗語傳播，而依台灣史特徵或模式，筆者定義為隱性文化（陳玉峯，2012b：219-233 頁）。而李岳勳（1972；1986）即析破台灣最最曲折離奇、幽冥深藏的媽祖暨王爺信仰或神話的蛻變及涵義，直揭這套躲藏技巧及最重要

的心理學原理，乃禪宗觀音法理的主體與應現（陳玉峯，2012a；244-354 頁），從而教化出台灣人的「無功用行」、「水牯牛精神」等。

儘管台灣人數百年來「柔順不爭」、「奴性畢露」，從流布迄今的一、二萬間寺廟、宮、壇、祠、西方宗教場域檢視，有如過江之鯽的清代官吏人物得以成神者寥寥無幾，而短短 2、30 年的鄭氏王朝却留下龐多神明，包括依同等價值系統所引進的外來神等等，更且，愈是沒受人文或文化化染著的草根基層，愈是能以身體力行，彰顯這套價值觀，甚至於全面影響台灣人民族或族群性格。

同樣的價值系統與性格，容或是「缺點」的面向，即令是表現在現今國際化的企業場合，正如鄒開蓮 (2012) 所描述的：「……台灣人圓融含蓄、不直接說『不』的文化，往往造成決策過度妥協……也常讓簡單的事變複雜……；不懂得主動表達和捍衛自己的想法；追求和諧的工作關係，以及長期處在舒適圈的結果，除影響領導力的發展，更顯得自我追求成就和企圖心的不足；……台灣人相對缺乏國際觀，對世界其他市場發生的事物，似乎較不關心……」在在屬於數百年隱性文化的表徵，也是三百餘年來，台灣人從自覺的淪亡，走向他力主義下的性格發展。

而本章重點，在於改寫李岳勳 (1972) 之解讀媽祖信仰的宗教語言的一小部分，側說台灣黎明史中，政客強權如何操控民心向背，如何在民智低下的時代裏，利用宗教達成其私慾目的，但草根淳樸的「台灣人」，又如何在全全面弱勢中，保

存、傳承其價值典範於不墜（容後闡發）？故而本節交代明、清的媽祖或宗教戰爭。

1. 媽祖信仰的解構

想要瞭解或理解支配台灣人信仰及價值系統的中樞——媽祖教的人，最好逕自閱讀李岳勳（1972 及 1986）的《禪在台灣——媽祖與王爺信仰之宗教哲學及歷史的研究》及《魍港媽祖》二書，後書可視為前者的簡化版或註解。在此，我只簡錄其結論。

A. 媽祖信仰的文獻，目前已知最早版本為明朝初期的《顯聖錄》；其次即 17 世紀末（康熙年間）的《天妃顯聖錄》；以及，由此而增、刪而來的版本如《昭應錄》、《顯應錄》、《天后志》、《述異記》、《天上聖母源流因果》等等。

B. 媽祖神話的始源作者未知，猜測約是岳飛之前的李綱（宋對金的主戰派首腦之一）。

C. 為什麼必須創造媽祖神話？

北宋末年，宋仁宗、宋徽宗篤信、狂信道教，宋徽宗於 1119 年初，詔令天下：「佛刹改為道教的宮觀，釋迦佛改為釋迦天尊，菩薩改稱大士，僧侶名之為德士。」1121 年農 3 月更下令：「詔改佛號為大覺真仙，餘為仙人道士，僧為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以寺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士，尼為女德。」閩南的禪僧為了維護禪宗命脈，將其信仰，依道教形式，裝扮成政治命令下的民俗信仰形態，暗中將禪

的法燈包裹在深層。也就是將觀音（馬祖道一）扮成「媽祖女神」，於 1122 年重新取得政府的許可執照，且形成民間信仰之後，就未曾脫下道冠、道袍。

又，就佛教、佛法上的法理即觀音，方法論來自《法華經》及《楞嚴經》，因為，神佛本無形而應物現形。本體為觀音，應現為媽祖女神；就人事上的法脈而言，媽祖女神正是如假包換的馬祖道一禪師，且是由閩南禪師系列相傳所弘揚。

D. 相對較完整版的媽祖文獻是《天妃顯聖錄》。撇開政治性詔書、禮典、誥文等，該書主結構為宗教的淵源與方法論，以及其信仰的歷史演變，或歷代媽祖顯聖的神話故事。

a. 「天妃誕降本傳」虛杜出來的人物，基本上影射的是馬祖道一、龐蘊、靈照女等，甚至也有印度的維摩詰、舍利弗等。而終極背景即觀音，媽祖女神即應現觀音。

b. 媽祖在世時的事蹟由「窺井得符」到「湄山飛昇」等十六則，正是要達成宗教經驗的方法論，以禪宗為原形，藉道教形式來表達。

c. 媽祖信仰變遷史反映的是，閩南人在朝廷的勢力消長，閩南人得勢則神話多，反之則少或無。

E. 馬祖禪或媽祖女神信仰是南宋以降，閩南人的核心價值系統代表，更是凝聚民心向背或閩南人的團結中心。

F. 元朝、明朝、清朝的統治霸權，皆以籠絡媽祖來鞏固統治或收攬民心。

G. 清代的媽祖信仰文字史，幾乎都是由清廷官吏所杜

撰，且全部是關於台灣問題的情節。它起始於清官摸清閩南子民以媽祖為信仰、凝聚、團結中心之後，配合軍事行動，在萬正色攻陷廈門，鄭經撤回台灣之際，以「清朝助順加封」的顯聖事蹟開始寫出。時間為 1680 年 2 月 19 日。

H. 終之有清一代，從萬正色、姚啟聖到施琅的徹底利用媽祖，廣建媽祖廟，乃至台灣不斷發生民族革命，較大的如朱一貴、林爽文、陳周全、蔡牽、張丙、戴潮春等等，導致清官不斷地懷柔媽祖、賜匾加封等等，變成國家祭典行列，但也逼出媽祖廟分裂成兩陣營，一是財大氣粗、橫掃全台的清官媽祖；另一是絕對弱勢、隱入地下的民間媽祖，最典型者殆如魷港媽祖等。

I. 媽祖被清廷收編後，台灣政戰靈魂人物陳永華「假死」，發展洪門天地會及延展諸多幫會，執行地下組織之反清戰鬥。及至清朝中葉，蛻變為台灣的王爺信仰。

J. 台灣的宗教信仰可視其廟宇、信徒分佈的狀況，愈廣愈大者，愈與鄭成功開台有關。王爺信仰正是台灣民族革命運動的象徵，也是明朝亡國史的產物；媽祖信仰之媽祖本傳，則是南宋亡國史所造就的歷史公案。台灣的宗教信仰、台灣人屬靈或價值系統的中樞，殆即國難、教難的產品，更是忠奸、是非、道義、節操、良知、勇氣，被極其扭曲、污辱、隱晦、殘賤的精神突變史。

K. 媽祖文獻之不同版本，適可反映編輯者對明清民族大義的態度，例如北港朝天宮所典藏的《昭應錄》（註：1750 年刊行），刪除了跟施琅有關的神話，保留姚啟聖的一則「托夢護

舟」，暗寓北港媽祖廟曾在某段時間內的反清思潮。

為說明清官如何利用媽祖征服台灣，且彼此如何鬥爭，茲舉《天妃顯聖錄》幾則神話故事說明之。

2. 鄭氏王朝覆滅之際的宗教政戰舉例

康熙攻打台灣所派遣的主要人物是姚啟聖與施琅。姚啟聖的策略是想藉軍事的背景，逼迫台灣按照朝鮮事例稱臣，餘無苛求，故屬鴿派；而施琅自始至終，要以武力掃蕩台灣，以報鄭成功殺其父弟之仇，徹底是鷹派。兩人在對台戰略、戰術不同。1682年農2月，施密向清廷上疏，說姚不懂海戰，事權不統一，難竟收台，請清廷頒他「征剿」台灣命令，但康熙並不依他。施琅在鬱卒之際，開始模仿姚啟聖以媽祖招攬福建民心的伎倆，也製造媽祖在幫他顯聖的神話。這系列神話即《天妃顯聖錄》書中的「湧泉給師」、「師泉井記」及「燈光引護舟人」等。

所謂「湧泉給師」的神話是說，1682年農10月，施琅大軍屯駐於福建外海南日島西邊的平海。平海欠缺淡水，只有當地一間媽祖廟口有一口小井，旱季時水井也會枯竭。施的幾萬兵士眼看著快渴死了，就靠施琅拜了一下，泉水在媽祖神力引導下澎湃冒出，「千萬軍取用不竭」，施遂刻石命名為「師泉井」，還寫了一篇「師泉井記」（1692年農11月）。

施先製造「湧泉給師」的「神蹟」，再寫「師泉井記」，假借神意，意欲對台行使武力，也打擊姚啟聖的招

撫諭。清廷對施奏的批示是：「進剿海逆，關係緊要，著該督、提等同心協力；……若有可行機會，提督施琅等應遵前旨，統伊所派船兵，毋失機會而行可也。」換句話說，清廷雖要姚、施合作，但出兵權已授予施琅。施、姚在平定台灣爭功的機先上，姚已去掉了兵事權，姚只好祕密派遣黃朝用前往台灣，要台灣趕快「不削髮，只稱臣納貢，照高麗朝鮮事例」被招撫，但台灣方面遲疑不決，施琅則急著出兵打澎湖，奈何北風吹散施師而無法出兵。兩人爭先的機會又被擱置下來。於是，施琅又創造媽祖在大風浪中顯靈，以燈光引導船隊平安抵湄州澳，因而施琅在 1683 年農正月初四，到湄州媽祖廟去致謝，還興建梳粧樓、朝天閣報答媽祖。此即「燈光引護舟人」的內容。

「師泉井記」透露施琅領帥的軍隊人數是「三萬有餘」。

姚啟聖本來早就透過對湄州媽祖廟招撫福建民心很成功，現在被施琅的奇蹟製造及閣樓翻修搶走了風頭，因而隨後他也「起蓋鐘鼓樓及山門」競媚。他們利用民間宗教信仰佐政的功夫下得很深。

1683 年農 6 月 13 日，姚的招撫台灣工作毫無進展，被迫同意施在銅山出師。隔天施琅直指澎湖，16~22 日海戰，劉國軒敗退台灣，施琅搶攻拔得頭籌，飛報清廷「飛報大捷疏」。康熙大喜，脫下身上穿的衣服賞賜，封施琅為「靖海將軍，晉封靖海侯，世襲罔替」。

6 月 24 日劉國軒等逃回台灣，台灣兵民人心惶惶。黃良

驥、洪邦柱等人主張棄台攻取呂宋，另立基業。當時台灣對呂宋狀況的瞭解，大體可掌握成功率。然而，鄭氏王朝駐守在淡水的將領何祐，一聽到澎湖兵敗，馬上祕密派遣兒子何士隆前往澎湖投降；台南諸將領聽聞要棄台赴呂宋，軍心渙散、謠言四起，說是要搶劫民財作鳥獸散，搞得民心瓦解。劉國軒、馮錫范等誤國高層舉棋不定，最後，夥同年幼的鄭克塽選擇投降求撫，劉國軒還派兵監視鄭氏家族，「恐其漏脫遺禍」！投降書是由劉國軒命令鄭德瀟撰寫的。

隔月是 1683 年農曆閏 6 月。鄭氏王朝第一次的投降書所謂「求撫」的內容是「求准削髮稱臣，仍居台灣」，閏 6 月初 8 送到澎湖施琅手中，施琅這時已志得意滿，那裏還肯跟你談條件。他告訴遞降表的鄭平英、林維榮說：如果在澎湖戰役沒打之前你們來投降，我會會同姚總督等向朝廷奏請，但你們現在敗了才來，不是真心的，你們的主子若有真心，應該叫劉國軒、馮錫范捧著台灣版圖等文書印信前來投降、候旨定奪，再講什麼條件，我還是照打不誤！於是，將鄭、林二位使者交送給總督和巡撫，另派人向台灣下達最後通牒，同時，向清廷呈上「寶書求撫疏」。

姚啟聖接到台灣求撫的使者，可能認為他的「主撫論」雖已輸給了施琅的勝仗，但也沒有全敗，因而急著要接受台灣的求撫，希望台灣依據朝鮮的方式投降就好，因此，派人送咨文去給澎湖的施琅，也將他所屬的軍隊、船艦召回，另急派使者前往台灣。不幸的是，要去台灣的船隻因為天風強大，無法出海，再度輸給鷹派前線的施琅。

姚啟聖在競爭失利之下，將心思託附媽祖，舉行一次盛大的祭典，且向福建宣佈台灣已就撫，此即《天妃顯聖錄》中的「大闢宮殿」及「總督祈禱疏文」。這兩則記錄透露，姚啟聖心目中的理想——讓台灣人不必要削髮，且依朝鮮事例自治，已屆破滅之際，祈禱媽祖就台灣是否全部降清、依朝鮮事例，或抵抗到底，拜請媽祖就該三者決定！

此間，鄭氏王朝第一次乞降的部分使者，奉施琅命令回到台灣後，台灣局勢更加混亂。農7月5日，在劉國軒的逼迫下，鄭克塽決定無條件投降，乃於鬼月11日，派遣馮錫范的弟弟馮錫韓、劉國軒的弟弟劉國昌等一行人，前往澎湖呈遞降書（註：中元節7月15日抵達澎湖，向施琅呈書）。

這份投降書極盡屈辱、無品，特附於下：

「延平王佩帶招討大將軍印臣鄭克塽謹奏：為舉國內附、仰冀聖恩事。竊臣生自海邦，稚懵無識，謬繼創垂之緒，有乖傾向之誠。邇者樓船西來，旌旗東指，篲壺爰迎於周旅，干羽煩舞於虞階。自省重愆，誠為莫贖。然思皇靈之赫濯，信知天命有攸歸。逆者亡、順者昌，乃覆載待物之廣大；貳而討、服而舍，諒聖王與人之甚寬。用遵往時之成命，爰邀此日之殊恩；冀守宗祧以勿失，永作屏翰於東方。業有降表具奏外，及接提督臣施琅來書，以復居故土，不敢主張。臣思既傾心而向化，何難納土以輸誠。慈特繕具表章，並延平王印一顆、冊一副，及武平侯臣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臣馮錫范印一顆，敬遣副使劉國昌、馮錫韓齊赴軍前，繳奏版圖。遵海而南，永息波濤之驚；普天之下，均

沾雨露之濡。實聖德之漸被無方，斯遐區之襁負恐後。獨念臣全家骨肉，強半孺呱；本係南人，不諳北土。合無乞就近閩地方，撥賜田莊、廬屋，俾免流移之仁，且獲養贍之資，則蒙高厚之生成，當誓丹青以啣結。至於明室宗親，格外優待；通邦士庶，軫念綏柔；文武諸官，功恩遷擢；前附將領，一體垂仁。夙昔結怨，盡與捐除；籍沒產業；俱行賜復。尤當廣推寬大之仁，明布維新之令。使夫羣情允愜，共鼓舞於春風；萬里熙恬，同泳游於化日。斯誠微臣無厭之請，邀望朝廷不次之恩者也。為此激切具本奏聞，伏候勅旨。」

換句話說，清朝取得台灣的實際戰事只不過在澎湖海戰一個星期，台灣方面就全盤棄守，說明了鄭氏王朝在權奸玩弄下，亡台在台！鄭成功一生崇高的民族意識、倫理道德表面上盡付東流。然而，就在鄭氏遞出降表的農7月11日，建府於赤崁樓旁的寧靖王朱術桂，仍然選擇節操，跟五個太太懸樑自盡，為明室及鄭氏王朝留下最後的一筆忠烈。自此，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及高風亮節的靈魂，只能潛蛰於宗教信仰、隱性文化及地下組織或幫會等。

寧靖王朱術桂，明宣宗九世孫，原來被分封在荊州，因逃避張獻忠之亂，進入福建、依附鄭成功。後來跟隨鄭經到台灣。當他知道鄭克塽決定投降後，將所有產業贈送給他的耕佃戶、從僕等，自己住的寧靖王府則送給比丘供佛。他的原配羅氏早逝，而有二妃、三婢相伴，即袁氏、蔡氏及荷姑、梅姊、秀姑五人。朱術桂要她們五人各自找人依附去，

但袁氏、蔡氏力表盡節，另三人也不願再服事他人。於是，備好新衣、六副棺材，在農7月11日乞降表走出鹿耳門時，六人沐浴更衣、設席環坐歡飲。五姬要求先死，飲後五人立即自縊。朱術桂為她們放下、收殮，留一空棺等待自己。他冠服乘轎去向鄭克塽等人告別，再跟左鄰右舍辭行。然後回府大開門戶，要求比丘守候，自己北向叩首列祖列宗，再向東拜謝父母，留下遺書：「……艱辛避海外，總為幾莖髮，於今事已畢，祖宗應容納。」書畢，鄭克塽等都來了，朱向他們作揖道謝：「有勞相送。」然後從容「投環，顏色如故，雖死猶生」。他享年62歲。（江日昇《台灣外記》）

寧靖王府後來被施琅改設(大)天后宮，前祀媽祖，後奉佛祖，旁祠王護法。留下讓台灣靈魂足以精神分裂的廟宇！

鄭克塽二度求降的使節馮錫韓、劉國昌等一行人，於農7月15日抵澎湖謁見施琅。隔天，施派他的侍衛吳啟爵等人前往台灣，農7月19日抵台南，命令鄭克塽在各通道貼出施琅的「告示」，要求兵民立即遵照滿清制度削髮，同時，取走鄭氏代表權位的印信等。施的告示如下：

「為安撫輸誠文武官員兵民以廣聖恩事。照得聖朝定鼎以來，法素從寬，恩恒惟厚；撫順剿逆，區宇咸寧。台灣未靖，本提督奉旨專征，蓋欲拯絕島之生靈，俾海疆於奠安。茲偽延平王及武平侯識天意之有在，樂皇仁之無偏，遣協理兵工二官，副使二員，齎具表章勅印前來歸命；土地人民，悉入版圖。本提督體朝廷好生之德，念至誠求撫之心，現為題請：仰邀浩蕩洪慈，安輯咸宜，合就曉諭。為此示仰臺灣

地方軍兵士庶等知悉：示到，各兵民立即削髮，本提督刻日親臨安插，軍紀素嚴，秋毫無犯。今既革心歸誠，官則不失爵秩之界，民則皆獲綏輯之安。兵丁入伍歸農，聽從其便；各自安心樂業，無事徬徨驚心。俞旨下頒，新恩遍及，本提督言出金石，決不爾負。須至示者。」

就在 1683 年農 7 月 19 日（陽 9 月 9 日）開始，台灣淪為滿清長達 212 年的統治。

而姚啟聖所派遣來台的使者鄭瑞昇等人，抵達台灣時恰好是貼出告示的隔天，想要讓台灣免於削髮，且依朝鮮事例存續的姚啟聖用心全盤盡輸，鷹派大獲全勝。《天妃顯聖錄》的「托夢護舟」，暗喻台灣這艘斷舵船將溺斃，幸虧水仙出來護舟，媽祖降靈保護。保護什麼呢？當然是鄭成功東都建國的精神、民族意識與人倫節操，以及屬靈的不可說。

而自此寫下歷史定位的施琅當然享盡榮華富貴、滿門世代均沾，直到乾隆 2 年（1737）開始遭到物議。

施琅必然不見諒於民族史觀的史家及人民，歷來被咒罵的語辭自是罄竹難書。施在 1683 年農 8 月 11 日率舟師從澎湖出發，13 日才到台南，他的船隊由於不熟悉鹿耳門水道，船團擱淺或互撞，損失了十幾艘。農 8 月 18 日這天，鄭克塽等原領導群全數削髮。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22 日，施琅「又厚顏無恥地前往延平郡王祠致祭」（李岳勳，1972，267 頁）。施於是年農 11 月 22 日班師回澎湖，27 日回廈門；農 12 月 1 日抵福州，與諸大官商討台灣的「棄留」問題。

對照四百年台灣被統治史，像鄭成功乃至隱性文化的王

爺，形成台灣常民世世代代永遠敬拜、懷念的神明，奠定212年台灣歷史命運的施琅有多少台灣人參拜、供奉？

2012年10月15日我在澎湖媽宮參訪被勘訂為國家三級古蹟的「施公祠」，該小祠堂建於道光15年(1835)。施琅的神像是紅臉，其神像後面，居高位的是媽祖神像，施及其家族神像前面則是三太子；左右兩側置七爺、八爺。從神像形制看來，施琅神格等同王爺。很有意思的是前三太子、後媽祖。唉！生前死後終歸禪門觀音佛祖矣！施公祠的門聯：「施門心路史家論；公廟威儀菊島瞻。」是我參訪過台灣千、百廟宇中，唯一帶有閃爍雜音的祠堂。



▲ 澎湖媽宮「施公祠」，修建於2003年(2012.10.15)。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康熙年間）的《天妃顯聖錄》的媽祖聖蹟，最後兩則即「澎湖神助得捷」及「琉球陰護冊史」。前者記載的是施琅在攻打澎湖時，「平海人入天妃宮（註：今之澎湖媽宮天后宮），咸見天妃衣袍透濕，其左右二神將兩手起泡，觀者如市。及報是日澎湖得捷，方知此時即神靈陰中默助之功……」也就是說，媽祖幫清朝施琅打仗，拚得全身沾染海水或汗水，千里眼、順風耳打到兩手起水泡！此等編杜神話、假借神明惑民輔佐政治企圖的手法，未免也太粗糙。然而，却是當時打下台灣最有效的心理戰；後者即清廷安撫、冊封琉球官吏的記載，代表清廷要斷掉台灣的周邊助力或對東南海域的維安等，皆得到媽祖的庇護。

中國的外來政權滿清，為消滅明朝最後的精神堡壘台灣，攻打台灣的諸主帥競相利用媽祖，更且，在左營萬丹港上岸後，捧著媽祖神像，霸佔玄天上帝的大廟，將玄天上帝神像移位，由媽祖代替，同時毀掉石碑、廟史



▲ 施琅神像，後方為媽祖（2012.10.15；媽宮施公祠）。



▲ 施琅神像前為三太子，後為媽祖 (2012.10.15；媽宮施公祠)。

(陳玉峯，2011，興隆淨寺(一)：1895年之前)，或說朝代變遷，人鬥而後神鬥，硬使媽祖霸凌玄天上帝！

現今所見的媽祖「聖蹟」記載，約從北宋到1684年，代表清統文字獄下所能准許的文字記錄，却也隱藏諸多隱性文化，暗中傳承台灣精神、人格與節操。李岳勳前輩敘述：「東寧國滅，台灣歸清，歷史上的此一遞變，在媽祖信仰史而言，是自清廷對媽祖的尊崇優遇開始，而當清廷此一尊從優遇達到尖峯狀態時達成。是故，台灣之歸清，其反

面即是清廷歸順媽祖，而這也是歷史現象一個充分微妙的實例……」而我個人觀察後假定，反清與助清（或被迫助清）外在的跡象，反映之一，在千里眼與順風耳的紅色與藍色的對調。現今，傳承反清的紅臉千里眼、藍臉順風耳，似乎只在北港朝天宮還保留此原制。

自從媽祖的民族意識、人倫情操，被清官萬正色、姚啟聖及施琅等，透過專制強權、高壓迫害而強制扭曲之後，民族大義、是非良知與人格情操，便流入地下化的幫會，且在



► 施公祠旁祀七爺
(2012.10.15；媽宮)。

清朝中葉以降，以王爺信仰的外殼，繼續傳承。為了掩護王爺信仰真正寓含的精神、身分及教化內涵，禪宗觀音法理之以本體觀音（觀音佛祖）及應現觀音（可以是媽祖、王爺、城隍、萬般神明，只要可以見容於強權、時代



▲ 施公祠旁祀八爺 (2012.10.15；媽宮)。

或政治的正確性)的模式，很適合在台灣這種外來政權更替頻繁的國家發展。但為了掩護精神、性靈、節操及原旨，不得不創造出一系列障眼法，於是王爺是什麼 360 進士、瘟神、萬教雜宗、怪力亂神等等，任憑君杜。

簡要地說，媽祖《天妃誕降本傳》是南宋亡國史上，禪師為保全法脈，所創造出的歷史公案、神話與隱性文化；媽祖《天妃顯聖錄》則匯集清代暨之前的隱性故事，並寓含甚多幽微的內涵；王爺信仰則是明朝亡國史中，陳永華所設置，預留台灣法脈傳承的民族革命的洪門天地會等等的掩護機制，在歷來有智慧的台灣菁英設計下，最後以雜姓王爺的神明留存台灣，並形成台灣宗教信仰真正的主流。三太子、媽祖、觀音佛祖，在在可以佐證王爺的底蘊。這就是台灣「萬教歸一宗」——觀音的底蘊。

筆者撰寫本章之際，不時想起現今的統獨混戰。中國師承清朝三百數十年前的故技，全面懷柔台灣宗教界，更以多如牛毛的途徑，鋪天蓋地買下台灣，龐多政商遠比施琅醜陋億萬倍地投懷送抱，KMT 共產黨化、民進黨 KMT 化，絕大部分傳媒分分秒秒吃喝玩樂、腥膻下流，一片歌舞昇平！較之宋元鼎革、明清易幟的時代如何？！而媽祖、王爺本質，精義的自力聖道，自覺覺他的法理法脈於今安在？還是永遠會有一股草根力量的崛起吧！



急水溪的傳奇 3

赤峯頭上有一人；
山雲隱藏至於今。

六甲龍湖巖外入口對聯

三十多年來我一直在宣說台灣自然史、自然資源開拓史，此間，我推崇台灣兩大政治家，即鄭氏王朝的陳永華及日治前期的後藤新平，那是從史料角度，理解他們在格局、遠見與智慧面向的深廣度，從而下達的由衷肯定，其理性判斷的成分居多，却從未以情境、人格方面去揣摩與體會。

2007年，完成台灣自然史台灣植被誌的撰寫之後，我選擇割捨一切，包括辭退教職等，投入台灣宗教哲思的學習，也逐漸側重直覺、意念、靈性的體悟。我訪談三教九流，感懷任何境遇下常民的滄桑。不能否認我也在追尋這片大地上某種歷史的真相，但，歷史有真相嗎？不，我只是在揣摩古人的某種心情或心音，探索著台灣的前世與今生。

2012年10月4日，終於首度前往陳永華參軍的衣冠塚憑弔，我在墓前墓後徘徊了個把時辰，拍攝各種角度或觀想



▲ 穿越二高 325.294K 隧道，即往陳永華墳墓 (2012.10.4)。

他為什麼選定如是風水落土。坦白說，鉅細靡遺的影像拍得夠詳盡，但就是拍不出「他的心情」。以致於 9 天後，我特地另由二高北上，在 325.4~325.5K 停路肩，俯瞰被林木掩蔽下依稀的墓園，而引來先後二部禿鷹車（註：拖吊車）探問、一部警車朝我按喇叭，且頻繁高速穿梭而過的車陣委實驚險萬狀。我只是想要感受大約 330-350 多年前，陳永華眺望尖山、鼓山之際的心情。這類的追溯，不顧一切地試圖逼近某種靈悟的現象，有點像是起乩，也如同候鳥遷徙的磁房、鮭魚逆游的意志，或是長鯨繞航半個地球的力道。好像，一生



▲ 六甲赤山龍湖巖外入口對聯 (2012.10.4)。

所有學習的知識或經驗，所能擠出的全部智能或心力，只在為這片刻作準備。

台灣史上，沒幾個人值得瘋狂追溯。陳永華不但值得全神品味，事實上他也一直在「回應我」。

永華墓 3.1



▲ 永華農場的枯荷 (2012.10.4)。



▲ 陳先生手持線頭鴨蛋 (2012.10.4)。

現代人的資訊太輕易可獲取，但大部分都是膚面表象，儘管琳瑯滿目，却罕有入肌入裏、入髓透靈的內究；這世界愈來愈詭異，愈是言之成理、合情合理的陳述愈是不可靠，因為那是時空的錯置，每一新世代通常只能以其經驗、生活慣習的方式，去詮釋古代的現象，包括歷史。因此，我不指望你可以明瞭我要告訴你的故事。不妨，就只是聽聽故事。

2012年10月4日早上，我依圖面，從二高烏山頭交流道下來，北上六甲，沿174縣道左



▲ 已馴化的綠頭鴨群 (2012.10.4)。

轉北進，往永華墓接近。我先到二高 325.984K 下方的涵洞或隧道，再翻爬上二高路面，我看見二高 326K 里程標示。由於二高工程早將此地的地形地貌改變，看不出任何可資馳騁的印象或意象。我沿小路，前往「永華農場」，同樣從二高的涵洞穿越，里程數是 326.453K。

走進「永華農場」的範圍，蓮田早已收割。田水之上，斜插兀立著或密或疏的蓮葉秆，昔日的翠綠消逝殆盡。水面上一大群，源自西伯利亞的綠頭鴨遨遊嬉戲，一幅南國風景，寫意寧靜。就在我拍攝蓮田剪影時，走來一位陳姓中年

男子與我寒暄。他先介紹這群已經馴化的綠頭鴨是買自宜蘭平原。台灣人很厲害，一、二十年前早有人將群飛的過境鴨截留，豢養成家禽。他隨手從樹下摸出一顆綠頭鴨蛋送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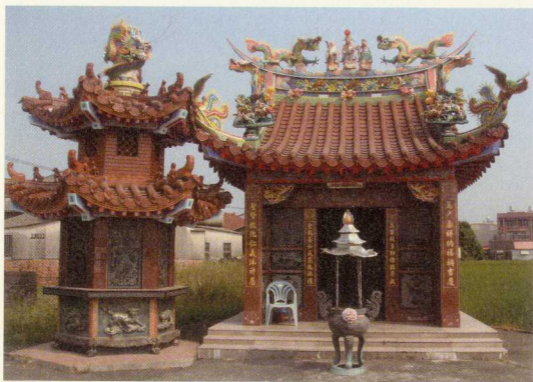
我探詢永華墓。

他指著北側略為隆起的一條小丘脈，「鄭成功的部屬來到這裏紮營，就在那條丘陵上，兵馬都在那兒。陳永華死後也埋葬在那裏。這支丘陵是隻大龍蝦的左大螯，台語說成『龍蝦出兒』……」因為昔日此地多濕地或水域，兩支斜走的狹長突丘，被視為龍蝦的兩隻大螯，在水濕地上隆起成丘。

「永華墓就葬在『龍蝦出兒』連接龍蝦頭的部位。古時候這裏叫做『鼓旗後』，鄭成功兵馬到此之後，以台語諧音，才改成『果毅後』，後來則叫『果毅堡』……」

鼓，指的是鼓山，因為外形像鼓，也就是今之佛山；旗是尖山，從特定角度看來，就像一支飄揚的三角旗，但「果毅後」明明是位於鼓山、旗山（尖山）連線的前方或下方，為何叫做「鼓旗後」？我始終問不出所以然。

我驅車離開永華農場，進入果毅後街道，由果毅國小旁，往東出庄。庄界左側有間「萬聖公廟」，是1998年重建的小廟。廟但一廳，無神像，背牆一幅雙龍向單珠的圖案，龍珠下但書：「萬聖公神位」，廟口右側一金亭，簡潔雅緻；別無他物。廟頂從俗，豎立福祿壽三仙。至於拜的是何方神聖，一般人可能會誤以為是「大眾爺」之類的陰廟，



▲ 果毅後萬聖公廟(相公廟)(2012.10.4)。



▲ 萬聖公即相公，也就是陳永華參軍(2012.10.4)。

而只能從對聯思考。

廟外柱：「萬戶垂祥納福稱吉慶；聖賢教化仁義沐神恩」直接告訴你，此為聖賢正神，而非一般大眾爺；廟廳對聯：「萬軍驍勇師驃鎮果毅；聖教善和威霸扶社稷」則擺明主神必然是將相位格，且書寫對聯的人還將「靈」字寫成古文的「霽」。直覺上，捨陳永華還有何人堪當？！

廟口斜對著一板跨越筆直大圳溝的小橋，橋無名。過橋有標牌，揭示往南湖、陳永華公墓；猴探井、佛山觀音巖、野夫山莊咖啡等左右方向。沿田間良好的路面，走上一小段距離，穿過二高 325.294K 涵洞後，旋在上坡左彎處，見及永華墓後的水泥涼亭。永華墓到了。

墓朝 W288°N，也就是西偏北約 18°，但磁針在墓園許



▲ 永華墓後方，路旁的兩座涼亭 (2012.10.4)。



▲ 永華墓 (2012.10.4)。

多測點上，都呈現不穩定或被干擾的情形，推測係受到鐵質物件或其他因素所影響。二高與墓的正方位斜交而居高，若依墓地的風水觀而論，已遭破壞。

依今慣習，永華墓但只平常，殆準素樸。台南縣政府的資料說它創建於 1681 年，陳永華卒於 1679 年(?)，與夫人合葬於天興州赤山堡(今之果毅後)大潭山。清廷佔據台灣之後，將陳氏夫婦遺骸遷葬福建同安，原地荒廢。1929 年日本人發現墓碑，移置於原墓地，重建而保存下來。1953 年，經台灣省政府指定為省史跡；1971 年台南縣政府撥款，由陳氏宗親會重修；1976 年 5 月起，由縣政府收回管理。

現場業已老舊的彩色解說牌，引介陳永華一生事略，說他 1680 年因受馮錫范、劉國軒排擠、設計，見事不可違，便主動解甲歸田，而於 1680 年 7 月逝世。更以武俠小說陳近南傳說等，感嘆台灣的荷馬、羅貫中何在？！而不能以宏文偉筆，傳頌一代奇人典範，誠乃台灣遺憾！觀撰稿者文思，亦有識仁者也！其所臚列陳永華對台灣的貢獻有：1. 屯田農耕；2. 海外貿易；3. 晒鹽；4. 燒製磚瓦；5. 典章制度；6. 都市計畫；7. 建廟興學等開物成務事蹟，却獨漏最最重要的，史上却無隻字片語的台灣精神、人格、性靈、節操的典範締造與傳承，以及，四百年來台灣隱性文化的創造者，留給台灣今人最根本、最重大的文化、精神或信仰的遺產。

官方銘刻的碑文乃節錄自《台灣省通誌》，千篇一律。立牌時間為 1977 年 6 月 30 日。

我調查週邊植被，可惜的是，墓前，舊照片顯示有兩株大樹已被伐除。墓前臺階循序而下的左前方，尚存一窪深水，水中有鼈隻昂首四探。墓腹兩側園林中，右上左下各有一處以石塊豎立的「后土」神位（註：左下石塊文字似被磨損），我推測其中必有蹊蹺，奈何無暇窮追。我以李岳勳前輩的大作《禪在



▲ 永華墓墓碑銘文 (2012.10.4)。

台灣》祭拜陳永華衣冠塚，也想起李前輩書寫他參拜陳永華墓跡時：「……在那裏照料果園的一位鄉老告訴我，當陳永華的子孫把陳永華的遺骨遷回祖籍時，載骨的船盤桓於海岸，好幾次都無法離岸，人謂陳永華到了一把枯骨，也仍不願離開台灣……鄭成功、陳永華的陰魂是不散的……永遠都活在台灣人之中……」

陳永華墓碑上的刻字，上書「皇明」，其下，由右行往左行，整塊石碑刻滿：「贈資善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總制諮議參軍監軍御史諡文正陳公暨配夫人淑貞洪氏墓」，完全沒有建立的年月日，沒有子孫姓名，沒有祖籍代號，與一般同時代乃至現今的墓碑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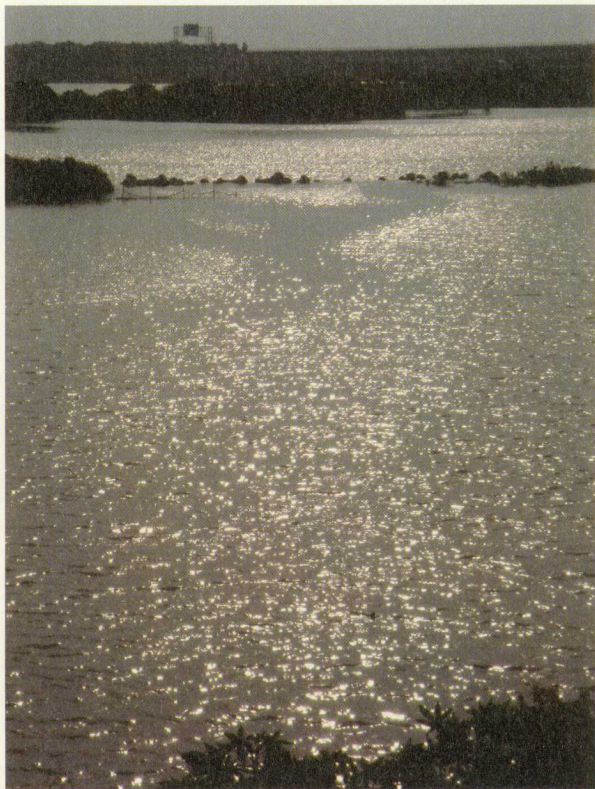
假設此塊真的是遺留自 1680 年代，試問是何人所製作？以陳永華相當於副總統、行政院長的身分地位，為何死後要埋葬在當時所謂的「北鄙」？他死亡的真正時間無人知曉，史上相當於只以他「消失」或「失蹤」的年代，代表他的「死亡」，而各種記載中，1679 年是太早了，斷無可能；或說 1680 年農 4 月（《台灣外記》）；或說 1681 年 7 月（《台南縣志稿人物志》），即令是 1681 年，陳永華只不過是 47 歲（1634-1681），何其壯年之時，而未聞任何病痛，說死就死？因此，李岳勳（1972：329、330 頁）認為他是「假死」，「然後出葬於六甲鄉的丘陵地帶，在這裏他從棺木中爬起來，和住在附近赤山巖的沈光文住在一起，為民族革命運動的將來，擬定其組織及方法……」從而發展「洪門」組織，人物另有柯平、楊英、蔡寅（改名蔡明文），創發心靈術（例如王爺信仰特徵的童乩），流傳到現

代。畢竟，宗教自古以來就是革命運動的保護色。

我雜亂思考、沉吟。以陳永華的才幹文思，夥同鄭氏一門三代，乃至龐多忠烈，至今却罕能看見其等文章或隻字片語，而只能經由第三者的敘述、傳聞來窺見，這當然是清廷2百多年徹底地「毀屍滅跡」，唯恐他們的思想、意識復活之所致。而陳永華等人之意識、倫理情操，當然得轉入地下的隱性文化而綿延傳承。

1680~1685年間，是台灣翻天覆地、豬羊變色的大動盪時期。1680年鄭經自廈門退回台灣，陳永華引退，「旋死」，楊英等人跟著「死」；1681年初，鄭經病死（得年40），鄭克塽被迫自殺或被謀殺，妻永華之女亦殉死（年僅20），宮廷內鬥、民心大失，而鄭成功原配董氏（人稱國太）跟著死（得年59），清廷攻台如箭在弦；1683年，施琅打下澎湖，8月18日鄭氏王朝投降、滅亡。姚啟聖在福建也病死。施琅在8月13日抵達台灣；1684年，施琅以寧靖王府改建天妃宮，底定大開媽祖建廟新潮流，台灣全面進入以教佐政的時代；1685年，沈光文辭世。

我從2012年10月4日祭拜陳參軍之後，整天的訪調、際遇予我的啟發，乃至11月底期間的閱讀、困思與冥想之後，我臆想：1680年下半年葉以降，陳永華以神人之姿，活躍於果毅後（沿急水溪）與蚵寮之間，他靠藉急水溪水道，以船隻往來兩地，苦心擘劃為台灣預留靈魂生機的文化工程。他創設的「洪門」地下組織，基地不盡然只在蚵寮海口，特別是在1683年9月9日以後，更可能在果毅後地區及其東



▲ 急水溪下游 (2012.9.7)。

側內山，藉以閃避當時的風聲鶴唳、十面查緝。中國—澎湖—急水溪口（蚵寮）—果毅後（赤山巖）—內山約略恰成一直箭，陳永華以隱性文化、宗教技巧及地下組織，射出畢生心血利矢，4百年來，我認為唯一反攻大陸、顛覆滿清而成功者，只有陳永華！我甚至於想像整條急水溪可能存有幾處，係以上下閘門，充水、放水來讓小船上下，順利航通於果毅後及蚵寮之間。有可能在詳加調查急水河流域之後，尤其是上游地區，說不定會找出若干蛛絲馬跡，從而譜寫台灣的伊里亞德、奧得塞等等大河史詩。

此但後話。

當我拜別陳參軍之後，上到道路上正想驅車離開時，原本空無他人的園區突然來了個蔡姓人士，是來電線桿上檢視水電開關的。我隨意請教這裏有什麼故事？他先說鼓、旗山的傳聞，而關於陳永華墓他只說：「以前也有村人往生者葬此地，但都竹筴著，亡魂都會託夢其親人，說此地不宜居。畢竟，參軍有他威嚴不可侵犯處……」至於墓階左下方那窪水，他說是「泥鰍穴」，永不乾涸。我再問關於陳永華軼事，他說不清楚，但他拿出手機：「我們庄內有個人知道很多，我先問在家否？」電話接通說不在，他還是說要帶我去找找看。於是，我尾隨他的機車回果毅後庄，就在165公路26K前約30公尺處，他停在尋常住戶前叩門，不一會兒竟然找到屋後剛回來的蔡榮明乩士。



▲ 永華墓前的階梯通往左下角的水池「泥鰍穴」(2012.10.4)。

神乩蔡榮明先生 3.2

和藹慈祥的蔡榮明乩士，昭和 16 年 (1941) 生，今年 72 歲，拜神明 40 多年，也就是擔任果毅後「天后宮」媽祖的童乩。他沖泡茶水後，引我入座，我說我為陳永華事蹟而

來，他即刻娓娓道來上下「2千年」台灣事。而導引我前來的蔡先生，則在我聽得入神之際離去。

除了時而口齒不盡清晰之外，榮明乩士實在是個很好的受訪人，不消我多問，他和盤托出。

「我們這裏在明朝時代叫做『鼓旗後』。鄭成功軍民來此地都是走水路。鄭成功攻打荷蘭人的時候，部隊當然在鹿耳門台南地區，但是他的家眷必須有所安全寄託處，以避免爭戰傷害。他們的家眷就是沿著急水溪深入內陸。當他們溯航到急水溪與靜水港道的交會點時，由於北流湍急，南流平穩，於是，溯靜水河道進來。」破題這敘述叫我眼神為之一亮！過往我都以陸域慣習思考，從未能以水域溯源，而且，從來都被史書上的文字所牽引，未曾思索2、3萬大軍的「眷屬」問題。

「他們的船隻由『靜水河道』上溯到『靜港』。靜港這裏豐沛的水源是『出泉』而來，水流平緩、穩定且量大。

「鼓旗後地區自2千多年前即有原住民來此定居。當時原住民不識字，只以簡單象形記事，看鳥畫鳥、看日寫日、見月書月。他們來到這裏，遠眺尖山如同一支旗形，因此畫旗；他們見到佛山似鼓，故而畫出大鼓。所以將這地區叫做『鼓旗後』。

「原住民何處來？唐朝時代，薛仁貴征東，打到中國東南沿海，部分原住民奔向海隅，搭木船逃亡海上，日出之時，望見東方海中有個島嶼，因而向島划進。然而，海上起大霧且風雨飄緲，分不出方向。驚慌中空中出現一支三角大



► 神乩蔡榮明先生
(2012.10.4；果毅後)。



▲ 蔡榮明先生揭櫫水道乃陳永華等鄭軍深入內地的交通手段(2012.10.4)。

旗，上書『太上老君』，他們就跟著旗航行，最後就來到『靜港埔』，後來就居住在『港仔埔』，也就是今之陳永華墳墓北方的『港埔』。當時就以旗山、鼓山稱呼此地區，鼓旗後是原住民命名的。鄭成功、陳永華過來後，才改名為『果毅後』……」

唐朝約介於 670-922 年間，當然不可能是 2 千多年前。還有很多語病，讀者大可不必以「史實」質疑，請記得這是「隱性文化」的表述方式。榮明先生的故事，雜揉進平埔族頭社的傳說。頭社是從位於今之善化區內的「目加溜灣社」分出來的，石萬壽(1990: 55-57 頁)推測分出的時間應在 1656 年。阿立祖在頭社則被稱為「阿日祖」，也稱「太祖」、「老君」。「據說：頭社的祖先飄洋過海來台灣，在渡海途中，遇上大霧，迷失方向，進退不得。忽然船頂上的濃霧散開，先祖們看見天空中有白雲一朵，形狀如旗，旗上書『太上老君』四字，認為是天神降臨指示，大喜過望，乃順白雲旗所指方向航行，終於到達了台灣陸地，建立了目加溜灣社。先祖感謝太上老君的指引，尊為日神，稱阿日祖，亦稱阿立祖……」今之果毅後隔個烏山頭水庫，與約正南方的頭社，直線距離不過 11~12 公里間；頭社與善化之間，東西不過約 8 公里。幾乎都是「鄰居」，傳說故事的流布或必容易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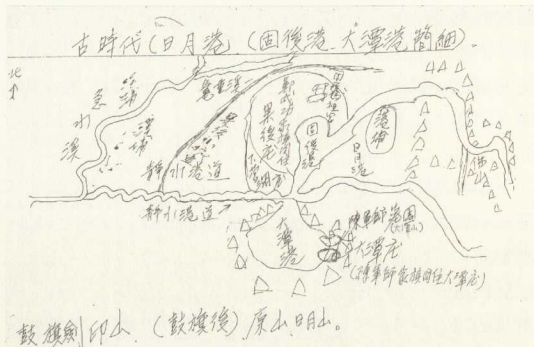
榮明乩士繼續說：「原住民當初進入台灣時沒東西吃。而台灣西部有海埔地、東部沒有，因為台灣是經過地殼大變動，由東部擠過來的，媽祖說，大約 108 萬年前就有現今

台灣的模样存在了，人家說：大道無形成天地，於是，大地無形供應萬物在台灣自然生存與發展。原住民來時，無物件吃，就抓山禽野獸剖來吃。肉吃光剩下殼，殼就拿來拜老君。阿立母其實是太上老君。老子後來跑去西域了，他騎青牛。無常啦！……」

榮明乩士的說辭讓我暗自訝異，台灣的地體變遷依現代研究的結果，蓬萊造山運動的高潮時期發生在 190~120 萬年前期間，台灣的上升量大約 80~93% 在此時段完成。那麼，依比例原則，「媽祖說」大約 108 萬年前就有現今模樣，不就真的是「神準」，何況，以台灣本土科學研究的著實度、精準度而言，說不定將來會「證實」媽祖比較正確也未可知？！筆者是理學出身，一輩子研究自然（植被）生態，對科學的認知程度可能也有現今台灣人的平均水平吧？讀者儘管可以質疑我，但大可不必去質疑本書的任何受訪人。至於拜老君的問題後述。

「鄭成功、陳永華過來後，由於陸地沒路走，他們以小船溯急水溪上來，在港仔邊入港來，看見『大潭山』；較早，大潭山不像今貌，他們進來看見的是三面環山，中有一港，叫做『大潭港』，入大潭港來才看見大潭山。之後，再朝北內陸進去，則有個『鼓後港』，再一直往內陸挺高，就深入今之佛山（或觀音山）。大潭港之後還有另外一條水系，（往東南）溯經陳永華墓園北側，往南湖底（南湖口？）溯往內山，很遠……」榮明乩士拿出他手繪古圖及手寫稿出來講解。

「古早時代這些水系、水流量都很大，根本不是現在的



樣子，我父祖輩時代，水深過不去，都用一堆竹竿捆綁在一起才能過港。我們這地區，包括大潭港、鼓後港等等，原本皆由大量湧出的泉水而來，是因為後來日本人做了一到三號埤，在東側將水源截擋掉了，而西側原來都是河埔地，是日本人用機械力將河埔地改造為農園，他們要糖，土地及水源用來種甘蔗。」

「鄭成功、陳永華的家眷來安住在鼓旗後，陳永華的家眷、親戚 80 多戶住在大潭庄，也就是大潭山一邊的港邊，即今之陳永華墓地旁邊有一條沙崙，現在有間房子那裏；鄭成功的家眷等，約 2、3 百戶，住在鼓後港這邊。較早，陸地上沒通路，敵人入侵也得經由水路，必得先通過陳永華家軍守護口，陳家軍算是守口軍。該地地形犄，我們這邊一些有修行的人，都會去那裏走走或『請水』。明鄭被清消滅

後，這 80 多戶人家怕被殺，就逃往內山去……」

我看著他的手繪圖，聽得有些頭昏眼花，我問：「您這些說法的出處從何而來？」「一部分是老輩口述；一部分是媽祖降駕說的，我寫下來，經過多次之後拼湊寫成的。」他答。在此，容我插進一段他的文字稿：（略加修飾）

「1661 年鄭成功進軍台灣……前軍攻打台南府城，命令後軍參軍長陳永華將軍沿急水河進攻，逢急水與緩水交會處，陳軍沿靜河直進。至內地見有小港大湖，東有雙守山，相當於地理風水的吉穴。陳命人測水深，却見及港埔草寮，才得知更早年代，以及 15 年前，已有同是復明志士跨海遷徙來此謀生。鄭軍將領據此為反清復明基地，命名為『鼓後府城』，造城門，屯兵護城護河，鎮守港埔開發。另在靜港西方設『龜仔港』守護前方，又在北急水溪河岸造『五軍營』，封鎖急水河岸（今之五軍營）……」

再回口訪。「日本人造尖山埤系列之後，丘陵以西水源消失，再經重劃等等，原有水道都不見了。古時，果毅後有 2 千多戶人家，較早，是嘉義廳果毅後堡果毅後庄。1920 年 10 月 1 日（註：台灣進入五州二廳時期）改成台南州新營郡柳營庄果毅後，之前沒有新營郡。所以，較早果毅後庄是個很大的庄，且有城門，就在媽祖廟（今之果毅後天后宮）口前面，也就是『鼓後城』，城內就是『果毅後街仔』。由於經過幾次地震，地形就變了。我小時候還有看過城門，是土塊做成的，後來就拆掉了。」

從地圖上看來，八掌溪與曾文溪的中上游之間，例如麻

豆、官田、六甲、下營、柳營地區，到處埤塘密佈，還有東側的尖山埤水庫、第二及第三觀音埤、烏山頭水庫等等，地文現象足以說明新營到善化之間水文的奇特性。而居中的急水溪往上溯，在新營市、柳營鄉及下營鄉（今改為區）三區的交會處有兩溪交會，東北流即急水溪主流；正東流即今之「龜仔港大排水」。急水溪本流在新營火車站正東約 6 百公尺處，又有東南方的支流龜重溪來交會。龜重溪上游的南岸，今之篤農村下部有所謂的「小腳腿」，東側有「大腳腿」。小腳腿的西方約 1 公里餘處正是「五軍營」。「龜仔港大排水」上下震盪式的曲流，經「德元埤」，往東正是果毅後。毫無疑問，榮明乩士說的，歷來乘船或走水路進來果毅後的，正是這條「龜仔港大排水」，也是他手繪圖的「靜水港道」。而且，「龜仔港大排水」的上游，銜接「果毅後大排」。這條「果毅後大排」繞果毅後現今村庄的東外圍北上，有可能「果毅後大排」在今陳永華墓地及果毅後之間的段落，正是榮明乩士所繪的「大潭港」，一個廣大的湖泊，穿過這裏，水道往北走，才能進入鄭成功時代的「鼓後港」、「鼓後庄」，也就是他所謂的鄭成功家眷 2、3 百戶的落籍處。

如此劇烈的地文、水文三百年變遷實在是太精彩了！照理說，早該有人研究過了把？

不只如此，「鄭成功、陳永華之進駐果毅後」，其實在歷史上是漢人第二次東來。第一次是元、宋朝時代，14 世紀，元朝打敗宋朝，天下大亂時，漢人就從中國東南沿海搭船進

來這裏，同平埔族人通婚、混血。（註：我打岔問時間如何確定，榮明乩士回說是媽祖降駕說的）因為較早，港仔埔有許多人骨骸，骸骨很長，遺骸就在今之果毅國小邊。而鄭、陳一來，與原住民心性、生活習慣不合，經陳永華交涉原住民頭目等，最後，原住民移往龜重溪北邊，例如『加末徙（吉貝婁）』、東山等地區，該地較早皆稱『番社』，由鄭軍蓋房舍給他們居住。另有部分原住民東移，沿著港埔旁溪流東行，走到港尾的『麻埔地』，那裏有個坪兒，在那裏生存。現今的麻埔還有座『阿立母』的廟。阿立母就是太上老君。」

「老輩傳說，古早佛山很高又很陡，牛爬不上去。是因為後來被雷擊，山頂被打落。掉落下來的巨石塊就變成兩粒印。所以，佛山就變矮，成為現今模樣。佛山東偏南方就是突出的尖山，即旗。佛山與尖山之間有條『背劍嶺』，是謂劍。由東南到西北，尖山（旗）、背劍嶺（劍）、佛山（鼓）、石塊（印）、果毅後庄，恰成一直線。」我從地圖檢視，的確如此，好一個旗、劍、鼓、印！

「老輩說，較早港溝很大條（註：我認為可能即今之果毅後大排，由庄內東出，萬聖公廟旁的那條大圳溝），日本人在更右（東）側做嘉南大圳（今之嘉南大圳北幹線），就把3個觀音埤的水都擋住了，不再西滲成泉。」「陳永華家眷迫於追兵逃亡內山的族群，在日本人做嘉南大圳的時期，有時會出來攻擊日本人，因為怕生計會被擋掉。如果你往尖山方向去，到桶頭仔、匏子園，較早，那邊的人都很莊嚴，五官也足嬌、緣投、足勇，他們大概就是陳永華的後代……」

「陳永華會看地理，他相中大潭山龍蝦穴。他的家眷即住在龍蝦的左大腳；右大腳（螯）即守軍駐紮處，看顧入口的水道。這尾龍蝦是活的，兩隻大螯伸出去，叫做『龍蝦出兒』，他的墳墓就在龍蝦頭附近，而這隻龍蝦會出水，但被日人建嘉南大圳時所掘斷。古早時代這條溪流會出金，古代有人在淘金；河道會出泉，現今尚未全斷。永華墓前即是出泉水的一處，不時會 bo-bo-bo，再往前，今被二高截斷。那裏（二高？）本來有條長岸穿越，牛隻若沒走那條岸上而走內面，就會沉溺。約 1940 年代，我還看過水道在冒泉。因此，我們這條水道是謂活水港，也叫靜水港。媽祖叫『靜港媽』。我們這裏，活水港下接急水溪，上通秀麗山地，水湧却安靜，因為是出泉。除非下超大豪雨，將泥水沖下來。無論如何，水清永不止息，山明水秀……」榮明乩士拿出他寫的短句或頌文示我：

「古時航行，水路行舟。一般溪流，急水沖流，行舟難進。只有靜港，與世不同；山明水秀，日月山嶺；石木土生，金水湧泉，長流不息。入港觀望，大潭港水，清秀綠綠，三面覆山，護港守望，陣山莊嚴。大潭港守右，左進固後港，兩港相護，又有：旗、鼓、劍、印保山護港平安，同代時運，庄興人旺。但好景不常在，日本國造農場，種甘蔗，發展糖業，造觀音山水庫，用水灌使甘蔗。致使靜港港流停息，山泥堆塞港底，靜水港中笨土（註：淤積的意思），至今……民國改建。」雖然文字運用不甚熟練，但我一字不改登錄。

相公廟與萬聖公廟 3.3

我再問關於陳永華還有什麼事蹟可尋？

「他的一生經過真艱苦。他後來派遣特殊的家眷領袖來管理果毅後的家族。他死後，家族為了紀念他的功德，建了一座『相公廟』，位在我們這裏要出庄的地方，也就是現今的『萬聖公廟』的前身。因為他的地位相當於相國，故古時廟名題為相公廟。現在却被寫成『萬聖公』，不對，應循古制更正。原先的相公廟是在路的南邊，是土塊堆疊的塗壑茨（塗同塗：整，Kat，音同葛），據說陳永華過世後就有了。廟旁有水窟，很深，乾旱時期依然出泉，村人都從那兒挑水吃。後來因為重劃，重新建造今新廟。而廟前那條橫跨果毅後大排的橋叫做『相公橋』，較早很寬，後來才修建成今之窄溝。相公廟內空無一物，只書寫相公神位。因為要建廟時，神明要什麼就會出詩句說明，但陳永華並未指示要金身，因而無神像……」

果然！萬聖公廟拜的是陳永華，印證我初見此廟的猜測。可惜廟內沒有任何資訊提供。相公或萬聖公，我認為都符合陳永華其人，因為與他有關或他開創的反清復明幫會，曾以萬姓作掩護，他是萬字之聖也對。從門聯看來，為新廟題字的人，顯然也瞭解拜的就是陳永華，不過我無法確定命名者心意，或只是巧合？又，我不認為相公廟沒神像是因為陳永華沒降駕要金身，較可能是逃避清官查緝的隱藏手段

吧？接著，我追問陳永華的顯靈事件。

「一般人若埋葬在永華墓附近都挺不住，因為家中親人會出事，亡者也會託夢要求搬遷，因為該地是龍蝦穴的相公地，不得冒犯……古早時代的先人傳說，陳永華常會顯靈現身，附近的做田人說是常見到，他身穿紅衣，連同衛士等十餘人，在墓的後方路上行走……現今，歷經清朝、日治太多變革，靈都褪掉了！……」

我推測，1681年以後有段時間內，陳永華暨一批追隨者的確現身，而且是往來靜水河道、急水溪與蚵寮之間，忙碌於心靈術的反清復明革命運動。我斗膽假設，原本埋葬在陳永華墓中的屍骸，根本並非陳永華的軀殼，甚至於後來清官要求運回福建的骨骸也不是？！這些顯靈、現身的傳說，毋寧是陳永華的設局。說不定在1683年清廷據台之後，他還活躍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民間傳聞也好，媽祖降駕也罷，榮明乩士傳述的事件，混雜了寬廣時空的隱性寓意，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在明清漫長歷史進程中，原本即撲朔迷離，遑論現今空穴來風或望風捕影。悲慘的是，所謂台灣史，一向就是統治強權扭曲下，極盡變形、變態的悲劇史啊！但有煙之處必定曾經起過火吧！

10月4日這天，我祭拜陳永華相國的衣冠塚之後，何其恰好地，蔡姓人士引導我來找榮明乩士，榮明乩士又誠實而毫無隱瞞地陳述前所未聞的傳奇，光天化日，我只能說是陳永華的英靈，透過現今文字障、口傳障，予我不解之謎的若

干啟發吧?!

而我眼前的傳述人又是何等人物？於是，我請教這位媽祖的乩身自述。

「日治時代我的日本名字叫三郎，皈依後的法號是玉明。本來我不想講，而我已這把年紀了，但說無妨。我七歲時在舊家古茨睡覺時，夢中劉伯溫先生現身來指點我，叫我拜他為師，好好學道。當時我年幼懵懂，不識事誌，他却開始教我。他說世有儒、釋、道三教，三教化五教，五教化八萬四千法門。後來，我哥哥要我拜一貫道，因而我的道法經由許多途徑在走。我本身則是禪、淨雙修。我在天后廟被媽祖收為徒弟，媽祖指點我要如何學道、如何修禪、如何練習開五眼、如何救濟眾生。媽祖就是觀音佛祖，觀音佛祖是太元聖母，太元聖母是天地未開母。祂化為觀音渡化眾生，到宋朝才化作媽祖。是緣啦！祂說我的本性宜修心養性，至於我先天的靈則不能說，以後要歸空（註：逝世）時才說。我的徒弟也是從孩童時代就開始修了……

我 28 歲時，接受媽祖的指導。那一年內，媽祖降駕在我身上，我想跑也跑不了。一般的降乩，都是在現場降、現場解，但我不是。當初我一被媽祖降駕後就回不來，廟內人想不出辦法，就硬將我抬去禁參室，禁了整整 10 天，沒吃沒喝。之後，我開始睡刀床、躺釘床，我在熱鬧邊境行列中起乩，刺球拋上空，用頭頂接，足舞吔！但起乩過程中，我完全沒知覺，不省人事。是別人所見，形容給我聽的。媽祖足興吔，是神力才可能如此。媽祖教我太多，所以我對媽祖

非常尊敬。我若有困難，祂幫我解決，祂幫我吃、穿。較早我很窮。我的工作為電力技術人員，在塑膠射出的機械，擔任電路控制的任務，該機械是將高溫液態的塑膠，射出模內而定型，然後托出、掉下成品，整個過程是電路操控。有次出問題，不管如何檢查都沒轍。我只是個國校畢業的技術員，當時找來台大電機系畢業的技師也修不好，表面上一切電路都正常。而我拿起電路圖檢視，突然我眼光一閃，鎖定在一個繼電器之上，是媽祖給我的靈感，我跟負責人說，將那個繼電器換掉就好了，他不相信：『敢有可能？我量過那個繼電器，沒壞啊！』我堅持，就換個新的，我說可以送電了，主管還是不敢，因為怕燒壞機器。我就試，電一送，果然就運作正常了。後來詳細檢查換下來的繼電器才知道會漏電。經過如是經驗，我對媽祖更加感心！我 60 多歲退休。媽祖教我的，做人，只要存個良心，貧富都沒關係，天無絕人之路，生活不是問題，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上述後半大段，是我在 2012 年 10 月 11 日夜間二度訪談榮明乩士時，他補述的。說來奇怪，我原本於 10 月 9 日打電話跟他說要再作訪談，電話中他說 10 月 11 日他不在家，約好 12 日訪談。而 11 日我從二高下白河，訪談段洪坤老師西拉雅文化，再到佛山、尖山埤，而於傍晚到果毅後「鎮西宮」（無預約，逢機）訪問，而該宮與榮明家不過咫尺近。夜間 8 時餘我離開鎮西宮時，心想就提前一天試看看。車經他家門口時，恰逢他正與鄰人聊天。我還在車內他就嚷著說：「我在電話裏跟你說錯了，是明天不在家而非今天！」然後再主

動地補充些資料，最後則告訴我上述後半大段。

由於他是媽祖的乩身，10月4日，他帶我去天后宮現地解說，也讓我影印他1996年的手寫稿。

果毅後堡靈霄寶殿、天后宮 3.4

現今陳置於天后宮的該廟簡介，有其沿革誌及重建誌，印刷於1996年農曆10月（陽月），是新營人何連成先生所撰寫。而蔡榮明先生提供給我的手稿，寫成於1996年農3月23日。對照兩者內容，我確定該廟史幾乎全然出自榮明的腦袋，只不過他的文字能力有限，改由民間知識分子操刀，並加上若干史料而成。在此，我為其留下一見證。

因此，我但依據榮明乩士手稿及口述，釐出果毅後天后宮的口述史沿革。



▶ 果毅後天后宮前的蔡榮明乩士及姚煌春廟祝（右）（2012.10.4）。

1. 媽祖第一次移民^(神)

1329年元朝朝政、民情不安，閩南先民潘、姜、段、范等四姓，造木船六艘，船上供奉一尊土塑媽祖金身來台。由急水溪中、上游靜水港道上溯，直抵內港，東見大山，而南山如日、北山如月，內港寬大，於是就此港東面水陸墾居（位於今之果毅後東側，原名為港埔的地方），結草、竹、木房，供奉媽祖。明鄭時代開建第一代媽祖廟時，該尊土塑媽祖金身被嵌進開基媽祖腹中(?)，以示一體成形暨傳承。

2. 媽祖二度移民

明永樂7年(1409)，朝廷追緝失蹤的惠帝擾民，福建莆田石城一帶漁民，集合林、徐、蔡、邱、張、陳等六姓，造木大船12艘，其家族等奔向東島，於元月春寒料峭、風強浪湧之中出發，故而船行偏南，至一大河口隨風上溯，同樣抵達靜水大港，就居於港北河岸墾殖。其所攜帶來的「1.3尺護船姑婆祖」，亦就地供奉。這尊金身，即今之天后宮的「三媽」。

3. 媽祖三度移民

明末天下大亂，閩南人往海外逃生。其中，泉州漁人集12家族，於1646年元宵節出海，隨風漂流，躲過荷蘭人耳目，而於農2月6日進入急水溪水道，右進靜水港。當時天已大亮，他們發現大湖港之東南、東北各有大山，港呢？像湄州港；山呢？彷彿日與月，因為「大潭山」的外形就其



▲ 果毅後天后宮及天公廟 (2012.10.4)。

角度望去，圓如日；而東北方的「花山」長鉤如月。時值日出，因而雙山明亮有如日、月。如此山明水秀，好一幅世外桃源。

他們登陸港埔定居，且將護船安民的湄州媽祖奉祀為「湄州靜港媽」，也就是現今天后廟的開基媽祖，此開基媽祖腹內，後來在日治時代拆廟時，嵌進第一次移民的土塑小媽祖神像。

4. 媽祖四度移民

1661年鄭成功主力軍打台南荷蘭城，後衛家眷等，由陳永華率領，而沿急水溪深入「小港大湖，東有雙守山」的果毅後，方知早期以及15年前已有漢人入據，遂統合併屯墾之。如前述：北置「五軍營」，駐守急水溪支流龜重溪岸；西設「龜仔港」營汛；建果毅後城，並以聖母庇佑，選定數尺高圓丘地為廟址，是為天鵝穴，且前有地泉出冒、長流不息，當為良好地理，就此建廟，且命名為「鼓(國)後媽祖宮」。

由鄭軍船上移駕下來的二尊媽祖金身，在澎湖要進攻台灣當時，唯恐金面媽祖神像會反光，故而粉成黑臉。今建廟而匯集四次移民的神像，該如何排序？

鑑於鄭軍帶來的媽祖屬於官方體制內者，故其中一尊命名為「大媽」；而第三度移民者因正式建廟為「湄州靜港媽」，又嵌進第一次移民的土塑小媽祖，故成為本廟的「開基媽祖」；第二次移民者，稱「三媽」；另一尊鄭軍媽祖稱「二媽」。「三媽」坐正中位。

果毅後天后宮後二樓是拜玉皇大帝的「靈霄寶殿」，有個從明鄭船上拿下來的，拜天公用的「八卦天公爐」，這是尚未到廟中現勘前，榮明乩士強調的。這座廟在文獻上說是康熙年間開基的，而1861年大地震時傾危，1872年重建竣工，今廟則是第六次重建，1996年落成的。而日治末期的皇民化運動，進行「除神滅道」，本廟被拆除，1955年第五次重建竣工。



▶ 果毅後天后宮居中的三媽(2012.10.4)。



▲ 據稱來自鄭成功船艦上的大媽(2012.10.4；果毅後天后宮)。



▲ 果毅後靈霄寶殿的金面天公(2012.10.4)。

而日治時代拆廟時，根據已仙逝當時參與者的敘述，拆除神殿中發現土塑小尊媽祖，應可佐證上述。

當我們到達天后廟之後，榮明乩士即為我解說廟口這條街道，曾經是熱鬧非凡的市集。

「我做㘎仔時，這條街匯聚山、海產品，百貨雜陳。從東面山上挑下來的竹筍、芋仔、龍眼、芒果、薑母、菜蔬……琳瑯滿目，大致來自前（Chêng，音情）大埔、南勢溪；海口來的，用腳踏車、三輪車載來的魚貨，還有肉類等等，盡在此地交易，日夜繁囂。街面上有酒家、茶室、撞球間、餐飲、炙鍋子貼、蠔子麵線，樣樣不缺。而街道收尾於隘門，也就是舊城門。古城設四門，多次大地震後倒塌。我尚未出生前有次大地震，據說死了很多人。老輩說，被日本人拆掉的廟體非常莊嚴、美麗，有天井、藻井……」

「阮庄頭好真像是山頭，下去就是河埔地，更早之前則是海埔地……清朝時代，為何陳永華的後代子孫必須逃入內山？因為，庄內西邊要建一座土地公廟，古代各庄頭要蓋土地公廟大多會選擇水尾處，也就是我們村西南邊界上，現今『鎮西宮』的地方，較早年代，該廟前有個淹坑，匯聚庄內的水流，注入後港。基於『土地公廟要蓋在水口』，讓土地公守水的原則，雍正年代就開始建廟。當時建了『四點金』太過招搖，也就是四根龍柱有如皇宮似地輝煌，官方得知後認為，果毅後乃明鄭後代子孫聚居處，必然與將造反有關，於是調兵遣將，打算前來抄家滅族。消息走漏而村內人心惶

惶。就在這個時候，村裏來了一個賣藥頭兒的，他恰好挑了一尊五穀王，即藥王神農大帝在藥籃內。當他聞知村人的憂慮時說：『不要緊啦，我這尊神農大帝就提供給你們供奉；神農大帝是皇帝，祂的廟蓋四點金嘛，名實相符，不會有事的啦！』清兵一到，果然是神農帝的廟，而非要造反的宮闕，化解了一場危機。」從此，原土地公的豪宅，就被神農鳩佔鵲巢，徒呼奈何！「所以，神農廟謂之『鎮西宮』，庇護西南角，但澤被全庄；天后廟坐鎮庄中心。我們庄頭這條較高的丘脈出去，較早都是河埔，下側即『下營湖』，較早，這條脈佈滿住宅，家家有水井，地地抽泉，如今都消失了！」



▲ 果毅後天后宮屋頂三仙的背面是人心(2012.10.4)。

「明鄭時代，果毅後有2千多戶人家……」

我拍攝大媽、二媽、三媽等神像，然後登「上樓」天公壇。榮明乩士捧下「日月天地兩儀八卦爐」讓我拍照。爐蓋兩端鏤空成日、月，中間是太極生兩儀，八象限是八個卦象，但我直覺上卦象是刻錯了，或許是我不懂吧！爐的圓周金屬（錫鉛材質？）上有凸字，包括「果毅後」等字，於是我質疑：「您說這天公爐是從鄭軍船艦上拿下來的？」

「是啊！從船上請來廟中，每年元宵請出天公爐，官民面朝西，朝拜明朝歷代皇帝神靈，祈求得以早日完成扶明滅清的復國大業，更且，各神明的千秋日（註：誕辰日），都會被



▲ 天公爐側邊。



▲ 蔡榮明乩士手持天公(八卦爐)
(2012.10.4; 果毅後天后宮後上殿)。



▲ 天公爐，上呈日月天地兩儀八卦
(2012.10.4; 果毅後天后宮後上殿)。



▲ 果毅後靈霄寶殿天公(八卦)印(2012.10.4)。

請去坐大位，此外，本廟還有個八卦印……」

「既然是從船艦上拿下來的，為何爐上已打好『果毅後』的文字？難道他們未卜先知，還沒到這裏，就已經知道這裏要蓋廟、這裏叫做果毅後？」我再也忍不住了。然而，榮明乩士只回答：「我也不知影啊！」我只好說：「大概是後來再補字的！」而我拍攝「玉皇上帝、三官大帝」的八卦印時，懷疑該印上有可能漏刻了一個「毅」字，但不忍再質疑了。



▲ 果毅後靈霄寶殿題為「玉皇宮」(2012.10.4)。



▲ 果毅後靈霄寶殿的營斗(2012.10.4)。

依我看來，這間「靈霄寶殿」的上匾題名「玉皇宮」，很可能是過往的天公廟與媽祖廟，甚至是多間廟宇合併而來。而玉皇宮除了主神天公之外，左右配祀老子與孔子。老子神像背景圖案是「龍馬背著『河圖』」；孔子背後則是「神龜馱著『洛書』」，又，前殿尚有無極老祖、無極老母、南北斗星君、紫微大帝、水官大帝、地官大帝、托塔天王、二郎神等，還有黑虎大將軍。其玉皇大帝是金臉，象徵官祭之廟，但供桌上另有王爺信仰的內五營營斗，內插 5 支



▲ 果毅後靈霄寶殿旁祀的老子及龍馬背河圖 (2012.10.4)。



▲ 果毅後靈霄寶殿旁祀的孔子及神龜馱洛書 (2012.10.4)。

帥或令旗，我不禁懷疑，背後一定存有時空大拼湊的繁多情節，更且，一樓媽祖廟內一樣供奉五營營斗，帥旗則有天上聖母字號。而千里眼、順風耳的顏色已是清制。

我問榮明乩士：千里眼與順風耳的顏色，以及註生娘娘與土地公的左右位置，是否都該對調才對？他好像突然怔住後答：對！你說的對！

唉！我為陳永華而來，這間廟史以及種種文物或現象只能擱下了，何況，又牽扯出平埔族、「鎮西宮」等等新議題，下次再予訪查吧！拜別榮明乩士後，我驅車前往六甲赤山龍湖巖。

赤山龍湖巖 3.5

我是帶著一大團混亂離開的。意料外的榮明乩士，帶給我另類的偌大衝擊。

史料上鄭成功的文武大官、總鎮、大小將領眷屬，都住在承天府及安平鎮，夥同數萬文武官兵、民眷等，可以「創村莊，分配田園」；「隨人多少，圈地永為世業」，而目前為止，我未曾見過有大官眷屬落籍果毅後，鄭成功的眷屬自董國太以下，不都住在台南嗎？怎可能安排在遠離政治中心、繁華街肆的偏遠「北鄙」？我如何「相信」媽祖降駕起乩的敘述？如果榮明乩士手繪的地圖或相關的地理敘述有半真（半真或四分之一的真就好了），則果毅後三百多年的變遷，堪稱「山海大易經」，值得研究再研究！有關的文史場域或劇碼，必也是精彩萬狀、驚天動地吧？！

頭昏腦脹中，我在車裏勉強釐析或化約成簡單的幾個議題：

1. 自元代以降，斷斷續續有閩南等移民進入台灣陸域定居或短期居住，且係以媽祖海神為信仰，更且，深入到果毅後山脈與平原的過渡區？

2. 台灣海峽的海流、天風，在特定季節（冬、春），很容易將船隻漂流至急水溪入海口，且在3百年前以前，該等船隻可以上溯至果毅後地區？

3. 古代的化外移民以其人數較少，有可能被原住民同

化，甚至於產生「平埔族是中國東南沿海人民進入台灣之後，被在地原住民馴化的一群」之臆想？

4. 鄭、陳「家眷」落籍果毅後的可能性太低，反倒很可能是陳永華「假死」之後，在果毅後及其內山地區建立幫會秘密基地吧？陳永華的墓地千真萬確，顯靈之說不但不是繪聲繪影，根本就是反清復明集團的故佈疑雲？

我沿著 165 縣道，經「鎮西宮」的 26.5K 向南偏西行，穿越六甲市區之後，左轉東行。過了二高烏山頭交流道下方，之後，約 2 百餘公尺的左側，我轉進赤山龍湖巖。



▲ 赤山龍湖巖（閩人稱佛寺為巖；2012.10.4）。

我在外入口處兩根門柱後下車。初睹左右門柱那副對聯的瞬間，心神為之一震：

赤峯頭上有一人；

山雲隱藏至於今。

分明指的就是陳永華啊！我在果毅後的重重迷霧豁然大開！沒錯，李岳勳前輩認定陳永華「假死」到北鄙埋葬，然後，以蚵寮王爺廟的前身做為反清政治、宗教、心理戰的基地，我今認為，更可能其基地設在果毅後，以及龍湖巖，海岸的蚵寮是反攻大陸的前哨或前進基地。

（傳道法師註：此副對聯在禪宗裏，頻常指各人覺性、佛性、空性之不受身心、社會、人事等染著、束縛的主人翁或本來面目。）



▲ 赤山龍湖巖正面 (2012.10.4)。



▲ 赤山龍湖巖正殿前 (2012.10.4)。

李前輩是仁者、智者，他書寫陳永華是「假」死，而不寫「詐」死。一字之差，即可窺見其人仁心厚宅，且認同的意識躍然紙面！

我到這外門口已足夠，根本不需再參訪。但先前從未來過龍湖巖，就留下些影像記錄吧。

循上坡小路蜿蜒而上，旋見面對一池綠水的五層樓正方體的「地藏殿」，顏色冷凝，映對暖調系統的龍湖巖。沿貼池水邊繞行，即到大寺正門。這座 1976 年最後重建的古寺，果然氛圍幽香。正門的左右兩側，兩個圓洞似的開口，

或即龍、虎出洞、山河震動吧?! 所謂龍湖巖，顯然是閩南臥虎藏龍的精神地標。第一殿正中門的對聯：

龍虎列清峰，明室遺臣占地脈；

湖山分赤縣，菩提老佛著靈光。

此聯用行楷書體，剛正流暢，力道、氣勢內斂，正顯示本巖為陳永華所建心靈基地，及其潛伏志業之所由。(註：我原本抄寫的並非本聯，經傳道法師前往勘驗後，來電更正為本聯) 前案置有彌勒佛的閃亮金身，後方主神乃道教化的觀音佛祖；後殿則是供奉佛陀的大雄寶殿；第三殿有題對句：

寧動千江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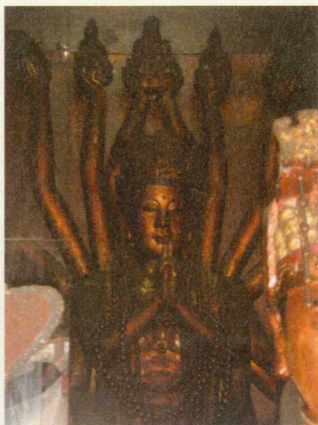
莫擾道人心！

表面上已經遁世消極，但不知底層覺悟的大力菩薩，能否再造恢弘大局？



◀ 赤山龍湖巖第三後殿屋頂 (2012.10.4)。

赤山龍湖巖三面環池，景觀依今擁塞的台灣族群而言，或為勝景，可我捕捉不出三百多年前的況味。最殺風景的是二高，阻絕天際線，令人為之氣結。純粹個人感受，台灣西部的多條交通幹線，不管設計或決策者有心或無意，是以南北兩端的伸張為主旨，扼殺心腹的精神與靈性，



▲ 赤山龍湖巖的準提菩薩 (2012.10.4)。

特別是台灣民族靈魂的起源地，從果毅後到龍湖巖，盡被二高凌空劈殺，這等佈局委實「惡毒」！

在寺內，我向某位比丘尼索取寺廟沿革或資訊時，她指著遠牆邊一堆善書處云：「逕自去拿。」我試探性地問：「這龍湖巖是陳永華所開創？」「不是！陳永華是地理師擇地，第一任祖師參徹法師才是開創人！」我覺得無緣，信步而出。

寺門口廣場右側矗立著「孫太爺開租碑」，是塊乾隆 17 年 (1752) 的歌德碑。我來去匆匆，走馬看花如是。

而第三殿的配祀有準提菩薩，是個人較有興趣探討的，

因為我認為明末台海強人的船上，有可能供奉「準提菩薩」。祂是我所知道，最最寬宏大量的神明，提供最低下階層，或五濁惡世的混亂眾生，最低下限的救贖的門路（陳玉峯，2011，92、93頁）。

文獻上說，1665年陳永華駐軍六甲赤山，披荊斬棘、結茅成廬，開設龍湖巖，並延請福建參徹法師前來駐錫（朱共昌主編，1977）；而《諸羅縣志》所稱的「觀音宮」，「在開化里赤山保，即龍湖巖也。偽官陳永華建，年久傾壞。44年（1705），邑生洪朝樑重建。」（周鍾瑄、陳夢林、李欽文，1717）

或許，遠在1660年代，陳永華即在赤山堡、果毅後佈局，明的設置龍湖巖；暗的，在果毅後成立特殊機構屯墾，包括大潭山、鼓山、尖山等地區作彈性進退。而果毅後與龍湖巖的直線距離不過3公里餘，但如此靠近內山的荒涼地域，設非有急水溪暨其支流、渠道的便捷運輸或交通系統，很難找到非得在此經營的理由。從陳永華「顯靈」的傳說，益加令我感受他的隱身術之與急水溪的關連性。當然，這是個「公案」。

果毅後的傳說、神話，絕非無中生有或起乩降駕的神明語言，那裏，隱藏著台灣子民們共同的夢境，以國難、先烈、事蹟、超凡的智能、理想、信仰與理念的實踐為內涵，如同白雲蒼狗，隨著不同世代、不同外來政權的壓制而閃爍變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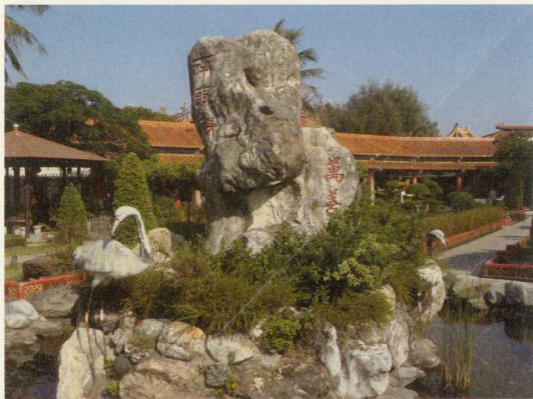
拜別龍湖巖之後，沿174縣道，經龜仔港、下營、學甲，右轉台17北上，到南鯤鯓萬善堂，再西往蚵寮「保安

宮」。黃昏時分抵達急水溪入海口。

之前，2012年9月7日我到南鯤鯓代天府參拜、拍攝，並未到隔壁的萬善堂。10月4日這天，我則以一般遊客的心態前來瞻仰。

萬善之堂 3.6

台灣寺廟祠堂宮壇，除了主神之外，都有副祀或從祀。許多廟宇則因係歷史變遷中，由多間舊廟合併而成，故有多



▲ 由南鯤鯓代天府右側面，前往萬善堂 (2012.10.4)。

殿，乃至大廟原本即有系統規劃等等，無論如何，配祀殆屬跟從主神而發生，一般皆與主神等，在空間上是合在一起的。然而，急水溪近出海口溪畔的南鯤鯓代天府，偌大的廟體南鄰，以圍牆顯著隔開了它的配祀——「萬善堂」的存在。

這間萬善堂在行政組織或體系上，附屬於南鯤鯓代天府，雖在空間上有所切割，嚴格而言，它是代天府貨真價實真正的副祀，特殊的副祀。它截然不同於一般的萬善廟，它的主神是「萬善爺团仔公」，祂象徵或暗喻鄭氏王朝第三代的鄭克塽，他是鄭經與昭娘私通，後來將昭娘納為妾所生的兒子，而昭娘是鄭經很多弟弟的乳母之一，由於鄭經在這方面不正經，幾乎所有他弟弟們的乳母，都跟他有一腿。麻煩來了！因為依據專制傳統習慣，古中國人有所謂「三父八母」，乳母也是「媽媽」的一種，鄭經納「媽媽」為妾，這是亂倫，此即一。（註：其實鄭經又不是只跟一個乳母生小孩。「氣死」鄭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鄭經曾跟他四弟的乳母陳氏私通後生了另個兒子，假報鄭成功是侍妾所生，鄭成功很高興，派人大加賞賜，不料被揭發後，倫理觀念超強的鄭成功狂怒，三番兩次派人要誅殺他的正妻董氏（治家不嚴）、鄭經（亂倫者）、乳母陳氏及所生的小孩，但接令的人不敢殺。）

鄭克塽之所以後來會被謀殺（或被逼自殺），是因為他有才幹又正直。當鄭經率領大軍反攻大陸，却敗回台灣的前後，鄭經任命鄭克塽「監國」，也就是代理國政。而他年輕有為、守正不阿，兄弟、貴族、大官、長輩犯罪時，他鐵面無私，因而招忌招恨，此其二。鄭經一死，都還未入殮，權奸馮錫



▲ 南鯤鯓代天府萬善堂，民間稱团仔公 (2012.10.4)。

范、劉國軒、諸叔親戚等，立即以鄭克塽是殺豬的小孩，不是鄭家骨肉為由，逼殺他奪回大位。

鄭克塽被逼死後，他太太——陳永華的三女兒，也是個貞節烈婦，她挺著大肚子，扶著先生的棺材回去，晝夜哀號，再絕食七天，最後自殺，一屍兩命，得年20。郁永河撰寫的「陳烈婦傳」說他們死後，台灣人常看見鄭克塽的鬼魂騎著馬，還在照顧著鄭氏王朝，也看見他與太太一齊出來，跟生前一樣，隨從的人很多。台灣人認為他們已經成神。

於是，鄭克塽夫婦及未出世的小孩，淪為鄭氏王朝的「無主孤魂」，但台灣人民或特定族群，感嘆於倫理被濫用或依唯物論的狹義血緣之解釋，讓一門忠烈無謂犧牲，於

是，結合原先被鄭芝龍拋棄在台灣留守的閩南人，之被荷蘭屠殺的，例如郭懷一等無主孤魂，讓鄭克塽領軍，向代表鄭氏王朝及明末諸王的「代天府王爺廟」的正統挑戰或質疑，從而杜編出萬善堂囡仔公的神話。或說神、鬼大戰，但始終無解的台灣歷史悲劇故事！

這些牽扯台灣王爺信仰形成的，極度複雜的情節，留待下一章詮釋，現在只就今之所見的民間傳說引介之。

稍早年代，依口述歷史調查後，吳新榮醫師撰寫的「代天府沿革誌」中，如此敘述：

據說，乾隆年間 (1736-1795 年) 現今南鯤鯓廟地範圍內，有處茂盛的桃榔山，風水地理屬於好地穴。地主是鹽水港茄苳腳吳公烈。自從五府千歲的三王爺降駕乩身，指示要在這裏建廟，吳公烈就把桃榔山捐獻給五府千歲。

然而，人間有地主，神鬼界也有境主或轄區，這片桃榔



▲ 萬善爺即鄭克塽 (2012.10.4)。

山在更早之前有段故事。有位牧童曾經有次在此山上遇到大雨，他跑到一株白馬鞍藤下避雨。雨停後，他發現身上竟然沒淋到任一滴雨水，於是他領悟這個地方的神祕。牧童 17 歲時忽然沒病就死了，死前告訴他雙親，他要埋葬在他曾經避雨的枕榔山。葬後，他的靈魂得道，並且常顯靈救濟漁民，更且，他集結了附近各種地穴的群魔眾鬼，被統稱為掃帚精，又稱囡仔公。但是，尚未有陽世間人為他建廟。

現在，五府王爺要來建廟了，囡仔公向祂們抗議。王爺們說祂們早就先佔據該地了，因為祂們早在該地埋下銅錢為標誌。囡仔公也不甘示弱說，祂也以銅針釘在該地下了。雙方誰都不肯讓。因此，發生了劇烈的「神」、「鬼」大戰，「正」、「邪」相拚。幾百萬神兵鬼將殺得難分難解，戰場



▲ 白花馬鞍藤乃沙灘匍匐藤本植物。

就在桃榔山下。以致於白天變得昏天暗地，夜晚則兵器碰撞、慘烈之聲不絕，却始終不分勝負。

在此大戰中，五府王爺一方的中壇元帥被囡仔公打敗，因此後來的鯤鯨廟不像一般廟宇奉祀太子爺，南鯤鯨代天府沒有三太子。另一次戰役中，三王爺為保護殿前門，被掃帚精砍了一刀，因此舊的三王爺頭上有條疤痕，據說後來請盡名匠，也無法為三王爺整型，刀疤恆存在。後來，赤山龍湖巖的觀音佛祖及學甲的保生大帝特來調解說：「大廟來進香，小廟必有敬，有福應同享，神界莫相爭。」

大廟即今南鯤鯨的代天府，奉祀五府千歲；小廟為萬善堂，供奉囡仔公的化身萬善爺。但此化身的另一說就是由鹽水港方面漂流的童屍，被埋在此活穴而顯聖的。

以上即出自吳新榮，而我略加改寫。

現当代天府的解說手冊又如何傳述？

主要的情節差不多，但年代變成是「康熙年間(1662-1722年)」，北糠榔山有位父母雙亡的牧童，依靠舅父生活。而在「白馬鞍藤下避雨」改成「生滿針刺的林投樹下」，且林投叢內「有一丈方圓的空地，寸草不生，在大雨中滴水全無」，所以以後他每天來此靜坐，有天進入虛空覺知，無疾而終。舅父為他就地掩埋，他得了地理精華，後來成神，是為萬善爺囡仔公。

1817年(嘉慶22)，五王決定遷廟，卜地於現今廟址。萬善爺抗議說：「該地是我生前所佔，埋有銅針為證。」五王反駁說：「渡海來台時，即看中該地，並埋下銅錢為標



▶ 林投聚合果。



▲ 林投帶刺的葉片(陳月霞攝)。



▲ 林投雄花穗(2012.7.9; 墾丁)。

記。」於是會同土地公現地勘驗，結果是銅針正巧插在錢孔之中……

而我在2012年10月4日採訪「保安宮」廟方人員有第三版本：

結構一樣，但較精彩的細節是：看牛囡仔7歲就過身，死前告訴舅舅跟阿姪：「我死了不必拜什麼好吃的，只要一布袋黑麻、一布袋綠豆。」當五王要來佔地時，雙方大打出手。萬善爺將黑麻與綠豆化為兵將，跟五王打得難分難解，戰場就在現代天府前超大廣場的前牌樓那裏。當地居民在夜間，屢屢聽見戰鼓聲、馬蹄聲、殺伐聲不絕。有次半暝兒，三王爺去向囡仔公討戰，囡仔公正值愛惱，被吵得心理很不爽，睡眠惺忪地爬起來，衣冠不整，靴子只穿了一隻就出去應戰。因為很生氣，那次祂特別神勇，結果三王爺的額角就被砍了一刀敗走了。「如果讓祂穿好一雙靴，我看喔，不只砍那麼一小刀而已喔！」

橫直後來觀音佛祖來媾和了，就依佛祖吧！可是，接下來廟地該怎麼分呢？觀音佛祖就說，你們各自去站立，看看影子到那裏，你們的地就到那裏。囡仔公人矮嘛，這麼一站，影長就只現今萬善堂廟體那樣沒幾尺（註：大概是黃昏時段吧！）。不料，三王爺耍詐，祂爬到牆上去站立，於是影子拖得那麼長。這就是為什麼現在代天府坐擁龐大房地產的成因啦！

依據現今殆已快要褪盡悲情的社會氛圍，第三版本或許最討好。不過，容我補註些微生態等資訊後，讀者再行編成

最新版。

1. 就時間而言，對照現實面，當然以 1681 年所屬的康熙年間為正確。

2. 以鄭克塽的境遇，不見容於家族諸叔，或以含冤的「無父無母」作象徵為宜。而先生、太太加上未出世的孩子，平均年歲或可以 17 歲為準，或稍更年輕些。

3. 白馬鞍藤或林投，當然以林投叢才可能避雨。白馬鞍藤又稱白花馬鞍藤或厚葉牽牛，學名是 *Ipomoea stolonifera*，它是多年生宿根型蔓性草本，匍匐在沙地上，空間位置是在後灘地，相當於一般海灘地介於馬鞍藤跟海埔姜（矮灌木）之間。它的葉形多變化，由不規則凹裂至近乎馬鞍藤的葉狀。花冠白色，但近中央花冠筒部位有一輪鮮黃色，花筒內亦然。泛見於亞洲熱帶、亞熱帶的海灘上，台灣原本生長於中南部的海岸沙灘。由於人為開發，以及它的生態幅度較窄隘，故而如今幾乎全面消失，只在恆春半島如風吹砂、九棚一帶，甚少量殘存，可列為今之稀有植物。它跟馬鞍藤是同屬不同種（陳玉峯，1985：100 頁）。

至於林投，它的生態區位 (niche) 乃海岸沙灘人高以上的叢生型小喬木，是面海第一道真正的擋風牆，位居馬鞍藤→海埔姜→苦林盤之後，或說，真正的海岸線，自林投開始存在為界線。或可看成：今之南鯤鯓代天府的廟體所在，即 331 年前的海岸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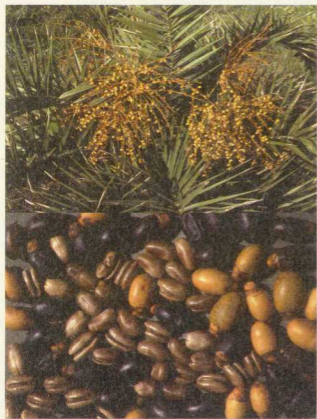
4. 牧童無病而死，分明是為鄭克塽伸冤！他沒過錯，他一切都對，所以他得死！黑麻、綠豆代表數百年來認同台灣

主體的冤魂、野鬼，全數為他出氣。

5. 在地居民在夜間聽見戰鼓、馬蹄、殺伐之聲，象徵高壓統治下，人民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內心為鄭克塽聲援與控訴。而且，不管統治強權是如何鋪天蓋地，體制永遠不可能戰勝良知。「神」、「鬼」大戰的結果，只聞王爺被囡仔公砍了一刀，而囡仔公却毫髮無傷。講故事的人還強調，囡仔公只穿一隻靴而已，否則……，反映良知即令在欠缺體制的支持下，一樣可以戰勝邪惡。不幸的是，在現實界裏，廟產却絕大部分被吞佔！

6. 第一版本中（吳新榮版）說三太子被囡仔公打敗，從此

代天府就無供奉太子爺。此間寓意的歷史事件很複雜，以後有機會再說。而此版說三王爺被「掃箒精」砍了一刀，第二、三版本則說是被萬善爺（囡仔公）砍的，事實上掃箒精、萬善爺、囡仔公都是該牧童（鄭克塽）的不同代號，完全是同一個人。為什麼？因為牧童是在桃榔山得道的，而桃榔山就是檳榔，也就是台灣海棗，學名 *Phoenix hanceana formosana*。



▲ 台灣海棗果實或種子。



▲ 台灣海棗俗稱桃榔 (2012.7.9；墾丁)。

台灣海棗是台灣特有的變種，原種存在於香港、海南島、東南亞等地。它的老祖宗藉由海漂跑到台灣來，依據台灣自然生界、環境，特化、認同於台灣，而變成台灣的特產。它生長在全台海岸地區，從珊瑚礁岩、砂岩塊，到砂土上都可存活，是前岸的陽性樹種。它的果實成熟後，甘甜可食；它的羽狀複葉巨大、堅挺，小葉甚至變成刺狀。由於纖維粗硬耐磨，台灣早期移民以迄國府治台前階段，人們都砍下它的羽葉，結成束狀當掃帚，台灣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桃榔作掃帚的事實。因此，牧童在桃榔山得道，通俗話，當然就是變成了「掃帚精」。

全台灣的古地名，太多地方直接以台灣海棗來命名，例如大棟榔、小棟榔、北棟榔等等，更別說「桃榔山」。台灣海棗在原始時代有機會可以長成 10 公尺上下的大喬木，因而古代台灣說它像檳榔，因而也叫做「日光榔」（《恆春縣志》），恆春南灣、墾丁地區、高雄柴山、中部大肚台地，乃至於東台，昔日應存有台灣海棗的純林。我懷疑荷蘭人跟鄭成功簽約投降的那幅畫中，高大而像椰子樹的喬木，應該就是台灣海棗。

第二版本或現行代天府的解說稿，敘述牧童跑到林投叢下避雨，我認為係傳述者不瞭解植物之所致。試問桃榔山不就是台灣海棗的純林區嗎？又何必再生出林投來避雨？當然桃榔山也可能存有常見的林投，但既然都成掃帚精了，還是將林投還原為台灣海棗或桃榔為宜，否則就很不上「道」。

7. 不管那一版本，我只對前來充當和事佬的「觀音佛祖」反彈。祂只讓是非公道停留在「自在人心」，而非河清海晏、朗朗淨明。所以，如果由我撰寫，我要把佛祖降格為菩薩，因為祂沒能開出第三種選擇。此面向，將是新版最值得發揮的區塊。

我從南鯤鯓大廣場大牌樓右側，走入南面庭園，前往「萬善堂」。

萬善堂前廣場邊，有場布袋戲正在扮仙，是信徒請來酬神的。我常見各廟宇門口的酬神戲，通常戲台上鑼鼓喧天，劇碼演得如火如荼，但戲台下空無一人，純粹演給神明觀



▶ 萬善堂前廣場酬神的布袋戲棚後 (2012.10.4)。



▶ 萬善堂正門形制直覺上即墳墓 (2012.10.4)。

賞。我一直很想採訪這些演戲人在當下的心思。10月4日這齣也一樣。

我繞到戲棚後，為正在操控布偶的女士拍照。她嫣然一笑，頗是蒼涼。

來到萬善堂廟門，整體感就是一座墳墓。從形制到色

調，徹底如是說明，尤其廟門上方的寶蓋頂。萬善爺的神像自然是王爺神格，黑臉。唉！他臉不黑也不成！

小小廟堂裏外有多副對聯，隨意舉例可知寓意之所指。

萬兵據椰山，往日風雲翻玉帛；

善童欣托福，得天獨厚顯神威。

上句指的是台灣民心或昔日無數正義魂魄，想要為鄭克塽翻案或出口氣吧？！下句則是菩薩道心腸，明明受盡委曲、含恨而終，但是成鬼成神還是要嘉佑黎民啊！

萬德莊嚴，領受佛言匡社稷；

善鄰巡狩，追隨王命整山河。

上聯是說大局為重，還是接受佛的寬大，放下小我、社稷為重吧！然而，這是指鄭克塽死後，英靈庇佑台灣才講得通，否則明清山河易色，那來的社稷為重？下聯當然是民間為他翻案，尊為王爺神格，並為台灣重整山河。

但願現世台灣在他的英靈庇蔭下，多多產生些自覺覺他的人格者！

僅就草根下階層而言，目前萬善堂行之有年的「萬善爺發財金」辦法，很有意思，當然也有其他廟宇實施類似的行徑。這個辦法的宗旨是：「本會奉萬善爺示諭：秉持許願、靈驗、還願的信仰精神，在萬善爺庇佑下，澤被信徒、安定穩健、向上奮發的精神，特辦理本發財金。」只要年滿 20 歲，帶著身分證件到廟裏卜杯就可借錢。

你卜杯，第一次就得到聖杯，則借你 6 百元。不管什麼神不神明，純粹就數學概率來說，你借得 6 百的機會是



▲ 萬善堂的電子看板流走著卜杯借款辦法 (2012.10.4)。

2 分之 1；若卜第二杯才得聖杯，則可借 5 百。理論上借不到 5 百或 6 百的人，4 個人才有 1 個；第三杯才卜得的，可借 4 百元，依此類推，最後，卜到第五次才得聖杯的，可借 1 百元。理論上，連 1 百元都借不到的人，32 個人當中才有 1 位。換句話說，你很難借不到錢。我想，連 1 百元都借不到，可能跟萬善爺對沖，或許很適合去買六合彩、大家樂？！

然後，你得在 1 年內還本金。至於利息，隨便你。

這個辦法好在於它不是救濟，只救急，或說一頓飯都有困難的人很方便。很適合再怎麼沒錢的人，還是為你保留一份尊嚴！我很想知道「行之有年」之後，廟方獲致何等的社

會觀察？

我離開萬善堂後，轉到隔壁南側副殿的中軍府，再度跟鄭克塽的阿公打個招呼，參拜一下後，前往代天府西側的鄰居——蚵寮「保安宮」。

蚵寮保安宮 3.7

對觀光客或外來者而言，大概想不透為什麼就在全台最大的王爺廟——南鯤鯓代天府的西邊，不到 8、9 百公尺的距離處，還需要建造另一座大型的王爺廟「保安宮」？就台灣廟宇密度而論，這樣的現象司空見慣、稀鬆平常，但保安宮與代天府的緣起，却有著不同尋常的發軔，以及彼此間複雜的關係。現今各廟宇傳述的建廟沿革等等，基本上屬於隱性文化的多元象徵，並非客觀史實記載，待下章中，再予勾勒大要。本節只作表象敘述。

依保安宮提供給我的影印資料，此宮奉祀主神有朱（大王）、岳（二王）、紀（三王）、金（四王）、伍（五王）府千歲，以及池府千歲、觀音等，不同於代天府的李、池、吳、朱、范府千歲及中軍府、觀音等；保安宮說是 1661 年始建於石井崙，代天府則是 1662 年始建於南鯤鯓；而真正建廟於現址，保安宮是 1804 年，代天府是 1817 年。無論如何，保安宮都是較早的廟宇。

保安宮今廟址為台南市北門區東壁村(里)760號。而蚵寮原名「蠔寮」，也就是養蚵人家搭建的草寮屯聚之地。其文本「歷史」說是鄭成功於1659年北伐南京失利後，轉進攻取台灣。然而，反清的義軍龐多，並非只有鄭氏一旅。1661年，閩粵一帶多支義軍眼看大勢已去，各自解散、化整為零，或遁山林，或渡海求生。其中有支泉州府晉江縣南門外玉園鄉和水頭鄉所組成的義軍，在郭懷(註：好奇怪，跟郭懷一很接近)領導下，率集數百人海航到達石井崙定居，合計約有5~60戶人家。石井崙位於現今蚵寮西方約2公里處的海上(沙丘)孤島。這一自成庄頭的聚落，分屬於7個角頭：水頭洪、三房洪、二房洪、五房洪、三民王、中股王，以及雜姓或



▲ 蚵寮保安宮前亭(2012.10.4)。

「什姓」(以蔡及涂為主)等。他們為求生計、居家平安，相議返回泉州祖居，迎請「朱、岳、紀、金、伍」等五府千歲前來奉祀，並建小廟祭之。

嘉慶年間(註：1796-1820年)，因小廟老朽，庄民合議重建，遂砍伐廟旁的「白馬鞍藤」以增廣廟地。不料，是夜庄民似聞白馬悽慘叫聲不絕，原來「白馬鞍藤」是鎮山之寶，被伐後，相當於石井崙的地理自此敗壞，引致接下來的石井崙屢遭水患，且日益嚴重，逼得居民只好向東內移，遷村到現今的蚵寮定居。1804年，由岳府千歲主導勘定建廟位置，選擇具有「龍身穴」的今廟址，據說在此穴建廟，可令後代子孫出人頭地，而且，當時遷村建庄，也是岳府千歲降駕起乩指



▲ 蚵寮保安宮題為「岳府威靈」(2012.10.4)。



▲ 蚵寮保安宮的觀音佛祖(2012.10.4)。

示的。因此保安宮正面大門上立「岳府威靈」的匾額。

文本中另書，五府千歲之外，庄內另有庄民私有的池府千歲，於 1819 年（嘉慶 24 年）在海上顯靈，救援庄內漁民於海險，又，光緒初年（1875 為元年），蚵寮庄常遭盜賊侵犯，而且，鄰近村庄覬覦蚵寮庄漁收豐富，因而屢屢聯手來蚵寮打家劫舍。而每逢盜賊來犯，又是池府千歲顯靈，指揮庄民抵禦外侮。祂更劃圈一條線，只要是壞蛋入侵，一旦跨入線內，就昏迷不省人事。

經過這些顯靈事件，庄民議決，迎請池王爺進保安宮奉祀，並尊奉祂為「蚵寮庄主」。這就是保安宮六位王爺的來由。保安宮副祀還有孫王爺、溫三王、黃王爺、陳王爺、四王爺、爐王爺、大聖爺、觀音、註生娘娘等，還另設左偏殿為中軍府；右偏殿為城隍。

台灣開拓史上，建庄的特徵之一，往往是同籍貫、同姓氏或同一家族暨其親屬關係所從出，罕見有「雜姓」大拼盤。清朝統治期間，所謂閩粵械鬥、庄頭血拚罄竹難書，各聚落之間常見壁壘分明、族黨意識強烈，排他性表達劇烈。除非有特定信仰或歷史因緣，像蚵寮之可以雜姓共爐，誠乃特例。而且，蚵寮地當陳永華所開創的晒鹽業區的北端，地處距離台南府城的偏遠邊鄙，同時，又是台灣最特殊的王爺信仰的發源地，基於此等理由，李岳勳（1972：325 頁）認定蚵寮乃是陳永華假死之後，他所開創的「洪門」幫會，前進中國進行地下化情治革命的基地。此一基地必也是匯聚各省各地反清志士或菁英，它的姓氏必然甚複雜。

而我想畫蛇添足地補充，陳永華時代的蚵寮，應指急水溪入海口的海上沙丘島，也就是石井崙（今已變成陸地），我懷疑是在今之「鎮海將軍府」暨其以南地域。除了雜姓、王爺起源地、永華村（晒鹽區）北端之外，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因為它位於急水溪入海口，而陳永華的隱匿地是在赤山巖、果毅後大潭山之間。

此一幫會海口基地，是在反清復明志士奔向中國、南洋之後，才以王爺信仰的表徵，在台灣流佈開來。李岳勳（1972：328頁）敘述：「王爺信仰之以王爺信仰的形態公開於台灣民眾的時代，是在乾隆末年至嘉慶初年，亦即『林爽文之亂』以後的事。在此之前，王爺信仰是以『洪門』此一秘密組織的狀態，保密於現在台南縣北門鄉西北海岸的蚵寮，亦即『永華村』一帶的，這在王爺信仰的傳說及其建廟的年代，就可以容易推定，至於其傳說上的緣起，每一個『片斷』都寓有台灣草創史的史實……」

然而，我引用的前述「保安宮」的緣起文本，並非李岳勳引吳新榮等的古典版代天府的沿革，而是現代版的新撰。推測，現代版似有避開與代天府衝突的傾向，在此，我只是要強調保安宮、蚵寮乃陳永華時代，一批批反清志士秘密經營的基地，但在清廷查緝、追殺下，夥同歷代變遷，或說價值觀變化下，幾乎不復有人緬懷、追思或引以為傳承的文化瑰寶。

保安宮門埕與廟前路筆直向海，廟地號稱二甲餘，誠乃台灣大廟之一。最近一次整修是1986年，維持古樸模樣，



▲ 蚵寮保安宮龍柱古意盎然 (2012.10.4)。

而大殿前龍柱予我的感覺殆為「四點金」氣勢，雖則一點也不奢華。廟中的觀音維持傳統古制，稱「觀音佛祖」；主神龕上仍然標示「五府千歲」，雖然這五府與代天府的五府不同。

我請教廟中人員，除了前述「萬善堂囡仔公」神話故事第三版本之外，其所敘述的故事而為文本中所沒有的項目，簡列如下：

1. 保安宮要在此地建廟時，王爺們有所爭執。原本池王爺主張，建在現今南鯤鯓代天府前大廣場的牌樓那裏，因



▲ 蚵寮保安宮的五府千歲 (2012.10.4)。

為現址在 19 世紀太靠近海岸了。但岳王爺說要蓋在今址，這樣，庄頭才會興旺、子孫才會眾多。朱王爺贊成池王爺的意見，還說：「岳王爺如果堅持蓋在這裏，那麼廟名只列稱你岳王爺就好了，不要把我的名字也列上去！」庄民呢？大家討論的結果，比較喜歡多子多孫多福氣，於是就蓋在今址，且廟門正匾只書「岳府威靈」，否則應該叫做「五府千歲」。

2. 老輩說：南鯤鯓代天府的大廟比我們這邊晚建。他們要建廟時欠缺神明，因為海漂來的，只有 6 塊木頭，而非神像。因此，他們從我們這裏請了李大王、南海佛祖及註生娘

娘三尊過去開基。我們這裏過去的李大王，就是現今坐鎮大殿，在中央坐桶上的那一尊。然後，他們再由那 6 塊木頭去雕出神像。

口述者強調的是，最早的王爺船神話，海漂來台的，只是 6 塊木頭，上書李、池、吳、朱、范及中軍府的文字。可能是因為李王被請走了，因而今之保安宮獨無李府千歲。

這一點很有趣，李王爺象徵何等歷史人物或事件呢？

3. 池王爺顯靈的事件較多。較早，各地人到庄內做生意都是挑著籃子盛物件。有天下雨，有個外地人看見一尊 6~7 寸的池王爺沒人照顧，他就將神像放到籃中去。這時，大夥人回來找那尊池王爺，翻查看每個籃子。眼看就要打開池王爺那一籃時，籃中却發出貓叫聲，因而檢查的人掉頭走了。所以，那尊池王爺就被請走了。

池王爺神通廣大。光緒年間，附近 13 個村庄聯手來打我們一庄，但蚵寮出了一個「刺剋龍」（註：台北出個「刺剋虎」，刺剋龍、虎就是很會打架的人），而且，池王爺幫我們畫了一個大圈，叫我們的人不可走出圈外。入侵者知道圈內的厲害，不敢進來。他們使用霰彈槍，往庄內打。每槍聲響後，只見一隻隻螞蟻掉下來。池王爺救了全庄。因此，原本池王爺不在保安宮的五府行列，庄內人就將祂奉為庄主，一起祭祀。還有，當我們庄頭被封鎖時，有位叫做「中洲陳」咍，利用夜間，偷偷為我們扛進來一袋袋的米糧、蕃薯簽……我們這尊觀音佛祖是天庭降下來的……

短暫口訪，但止於此。



▲ 蚵寮保安宮的王船閣 (2012.10.4)。



▲ 蚵寮保安宮的王船閣內的王船 (2012.10.4)。

我沉思著這些鄉俚神話，毫無疑問地，陳永華褪盡權力之後走向隱形與草根，他塑造蚵寮保安宮的前身，安置雜姓義士在此，也設計種種方式保護這批民族鬥士暨其家人，所謂五府千歲之外，為何在民家另外出現了一位「池王爺」，而且被庄民奉為「蚵寮庄主」？池王爺當然就是陳永華的化身啊！池王爺的其中一尊分身為何可以躲在籃子裏，以貓叫聲躲過查緝呢？不也象徵陳永華與清廷走狗之間的鬥法嗎？！甚至於蚵寮被封鎖時，另化身為「中洲陳」運輸米糧賑濟庄民。

2012年10月4日這天的際遇，我很難不聯想，一切都是陳永華英靈的安排！

我沿廟口直行，來到「王船閣」，一座方型大建物，其內，挑高的空間放置一艘王船，是1988年高價打造的兩艘王船之一。另一艘在1988年農10月15日火化。這座王船閣是高雄市鼓山區的「代天宮」耗資1,200萬元建造，捐獻給保安宮，以奉祀「管船大王」——明代水師的吳參將。



▲ 王船閣內的池王轎，池王當然是陳永華(2012.10.4)。



▲ 王船上屋宇採廟的形制(2012.10.4)。

急水溪入海口 3.8

拍攝了王船閣、王船，以及裏面有座池王爺的專用神轎以後，我也繞到「蚵寮漁村民俗文化公園」逛逛。此地旁側有水道港，停泊了一些塑膠桶做的船筏（過往是竹筏）。接著，我想瞻望急水溪入海口，也想順道看看地圖上標示的，另有兩間廟。

第一間叫做「大將爺廟」，在偌大廣場中，兀立一間前後兩落的小廟體，聽說也是歸屬於保安宮管轄的。殿內供奉著一尊王爺類型的神像，只知名號為大將爺，但不知何神所指？廟門對聯：

將略著春秋兵鏖蜀道；

爺名傳萬世神顯睢陽。

我想到張巡、雷萬春等。待後查明。

再繞行至急水溪河堤道附近，看見另間小廟，有點蒼涼感。是謂「鎮海將軍廟」。廟內一尊王爺型神像，但為紅臉，難道是施琅？門口文字：

橫批：鎮安四境寧河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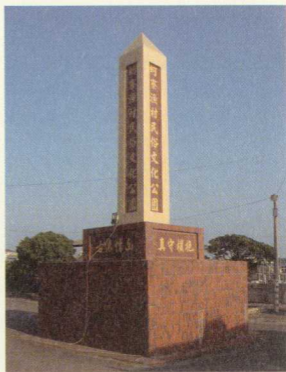
右聯：鎮境安寧施福澤

左聯：海疆平靜仰神威

益發讓我相信它拜的是施琅？我也繞到廟後高堤頂，眺望廣漠海浦地的景物。然後，我抵達急水溪南岸的堤防上，拍水道閘門。水道兩旁，紅樹林樹種團生。再沿堤防下的



▲ 蚵寮的漁筏 (2012.10.4)。



▲ 蚵寮漁村民俗文化公園碑 (2012.10.4)。



▲ 保安宮大將爺廟 (2012.10.4)。

「防汛專用道路」逼近出海口。

（註：不同於媒體報導的，北門區井仔腳拜母豬的「鎮海將軍廟」！）

逢機選擇一處停車，翻上堤防。觸目的是一帶大水橫前，而堤岸下則排列二、三道防風定砂的竹柱、黑色不織布，將漂沙截留。沙灘植物馬鞍藤等，間斷匍匐。由於定砂帶的作用，形成二、三道長長的小型沙丘。我翻爬過欄柵，前往細沙平鋪、綿亙天際的河岸。

王爺信仰的故事中，急水溪是條盲龍，從上游向海的河道，左沖右拐，九九八十一轉，然而，從日治時代的地圖檢視，最是南北繞轉、上下振盪的河道，落在從鐵線橋到果毅後約直線距9公里的段落，也就是急水溪上游，東西向的支流，今之「龜仔港大排」。而接近出海口的段落，急水溪展露的是大河氣度，寬廣浩蕩，絕非雀兒肚腸。即令現今的河堤強制，囿限了神龍擺尾的自由，眼前它所揮灑的灘地、水面，絕對是泱泱格局。

我貪婪地捕捉風與水的潑墨，從袖珍的沙畫，到海天一線；從浪頭泡沫，到夕照長影，盡情按下快門。而愈是向晚，河海勁風愈是力道沉重。我按到相機電源枯竭，急速衝回停車處更換電池，再跑向大岸。此時，日薄海面，我連衝帶撞，奔向出海口的夕陽。

黃昏瑰麗的色溫，連天籠罩。突然，眼前落日，筆直投射在河灘水窪鏡面，三潭映日，不禁教我濕潤眼眶。然後我狂追夕照，趕在它沉沒下海平線之前，終於抵達入海大口。我一面按著快門，一面跪地感恩。



▲ 蚵寮向海急水溪畔的
「鎮海將軍廟」
(2012.10.4)。



▶ 鎮海將軍 (2012.10.4)。

2012年10月4日，老天賞賜予我急水大河奔向大洋的大莊嚴。就在這天，我從果毅後、大潭山陳永華陵墓，奔馳向西天最後一幕四百年的完滿。人生夫復何求？

如是恩典！沿著來時腳印，滿滿的感恩，沒有其他。翻越沙丘時，我盛裝一袋溫柔的細沙，粒粒訴說著滄海與桑田。回到車上，我啃著冷硬的饅頭，再度投入紅塵街燈下。

書寫著這章節時突然想到，鄭成功的叛將施琅終結掉鄭氏王朝，從此台灣墮入關外滿清212年的禁錮，最後還將台灣抵押給日本軍國，為自己的腐敗遮羞；殘存的印記，還以施琅的小祠扼守？而一門孤忠最後的英靈陳永華，帶著我馳騁急水龍背，衝破四百年的禁忌，奔向海闊天空。

重返旗、鼓、劍、印 果毅後 3.9

七天後，2012年10月11~13日，我再度造訪果毅後。此行，先由二高下白河，經枋子林到吉貝要，由黃淑梅導演引介，訪談段洪坤老師，請教西拉雅文化。此訪乃因榮明乩士提及，陳永華與原住民的領域重分配議題所引發，而且，西拉雅文化殆為台灣開拓史上，西南沿海的地基主角色，理當介紹。11日午後，再由果毅後前往佛山，傍晚到「鎮西宮」造訪神農，夜間再訪榮明乩士。

10月12日則沿174縣道，經六甲、穿二高下，經南湖

口東溯。由尖山路口，上尖山下的「鎮安宮」等地，再接 174，經西港湖的「地基主廟」及「真武殿」，之後，左轉南 106-1 鄉道，經桶頭腳、匏子園、山豬滔，而接南 106 道路西出 165 縣道，轉往二高南下高



▲ 前往西拉雅族的原鄉 (2012.10.11)。

雄。本日重點在於環繞尖山觀察，順便看看能否如榮明乩士所言，遇見幾個陳永華的後代。下午在高雄訪談。

10 月 13 日由高雄回台中，在二高 325.8K~323.5 段落，拍陳永華墳墓、尖山、鼓山等，揣摩陳永華的風水、地理觀。另由 320K 出東山服務區，再度拍攝那株大榕樹。

表層上大家都理解台灣人或台灣文化、價值、觀念等等，歧異非常，新近十餘年一些回台的 ABC，也都嘖嘖稱奇於台灣的高亂度。殆自 1990 年代以降，大家琅琅上口的，就是所謂的「多元文化」，然而，所謂多元的內涵係何所指？恐怕才是更大的「多元」。客觀上的多元，舉其要者如族群的多元，歷史上外來統治政權的多元，萬教雜宗、雜神信仰的多元……事實上，就全球繁多國家一比較，即令依國土、人民等比例原則去估算，台灣算不上頂級多元的行列，說穿了，台灣最根本的議題是國家認同、人民自覺上的混亂，絕非多不多元的問題。但本書不處理這面向大結構的

議題，相反地，我只是在「被遺誤的台灣」、「被背叛的台灣」、「被出賣的台灣」、「被割讓的台灣」、「被污名化的台灣」、「被囚禁的台灣」或「被詛咒的台灣」的歷史氛圍之下，穿梭於草根民間，解讀或欣賞我所際遇的一張張臉譜，一間間廟宇，或大大小小的故事，嘗試去感受、領會他們的體溫與心音，也試著瞭解良知、節操如何再生與傳承，而且，目前我處理的對象僅及於四百年來片斷的滄桑，對原住民的部分，未能進窺堂奧。在此，只藉著榮明乩士提及果毅後北方約3~4公里處的吉貝要，做為訪談對象。

165 縣道進入枋子林有 2 個入口，即南 103 及 102。我由前者進去，在路口不遠處的「慈惠宮」等待黃導演。「慈惠宮」是座庄頭小廟，拜的是「千年老母三姊妹」，在官方登



▲ 165 縣道轉往枋子林路旁的慈惠宮 (2012.10.11)。



▲ 慈惠宮的千年老母三姊妹 (2012.10.11)。



▲ 萬仙姑 (2012.10.11)。



▲ 萬仙姑廟 (2012.10.11)。

錄的名稱為「千年婆堂」，被歸屬於道教，主神是謂「千年婆」。今廟是 1992 年 9 月重建竣工者。

廟前左側有株大榕樹，奉有香爐供人拜此榕樹公。千年老母的對聯是：

慈雲廣被千年婆；

惠澤保境神仙祖。

（傳道法師註：婆為平聲，祖為仄聲。一般對聯是仄起平收，因此，此聯是否上下倒置？）

目前我尚未瞭解其為何方神聖，但成神的基本條件當然是顯靈利益信徒。

附近另有一間小廟叫做「萬仙姑」，廟中只有一尊「萬仙姑」。千年老母三姊妹及萬仙姑的神像前，都置有一面圓鏡。一般解釋，鏡子係供女神梳粧之用。

這兩座女神的小廟予我的感受，推測或與原住民母系社會農業文化有關？但我完全無知。而黃導演很快出現後，她帶我到吉貝要，約好在 2005 年重建完成的「北公廨」與段洪坤老師見面。

西拉雅文化與段洪坤老師 3.10

段洪坤老師 1967 年生，今年 46 歲。他在 1997 年 (31 歲) 回到吉貝要原鄉，在老家蹲點做田野，早已卓然有成。他是



▲ 吉貝要的北公廨 (2012.10.11)。



▲ 筆者訪談段洪坤老師 (吉貝要北公廨；2012.10.11；黃淑梅攝)。

高學歷、已自覺的西拉雅菁英。他與我一見如故，一提起自家文化，立即江河決堤。

「這是庄內的角頭公廨，學界研究認為它有點兒模仿漢人村庄的五營，但從我們自身的歷史脈絡來看，並不全然是五營制度的翻版，而是與各大家族有關。當初，我們從海岸、蕭壠社（佳里）搬遷到吉貝耍，匯聚了蕭壠社、麻豆社、哆囉囑社、目加溜灣社、大武壠社等五大家族，而各大家族的人，會把自己家族的祖靈升格為（區域性的）角頭，例如『北公廨』，就是潘姓族人的信仰中心或角頭，北公廨附近住的人多是姓潘的。我們姓段的，也有自己的公廨。不同的公廨，各有不同（祖靈）的名，我們的叫做『阿卡段』，但這『段』的音是受到福佬音影響而走音了，原音比較接近阿卡『動』。我們家族的名也就是祖靈的名，相當於我們的姓氏。西拉雅人的姓及名是前面的名，加上後面家族的姓，例如我的名字叫做『Alak Akatung；阿六·阿卡段』。當初以 don 的音去找漢字的姓，而得段，但我們的『段』並非中國的『段』姓。又例如『萬』姓，他們的家族名叫做 Talavan，而 Van 的閩南音就找到『萬』來當姓。清代列有西拉雅的百家姓，可以找出原來的變遷……」

有趣的是，有人認為「西拉雅」（Siraya）這詞，其實是台語「四大社」一詞轉音而來，乃是伊能嘉矩的《台灣蕃政志》一書中，將平埔族分為十族，其中一族即台南縣境以新港社等四大社為主者，他以台語「四大社」來命名，從而產生這個「族名」（石萬壽，1990；22、36頁），但是，段洪坤（2011；19

頁)却說, Siraya 在其語言中,是「人」的意思,因此,「西拉雅是我們的族名」!

西拉雅的覺醒與正名運動,約是台灣弱勢運動最晚期才出現的,直到 1990 年才算有點眉目。2006 年,西拉雅成為台南縣政府承認的縣定原住民族,但直到今天,爭取官方認定原住民身分相關的抗爭、訴訟,似乎仍未落幕。2012 年 12 月 8 日我去電段老師,他認為無論從語言學、歷史文獻及口訪等,都可確定西拉雅為原語、音,伊能嘉矩的著作中也曾提及,而絕非台語四大社轉音而來。但現今的困境在於原民會等,深怕資源被瓜分,政治選舉的利害關係更加進杯葛,更且,最最嚴重的關鍵在於,族人的自覺與認同的不足之所致。唉!莫說西拉雅人,就連台灣人都是渾渾噩噩,台灣如何覺知、覺悟呢?被壟斷、被買斷的主流傳媒,最最惡毒的一招,將七、八成的畫面充斥著吃喝玩樂,拜物玩金,故意將全面的社會議題、國家問題、重要而有意義的系列塗消。我們的孩童,從小吃的就是這些垃圾觀念與影像,現今已被徹底洗腦的,一、二十歲以下的族群,再不出十年,台灣不亡國得靠外力或奇蹟啊!這些假借民主自由與商業做掩護的統戰技巧之一,我認為很可能就是垃圾國與政商系統「錢洗台灣、買下台灣、血洗台灣」的長期戰略、戰術的一部分。感慨之餘,我告訴段老師,下次有抗爭時通知我!

過往數十年,原住民無力發聲時,我們曾經站在街頭第一線,如今原住民的部分菁英已崛起,老舊的有識之士本來就該退居幕後。要反駁閩南式消滅原住民文化的龐多罪孽說

辭，原住民本來就該當義正辭嚴，坦白說，段老師在向我解說時，可能稍微誤以為我還是所謂的「學界教授」之類，聽得出帶有一絲多餘的謹慎，否則五營就五營，公廨就公廨，兩者風馬牛不相及，21世紀了，何必滯留在買辦學界的泥淖呢？！

因此，我切入問：「過去曾有一說，所謂平埔族有可能是古代中國沿海人民，海漂台灣被同化之後，發展出來的族群，或說，台灣平埔族人是否來自中國？」

「絕對不是！人類從非洲發源出來，往全球各地傳播、演化。到亞洲中國的一支，截然不同於南島語族或民族。我是讀人類學的，我們從言語學追溯得知，即令南島民族曾經經過中國大陸，但並沒有作長期停留，因而根本沒有南島語根留在中國。中國那邊是漢藏語系。相對的，南島語系來到台灣，無論從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各面向探究，都跟中國無關。而台灣，甚至有可能是南島語系的發源地，或直說，南島語系的祖先來到台灣之後，再四處擴展出去，也有可能出去又轉回台灣，例如達悟人，是由菲律賓再到蘭嶼的。西拉雅人絕對跟中國語系種族無關……」（註：此議題另請參考如臧振華，2012等文獻）

「老子、老君、太上老君與阿立祖、阿立母有何關係？」有的福佬人說西拉雅人拜的祖靈就是老子，這是太荒謬、離譜的錯置，但我寧願讓西拉雅人自行澄清。

「當然無關。殆自清統以降，我們對自己的信仰愈來愈模糊。然而，我們從小就很清楚，『Alid；阿立』就是『祖

先』的意思；眾神則叫『Alidlid；阿立立』，因為我們的語言當中，複數採取重複的音而成。小時候我們聽長輩唸咒語，都是『阿立立』，也就是拜請公廨所有眾神都到來的意思。

「像『阿立祖』、『阿立母』、『太祖』之類的名詞，很可能是受到福佬人強勢的拜祖先文化，長期的影響，因而加上了福佬人的母、祖等等。我們的『阿立母』是個泛稱而已，不同家族的『阿立母』擁有各自不同的名字，例如『taribang；塔里曼』、『tarining；塔里尼』、『tautingni；杜丁尼』、『akatuang；阿卡段』、『lolanla；洛娜拉』……阿立母這個泛稱，代表一個家族祖靈，升格成為一個社群的祖靈。

「潘英海曾經分析為何叫『老君』，他推測，弱勢文化的信仰，依附在強勢文化的大神之上，從而產生老君之說。西拉雅人的男女祭師，其法力的最大來源，殆為一個最大的神，相對的，福佬人道教法力的最大來源是老子、老君，因此，弱勢或沒信心的西拉雅人，乾脆去抓道教最高理想人格或神格的太上老君來，似乎代表著：『我們也有個地位崇高的太上老君啊！』……」

的確，這種「阮嘛有啊！」的心理，本來就是弱勢時候的普世人性。不過，我看過許多所謂的學者、政客或掌權者，假惺惺地擺出同情弱者的姿勢，在表示「我有把你當人看」的底層，信奉著弱肉強食、一把權力優於一袋正義，得了便宜還賣乖地宣稱：是他們自己來依附的，而不願去反思

篡改弱勢者的歷史、漢人本位的遺毒！「阮嘛有啊！」是悲劇後的結果，正是因為有了屠殺、征服，殺光原民的父、兄、弟，強迫原民的女人為妻、為妾、為僕、為奴、為貨物，於是，唐山公與原民媽的混血悲情，才會發展出台灣的「哭調仔文化」啊！「依附說」換個角度叫做「強迫說」。

「我自己的調查、分析認為，例如大武壠、小林等地，他們請來的四方諸神當中，有一位叫做『Fu-Ku-n』的大神，有無可能是由Fu-Ku-n假借音而成為『老君』？頭社那邊的傳說，祖先海上來，遇大霧，空中浮現『太上老君』的引導旗……」

「你們的祖先來台沒東西吃，打獵後吃完肉，剩下的壳拿來拜老君?!」我拿榮明乩土的說辭來刺激段，不過，他很有風度。

「我從訪調的口述史當中，慢慢釐清為何使用壳、頭骨來拜拜。我們現今看到公廨中的豬頭壳，都是豢養豬的。古早，荷蘭文獻描述，女祭師在祭祀儀式中，在祭壇上置放各式各樣的野獸頭顱，有La-n(註：大型的動物)、鹿、羌、水牛、豬(野豬叫做Ka-ba-lun)……大武壠的老輩說，他們要外出打獵前，得先來Ku-wa(或叫Ku-ba，音跟鄒族的祭壇一樣)，跟祖靈溝通，祈求祖靈保佑，讓他有所收穫，是由祭師代為祈禱的。

「沒祭師代勞時，可以聽『阿唵；Aen』(註：烏鶯)的叫聲。阿唵如果叫的是『啾—啾—Geu Geu』，代表不吉利，不可外出；如果叫聲是『Ka—Geu、Ka—Geu、Ka—Ka—Geu』，則是大吉大利，趕快出去打。以前，打

到的第一頭獵物，不管是什麼動物，牠的頭必須拿回公廨酬神，用以感謝祖靈賞賜。因此，這個頭是供獻物。人民和祖靈或神之間有個約定，保佑與酬謝。此等供獻物到了現代，頭顱變成一種咒物，魔法術必得通過它，才能跟祖靈做溝通。」

「它只是一個媒介？」

「沒錯！到現今，由於受到道教或民間信仰的影響，已經被一般的泛靈信仰穿鑿附會，變成『豬頭壳』本身也有神，也是神，是它在保護公廨內的安全？！豬頭壳算是阿立母的部下。我曾經問阮尪姨，她說：我們公廨中有3個豬頭壳。中間那是『尪祖』的；右邊那個是 Kyu-Me-Dai(奇眉達)的部下；左邊那個是我們阿卡段的部下。換句話說，她已將豬頭壳神格化了。

「吃剩下的壳才拜祖靈？要死啦！皮癢啊？！誰敢拿吃剩的來祭祀？最新鮮、最具代表性的物品才敢獻給祖靈！……」

接著我探詢族群遷移的問題：「1661年之後，你們的祖



▲ 豬頭壳(吉貝婁北公廨；2012.10.11)。

先是由果毅後那邊，被陳永華等漢人遷移來此嗎？」

「從我們殘留下來的古文書，我找到最早的一張是麻豆一個叫做陳國興的通事，他找些人，於 1779 年（乾隆年間）前往果毅後後方的麻埔開墾。林爽文事件之後，有些餘黨遁入內山，清廷採取『以蕃制蕃』策略，於乾隆 56 年（1791）實施『番屯政策』，要我們往山地開墾，相當於要我們去防守山上的生蕃、土匪，避免他們下山騷擾。當時，中北部設有土牛溝，南部沒有，只有土牛紅線，在地圖上劃條紅線連接各番界碑而已……也有可能像老師說的，從果毅後搬遷過來吉貝要……」

今之文本、研究報告似乎都採用：「吉貝要原為洪雅系



▲ 段氏祖房前的段洪坤老師（2012.10.11；吉貝要）。

平埔族哆囉囑社的地盤。乾隆中葉，蕭壠社民段氏始移居此地……」（石萬壽，1990：193頁）然後再有其他社人移進來。然而，目前所知的文獻，似乎無人知道陳永華在1660年代，於赤山巖、果毅後接觸的（如果有接觸的話）原住民，是何等人種、如何遷徙。

段洪坤也相信他們是在乾隆年間移到吉貝要來，因為：「族人的口述，土地文書的證據如此。1791年以降，我們朝向內山墾殖，由吉貝要東望，從滴水仔開始，到麻埔，整個丘陵地都是我們段氏家族的範圍，我找到一批土地文書可以證明。麻埔那裏有間阿立母公廨，就是吉貝要段氏的人所設立。後來，麻埔的人跟吉貝要一直有婚嫁關係，現在麻埔剩下不到幾戶……」

無論如何，陳永華時代的「實況」若何，目前無法探討。

我個人在田野調查時，顯然是台灣獼猴的覓食方式，饕餮般往嘴巴內塞進去到手的任何食物，將兩側臉頰或嘴中任何可利用的空間，拚命填滿。回來以後，再緩緩送至牙床間細細咀嚼。也不管吃到的是仙桃或是度小月的無花果，全數整理為逐字稿，然後再行淘金。坦白說，我不能在此錄下所有訪談的內容，以下，僅就段老師的部分敘述，分類條列簡述：（下列的「我」，指筆者）

1. 西拉雅語言跟阿美族最接近。而「手」或「五」都說成「Ri-Ma」，台灣一半以上的原住民的五都是「Ri-Ma」；語言學的語根研究，西拉雅人同於南島語系；口中黏膜或唾

液的 DNA 檢驗，西拉雅人與南島語系各人種等，具有特定的基因排序。

2. 西拉雅人來台之前居住何處？或說台灣的西拉雅人從何而來？老一輩說：崑崙山，我個人比較能接受。不過此崑崙山並非中國的崑崙山，而是海盜林道乾時代，座落於湄公河三角洲南方海上的「康道爾島」。

跟崑崙同音的昆侖，中國遠古時代的「昆侖丘」，或「封禪」，可稱之為「昆侖文化」，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皇帝祭神的高臺，源自西亞兩河流域的「昆侖」（註：崇高的祭臺），這個祭臺文化，從西元前第 27 世紀（黃帝時代），以迄西元前 3、2 世紀的秦漢時代（凌純聲，1965）。我想，大可不必往西亞兩河流域去推衍了。我相信西拉雅先輩的「崑崙山」來源說，指的是東南亞的海島民族，在最後一次冰河時期之後，甚至於到幾百年前，才跨海來到台灣。

3. 吉貝耍，西拉雅音為「Kabua-Sua」，意即「木棉部落」。而我聽段老師唸起來比較像是 G(κ)a-p(b)u-Sua；六龜的族群唸成「Ga-po-Su」。而全部的南島語族的「Ga-Po-Su」通通指的是「斑芝花」，也就是木棉。段洪坤的研究認為，「Sua」或「耍」殆即「人住的地方」或「社」。

西拉雅人可以說是木棉族人，而木棉 (*Bombax malabarica*) 據文獻說是 1645 年「首度由荷蘭人引進的」，當然後來又有多次的引種。然而，我認為是因早期的研究不足，才將木棉栽在荷蘭人頭上，其實荷蘭引進之外，西拉雅人更可能是最早的引種者。

4. 西拉雅人的「向」的觀念很有趣。石萬壽(1990:199、200頁)描述的祭司口唸的祝(禱)詞，其實是西拉雅人在進公廨跟祖靈溝通時，必須說的「祝禱語」，從小就得學習的「三向」。段老師快速唸出的「三向」，我記成：「南嚙南奈，南嚙基督賴，南嚙尼術賴，南嚙阿賴……阿立立。」只要和祭祀相關的東西，都和「向」有關係。例如福佬人的「好兄弟」即「向魂」；可以治病的水叫「向水」；施行的法術是謂「向術」。

5. 西拉雅人被說成「拜壺民族」，其實是個大誤解。壺在西拉雅的信仰中只不過是個容器而已。「斫仔或壺破了，我們就丟掉啊！如果它是神體，你怎敢丟掉？我們拜的是裏面的水，或精確地說，我們祭祀的是沒有具體形象的靈；我們是泛靈信仰的民族；我們跟祖靈溝通之後，祖靈的力量就呈現在水上面，我們是個水的民族。壺是個表徵，但外形的表徵或祭祀行為的表面對象，不能用來解釋內涵。否則福佬人拿香對香爐拜，是否該叫做『拜爐民族』?! 我們也用塑膠袋裝水，插上華澤蘭，吊在汽車上，就可以拜，可以保平安了。但是別的地區例如頭社則不然，他們將壺體視同神體，會在壺上綁上紅布叫『官衣』，模仿道教為神明穿官服。大瓶包大件、小瓶包小件，年年加一件，以致於小小瓶被裹成大大支……」

6. 考古等研究認為，西拉雅人大約在1,200~600年前來到台灣。有人推論蔦松文化殆即西拉雅的祖先，約為1,200年前。進入歷史時期則約600~800年前，出現西拉雅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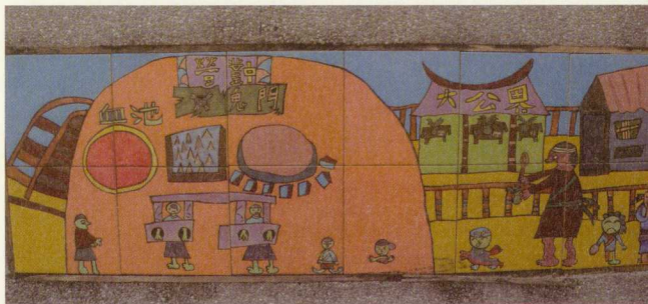
▲ 吉貝要西南公廨內的段福枝之瓶 (2012.10.11)。

層。

7. 吉貝要目前推廣的傳統祭典如「Ta-ai 夜祭」、「孝海祭」等，意義不外酬神、拜靈、緬懷先人渡海犧牲等等。而一些信仰的內容，的確受到福佬人的嚴重影響，例如「禁向」及「開向」，已經相當於福佬人農曆7月的開、關鬼門矣。

段老師的阿公，名叫段福枝，在今之吉貝要西南公廨中有支白瓶子，據說就是裝盛著他的靈魂。依段福枝先人所說的故事，他處理開鬼門（他是「施加伴頭；sikapua 頭；向頭；註：sikapua 是神職名稱，加上頭字，表示帶頭者之意」，也就是祭司的帶頭者）的儀式，得去到「陰陽交界處」，吉貝要地區有二處，一在沼澤地；

一在鐵筒橋。段老師的二姊小時候，跟著阿公去「開向」。只見段福枝先生在那邊唸咒語，並以「尪祖拐」比劃之後，突然出現一個「光洞」，如同電影情節異次元空間的「蟲洞」打開，一堆矮小的小鬼從洞中跑出來，都沒穿衣服，眼睛很大（註：簡直就是E.T.標準版），他們在目視可及處消失……此之謂「開鬼門」；而農曆7月29日夜晚「關鬼門」時，「全世界只有我們才有的儀式，叫做『槓孔鏘』，男人組成的『趕鬼大隊』，使用2種法器，一種叫『叩』，即鐵器，敲出來的聲音較沉，代表男神；後一種叫做『鏘』，敲出的聲音較響亮，代表女神。大家從『尪祖』（註：他們的大神）處，請出尪祖正身，前往大公廨，向眾神（阿立立）溝通之後，組成趕鬼大隊。大家排一列，一邊走、一邊敲著叩、鏘，繞行庄頭外圍，將當初放出去的鬼魂一一叫回來關進去。沿路不得



▲ 兒童創作的「開關鬼門」圖(2012.10.11)。

有火，不可講話。而隊伍中的人，在沿路上發生的任何事，大公廨內的祭司都知道……」

上述屬於靈異級說辭。而段老師的理性推測，西拉雅人在秋冬季節准許狩獵，而春夏之交因乃動物交配、生殖的季節，是以禁獵。另一方面，由於清代文獻提到平埔人有「開向」及「禁向」的習俗，於是結合西拉雅人的保育文化、開向及禁向的名詞，以及福佬人的鬼月習俗，變成了開關鬼門的宗教活動，且儀式是特產 (endemic)！

又，「公廨」(Ku-wa 或 Ku-ba) 這名詞也是漢人陳第的《東番記》發明的。可能他來台 (或聽人敘述) 看見「一群人聚在一個場所，狀似辦公、會議」，因而以漢人衙門辦公處所來書寫。官署即官廨，廨讀為ㄌㄧˊㄝˋ、或ㄊㄧˊㄝˋ。

最荒謬的，可能是二次大戰美軍機轟炸台灣之後，連阿立母都跟媽祖、王爺、三太子一夥的，顯靈或出來接炸彈！

8. 西拉雅的「公廨」，基本單位是「阿立母」，如果有副室或隔間，則是屬於該阿立母的部下，也就是服侍阿立母的男神或女神，有其自己的名字。例如「北公廨」副室那個男神叫做「fuankan-ali；范江·阿立」。此外，「公廨」外面有個圓筒狀的欄柵，圓心處放置一壺或瓶，先前被訛說成福佬人的「兵馬營」，其實只是阿立母部下的駐點；段福枝先生所屬的「西南公廨」，外面也有個圓形鐵欄柵，圓心置一壺，也就是此一角頭公廨的「衛哨站」，從公廨副室伸出一截竹竿，帶著彎曲的粗竹鞭，謂之「跳橋」，是阿立母副手帶領部屬進出公廨的管道，等等。



▲ 吉貝婁西南公廨 (2012.10.11)。



▲ 吉貝婁西南公廨內的豬頭壳 (2012.10.11)。

段老師帶我到各角頭公廨，以及聯合型的大公廨，一一解說，但我將各物品及信仰、儀式等流程、象徵意義，都略掉，因為現今網上乃至現地解說文本，乃至活動等，都有充分的說明，讀者宜自行前往現地感受其氛圍，較具深刻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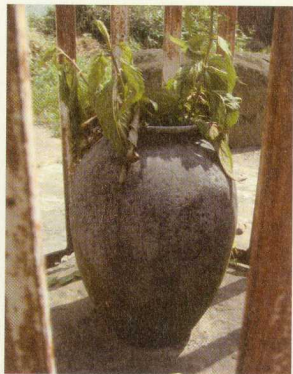
西拉雅信仰也相信人死後，有類似全球性的天堂、地獄之說。17世紀上半葉，荷蘭宣教師（或傳教士）G. Candidus（有譯為甘迪鳩斯）記載（新港社）：「……人死後，靈魂要走過一條架在狹窄的竹橋，以到達天堂。假使生前有善行，會安然通過，到達快樂的天堂。假使生前為非作歹，則不能通過窄橋，定跌入污穢的河裏，飽受痛苦的煎熬。他們也相信靈魂不滅……」（石萬壽，1990：23頁）

段洪坤則說：門口放一個椰子殼，內裝清水，用以洗淨靈魂，才能走過一條橋，到達一處叫做「Campum Eliseum」的地方，被翻譯成天堂，其實是我們所稱的「祖靈之邦」，祖靈們定居的場域。人死後，阿立母會出來帶亡魂，經過類似彩虹橋的此橋，去到祖靈原鄉。若你生平為惡，這條橋會自動轉彎，讓你掉下去……

9. 吉貝要的庄內有間豪華的清水祖師廟「東河宮」。據說高雄竹子港的清水祖師，每年都會北上「碧雲寺」。有次途經吉貝要附近的溪流（註：應該是龜重溪），因大雨，溪水暴漲無法渡過。吉貝要的一位章先生邀請他們：「無妨到庄內歇一夜。」就此發生緣分，遂分靈來此建廟，於是本庄開始拜清水祖師。此為光緒年間事。



▲ 北公廨的跳橋，乃阿立母(祖)的部下進出公廨的管道(2012.10.11)。



▶ 代表阿立母部下之瓶(2012.10.11；吉貝要)。



▲ 吉貝要的大公廨(2012.10.11)。



▲ 吉貝要的清水祖師廟別有因緣 (2012.1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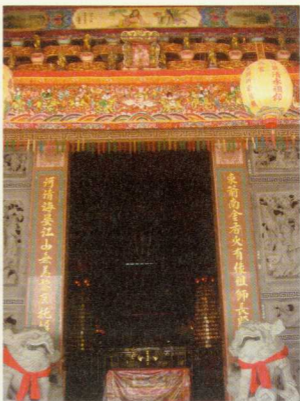
我進廟瞻仰。清水祖師前，供奉著三太子，也有營斗等，標示著禪門印記。

我在吉貝要的勘訪中，感受最合脾胃的，是在段福枝先生所在的西南公廨。那裏，表面上視野受到周遭建物等阻塞，但予我的氛圍甚安詳、愉悅，可能是樹木的空間結構，或段先生英靈，或段老師的人格特質，帶來的一種和諧吧？！

西拉雅民族原本分佈在古台灣倒風內海、台江內海的濱海陸域，最早受到閩南人及台海強人的壓迫、屠殺、同化，而不斷向內陸、西南恆春半島，乃至東台遷徙。可以說，王爺信仰的發源地，各大閩南人的廟宇、聚落的地基主，應該

都與西拉雅人相關。他們是台灣人母體文化很重要的基礎。我展讀著地文與人文，隱約見及台灣文化一條綿長的臍帶，深深地隱入這片土地的奧底。它也是台灣母系社會文化的活水源頭大支。

▶ 吉貝要的清水祖師廟旁祀的註生娘娘 (2012.10.11)。



佛山觀音巖與林文彬主委 3.11

告別段老師與吉貝要之後，彷彿我又穿過時空隧道，重返果毅後。

經過果毅國小，我二度拍攝萬聖公（相公）廟及相公橋，然後出庄，前往佛山觀音巖。而在果毅後大排與南 110 道路相交處，有座可能是「鎮西宮」的外五營的東營，磚紅色外體，門聯「東師靈威守果毅；營兵壯志佑民安」，裏面案後銘書「東營張勝天將軍神位」。



◀ 相公(萬聖公)廟前相公橋(2012.10.11)。



◀ 陳永華神位(2012.10.11；果毅後)。



◀ 果毅後東營張勝天將軍祠(2012.10.11)。

南 110 道路在 10K 前，穿越二高下的隧道。我上山，繞經「麻埔」、猴探井等，沒找到「阿立母」的公廨。然後，我到了「佛山觀音巖」立於 1981 年的牌樓，也照見左側不遠處，金碧輝煌的大廟體。此前，沿路旁殆皆墳墓地，也有多面白布條，上書抗議什麼「會唸經的吸血鬼」等，而向「佛祖請不要啃我骨頭」的訴求，是某地主的吶喊。

可能是我來的時機不對。佔地遼廣、廟體宏偉高大，宛似鑲滿黃金的屋頂映射著西天陽光，直是金光閃閃；偌大的結構，或許是黃金條塊才換得到的精美石雕，在在展現著擎天氣概。「皇中聖殿」前的九龍圖、龍雕，每隻，都是皇宮中的「五爪龍」。然而，我只遇見什麼都說不清楚的兩個人，總體氛圍稍形冷峻。

然而，我却在觀音殿讀到第一章引述的，令我激賞的對聯：「若不回頭誰為你救苦救難；如能轉念何須我大慈大悲。」這是一貫道的超大型建築，但這副對聯超越任何的實體建物！



▲ 佛山觀音巖牌樓 (2012.10.11) 立於 1981 年。



▲ 佛山觀音殿前廣場 (2012.10.11)。

我再上躋上方的「佛山靈寶塔」，一貫道信徒的聖山。我曾經為中部一貫道數百位點傳師上過土地倫理等等課程，他們相當禮待我，但似乎彼此的緣分尚未出現。

附註：網路資訊說佛山觀音巖是 1936 年 1 月 10 日創建，主祀「瑤池金母」。原廟為木造建物，相傳昔日荷蘭人造窯燒瓷所在，並圍堵山澗成池，做為灌溉之用，稱「觀音埤」云云。

原本想要一窺佛山天機，只緣身在此山，不見佛山真面目。在此，先轉引當天晚上，我訪談「鎮西宮」主委林文彬先生的佛山神話故事，聊充另一角度的引介。以下是林主委



▲ 佛山觀音殿 (2012.10.11)。



▲ 佛山觀音殿 (2012.10.11)。



▲ 佛山觀音殿的觀世音菩薩 (2012.10.11)。

有趣的述說：

「古早古早，鼓(佛)山是座大山，地理極佳，是個大龍窟，而不只是個龍穴。也就是有一窩龍藏在那裏。稍微懂得地理風水的人都知道，佛山下正是果毅後，它是果毅後的靠山，果毅後受其庇蔭必定地靈人傑，因而頗受近鄰鄉庄的忌妒。柳營人士請了地理師，要來破壞此一龍脈。他們差工對準龍穴挖掘，利用夜間挖，一擔擔土運出去，挖運到黎明時分才慫去。

「不料第二天夜晚再來施工時，全山却完好如初！他們每夜來挖，隔天佛山依然如故。於是，柳營人再延請略有神通的術士，假扮成乞丐，夜宿佛山一窺究竟。

「當破壞龍脈的工人敲打、下掘時，一條龍子受創在哭啼，旁側龍母安慰祂：『你不用哭！他們千人挑，我萬人填，只驚銅針黑狗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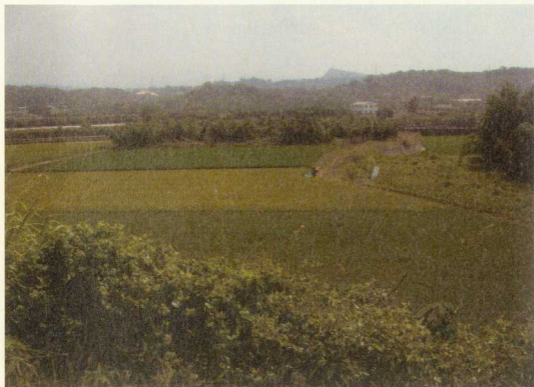
「『乞丐』一聽，喜出望外，連夜趕回柳營，報告這份大發現。於是，柳營人依此，敗掉了佛山大龍穴。



▲ 南 110-10K 回首佛山 (2012.10.11)。



▲ 口訪果毅後「鎮西宮」林文彬主委 (2012.10.11)。



▲ 二高 325.1K 所見之尖山及左方的佛山 (2012.10.13)。



▲ 果毅後「鎮西宮」外觀 (2012.10.12)。

「當銅針插地、黑狗血飛濺後，滿山震動、鬼哭神號，龍族四處逃竄。那隻龍母沿著山稜南竄，隱沒於赤山龍湖巖；是夜被掘傷龍足的一條小龍，跛著腳只能下走果穀後，跑到果穀後街西界正要逸去時，被『鎮西宮』的神農大帝踩住龍尾，小龍前足向上一伸，從地中冒出五爪來，這就是鎮西宮廟門廣場西側，165 道路 26.5K 旁的那株『五爪松』的由來。」

清清喉嚨後，林主委繼續說：

「據老輩講，鼓山如果沒被敗掉地理，阮果穀後全庄只有三個扛扁擔的！你聽懂我的意思吧？也就是全部都是大富大貴人家，只有三個勞工階層啊！時運如此，奈何！我們庄古時何等繁華，但此後漸次式微，到了日治、國府更替時，從天后宮到這裏的市集盛況，算是最後的迴光返照。之後，沒落迄今。」

「再說小龍吧。你別看祂受傷而且被鎮住，祂還是蓋猛吔！……」

鎮西宮西南側有株大榕樹，古老的氣生根盤集、斜插，由地向天，宛似張牙舞爪，向上延展聯枝累葉、綠意盎然。



▲ 位於 165 縣道 26.5K 旁的榕樹，被奉為「五腳松王公」祭拜 (2012.10.12)。



▲受傷小龍被五穀王踩住尾巴向上一伸，龍爪頓成「五腳榕」(2012.10.12)。

另在近廟側，另有一株多幹的二代木。由於古榕駢幹頗有架勢，被廟方另置小廟亭奉案供祭，且題名為「五腳松王公」。是榕，為何名為松？因為台語榕、松甚為接近，借音易字，或可象徵某種超越，或有榕不只是榕的意味，寓意此小龍也！

「這條龍的神威依舊在，不時顯聖。

「屏東有位貨車司機，每年定時來此一拜。每拜必燒很多金紙，很虔誠。他告訴我：你們這隻龍凶得很！他說榕樹公有次凶他，『因為我以前跑貨車，夜間從這裏過，榕樹公常顯靈

嚇唬我……』

「『莫怪祂凶你，祂沒巴你（打你巴掌）已經夠慈悲了！祂在警告你不要再超載了呀！』

「『你當過司機嗎？你怎會知道我超載？』

「我說：『夜晚你不跑高速公路，斜插到這條路來，你不是超載躲避檢查又是什麼?!』他很見羞地呆笑……」

人們的夢境頻常示現潛意識、下意識之對現象界的另類映射。地方神話故事亦常呈現該地集體的夢魘、矛盾、祈願、歷史恩怨，或某種隱藏的暗喻，或多或少也烘托出講故事者個人的色彩。表面上這故事可以是：再怎麼有能力的人，驕傲又大嘴巴必敗，但這是國小的閱讀測驗。如果果毅後地區是陳永華神隱的基地，鼓山地理被毀，或可以是鄭氏王朝被滅，而陳永華陣營亦有人事齟齬或分裂，逼得陳氏轉往赤山龍湖巖，進行地下情資等工作，只留下小部分人員在果毅後活躍。但這只是個人夢話的枝梢末節。

辭別佛山，循蜿蜒下山路，繞進一戶人家探詢何以名之



▲ 猴探井 (2012.10.11；佛山)。



▲ 猴探井但為一池水 (2012.10.11；佛山)。

「猴探井」？住戶只說：較早就是這地名。旁側一潭深水。問麻埔，但見荒煙蔓草。

附註：麻埔的歷史有塊「不許官山咀利示禁碑」可參考，該碑是 1779 年設立的。

順著南 110 鄉道西出。在 10K 附近，拍攝嘉南大圳北幹線的「八號橋」，也回首拍佛山，但見和緩山勢略微隆起的一處，看不出神鼓今何在。而地圖上標示為九號橋的，可能是筆誤。

接 165 縣道北溯，右轉南 107 鄉道，前往尖山埤水庫，然而，水庫區已成為現代遊憩據點，折回，轉進一座似乎是「自然物崇拜」的「義善堂」。天已陰暗下來。



▲ 尖山埤義善堂乃自然崇拜之一例(2012.10.11)。

可查詢的資料說：尖山義善堂原來是被稱為「崎腳公」的小祠。1937年日本人開鑿尖山埤，常發生輕便車的意外事件，不時有人員傷亡。為了讓工程順利，日人遂接受在地人的建議，遷移「崎腳公」到今址重建、厚祭之。果然，不再出事。

然而今廟拜的是「義善姑」，乃1980年新建的，頗具規模的廟體。主神為一尊黑臉的「義善姑」。洽詢廟祝張煌輝先生，據他所知有限，只勾勒如下：

「起先只是間小廟，拜的是三塊石頭，沒有名稱。但祂很靈驗，信徒日眾，逕自慷慨解囊，所以改建為今之大廟。但神像跟神名該如何起呢？主事者就挑選3個名稱，以卜杯方式，讓神靈決定。卜出來的結果是『義善姑』，神像當然就雕出女神來。全台只此一間，別無分靈。廟中門24小時開敞，跟7-11一樣，全日夜服務信眾。11月2日千秋，去年來了千餘信徒！今年歡迎你來看熱鬧……」

此即由「公」變「姑」的由來？！

南110出新吉庄頭處，路左有繫紅布的二群榕樹公駢幹，前一小祠，即「西營劉公聖者」，裏面奉祀一支帥旗。不知是何間廟宇的外五營之西營？再略前行，即南107跨越嘉南大圳北幹線（大排水道）的「旭山橋」。我停車拍攝此橋，而灰濛夜色下，空中傳來宏亮悠遠的喇叭放送聲：「……有鹽水虱目魚、有虱目魚皮、足嬭地南洋兒、大肚魚、四腳兒，喔有蝦仁、蛤兒，有魴仔魚、鹽……虱目魚丸、槓丸、花枝丸……有狗母魚脯……有午仔魚、豆仔魚、鱸魚、白帶

魚、鱈肉(秋刀)……趕緊來買……有……」

不知廣播何來？蒼茫中，拉開了某種意象，可以想像，只憑著布或紙製的揚聲筒，陳永華的軍令由果毅後發出，鼓山、尖山盡可聽聞，殆視白天、夜晚、山風、海風的自然頻道而傳送。

際夜抵達果毅後鎮西宮。

神農大帝鎮西宮 3.12

我只是逢機而來，到廟口時，燈火已亮，但只蒼老黯淡；香客一、二，意境有些哀傷。

猶記榮明崑士在10月4日提及，雍正年代(1723-1735年)此地原本打算建造土地公廟，陰錯陽差，却變成神農大廟的軼聞。但我首度參拜，却別有洞天。

入廟後發現，原來叫賣魚貨等的廣播，係在本廟放送。一位中年男子正對著麥克風重複嚷喊。我正觀察廟內設施時，他的播放工作已完畢。

探詢廟方一位工作人員，他說廟的沿革等，已由果毅國小的某某人撰成，非常精彩，刻正排版印刷中，一本3百塊，問我要幾本。他熱情有餘，其他一概不知，因為初進本廟。他引領我到旁側廂房，打開門鎖入室。原來這裏以玻璃櫃，守護著本廟的古老神像——神農大帝的大王公、二王公



▲ 據稱神農大帝神像的鬍子多年來長出 15 公分 (2012.10.11)。

及三王公。

掛在牆壁上的剪報敘述，鎮西宮是全台神農的開基祖廟，源起於明朝萬曆年間，1589年，移民迎請大、二、三王公在山仔腳奉祀，後來在果毅後建廟，算是台灣最早的神農廟。它的土地公則是明朝宣德年間 (1426-1435年) 的神像，註生娘娘的年代也頗久

遠，橫直是滿廟古物就是了。之所以在 2011 年 4 月下旬被報紙報導，乃因五穀王 (神農) 神像的鬍鬚在十餘年來，竟然長出了 15 公分，因而轟動一時。

而大殿中的巨大神桌古色古香，銘刻著雍正 11 年 (1733) 農 4 月立。毫無疑問，此廟最晚也在 18 世紀上半葉建立的，實體的年代，吻合榮明乩士的敘述。至於 15、16 世紀移民台灣山仔腳等，有待考據。關於鬍鬚會增長的奇蹟，不要問我。毛髮在人死後仍有可能生長一小段時間殆無疑問，但神像的鬍鬚要再生長，這是超自然。我小時候，阿嬤家有 2 隻



▲ 果毅後鎮西宮乃主祭神農大帝的廟宇 (2012.10.11)。



▼ 製成於 1733 年的大神桌 (2012.10.11；鎮西宮)。



金狗毛，密生著黃金毛。家人有外傷時，阿嬤就會拔取一叢金狗毛，敷在傷口上，據說可以止血療傷。問題是每每拔毛，不就很很快就被扯光了。阿嬤說有撇步，每隔一段時間她就在金狗毛身上噴灑米酒，金狗毛就會再長出。

往昔台灣民間採挖起菲律賓金狗毛蕨 (*Cibotium cumingii*) 粗大的莖葉，將上部巨大的三回羽狀複葉 (註：一片羽葉甚至可超過 2~3 公尺長) 切除，只留褐黑色的葉柄，連同莖基。它的莖頂及葉柄基部密披柔長的金黃色毛。通常，以保留 4 根葉柄為最佳，因為切成等長，再倒過來讓它站立，彷彿一隻密披金毛的袖珍狗。這種蕨類的中文俗名——金狗毛蕨，就是這樣來的。小販去採摘或收購金狗毛莖頭之後，刻意修裁為狗形，再以黑鈕扣等，充當兩粒眼睛黏縫其上，就成了市場上或賣籃內名符其實的金毛狗，往往妍美可愛。

貧窮年代的鄉間，金狗毛即棉花的代用品，噴米酒可能有殺菌作用。採伐之後有段時期，其莖尚具生命力，續長出金毛自有可能。至於經年「老狗」，依我米酒試驗結果，殆為誇大之辭。

新手廟祝跟我說五爪榕 (龍) 的另一案例，也是行車事件。一個人在此地發生嚴重車禍，被拋出十幾公尺遠，當然也是神榕護體，毫髮無傷。

當我想離開走出廟門時，適逢該廟林文彬主委踱步廟口。廟祝向他寒暄，也向他介紹我想瞭解鎮西宮歷史。林主委朝我上下打量，我也簡述來意，一面感受到此人徹底是個草根基層。林主委一樣帶我到廂房，述說神農典故：



▲ 鎮西宮大殿也有營斗 (2012.10.11)，形同王爺廟。



▲ 鎮西宮的古香爐 (2012.10.11)。

「神農嚐百草，試了，才給人類吃。祂試藥草，獨留最毒的一味最後才吃。那種毒草叫『茄孟』。祂一吃，果然中毒，整個臉轉墨黑。因此，我們雕塑的神像盡為黑臉。茄孟，又名斷腸草，是我說的。」

「這間廟有多少代人拜過無人知曉。我從小就在牽牛。阮公仔70歲、我19歲時，我放牛回來後，都會來廟裏走走。有天，阮公仔在廟埕跟我說：你日後很可能會來廟裏服務；我看你絕對有可能來給五穀王湊跔(骹)手！五穀王給你機會進來時，你不可以黑白來。你，新例不可設；舊例不可減！他就只交代這樣。」

「囡仔時，我若問事誌，大人常以：『大 Lan Pa 囡仔，問嘿幹嗎！懂什麼！』大家都不重視什麼文化傳承，因此，沒什麼機會多瞭解……」

坐在廟殿階，我聆聽話語慎重的林主委懷古。他算是古代台灣的「行義人」（註：台語「行義人」讀音「古意人」），頗有主見，不是誠懇聆聽的人，他必不多話。接下來他細細地數落鎮西宮數十年管理委員會的人事滄桑，結論是：黑白來的人，不會有好下場，云云。

「16年前我進來廟裏當委員，歷經4個主委。第一屆委員之後，我阿公的話應驗了，他們要我接主委，當時廟產有一、二千萬元，我會怕，所以放給一位鄉民代表掌權，但他做得離離落落，大筆錢財流失，過了年餘，五穀王的兄弟就來責備我！」

「託夢嗎？」我問。

「不是，我人好好的，忽然兩眼就看不見。去台南成大住院許久，却找不出任何病因。我告訴內人，我感覺是五穀王的兄弟怪我有眼無珠，明明要我承擔，我却將責任推給別人，而廟產被搞到足著力咁（註：很吃力；台語文『著力』，音 chiah lát 或食粟）！



▲ 鎮西宮林文彬主委 (2012.10.11)。

我太太就帶著我那五穀

王的契子（註：『契』音同『客』，乾兒子之意）的查脯孫，去廟裏許願。果然，不藥而癒。因此，那屆結束後，我就擔待主委了。」

「我們這裏是五堡頭，東山有一堡、鐵線橋一堡、六甲赤山一堡、果毅後一堡……五穀王的境界遼濶，這裏是五堡之頭。小腳腿、大腳腿、山仔腳、吉仔庄、尖山等五庄頭，每逢五穀王做生日，各庄都來請大王、二王、三王……，何況五大堡。擔此責任，講話、做事不可黑白來。我對事，不對人，但我壞脾氣，是非分明。反正『鬻瓢不驚飲燙（ám-thén；俗以米湯為ám）！』你做鬻瓢（註：Hau hia，瓠瓜做的舀水器）還怕滾水燙嗎?!」

「不管如何，『五人同君，五人同賊』啦！（註：這句台灣成語，我第一次聽到，意即你做事做得再好，有五位稱讚你的人，也有五位非議

你的人；你做得多爛，還是會有五位拍馬屁的、分杯羹的、死忠的支持你……我不知字該如何寫，直覺或意境就是你雙手掌一伸出，左右各有五隻手指頭啊！）人就是焉爾啊！廟後面有塊地……」廟的內部事務細節、是非，不宜在此轉述。

林主委接著說了些五穀王顯聖的事蹟，也談了他做人的原則等等。顯然慎言的他，是講開來了。然後，他請我到廟口吃麵。我不好意思，他堅持。於是，在廟口昏黃燈光下，他講出了前述鼓（佛）山的民間故事，我享受在田野鄉間、古老溫馨的時空廊道上，孩提時代的長板凳、搖扇、榕樹下，一幕幕的幻象追逐。

「尖山較早時代很高、很高，鼓山肚圍很大、很大。兩山就是愛比劃。尖山說咱來比高，鼓山說咱來比重、比大。尖山很囂張，眼睛長在頭頂上。日出時，山影拖得長長的，有點邪門。女人若從山影下經過，就會很不順。因此，在一次大落雷，就被打成現今模樣……」

幾十年了，我一直在想像，我要拜請 319 鄉鎮、庄頭的耆老們，召開講故事的聚會，在廟埕，在曬穀場，在林蔭下，講出天南地北、神鬼祕辛，薈聚民族靈魂的深處底蘊，譜寫福爾摩沙的悲歡離合，建構一座座意境寶山，刻劃一條條藝術川流。曾幾何時，我也漸漸步上耆老行列，而我的美夢是否也將遠去？林主委的聲浪，生似海底揚塵、峰頂掀波，撩撥著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也就是眼前的這碗點心。

呀！相逢自是曾相識，因緣何必有因果！

再訪榮明乩士 3.13

林主委興致高昂，直拉著我要到他家泡茶。想起佛洛斯特在林間小佇的英詩，我想就此長眠，只是好像還有些塵緣未了？我的車輪尚未冷卻，總是有漫長的天涯路待走！

離開鎮西宮，我恍惚。然後，車窗外瞥見榮明乩士的身影。停好車，入室。我沒發問，榮明乩士自動開講。

「尖山這支旗是向東飄展的，因為台灣地理是由東向西推擠，東面……」他開始在舊日曆紙的背面，劃出波浪狀的尖山飄旗，由高向低抖動，牽出一條尾巴來。

「鼓山，明末鄭成功來台時，那裏就有個庄頭，也有佛教的修行人，在山頭榕樹處，建個小道場。後來，由於交通不便，就喬遷到六甲赤山，起了赤山巖……」我想這是媽祖降駕的記錄，但對照文獻，這個佛教修行人分明就是陳永華？



► 2011年10月11日夜，二度訪談蔡榮明乩士。

「佛山南面下方，在溝邊，到南湖仔，設有 99 個盜窰，做碗的。若有人再增設一窰，就會有另個窰倒掉。現今那裏還遺留有 2 個香爐，1 個是祭天師，另個是拜三太子的。可能是鄭、陳家屬所設……」坦白說，我實在想不出有無考據的必要或意義，但此敘述却道出早期台灣普見的承載量 (carrying capacity) 觀念，「無法破百的障礙」其實只是個比喻罷了。此面向也就是移民到新環境，摸索一段時期之後，對環境條件的認知、經驗、整理、傳承的土地倫理的雛型。

榮明乩士的陳述，頻常混合傳說、起乩與現實現象界的絞纏，但時而出奇地理性，例如我提及林主委的鼓山破地理的神話故事，榮明乩士却剖析，那是指日治時代興建 1~3 號尖山埤時，破壞掉了原先自然地理、水脈系統，導致湧泉、流道消失的象徵。另說，較早年代，人們為土地利用，興築堵水工程都失敗，從而術士傳說得用銅針、黑狗血才鎮得住，云云。至於果毅後的沒落，他說：

「過去，南山、北山的山產匯聚在果毅後天后宮前街道，各地人來此市集。日治末期至光復初期，由於較早，庄人都得清水溝、修理道路，相當於替來此地交易的人們服務，很是辛苦、費力。於是，我們庄內較堯的人（註：堯，音 Gau，原意高、大，指很行的人）就說：『鼓旗後的人真笨，常在清水道、修理路，乾脆開條路到六甲，另開條路往東山，這樣子我們就不必經常在修路、清水溝了！』較早，果毅後是『街』，也就是繁華地區，而六甲是大片農田，東山、白河也只是店仔口而已。後來，道路一開，前大埔的山產輸往東

山；南山的貨物流向六甲，貪小便宜的果毅後，南、北流失，就此沒落了！……」

榮明乩士也敘述了「尪仔上天」等果毅後東北地區的地理片斷，以及之前我已寫出的內容，在此不再贅述。

隔天，2012年10月12日，我由六甲沿174道路，巡訪尖山。在174-26K附近，



▲ 尖山原生植物之一的台灣海桐(2012.10.12)。

進去六甲「慈惠堂」參觀。該堂是從花蓮慈惠總堂(瑤池金母)分靈而來，1986年創建，2006年重建。

174-30.6K處，從二高下方穿越。此後，地勢漸次往東挺高。我沿途記載里程數、景物，且拍攝存檔等。一生調查、研究或記錄，並無特定目的，也多半「沒有用處」，更不知道留下了些什麼，然而，總是會遇見許多驚喜。人生的旅途盡是如此。

174-35K加20公尺，即左進尖山的小路。所謂尖山，海拔不過223公尺，但以它單面山的突尖暨後飄狀的旗形，過往，搭縱貫鐵路由後壁以迄隆田等，10~20公里的段落，都

可認知此一地標。畢竟它是平原接壤山地，整片平緩丘陵地形中，略微或最為突出的印記。制高，是種人性；尖山，正是急水溪上游的封禪臺。

佇足在入口及果園（柳丁）觀望。整個山區大抵已完全失却土地原始的胎衣，原始林幾乎全面消滅，改由竹林、果樹、人工植栽替代。我想觀見陳永華勘查地理的心情業已不可得，只拍攝在地原生種台灣海桐等，而四周寧靜，但有風聲、竹桿互磨的呻吟，而山棕始終是山林廢墟最頑強的義士，堅毅地標榜本土生命的主權，裸露的大片白色砂岩地層，則彼此呼應。

驅車到尖山「鎮安宮」，宮前廣場視野稍形廣濶。小廟以尖山為背景，三尊王爺（李府千歲、陳府元帥、黑虎將軍）即令昆仲失散，在此僻遠荒陲，依然宣誓「代天巡狩」，它分靈自南鯤鯓代天府，1989年才創建。台灣到處都是廟宇宮壇，但往往欠缺足夠的內容，提供給信眾或來訪客。我夢想著每座信仰中心都備有法脈、宗旨的訊息，重點不在產生什麼精美的文本，而在於藉此製作過程，衍展反思與教化的內涵。

尖山記事 3.14

繞行在尖山頂下不見尖山頭，只緣身處尖山。

在此邂逅陳益裕先生。他原本住在尖山頂下的尖山庄，



▶ 尖山受訪人陳益裕先生 (2012.10.12)。

後來因為小孩唸書、交通不便等因素，搬遷到六甲，但此地3甲半的柳丁園仍在經營。據他敘述：

尖山頂下有株巨大的台灣楓香，從關仔嶺、白河或嘉義南下的鐵、公路，依稀看得見這株大楓香，像支樑傘般屹立。後來尖山頂被防空飛彈基地盤佔，這株地標被伐除，而今該軍營已廢多年。

尖山庄以陳姓居民為主。此地，陳氏家族有四大房，大家輪流迎拜開漳聖王陳元光神位。我原本以為他們就是榮明厝土提及的陳永華後代，但陳益裕無法確定，不過他說：

「陳永華他們在果毅後堡屯墾，後來因避海賊，遷往內山，沿著溪流拓墾。較早，這條溪邊有住戶，遺址尚存；溪流上來，只要是坡度平緩處，往往可見堆石基座。祖輩說，從尖山埤上來這條溪，古代住有許多住戶，特定日子還做醮、做三獻，代表溪谷地已成聚落，大約是清代事……」

如此看來，榮明崑土的「陳永華家眷」故事並非無中生有，「逃亡內山」也是有憑有據。而我猜測，今之尖山埤水庫淹沒區，應當存有清初的古聚落；所謂陳永華「家眷」，指的可能是反清志士的地下組織，以及其等的後代；陳益裕提到的「海賊」，比較像是清兵；做醮等宗教行為，恰可佐證信仰與政戰的可能性。

隨後我在 174-38.1K 訪問到王芳男先生（1938 年生，曾念日本小學年餘），他的祖父、爸爸也都住在尖山庄。他提到被「空軍仔」砍掉的大楓香，「很大，數人合抱，足婿地！我做囡仔時，尖山頂下還有一群大楓香……我們家在山上開山坪，種甘藷、芋仔。後來，會社教人民插竹仔，剖竹眉兒（細長小竹



▲ 尖山受訪人王芳男先生（2012.10.12）。

片)，交給會社綁甘蔗……」時間約在 1940~1950 年代。也就是說，尖山地區植被大肆破壞的時期約在 1950 年代，除了住戶小型農墾之外，最主要係因為糖廠輔導農民，大規模種植長枝竹及刺竹所導致。至於果園，是竹林夥同糖廠式微之後才興起的。

我從尖山庄另一路口銜接 174 道路，再往東走。在 174-37K 處，生平首見地基主廟。

這座小祠陳設陽春，只有口形三面牆壁，連廟門都省略。磚砌的神桌後壁銘字「正興堂地基主神位」，右側題字：光澤四海；左側：施恩廣眾。建祠年代為 1991 年（辛未）。祠前左側，有座 2008 年農 8 月 8 日改建的金爐。



▲ 174 道路 37K 旁的地基主廟 (2012.10.12)。



▲ 地基主廟但有一神位 (2012.10.12)。

地基主廟再往前，有座狀似家廟的「真武殿」，拜的是玄天上帝。在此，我訪問該廟主要的捐地人王聰嘉先生（76歲）。王氏表示，他孩提時代有尊上帝爺放在爐主家中供奉，直到1978年才由3人捐地興建此廟。換句話說，尖山四鄰地域，或說山區，早年可能因建廟艱難（山區人民在舊時代通常較為貧窮），對神明的祭祀，改採輪流奉祀的方式行之。

王氏祖居尖山東南隅的西港湖（兩者直線距離約1公里），其祖父是地理師，日治時代擔任保正，算是富甲一方。王聰嘉則一生駛牛車、辦陣頭，以及務農。他賺的是「車工」，包括運送六甲地區磚窰、瓦窰的成品，或內山運出的竹材、木材，兼養豬。



▲ 尖山「鎮安宮」乃王爺廟 (2012.10.12)。

從他口中我得知地基主廟的由來。

該地基主廟原為舊上帝爺所在處的附屬。1978 年上帝爺起新廟之後，起乩指示，得另建地基主廟，1980 年代在今廟址的斜對面，建了一座小祠奉祀地基主。負責工程的建商是高雄岡山人，他常往來此地。有次，該建商喝醉酒，行車經此，竟然撞倒他所興建的地基主祠的牆壁。因此，他將祠改建於今址，且略加擴大 (1991 年)。之後，該建商簽得大家樂頭彩。2008 年，有人將該祠的金爐加大、美化重建，據說也中了大獎。

唉！難怪「真武殿」屋頂還是福、祿、壽三仙矗立。我想尋找陳永華氛圍的念頭就此幻滅。於是，沿著南 106-1 小

徑，穿桶頭腳、匏子園，繞尖山埤水庫北境，接 165，上二高南下高雄。下午訪談都市年輕的一代，隔天，再由二高逼近陳永華墳墓。


2012 年 10 月 13 日，我先在二高 325.5K 拍攝陳永華墓園，且從 325.8K 至 323.5K 之間，先後在 5 處拍攝尖山與佛山。

2012 年 10 月上旬。我在急水溪上、下游的田調暫告一段落。感恩這片土地。我想台灣成千上萬的大小山頭、微血管般密佈的溪澗，只要有了歷史，有了故事，山川、地文就活了出來。

下旬，有天夜夢，我正在調查楓香社會。沒錯，過往研究、撰寫了 35 個年頭的《台灣植被誌》系列，我忽略了「台灣楓香優勢社會」，它是低海拔年週期旱地的植物社會之一。如今，尖山頂的樹靈要我補上一筆。



► 尖山下的舊屋
(2012.10.12)。



陳永華 經略台灣 4
與王爺信仰



開物成務，體仁長人；仿其行事，比之於諸葛武侯

——連橫《台灣通史》

開台者鄭成功；建設者陳永華

——史界公認

筆者視陳永華為台灣文明或政治史上第一個政治家。然而，關於他的文字史的記錄並不多。而實在像是小說的《台灣外記》，對他的描述較活潑，我先引以為介紹。

陳永華其人或相關 4.1

江日昇(1704)的《台灣外記》最早提到陳永華的文字是1656年農10月：「……原兵部侍郎王忠孝薦舉同安殉難陳鼎之子陳永華有經濟之才，成功用為參軍。」(159頁)第二次提到永華是在1657年農4月，當時鄭軍在福建各地跟清兵打仗，時贏時輸，覺得膠著無奈，就請參謀們討論策略。潘庚鐘與馮澄世主張集中兵力，直接從瓜州打江南，取下南京。甘輝認為兵力不足，擔心清兵會來襲擊後方的金、廈。陳永華綜合他們的意見，以大局思考，贊成不要偏安，直打江南。鄭成功從之。而鄭成功北伐時，陳永華留守思明(廈門)，受命輔佐鄭經。

第三次，是在南京兵敗，退回金、廈之後的參謀「會議」，1660年農6月，集合十幾個參謀，第一次討論要不

要打台灣，眾參謀當中只有吳豪回應太困難了，不要浪費力氣。陳永華似乎沒發言。「會議」沒結果，或說鄭成功打消念頭。直到隔年初，來自台灣的何斌，讓鄭成功重萌取下台灣的想法。何斌是鄭芝龍的舊部下。

第四次，1661年元月，鄭成功採納何斌打台灣的意見，他已胸有成竹，但他還是召集一大堆重要幹部、文武參謀等「會議」。一些人正、反意見陳述之後，陳永華以總整理的方式，不得罪正、反兩方，但偏向取台灣，且將球踢回給鄭成功裁決。(192頁)

第五次，1662年農10月，鄭成功已經在5月8日逝世了，清廷正在招撫鄭經，鄭經趁此空暇，想要到台灣正式嗣位，但因「亂倫」事件，鄭成功曾經再三遣使要殺鄭經不成，台灣方面以黃昭、蕭拱辰為首的一群人，打算擁立鄭襲抗拒鄭經，黃安向鄭經密報。農10月7日鄭經抵達澎湖「娘媽宮」，打算隔天打進台灣。這時，陳永華勸他：「凡事必先以禮，然後加兵，則師出有名。當藩主新喪時，國家無人，諸將請襲護理，彈壓軍民，亦未為非。今須先通知退避、迎接，看各官如何舉動，方可進兵。若不通知，驟然進兵，舉動慌張，亦非為人上所宜爾。」周全斌也贊同陳永華見解，鄭經說：「若非二公指示，幾乎舉動輕率，貽笑四方。」(217、218頁)後來鄭經到台灣以後，果然順利服眾。

可見陳永華能從民心向背、安內攘外的大局思考，他的規劃都是全盤性的思慮，絕非事件的反射動作。

1663年元月，鄭經率周全斌、陳永華、馮錫范等大隊

舟師回廈門。農9月，因荷蘭人揆一還不死心，想與清兵合作攻打鄭經、奪回台灣。鄭經在備戰時，分配給陳永華及馮錫范的任務是「保護董夫人並諸宗室、鄉紳暨提鎮兵民眷船」，停泊在浯嶼灣(228、229頁)。

由此事例看來，榮明乩士(包括媽祖降駕告訴他的)敘述鄭、陳家眷由陳永華統率，駐鎮果毅後，不無前例！

1663年農10月，金門、廈門被清兵攻陷。1664年農2月，情勢不利，鄭經大軍擬撤退到台灣，他命令「陳永華、馮錫范送董夫人眷口先行」，然後請宗室暨鄉紳商議，讓他們自己決定要不要去台灣(230頁)。而農2月10日，鄭經率大隊從澎湖過台灣。

1664年農7月，「鄭經分配諸鎮荒地，寓兵於農。又在承天府起蓋房屋，安插諸宗室暨鄉紳等。8月，改東都為東寧，天興、萬年二縣為州。」(233頁)

1665年農2月，因得知施琅將出兵打澎湖，鄭經與洪旭、黃安、陳永華、顏望忠、馮錫范、楊祥等人開會(234頁)。這是軍事會議，陳永華沒有發言的記錄。

1665年農7月，「勇衛黃安病故。經大悲慟，厚葬之，以其子為婿。」(235、236頁)「八月，以諮議參軍陳永華為勇衛(永華，浯州人，陳鼎之子，同安學弟子員)。初，兵部侍郎王忠孝與談時事，大有經濟，遂薦於成功。功用之。迨至敗兩島，退守銅山，遁回臺灣。患難之際，與洪旭籌畫相從，剖心不貳。故鄭經毋論大小，悉諮之。其舉止翩翩，有輕裘緩帶之風。迨授任勇衛，益加心思，不惜勞苦。親歷南、北二路各社，

勸諸鎮開墾；栽種五穀，蓄積糧糗；插蔗煮糖，廣備興販。於是年大豐熟，民亦殷足。又設立圍柵，嚴禁賭博。教匠取土燒瓦，往山伐木斬竹，起蓋廬舍，與民休息。以煎鹽苦澀難堪，就瀨口地方，修築坵埕，潑海水為鹵，暴曬作鹽；上可裕課，下資民食。華見諸凡頗定，啟經曰：『開闢業已就緒，屯墾略有成法，當速建聖廟、立學校。』經曰：『荒服新創，不但地方侷促，而且人民稀少，姑暫待之將來。』永華曰：『非此之謂也。昔成湯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興，豈關地方廣濶？實在國君好賢，能求人才以相佐理耳。今臺灣沃野數千里，遠濱海外，且其俗醇；使國君能舉賢以助理，則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與中原相甲乙。何愁侷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則當教之。使逸居無教，何異禽獸？須擇地建立聖廟、設學校，以收人材。庶國有賢士，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矣。』經大悅，允陳永華所請。令擇地興建聖廟，設學校。於承天府鬼仔埔上，鳩工築豎基址，大興土木起蓋。

「康熙五年丙午（附永曆二十年）正月，建立先師聖廟成（今臺灣府府學是也），旁置明倫堂。又各社令設學校延師，令子弟讀書。議兩州三年兩試，照科、歲例開試儒童。州試有名送府，府試有名送院；院試取中，准充入太學，仍按月課。三年取中式者，補六官內都事，擢用陞轉。」

「三月，經以陳永華為學院、葉亨為國子監助教，教之養之。自此臺人始知學。」

上段是《台灣外記》對陳永華個人的敘述最完整的部

分，後人幾乎都以之為陳永華的傳記。從 1665 年至 1681 年約 16 年間，可以說是陳永華在鄭氏王朝權力最高峯的時段，他擁有軍事（勇衛）與行政大權，也是台灣出現史上第一位堪稱為政治家經略台灣的階段。他看準台灣民風淳厚、樸素，正是教育人才的最佳環境！

1665 年農 8 月記載陳永華反對呂宋天主教神父來台傳教事（237、238 頁）。事實上鄭成功三代都曾經想要進軍呂宋，呂宋當時被西班牙（佛郎機）統治，華人很悲慘。然而時運皆不濟，否則台灣史必將改寫。

1665 年農 8、9 月間，鄭經任用或續用一批官吏：洪旭的兒子洪磊為吏官、陳永華的姪子繩武為兵官、楊英為戶官、葉亨為禮官、柯平為刑官、謝賢為工官、馮錫范為侍衛、劉國軒為左武衛、薛進思為右武衛、柯祐為左虎衛，等等（238、239 頁）。這些人事安排，有可能很大的部分是出自陳永華，以下，舉一段陳永華如何用人的記錄，事後也都證明陳永華知人善任：「九月，陳永華安插已定，船隻整備，又加年豐；但寸帛尺布，值價甚高，皆由設法未稠，故不流通。啟經曰：『諸島沿邊，遷移業已三載；清朝亦知我們株守而無西意。然臺灣遠隔汪洋，貨物難周，以致興販維艱。當令一旅駐筭廈門，勿得騷擾沿邊百姓，善與內地邊將交，便可接濟，並無偵探邊事。且澎湖不用重兵把守，只留一鎮汛防，飛報可矣。』經曰：『此論誠是。第未知差撥何將？』華曰：『撥將即當撥兵，今日兩衛之軍，不可移動；分屯之眾，恐失農時。前有鎮海太武山江勝（乳名欽，漳浦人。紫

面長鬚，勇略可人），聚集數百人，曾差親信江棟來納款，未曾啟請。藩主可用此人，令鎮廈門交通，庶免撥將調兵之煩。」鄭經允請，即以江勝為水師一鎮，駐筭廈門，勝接印筭，隨整船到廈。」

接著的記錄，1669年及1670年，寫陳永華「招降納叛」，用人寬廣。雖然大多數例子顯示他真的具有先見之明，但陳氏身處兵荒馬亂的時代，什麼牛鬼蛇神各類人等，他總有看走眼的時候吧？但這只是我的看法。事實上，他是正人君子，其智慧屬於禪門赤真行列，他對小人奸佞如馮錫范之流，以鄭經問題，始終無法對治？終而養癰遺患、誤國誤民！其實，從我們身邊的人即可看出人性本然啊！我們身旁的小奸小惡，一旦有了權力，就是背骨的大奸大惡！我自己曾經的用人也是如此啊！

1674年農2月，耿精忠反清，寫信派人邀請鄭經「反攻大陸」。鄭經要陳永華「留守東寧」，派馮錫范率諸鎮的船隊先出發，自己則率領薛進思、劉國軒等主力，隨後進軍廈門(263頁)，從而展開劇烈的戰鬥達約4年之久。

1674年農12月初，鄭經在中國打仗，同意留守在台灣「東寧總制使」陳永華的推薦，聘任明末進士漳州人倪俊明，以及同安人李其蔚進士為參軍(285、286頁)。這項記錄教我懷疑，陳永華是否擔心鄭經的能力？陳永華人在大後方，但顯然隨時掌握前方訊息，且調派人員支援，或從事政戰、諜戰、宗教心理戰等等？或只是巧合？

1675年正月，鄭經在福建的漳、泉、潮三府「兵馬強

盛」，在此活躍的人物包括刑官柯平(290頁)。柯平是1680年陳永華「交代」一齊「死亡」的菁英之一。

1677年農2月，陳永華將鄭經在福建丟掉7個府的敗績報告他媽媽董「國太」，董氏氣個半死，下令究責(319頁)。此之前，鄭經已經將廈門的寶物等，陸續運回台灣。我想及陳永華的心情，以及他將作何盤算？

1677年農4月，漳州人蔡寅(後來改名為蔡明文)，他專門玩宗教催眠戰；他利用鄭經在漳泉大敗後，收留潰散的敗兵，宣稱自己是「朱三太子」，部眾都綁白色頭巾，被稱為「白頭賊」。他屢屢打敗清軍。他後來被姚啟聖打敗，投奔鄭經，被授為「蕩鹵將軍」，改名蔡明文。他有可能後來跟陳永華在一起，這是後話。1678年3月，姚啟聖擔任福建總督。

1678年農6月，與陳永華後來有密切關係的戶官楊英，奉鄭經命，載米去海澄賑饑。

1679年農4月，有一段鄭克塽擔任台灣「監國」的原委，也稱讚陳永華(355頁)：「鄭經自甲寅歲接耿精忠書，統眾西渡，將臺灣地方委總制使陳永華留守。華胸藏韜略，持己廉正，法嚴約束，夜不閉門，百姓樂業。後見經諸弟微有恃勢，佔奪民田，華雖屢遏止，似若艱於破面執法，遂以『元子年登十六，聰明特達，宜循「君行則守」之典，請元子克塽監國』。經允其請。四月初六日，遣禮官鄭斌齋諭抵臺灣，同陳永華立克塽監國。塽，永華婿，每事悉受華教，明敏果斷。諸叔有欲奪佔，事聞，塽讓諸叔曰：『當以國為

家，百姓足，則自足矣！何必自有為哉？」必執不可。諸叔不敢橫為；百姓喜有天日。」

1680年農2月27日，鄭經將廈門最後基地演武亭的「輜重寶物」運回台灣，自己也遁走，隔天到澎湖，住在「娘媽宮」，沒臉馬上回台灣。鄭克塽、陳永華等，三番兩次拜請他回台，鄭經才回來，又被董國太罵得狗血噴頭：「七府連敗，兩島亦喪，皆由汝無權略果斷，不能任人，致左右竊權，各樹其黨耳。」「經無以對。」(370、371頁)個人認為，自此鄭經就自暴自棄矣！而陳永華大概正在積極思考在勢與運之餘，還能有什麼作為吧?!1681年農1月28日鄭經逝世。

1680年農3月以降，記載陳永華如何被權奸馮錫范所「騙」、如何講「夢話」，然後就「死了」一些人。此後，就不再有陳永華的任何訊息(373、374頁)。茲將全文轉引如下：

「馮錫范同鄭經回臺，見永華把握重權，而諸事方正敢為；且又屢受微譏，心實忌之姑為陽好，陰與國軒謀。軒教錫范解辭兵權以許之。范喜其策善。一日，會永華於公所。范曰：『自愧扈駕西征，寸功俱無。歸來仍居其位，殊覺赧顏！諸凡檢點明白，即當啟辭杜門優游，以終餘年。』永華信為實焉，歸來即先上啟乞休，經不允；華再加力陳，經意未決，范乘間啟曰：『伏甫勤勞數載，形神已焦！今欲乞休靜攝，情出於真。宜俯從之！但其所部將士，可交武平伯為是。』經依錫范議，允永華告辭，將所轄部旅交劉國軒。軒啟辭者再；經命至三，軒始統永華軍。而錫范仍任侍衛如

故，華方悟為范所賣，悔無及也，心大悵快。

「永華退居無事，偶爾倦坐中堂。左右見永華起，揖讓進退，禮儀甚恭，似接客狀；賓主言語，唯唯應諾。徐而睡去。逮覺，即喚左右，將內署搬徙，讓客居。左右問其故，永華曰：『瘟使者欲借此屋，吾業許之。』左右曰：『瘟使者欲何為？』華曰：『到此延請諸當事者。』左右曰：『誰？』華曰：『刑官柯平、戶官楊英等，餘尚有不可言者。』嗟吁而已。數日，永華死，繼而柯平、楊英等亦死，悉如華言（閩頌云：『時有漁人於海底得篆碑文曰：「生女滅難，十億相倚。庚小照碑，太平八紀。」蓋指姚滅鄭於康熙時也。或曰：福州陳潤所造。』）。

「四月，臺灣彗星出，在寅申分野；一更盡，忽生四五腳。至夜半，一股白氣，墮下甚長；俄復收起。如此，一月乃滅。

「五月，探報『啟聖修造戰艦，將有征剿意』。」

上述這長段文字，大概就是江日昇留給後代人的暗示，象徵陳永華隱入地下組織去了。如果陳永華沒有神隱，我斷言，就沒有今天台灣的電音三太子。

孤臣無力可回天——永華之「死」 4.2

一開始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陳永華，似乎就是老成持重、彬彬君子，完全看不出有年輕人愛出風頭、求表現的

「常態」，相對於他所輔佐的世子鄭經，如果轉換到 21 世紀的台灣，鄭經顯然會是一個愛打電動玩具的過動兒，而且，他必然是像柯林頓、老虎伍茲（或數不清的男人），對性慾有著過度的需求，但他一生秉奉鄭成功遺志，他在國家、民族、大是大非的氣節上並無瑕疵，他只是較懦弱罷了，或說他是個爛好人，他是個生錯位置的一般儒者。古代的評論者說他：「頗有風流公子本色，工詩賦，善弓馬，推誠待人，禮敬明室遺宗，述父志不少衰，輿論稱之。然性懦，好醇酒美人，優柔寡斷，而怠於政事。」（《海紀輯要》）因而大權旁落，甚至於他的敵人，背叛明朝投降權勢的黃性震罵他「不過是個木偶」。

假設陳永華遇上的不是鄭經，他對台灣能否開物成務，奠定台灣民族精神、靈魂的傳承？坦白說，我認為後人稱讚陳永華的功績：惠工商、勤農墾、勵風俗、嚴盜賊、考善惡、信賞罰、教晒鹽、製磚瓦……，在當時是謂了不起的事，但若換上其他高級事務官或政務官，只要不偏私尚可做得到，何況有識人之明，又有權力，很難做不到。我認為陳永華最最偉大之處，在於史書上見不到，無人、無法、無確鑿證據，可資讓唯物思惟的人承認的，他開創了禪門踵繼者的王爺信仰，他奠定了四百年台灣人精神、價值、人格的教化與傳承！如果說，利用他父親的兵力，霸佔原住民領域漳州的陳元光叫做「開漳聖王」，毫無疑問，陳永華比「開台聖王」的「尊榮」還要高超太多了！

有史家認為鄭經的大權旁落，「永華賢能，對鄭氏雖有

卓越貢獻，然不得謂非大權旁落之漸也。」（盛清沂、王詩琅、高樹濤，1988再版，231頁）也就是說，有點怪罪陳永華開啟鄭經不負責任，將權力交給別人的先例。然而，將鄭經的逃避責任視為陳永華的不是，我認為才是不負責任的說辭。如果賢能如陳永華取而代之呢？孔明之於劉阿斗呢？這些只是封建時代的遊戲規則罷了，在中國傳統成王敗寇的偏見下的非戰之罪。

持平而論，鄭經後來反攻大陸時，很多意見都聽從馮錫范及陳繩武，前者似乎真的是個大奸佞，後者器識不足，却是陳永華的姪子，可能也是陳替鄭經安插的人啊！如果我要雞蛋裏挑骨頭，則為何陳永華不隨鄭經跨海北征？唉！不談這些無意義的話了。臧否人物最好從全盤、從世代、從整個生界的續絕存亡角度，以及超越生物性、唯物論及私我，而能從性靈或節操面向來談論。

因此，李岳勳（1972：233頁）稍微幫鄭經講話：「台灣人以其歷史的本文，開始於鄭成功以血淚寫成的孤忠為光榮，但若疏忽了鄭經率領舟師活躍於閩海，及將台灣開拓的政務交給參軍陳永華悉心以赴的二十年奮闘，那就有些不公平了。台灣人對鄭經的疏忽，可能是因為涉及鄭經個人的生活有了不檢不德的地方，但是對於一個從事征戰的領導人物加以吹毛求疵，若果以其小過來否定其善繼父志的歷史價值，那就顯然有些過火。實際上鄭經以廈門為前進基地所做的二十年抵抗，在刺激清廷促進滿漢一體而實施其所謂仁政，具有很大的作用……」鄭經在面對三番兩次的招降，表現出最大的

原則與堅持 (246頁)，「鄭經在這個處境中所表現的不屈的精神，應該是『東都建國』最高國是的忠實的履行，也足以成為台灣人對於民族正統的最忠實的固執性……我們看到清廷對於三藩及鄭氏所採取的溫和的招撫，也未嘗不會感到滿清的所謂仁政……」我又聯想到現今的 ECFA、假統真賣台的無恥卑鄙的一票票台奸大惡！

話回鄭經，他畢一生最大的決定反攻大陸時 (即歷史上所謂的三藩之役)，他將台灣所有屯丁抽出了 3 分之 2，還調動原住民西拉雅人 (註：台灣史畫是如此的悲劇，荷蘭、明鄭、清朝、日本、國府皆然) 上戰場，合計大約動員了 2 萬人。當他在 1680 年農 3 月敗歸台灣時，剩下千餘人，也就是相當於全軍覆沒！二十年生聚教訓全盤輸光！而最最下流的是，在這樣的窮途末路、行將瓦解之際，內部的人還要爭權奪利，搶奪腐屍上最後一滴的血水，這些人即以馮錫范為首的惡鬼格。試問現今台灣不乏一票施琅 (林毅夫之流?)，而馮錫范們是誰，任憑君猜！

當鄭經萬念俱灰、自甘沉淪時，大兒子鄭克塽方剛果決、力圖振作，偏偏天有絕台之路，然而，在所謂的「東寧政變」之前，陳永華又為何能夠撒手不管、解甲歸田呢？《台灣外記》所描繪的想像編劇的對話或情節中，陳永華會被奸佞馮錫范三、二句話所騙?! 幾乎沒有任何史家會相信《台灣外記》這段泡沫戲論。

江日昇在敘述陳永華一生的情節，儼然是胸中自有百萬兵的大策略家；連橫的《台灣通史》還將他比喻為諸葛亮！他一向著重大格大局、大節大操。或許，因為江日昇筆下，

替他塑造了一些仁厚君子的形象，以致於後人（例如郭廷以；盛清沂等人，1988，233頁）推測他是自盡，而他之所以解兵權、退休，同上文獻猜測是「恐涉及文武奪權之爭」。但依我看，江日昇是採取障眼法，他故意要循著陳永華的腳步，或協助陳永華神隱。陳永華當時才 46 歲，不大可能瞬間變成老年痴呆症或精神病。陳永華這一隱，隱了 330 餘年仍然是「山雲隱藏至於今」啊！

最妙的是他「死後」，完全沒有葬禮？沒有國葬？也不是擺放在忠烈祠、國家墓園；甚至他「解甲歸田」也不是跑去他家族所開墾的「參軍莊」——長治里，今之高雄湖內區的大湖村附近，而是將一塊沒有時間、欠缺子孫名字的墓碑，抬到北鄙之外的果毅後大潭山！果毅後又隱藏著何等的秘密？

雖然果毅後天后宮的廟史強調，天后宮是鄭成功巡視、駕臨果毅後時，「親擲寶劍點地建廟」，榮明乩士也誠懇地告訴我媽祖的神諭，我只能從我僅知的，鄭成功在台灣的記錄來解析。

1661 年農 12 月 3 日，鄭成功放走荷蘭在台的末代長官揆一之後，祭告山川神祇，改台灣為東都。12 月 6 日，率領何斌、馬信、楊祥、蕭拱辰等，帶銃手三百、牌手三百、弓箭手三百、大刀手二百，準備 10 天口糧，從新港、目加溜灣展開巡視，由蕭壠、麻豆、大目降、大武壠、他里霧、半線等，各地踏勘之後，返回紅毛城（江日昇，1704：205頁），而後實施寓兵於農的屯墾。



▲ 二高 325.5K 下瞰永華墓 (2012.10.13)。



▲ 二高 325.4K 下瞰永華墓 (2012.10.13)。



▲ 二高 323.6K 所見之尖山 (2012.10.13)。

這段敘述大概就是往後幾百年間，民間到處想像編杜鄭成功在台灣的種種神蹟、奇蹟的依據。但是，鄭成功有沒有到過果毅後？以那樣短的時間，10天乾糧的限制下，他從台南安平出發，經新化、新市、善化、佳里、麻豆，也就是荷蘭時期西拉雅族四大社的核心地帶，而大武壠（今大內、官田一帶）在善化到麻豆一線的東邊，再往北就是六甲、果毅後。然後他們再到斗南、彰化。因此鄭成功是有可能到果毅後，不過從種種因素考量，我認為可能性太低，比較可能的是1664年8月以後，鄭經改東都為東寧，設一府（承天府）、二州（天興及萬年）與三司的行政系統統治台灣。承天府分為東安、西定、寧南、鎮北四個坊，都在原來台南市區範圍內，外圍則「制鄙」為24個里，其中，最北部的里叫做「開化里」，也就是佳里、麻豆二鎮與六甲、官田兩鄉的部分地區，以及下營鄉的全部。而果毅後正是在六甲窮北的3公里外。這24個里正是當時漢人移民的核心區。這些規劃，出自陳永華之手。

我得再強調一次，《台灣外記》是寫得並不通俗的歷史小說，或說就是以年、月、日記事的小說，而不能不詳加考據而據以為「歷史」！然而，屬於民間或體制外的《台灣外記》，作者當然有他的用心良苦，在其當代，固然被視為教忠、教孝、教義，兼伸鄭氏全髮守節，讓一門孤忠遺憤不致於湮沒，事實上，他更留下許多伏筆，只是礙於政治現實，他只能以隱性文化的手法，暗藏諸多玄機留予後人，必也如李岳勳輩才能解讀。甚至，李氏依然處於白色恐怖的年代，

許多的意識形態或國家認同、政治立場等，他也是欲語還止。

無論如何，較之朝廷、權貴的刪、竄改史書，則江日昇、李岳勳、榮明乩士等，實在是貞節發亮、誠實可愛吧！不過，在此我既然要表達鄭成功幾乎不可能到果毅後，我必須在史實上有所依據，故而引楊英(1649-1674(?))的《從征實錄》，作部分佐證。

《從征實錄》這本書也是依年、月、日的日誌方式撰寫，是楊英從1649年農9月1日開始，幾乎是跟隨在鄭成功旁側的記錄，寫到1662年農4月。最可惜的是1661年農8月28日之後，因為他生病，就不知「軍中機宜」，直到1662年4月，病好了，寫了一則向鄭成功建言農務的技術性辦法，全書就結束了。這本書原為鈔本，1922年才從福建南安石井鄉鄭氏後代手中取得，1931年中研院取書影印，終於在沉潛250餘年後重見天日。這是記錄鄭成功最直接的文字之一。

我只舉一、二例，說明鄭成功很不可能到果毅後，附帶引述鄭成功的死因或打下台灣的艱困。還有，這本書(楊英)完全沒提到陳永華三字。

1661年元月在思明州的「取台密議」，是鄭成功下達打台灣「以為根本之地，安頓將領家眷，然後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並可生聚教訓也」的意願，但是，「時眾俱不敢違，然頗有難色。惟宣毅後鎮吳豪京(經)到此處，獨言『風水不可，水土多病』，藩心含之，謂其有阻貳師也。獨協理

中軍戎政楊朝棟倡言可行，藩嘉與之，故於事平日，任以府尹事，誅吳豪。」(185頁)

也就是說，大家都不想去台灣，但沒人敢講話，只有吳豪到過台灣，說出台灣環境不好，有很多疫病。而鄭成功內心就很不爽，認為你這傢伙竟敢頂撞我，只有楊朝棟發言贊同。因此，打下台灣以後，封楊朝棟為承天府的府尹，而吳豪恰好有弊案，就被殺掉。據此可知，江日昇的《台灣外記》顯然刻意提昇當時陳永華的地位或能力。

攻台準備工作約在 1660 年底開始，1661 年元月大造船隻；2 月駐紮金門，等候造船。之後，派出先頭船隊到澎湖。鄭成功祭江之後，命令所有船艦集合在料羅澳(灣)，待命出發。農曆 3 月 10 日，鄭成功駐料羅等待順風，但是許多兵將都恐懼過台灣海峽，想逃跑者一大堆，因而派兵捕捉逃兵。3 月 22 日催官兵上船；23 日自料羅灣開拔；24 日全員抵達澎湖，分別駐紮各島嶼。3 月 27 日，大師開駕，但到柑桔嶼被風阻，又折回。當時最嚴重的問題是澎湖欠缺糧食，大動員收集的蕃薯、大麥、黍稷，「升斗湊解，合有百餘石，不足當大師一餐之用」。鄭成功既擔心缺糧，又怕北風延誤出航，不得已狀況下，3 月 30 日，在風暴大雨霧中，強行傳令晚上出發，當時鄭成功船上的兩位將官跪著報告：還是等風雨停息再出發?! 鄭成功告訴他們，如果老天要讓我平定台灣，今晚出發後，就會風平浪靜，要不然，難道要讓官兵困坐在孤島挨餓? 當晚一更後就開船了! 出發後，風雨是少了些，但是海浪並未平息，非常驚險! 直到三更以後，天

氣放朗，順風駕駛。

農4月初一黎明，鄭成功到台灣外沙線，天亮到鹿耳門線外。鄭成功隨即上小船，由鹿耳門登岸，踏勘設營之地。同時，第一要務，取得赤崁街糧食。隔天，將獲得米粟發放，可供半個月。

農4月4日，赤崁城荷蘭貓難實汀(另譯法蘭汀)投降。4月6日，揆一派入談條件，拒降。這天，附近各社西拉雅人的頭目，例如新善、開感等里，鄭成功禮遇、賞賜他們，因此，各社「聞風歸附者接踵而至」。

農4月7日，鄭成功移駐崑身山，準備攻打台灣城。

1661年農4月12日，「藩駕親臨蚊港，相度地勢，並觀四社土民向背何如。駕過，土民男婦壺漿迎者塞道……台灣城未攻，官兵乏糧。」接下來當然是積極從各鄉社找糧食，4月22日收得「粟6千石、糖3千餘石」。4月24日，「各鎮分派汛地屯墾……」農5月2日，鄭成功駐台灣(大員)，吳豪因部下掠奪，被殺。鄭成功將赤崁地區改名為「東都明京」，設一府二縣，即承天府、天興縣、萬年縣，而台灣(大員)改名為安平鎮。

農5月18日，鄭成功下達：「東都明京，開國立家，可為萬世不拔基業……」佈達統治先期辦法，他刻在木板上，頒行8條行政命令的第一條：「承天府安平鎮，本藩暫建都於此，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家眷暫住於此。隨人多少圈地，永為世業，以佃以漁及經商取一時之利；但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其他7條提到全體官兵開墾辦法

等等。

農 6 月，鄭成功駐承天府，「遣發各鎮營歸汛」，也就是派兵遣將駐紮各地。而 6~8 月，鄭成功都在承天府忙得要命，先是要處置一些叛逃者，旌獎忠義，殉難者進祀於「忠臣廟」；也要處理原住民「叛變」事件，例如大肚平埔族等；更為每天兵糧生計、民生辦法等等，實在是忙得不可開交。

試問，如是政務萬機、戎馬倥傯，乃至於積勞成疾、憤憤而死的鄭成功，他有閒有空有興有致，而可以十天出巡到彰化等地？由近乎貼身在側的楊英的記錄，只不過是 1661 年農 4 月 12 日「親臨蚊港，相度地勢，並觀四社土民向背何如」！由荷蘭的海圖得知，從鹿耳門或大員，循倒風內海到魷港，約有 37 公里海路；從安平到魷港，陸域的直線距離也差不多如是。因此，鄭成功到過魷港是很明確的事，而一天要走將近 40 公里路，可不可能當天來回？還要「經過四大社」？這「四大社」很可能只是指西拉雅原住民的民情如何而已，不可能鄭成功到四大社去「拜訪」吧？！《台灣外記》所說的，帶一批將領、槍手三百人、弓箭手幾百人云云（註：並非騎馬的騎兵），是江日昇的創作吧？！

幾十年了，我一直渴望有部台灣電影大戲，描繪這段洪荒初闢，渡海惟艱，而初睹福爾摩沙的大地兒女，如何在鹿田莽林間，譜寫出你我的身世！

至於鄭成功進取台灣時的困苦艱難，幸虧有楊英的記錄，而《從征實錄》附有朱邊先的評注，朱先生說：1661 年

農 1 月，鄭成功下達要打台灣時，將士都不想去。到 3 月 10 日在等風停要開駕時，想逃跑的人一大堆。阮旻錫的《海上見聞錄》第二卷記載，1661 年農 12 月，當時屯墾各地的軍隊，鄭成功下令他們回中國搬遷家眷來台居住並屯墾，可是剛來的人都水土不服，「疫癘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多，加以用法嚴峻，果於誅殺，於是人心惶惶，諸將解體」；1662 年農 1 月，鄭成功再下達嚴峻的搬眷令，「鄭泰、洪旭、黃廷等皆不欲行，於是不發一船至台灣，而差船來調監紀洪初闢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往，島上信息隔絕」。也就是說，原來留守在金門、廈門的鄭泰、洪旭等人抗命，封鎖船艦，把監紀人都截留下來；「成功之發憤以卒，此亦其最大原因也，殺經之事，不過為其導火之線耳」。

試想，1661 年農 3 月、7 月、8 月，楊英記錄大軍(台灣)嚴重缺糧，直到 1662 年農 1 月，金門、廈門竟然一艘船也不肯開來台灣，當時台灣墾地不多，而且也尚未收穫，金、廈的米糧不來，台灣形同已被「經濟封鎖」！別忘了，1662 年正月，揆一還沒投降咧！

要知，外在如何艱困，尚可鼓其餘勇，大不了拚死而無遺憾；但若內部叛變、疾疫喪亡、三餐不繼，身為主帥的鄭成功人在台灣，其內心的創痛不言可喻啊！鄭經在廈門的「亂倫」事件，只是霉運連三的外插小曲，難怪鄭成功會因過勞、悲憤，而以 39 歲的壯年逝世！

這段最為艱難的煎熬期，陳永華一直都在廈門陪鄭經。

鄭成功死了之後，鄭經聽從陳永華的策略，來台平定繼位之亂以後，又回廈門。1664年農3月，鄭經才率陳永華等到台灣。

朱邊先評注，1664年鄭經在台灣，「……陳永華秉政，課耕種，通魚鹽，安撫土番，貿易外國，繼成功之鴻烈，迺祚二世，闢利萬禩，然後知非常之功，不世之業，非有卓識之豪傑，不能排萬難而力行之也。成功開闢台灣之功，於是乎不朽矣。」

以上，補充說明經略台灣者，即陳永華。

依文獻顯示，果毅後的確是鄭氏王朝時代的屯墾地，而它的位置恰好處於承天府所屬的24鄙的最北鄙的隔壁。它屬於北路的拓殖的最南界，陳永華鐵定來過這裡。附近的北路墾庄尚有五軍營庄，是五軍戎政所開墾；鐵線橋及太子宮二堡，鄭氏部將何替仔開屯招佃的地方（但我懷疑可能也有蔡明文的後代）；查畝營庄，即柳營等等。

果毅後可能在鄭氏王朝被清佔領之後，「庄民」有往內山遁墾的情況發生也未可知，但稍後的康熙中葉，或1690年代前後，有漳州人段福、泉州人周必得等，再來墾殖，而堡地盡闢（盛清沂等人，1988；340頁）。而陳永華所開設，且他「死後」必也是他活動的領域之一，赤山龍湖巖，暨六甲地區，在陳永華時代即「北鄙」的開化里，明清鼎革之後荒廢，可能在18世紀初，再有泉州人黃捷高、漳州人蔡五常等人招佃墾殖。而鐵線橋可能再晚個2~30年的清代康雍之際，才再度被開闢。

在進一步考據、探索之前，我暫時的理解與推測，榮明乩士跟我說，陳永華請原住民離開果毅後，遷移到別處，象徵 1680 年前後，陳永華要建立秘密基地，另起爐灶的佈局，且在清朝佔據台灣之後，他所糾集的抗清志士，很可能往尖山、尖山埤溪谷地內遁，伺機利用急水溪及其支流等，活躍於山、海之間。

神龍見首不見尾，請容我稍加臆想陳永華如何死後經略台灣。第一部分先探討何謂王爺信仰；第二部分則以我理解的方式，交待陳永華掌權時期可能性的敵後工作；反清的媽祖被顛覆的 1680 年之後，也就是陳永華假死以降的地下戰爭，或說，洪門等秘密組織的抗清階段；最後則是台灣第二次民族大革命林爽文事件之後，台灣正式將王爺信仰建廟傳播。

王爺信仰的解構 4.3

1. 現代版王爺廟總本山南鯤鯓代天府的來源

台南北門南鯤鯓代天府這座台灣王爺廟的總本山，近年來出版的農民曆（我手上有 2007 及 2012 年版），關於該廟的沿革，在此謂之現代版的廟史。

該廟史宣稱，代天府是台灣王爺的總廟，奉祀李、池、吳、朱、范等五府千歲，俗稱五王，創建於 1662 年，現今

全台分靈的廟宇達1萬7千餘座(註：2008年計有17,395座)。

明朝末葉，在急水溪、八掌溪等入海口，以及蚊港的外海有個海汕島嶼叫做南鯤鯓(註：依據2012年版其所檢附的「康熙古地圖」判釋的；所謂鯤鯓原指鯨魚，南鯤鯓意即在南側像鯨魚一樣的沙丘島)，漁民在島上搭有草寮捕魚。某夜，突聞海上傳來鐘、鼓、管、弦聲，出去一看，是艘金碧輝煌的三檣大帆船(註：三面大帆布)遠遠而來。隔天一大早，大家跑去看，那有什麼大船，只是一艘丈餘的破爛小木舟，船上有六尊神像與一面旌旗，分別寫著大王李府千歲、二王池府千歲、三王吳府千歲、四王朱府千歲、五王范府千歲、中軍府，以及代天巡狩的旌旗(註：ㄩ一ㄥ ㄍ一ㄥ，掛有鈴嘴的軍旗)。由於昨夜有吉兆異象，大家認為這是神力的象徵，大家將這條王船拖上岸，放在草寮內，早晚焚香禮拜。果然，有拜有保庇，大家捕魚滿載而歸，神明也會治病，橫直就是很靈驗，信徒愈來愈多。

1662年，擇地南鯤鯓山為五王首次建廟。建廟時，大王李大顯神通，化身為老漁民，化金紙為白銀，到福州買杉木、泉州買石材、漳州買磚瓦，運回南鯤鯓，於是就建造了一座巍峨的廟宇。

傳說，位於急水溪口的南鯤鯓山是浮水金獅活穴，而急水溪是一條盲龍。南鯤鯓廟後有株白枕椰樹(註：台灣海棗)，就是浮水金獅的尾巴，它的枝葉無風自動，引導著急水溪這條盲龍左沖右轉，九九八十一轉才轉到出海口，化解掉任何山洪、海潮，因而南鯤鯓山安然無恙。

不幸的是，嘉慶年間有個失德的和尚，偷偷地砍倒白枕



▲ 南鯤鯓代天府的牌樓 (2012.9.7)，傳說即神、鬼大戰的戰場。



▶ 南鯤鯓代天府 (2012.10.4)。



▲ 南鯤鯓代天府的王爺們(2012.9.7)。

榔樹。當樹倒下時，整座鯤鯓山悲鳴了三晝夜，繼而引起海嘯，從此地理敗壞掉了，禁不起山洪、海潮的沖蝕了。於是，神靈又顯聖，選擇現今廟址，於1817年動工，1822年完成第二次建廟。

台灣舊史說五王傳說很奇特，自從1683年(癸亥)明朝滅亡(註：鄭氏王朝被滅)以後，每逢癸亥年(註：1743、1803、1863、1923、1983年)，王爺即出巡全島，驅除魍魎。又，每年三月間出巡鹽水港(鎮)，四月出巡麻豆，五月出巡台南府城，其寓意於喚起民族精神，毋忘癸亥年投降的恥辱呢？抑或銜命代天巡狩……云云。

我的解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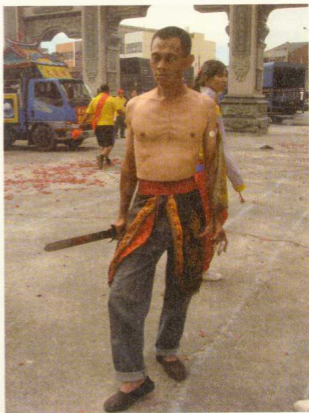
這份現代版是很簡化地象徵明末亡國史，似乎是參考連雅堂的《台灣通史》及吳新榮的採訪報告所編寫。更早之前的李岳勳版(1972年)則複雜、精彩得多。

我只先依現代版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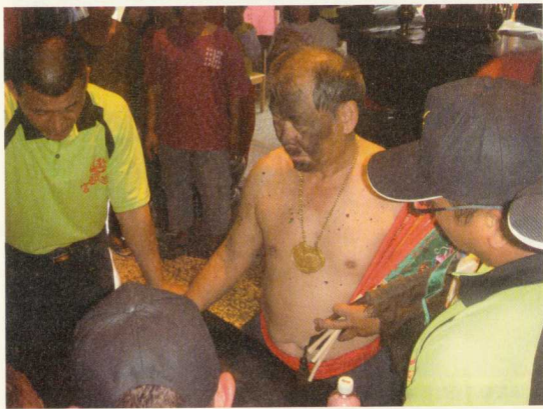
荷蘭時代，台灣已有許多的漢人或閩南人居住。這些人在昨夜看見華麗的船入港了，代表 1661 年鄭成功在北伐南京失敗後，轉進到台灣來；「今早來看却是一條破爛小舟，載著五王及中軍府、一支軍旗」，象徵原本北伐時 17 萬大軍，到台灣只剩 2~3 萬人，還載著明末流亡政府的五個王：唐王、桂王、魯王、福王及寧靖王，而中軍府本來就是鄭成功，因為鄭成功第一次整軍時，即自稱為「中軍元帥」，而



▲ 南鯤鯓代天府後殿的觀音佛祖已被改為觀世音菩薩(2012.9.7)。



▲▼ 童乩乃王爺信仰的特徵之一
(2012.11.11；北港武德宮)。



曾經統領中國、揚威海內外的明朝帝國，如今來到台灣只是一條爛船罷了，但是，台灣人還是相信鄭成功可以為台灣帶來好前景，大家愈是擁戴他，愈能造福台灣。果然，台灣愈來愈發達了，1662年建立了東都王朝，建立時，也從中國帶來各種資源，因而很快地建成大廟（或鄭氏王朝）。

「急水溪是一條盲龍」則代表著台灣原本是閩南人無意識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天堂，曾被外來政權荷蘭統治，大家只是圖個溫飽，也沒有方向。如今，靠藉著鄭成功、鄭經的民族意識、倫理情操（金獅尾巴），大家有了國家的意識與組織，而且，最最重要的，有個安內、攘外的相國陳永華，他運籌帷幄，在鄭成功精神、節操的引導下，化解內部的危機（九九八十一轉），因而山洪暴發不會沖倒鄭氏王朝，更引導河水抵禦來自中國的海嘯，確保台灣（王朝）的屹立不搖。

不幸的是，鄭氏王朝出了一票叛徒，例如施琅等人（失德的和尚），他有法力，他偷偷地砍倒代表鄭氏建立的台灣意識、台灣精神的白槿榔樹，因而山洪沒有方向、亂衝（馮錫范一票奸佞），排山倒海的海嘯（清兵），終於吞噬掉鄭氏王朝大廟矣！

台灣精神、建國意識以及台灣人民，悲慘哀號了好長的一段時日。好在陳永華設計了隱形的教化與組織，終於在1822年，正式以王爺信仰的廟宇，續絕存亡，傳承著自覺意識與法脈的發揚。

當然，任何人可以解析成任一種說法，台語叫做「一人一家事（讀音“代”），公媽隨人祀（讀如四聲“裁”，Chhai）」，這就是

「隱性文化」(陳玉峯, 2012 b: 219-233頁)。因為專制強權隨時可以查緝、抓人、構陷、殺頭、誅連九族, 人民不能講出真心話, 不可能有自由意志的行使, 而宗教語言暨行為最能形成「隱藏的庇佑」, 如同全世界對待精神病患者, 總有些刑法上的處置差異。但是任憑「瘋言瘋語」、「裝瘋賣傻」胡亂發展下去, 則不僅可能旨意全失, 更可能豬羊變色、黑白錯置, 必也需要專業化代言人, 於是, 童乩之類的專職逐漸成形。問題是人心極為脆弱, 心理變化莫測, 意識、潛意識、未那識、阿賴耶乃至大錯亂等, 因應人、事、時、地、物而無從捉摸、預測與控制, 故得神智清醒、冷靜、精明的「助手」作翻譯、研判、調整, 或指揮, 這方面就由「桌頭」或「文生」擔任。智能、才華高超的童乩, 可以是主導、主控, 桌頭是助手、協助的工具之一; 反之, 桌頭才是指導人, 或相輔相成。

上述只是附帶說明, 事實上的現象界、萬法流變等, 遠比如此簡化的詮釋複雜太多!

2. 宗教或歷史學界、唯物論者的王爺見解

一般歷史或宗教研究者, 常將王爺視為瘟疫之神, 例如石萬壽(1989; 1994, 76頁): 「王爺, 又稱代天巡狩, 為瘟疫之神, 成員甚多, 一般說法是三百六十人, 不過常見的王爺, 僅有五府千歲的李、池、吳、朱、范五人, 以及蘇、溫、邪、康、葉等姓王爺而已。這些王爺成神的傳說很多, 不外因捨己救人, 或因暴政、暴變, 一時疏忽等事件, 無辜犧牲



▲ 新塢的王船碼頭即為代天巡狩水路站之一 (2012.9.7)。



▲ 代天巡狩是王爺信仰的特徵之一 (2012.9.7；新塢)。

的賢良方正人士。玉皇憫其忠烈、無辜，勅封為王，代玉皇下凡間巡狩各地，調查民間善惡。故王爺前來巡狩時，子民須建醮迎接，任務完成離去時，則造王船歡送。故河邊、海邊街市村社多建王爺廟，以迎送王爺……」

而以唯物主義、科學理性角度，極盡諷刺、不屑台灣傳統或漢人神明、鬼神的新近出版如趙弘雅(2010；187-200頁)。依其整理的神怪傳說，王爺計有132個姓，來源非常混亂，約可分類為厲鬼、瘟神及歷史人物三種。厲鬼類例如唐太宗時代，五位被張天師試法害死的書生；唐明皇時代，360位進士奉命在地下室奏樂，被某代天師試法弄死的冤魂；明代360位進士奉命巡行海上，船難冤死成神，皇帝建賜「王船」，讓這些冤鬼「代天巡狩」，且「遊縣吃縣，遊府吃府」；甚至還有扯到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儒士。

瘟神類的來源也有三種或以上傳說。法國學者多黑(Henri Dore)認為台灣的瘟神傳說與中國江蘇三義屬於同一個系統，而送瘟神乃王船習俗發生的來源；東晉時代即有記載鬼主乃病魔領袖云云。多黑的徒弟，日本民族人類學者前島信次主張台灣的王爺即瘟神，且許多王爺廟的建立，係因海上漂來王船為起點。

瘟神說的第一種來源為《封神榜》，也就是該神怪小說作者創造出來的神話，而在這部小說之前，中國早在4千多年以前即認為人之所以病死，係瘟神所導致，此即第二種瘟神說，又，隋文帝(541-604年)時代的神話故事也出現五位瘟神等等。第三種瘟神來源是不明朝代、不明年代，某次在福州

的科舉考試，有五位考生同時夢見天上瘟神將降毒在福州五口古井，這五位考生各自奔往其中一口井殉死，阻止人們飲水，犧牲自己來救人民，因而皇帝封賜他們為瘟部主宰。

1963年劉枝萬先生認為，瘟神的原始形態為死於瘟疫之厲鬼，屬於一種靈魂崇拜。

趙弘雅也批判：「近年來，又有人重炒昔日連橫說過的，池王爺就是鄭成功的說法……怕得罪於清廷，乃取近音為池王爺……李王爺就是鄭經的兒子鄭克塽……」

然而，上述這些厲鬼、瘟神說，跟台灣的王爺信仰並不相同。至於歷史人物之死後「稱王」者，例如謝安、張良、蕭何、韓信、岳飛、鄭成功、張巡、許遠等等。依我多年來理解台灣的民間信仰或宗教探索的經驗、感受、分析之後，我認為台灣的「王爺」絕非這些神怪的無稽之談，但台灣的「王爺」正是利用這些神話，且令這些神話更加撲朔迷離，用來掩護「王爺」的底蘊，同時，也有部分類似王爺神格的神明，殆為運用王爺信仰的造神原理、原則，所創造出來的。

然而，所有這些論斷王爺信仰的神怪之說，乃至鄙視台灣雜神荒誕不經者，基本上，乃迫於歷代台灣外來政權之所營造，或明或暗加以形塑者，自有其歷史背景的因緣，也是台灣史上隱性文化的最大悲劇之一。我一生罕能見及真正台灣的大智慧者，其中之一即李岳勳前輩，他慧眼獨具，破天荒地揭開台灣政教迷霧，將極其少數如連橫的見解，以宗教哲學的睿智，貫穿台灣宗教與政治的本質，而王爺信仰的解

謎，正是台灣史上最核心的貢獻之一。

反之，如果台灣人只想藉由那些表象、歷來研究的「成果」，重複過往被外來政權的醜化、污名化、下等化、低級化，也就是說，相信龐大台灣人口的心靈、信仰，只是在祭祀著這些荒謬、迷信、東拼西湊、胡說八道的木偶，那麼，我們數不清的，拋頭顱、灑熱血的先人們，真是死不瞑目啊！試問聰明、睿智、有知識、有教養、處處為人設想、行善不欲人知、虔誠敬天敬地、有水準如你，竟然會是個由愚昧無知、未開化的「台吧子」祖先突然突變而來？或只



▲現代化的三太子(2013.1.3；桃園機場)；沒有陳永華，今之台灣殆無三太子。

是經由外來政權的教育，立即一代而光鮮體面？試看白澳政策下，白人都是：「為了原住民好啊！」而造成多少人間慘劇、惡貫滿盈的欺凌啊?!如果你還無能覺悟，我也不必再說什麼。一部台灣文明史，本來就是一群善良百姓的屈辱史。而我們的先人在恐怖的統治下，

藉由隱性文化的手法，騙過滿清、日本、國府的高壓查緝、掃蕩下，綿延傳遞著自覺覺他的人類性靈寶藏，為何迄今絕大多數的子民，還在自我踐踏著自己呢?! 為何我們一直未能還原靈魂底層的真相呢?! 時至於今，我看見走上國際舞台的電音三太子，依然停留在大頭殼的怪模怪樣，而招搖各地，却不知三太子崇高、超越的精神底蘊或象徵，直令人扼腕嘔血！如果湊熱鬧、趕市集、拚新鮮、愛搞怪的現代人，稍可瞭解三太子的底蘊，相信更深沉的創意將汨汨創發。

台灣的王爺信仰難道只是些怪力亂神？我們為什麼要去祭拜那些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的小說人物、愚蠢神話？遠在 1960、1970 年代，即已出現李岳勳前輩奮其畢生，為我們覷破民間信仰的秘密，為什麼 4、50 年來，似乎無人願意將之發揚光大？這在 1980 年代之前尚稱情有可原，到了 21 世紀，則只配叫做自甘墮落！1972 年李前輩的耳提面命：清代以降，「……為了使台灣人陷於自卑，千方百計，把台灣人的起源性人物，作（做）為愚昧、無智、好亂等等一切無能的部類來描寫，其最具代表性的一句就是『台灣蟬無膏』。台灣人也確曾受到文字言語的催眠麻醉的效力，久來陷於自卑自鄙，但是，假使台灣人早知他們創造王爺信仰，亦即創設洪門天地會所動用的智慧，足以（的確）騙過『有膏』的『中國蟬』（註：原文用大陸蟬）、『日本蟬』久達數百年，並且，其所散布的民族革命運動的思想和方法，終於達成推翻滿清及擊敗日本的歷史事實，那麼自卑自鄙的自己麻醉也必定頓時解消，而激發其超高的創造能力。」（李岳勳，1972：326-328頁）

「台灣的宗教信仰，可視其信徒分佈的情形，越廣越大，就越與鄭成功開台有關，假使否定了反清復明的思想，信仰史的研究者自體就頓成迷路的羔羊……」

且讓我們檢視 1918、1930、1960、1966、1975 及 1981 年，官方統計全台灣寺廟主祭神明的數字，即可明白王爺信

台灣寺廟主要祀神歷年資料統計表(出自余光弘，1982：81頁)

民國七年			民國十九年			民國四十九年		
主神別	寺廟數	百分比	主神別	寺廟數	百分比	主神別	寺廟數	百分比
福德正神	669	19.25	福德正神	674	18.41	王爺	677	17.63
王爺	447	12.86	王爺	534	14.59	觀音菩薩	443	11.54
天上聖母	320	9.21	天上聖母	335	9.15	天上聖母	383	9.97
觀音菩薩	304	8.75	觀音菩薩	329	8.99	福德正神	327	8.52
玄天上帝	172	4.95	玄天上帝	197	5.38	釋迦牟尼	306	7.97
有應公	143	4.11	關聖帝君	157	4.29	玄天上帝	267	6.95
關聖帝君	132	3.80	三山國王	121	3.31	關聖帝君	192	5.00
三山國王	119	3.42	保生大帝	117	3.20	保生大帝	141	3.67
保生大帝	109	3.14	釋迦牟尼	103	2.81	三山國王	124	3.23
三官大帝	72	2.07	有應公	86	2.35	中壇元帥	94	2.45
中壇元帥	66	1.90	清水祖師	83	2.27	神農大帝	80	2.08
神農大帝	60	1.73	三官大帝	82	2.24	清水祖師	63	1.64
釋迦牟尼	56	1.61	中壇元帥	73	1.99	三官大帝	60	1.56
開漳聖王	53	1.52	神農大帝	66	1.80	開臺聖王	57	1.48
玉皇大帝	51	1.47	開臺聖王	57	1.56	開漳聖王	53	1.38
開臺聖王	48	1.38	開漳聖王	50	1.37	元帥爺	47	1.22
文昌帝君	39	1.12	大眾爺	47	1.28	三寶佛	46	1.20
清水祖師	36	1.04	文昌帝君	30	0.82	有應公	46	1.20
元帥爺	36	1.04	義民爺	30	0.82	城隍	44	1.15
城隍	29	0.83	元帥爺	29	0.79	玉皇大帝	38	0.99
計	2961	85.18	計	3200	87.41	計	3490	90.87
寺廟總數	3476		寺廟總數	3661		寺廟總數	3840	

仰的勢力龐大，始終是拔得頭籌（土地公廟不計）；而全台 2005 年各廟宇到南鯤鯓代天府進香者，計有 13,503 座；歷來到該代天府進香的廟宇（2008 年的登錄）共計 17,395 座（南鯤鯓代天府管理委員會編印，2007；2012）。

民國五十五年			民國六十四年			民國七十年		
主神別	寺廟數	百分比	主神別	寺廟數	百分比	主神別	寺廟數	百分比
王爺	556	13.26	王爺	747	13.99	王爺	753	13.59
福德正神	449	10.71	觀音菩薩	565	10.58	觀音菩薩	578	10.44
觀音菩薩	428	10.21	天上聖母	494	9.25	天上聖母	510	9.21
天上聖母	331	9.08	釋迦牟尼	480	8.99	釋迦牟尼	499	9.01
釋迦牟尼	308	7.34	福德正神	385	7.21	玄天上帝	397	7.17
玄天上帝	270	6.44	玄天上帝	375	7.03	福德正神	392	7.08
關聖帝君	192	4.58	關聖帝君	334	6.26	關聖帝君	356	6.43
保生大帝	139	3.31	保生大帝	160	3.00	保生大帝	162	2.92
三山國王	129	3.08	三山國王	133	2.49	三山國王	135	2.44
中壇元帥	94	2.24	中壇元帥	114	2.14	中壇元帥	115	2.08
神農大帝	81	1.93	神農大帝	114	2.14	神農大帝	112	2.02
清水祖師	68	1.62	清水祖師	83	1.55	清水祖師	99	1.79
三官大帝	67	1.60	三官大帝	76	1.42	玉皇大帝	81	1.46
有應公	62	1.48	玉皇大帝	74	1.39	三官大帝	77	1.39
開臺聖王	56	1.34	開臺聖王	69	1.29	開臺聖王	70	1.26
開漳聖王	55	1.31	孚佑帝君	56	1.05	開漳聖王	56	1.01
城隍	44	1.05	開漳聖王	54	1.01	城隍	55	0.99
元帥爺	44	1.05	城隍	54	1.01	孚佑帝君	52	0.94
玉皇大帝	41	0.98	元帥爺	49	0.92	王母娘娘	51	0.92
三寶佛	41	0.98	廣澤尊王	46	0.86	廣澤尊王	50	0.90
計	3505	83.57	計	4462	83.59	計	4600	83.05
寺廟總數	4786		寺廟總數	5338		寺廟總數	5539	

如此，請問王爺信仰的內涵是什麼？

3. 王爺信仰的本質或內涵

「現代台灣的寺廟庵觀，無論是其管理者或信徒，甚至以台灣的民間信仰作(做)為研究對象的學者，都犯有一個相當普遍的錯誤，那就是對於一家寺廟庵觀的教派、法脈的無知和冷漠。教派法脈，可以說是一家寺廟庵觀的生命，因為必須藉這個教派法脈之所屬，始能明白這一家寺廟庵觀所提倡的宗教的世界觀及人生觀。而所謂信仰，即必須以被信仰的對象之具體內容之確立，始有成立的可能之故……」(李岳勳，1972：343、344頁)

依據李前輩的追溯、解析，王爺信仰的特徵如下：(加上個人的見解)

A. 南鯤鯓代天府的全台王爺廟總本山，前殿是五府千歲，後殿是觀音佛祖。說明了王爺信仰立教的大本，乃禪宗的世界觀。前殿是「應現觀音」，可以是任何神明；後殿是「本體觀音」，故而必須稱為「觀音佛祖」。這是根據《首楞嚴經》的宇宙觀或世界觀而來。也就是說，包括由《法華經》的三十三應現、《楞嚴經》的三十二應現，骨子裡只有一個觀音應現法理或原理，因為神佛本無形，而應物現形。觀音本體代表人類、人性終極的根源，也就是所有靈魂、靈性所來自。只要觀得進覺悟的終極處，透過什麼方式、何等法門都可以，不管你是美國人、俄國人、台灣人，觀音一概廣開方便，因此，前殿拜的，可以改成基督或阿拉，只要後

殿是觀音，基督或阿拉一樣叫做「應現觀音」。

換句話說，王爺信仰前殿的諸神，其造神原理或原則出自觀音法理。王爺廟的終極信仰，依據的是禪宗。

B. 代天府的開山祖師是「完俗實悟公——嘉慶十六年八月十五日酉時」往生的。

據此神主牌可推定，嘉慶 16 年是 1811 年，正與洪門組織在乾隆末年於台灣解散，改以王爺信仰的形態公開現身的年代一致。這位「開山伯仔」殆即禪門法師在「實悟」之後，「完(還)俗」以盡人生義務、利益眾生的居士門。

C. 王爺信仰的表象重大特徵之一，即特別側重童乩的表現或表達。而擔任王爺的童乩必須學習、背誦的咒語當中，有一種「請神咒」：

手舉令旗重七斤，推算源流說來因，
 鯤鯨廟內一佛祖，招軍旗下五盞燈，
 旗篙豎起紅光現，英雄兄弟一齊來，
 三老五王保我佛，哪吒兄弟扶聖君，
 觀音媽祖降臨來，達摩祖師是原因，
 奸僧弄權都背祖，白雲連天寺少林。
 祖師留髮親教示，七星鯊魚斬妖劍，
 一指禪拳定太平，觀音佛祖親指點，
 五王中壇顯聖威。

而洪幫祭木斗所謂的「調句」(註：調同歌)，幾乎相同於「請神咒」，如下：

手拿算盤重九斤，推算木楊幾十宗，

高溪廟內三尊佛，招軍旗下五盞燈，
 獨立旗桿紅光現，乾坤桃李一統歸，
 三關六將保九佛，洪家兄弟扶聖君，
 慈航普渡仙雲板，白石香爐有原因，
 漣汝匯灑添五字，白雲連天寺少林，
 披髮祖仙當頭坐，數珠袈裟衣鉢傳，
 七星八卦雙龍劍，四九三臺五本同，
 頭戴方巾一點紅，腳踏鐵板走西東，
 相傳始祖殷洪盛，子母金丹有聲名，
 內有紫竹觀音佛，外有關公顯聖威。

李氏認為上引咒語與歌句，證明洪門與王爺信仰的關係，而且，咒語中透露出王爺信仰的法脈，正是「白雲宗」的「帶髮修行者」。

附註：其實該「請神咒」第一句到第三句就充滿禪意，典故出自禪宗的公案之一：

有位比丘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趙州的回答「莫名其妙」：「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我直接「翻譯」：所有物質現象界既然都歸於一個終極的靈，那麼這個靈又從那裏來或歸那裏去？趙州繞個圈子回答：任何人都有個「我」，這個「我」呢，其實是來自終極的靈，穿上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等七層外衣，或七識，如果能將這七識剝掉（七識包裹著阿賴耶識——心靈最始源處），你就知道靈歸何處（青州是遠古代生產紡織品的地方；重七是七層的

意思，斤是砍或剖析)。用白話說，所有宇宙間的現象，都是你的心的作用，而心的作用即透過所有的感官、思惟、意識、潛意識、無意識等等，讓你以為世界的現象就是那個樣子。但那些樣子都是幻相，並非真實或顛撲不破的，都是無常的。如果你能內觀，一層層地脫掉，直達那個內在心靈的終極處，你就知道靈歸何處。所以萬法唯心，萬法唯識；所以泰戈爾說：「沒有人就沒有真理。」這是唯心論的一種表述。

而「手舉令旗重七斤」到廟內的佛祖，意即：所有現象不過是七識的作用啊！把這些都脫掉，推到最底層那尊佛(我)吧！有了這樣的覺悟啊，你就可以明白我們之所以反清，不只是為了五王的象徵啊！而是為了我們靈性法脈的捍衛啊！兄弟們豎旗奮起吧！從宋朝以降的媚俗爭寵的禪門，都已背離了達摩東來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訓示呀。我們是傳承自居士門白雲宗的弟子，奉行觀音法門，應現為媽祖，應現為王爺；我們的奮鬥來自終極靈界的良知與良心的大覺悟，透過五王、三太子的途徑而發威啊！

D. 王爺信仰的五王在剛到台灣時，五王當然是明朝皇族的五王，鄭成功是勤王的中軍府，但一旦建立鄭氏王朝以後(以台灣為東都，實際掌權的大王就是鄭成功(鄭成功號大木，合起來，變成李)——李大王。成功逝世後，鄭經嗣之，乃至鄭克塽。問題是鄭氏王朝的二次嗣位都不順利，先是鄭經「亂倫」插曲，後是「東寧政變」，搞得神、鬼大戰，釀成南鯤鯓代天府除掉了中壇元帥的三太子，但除了代天府之外，幾乎所有王爺廟一定是在殿前奉祀三太子。

也就是說，王爺信仰諸神的主結構是：觀音佛祖—王爺—三太子的「三明治」，直接點出裏外皆是禪，包裹著王爺，也就是台灣民族的本心。最底層或內殿是觀音佛祖，是終極來處與歸處；中間是台灣人的本心、精神、性靈的祖先；外圍或前鋒是三太子的方法論，正是「禪除」的本意。

三太子哪吒的神話故事：「哪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五燈會元》卷第二附篇）代表「父母未生我之前，“我”的本來真面目」！三太子的寓意，正是禪修、禪除的最高境界，禪除掉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識等自性執，直返阿賴耶靈性本源，直接觀照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三太子代表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無無相！

三太子誠乃最最佛教、最最禪宗、最最靈性的象徵。

唉！三百多年了，建議代天府，可以增祭三太子矣！

E. 個人認為，王爺信仰的現實、世俗現象面的精義，正是連橫《台灣通史》所揭櫫的：「王爺信仰乃台灣民族革命運動的象徵！」鄭成功精神是台灣民族精神的始源，是人格典範的始祖，也是王爺信仰在社會教化的依歸。而鄭成功精神是何？日本人的碑記說他：「自唱大義，以恢復為己任，其正氣耿耿，與天壤俱存。」清朝佔領台灣的 21 年後，江日昇（1704；211頁）描述鄭成功逝世的那段文字，只能寫說鄭成功領兵共計 16 年，「以忠義自誓，嚴治軍旅，推心置腹，臨陣身先。計策已決，賞罰無私，仇親兼用。噫！亦可謂人傑哉！」但他也常利用描述別人，側面說明鄭成功的人格特

質，例如對與鄭成功無緣的太太，《台灣外記》如此敘述：「國太董氏，原與成功不合，因辛卯歲馬得功陡然率騎兵從高崎渡廈，守將芝莞聞報，收拾輜重，棄島下船，且不顧氏。董氏聞報，獨懷鄭門神主出奔，金珠寶玩一無所取。以此，成功嘉其大有見識，遂敬重之，並預兵旅事。迨至孀居，每深戒子孫：『當撫恤百姓，厚待戰士。』至於丁巳，敗七府，棄諸島，嘆曰：『若輩不才，徒苦生靈耳。』凡臺灣有被擄與孤貧丁役，咸受其惠。」至於鄭芝龍投降清廷，鄭成功在小倫理與大倫理的抉擇、烈母自殺的悲壯，在在襯托他在孔廟前燒掉儒巾、青衫的慷慨激昂，作大是大非的誓師海上，而不只是所謂的忠義而已。

《賜姓始末》記載，田川氏被辱自殺之後，鄭成功將他媽媽「用倭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以之斂」！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潔癖」了。

然而，從鄭成功個人一生行誼、氣節，到大我民族暨倫理情操，或轉換成集體氣質等層次，絕對不只是世間法的內涵而已，而是在宗教、屬靈面向的向上一躍。事實上，鄭成功的價值系統與中國傳統的成王敗寇觀是衝突或勢不兩立的。20世紀中國大儒唐君毅認為，中國歷史上只有半個英雄即項羽，依我看來，台灣開闢記一開始就是大悲劇、大英雄，鄭成功秉持的或說他創發的，是種禪境裸真的實踐，從而洋溢出跨越時空的一種大場域。而真正踵繼者，不是鄭氏血脈，而是陳永華！

因為，所謂的民族大義，很大的一部分是狹隘的唯物

論，絕非靈性的超然物外。而從鄭成功到陳永華短短 23 年，之所以能夠貫串 4 百年，乃至有台灣人存在的一天，是決計不會殞滅的。

由於閩南人的開台史，肇建於明、清鼎革，因而在思想上必定對立著中國史觀上的忠奸二分。而人性深層次的價值系統或屬靈部分一旦被摧毀或顛覆，通常人就難再有反抗。當清廷官僚如萬正色、姚啟聖偵知、察覺閩南人精神寄託、性靈依附的媽祖禪，而開始懷柔、玷污神明之後，加上厚顏無恥的奸佞在此亂世的惡行惡狀，憑藉武力高壓逼迫忠義大倫理，在此全面宰制下，在台閩南人殘存的良知，正是透過鄭成功精神，以及陳永華的苦心擘劃，以隱性文化的權宜，將此靈性血脈，在俗民宗教、草根口傳當中，延續迄今。

王爺信仰正是這脈良知，其在清統兩百餘年的追殺下，在血污海中，奮力挺空，換得的一口吐納。而台灣人被壓迫出來的奴性，正是靈性、價值依據被摧毀之後，以惡鬼僵屍之姿，在物質化粧、整型美容的變態之下，「活出」三百餘年的最大無恥（想想現今的部分紅頂商人、奸客！）。我斷言，一旦王爺信仰再度被玷污或顛覆，則不只是亡國、滅種、滅族，更是台灣良知的全面破產，而淪為電影畫面般的「蔭屍路」！

F. 代天巡狩的變形反清。王爺信仰的宗教行為中，「代天巡狩」是一項特殊又顯著的重大特徵。此行為即信徒抬著王爺的輦輿的隊伍，向其境界各地，定期出巡的一種迎神賽會的行為與過程。然而，這不就是一般神明的遶境遊行？為什麼却冠上所謂的代天巡狩？傳說清代曾發生「諸羅巡

狩」、「台南巡狩」時，向滿清官吏大發雷霆的故事，極為王爺信徒所津津樂道。「我認為這就是洪門子弟以王爺信仰來痛擊滿清官吏的一種變態的反清運動方法。」（李岳勳，1972：339頁）「代天巡狩」活動也經由水路往澎湖等地；此等行為，以宗教心理的出巡，「驅逐妖邪，替人治病消災，而沿途人民均有奉獻。這筆收入，乃是洪門民族革命運動所賴以維持的資金。」

筆者幼時，北港也有七王爺館等王爺廟，其予我的感覺較神秘，有種草莽、陰暗、潛伏著什麼東西的怪異氛圍，長輩也似乎不喜歡讓子女們接觸。而我在後來全台寺廟的參訪中，所有我所經歷的寺廟宮壇，感受上就以代天府給我的「排他性」感最為強烈。我相信這類排他性，廟方人員自己並不自知，這是三百多年來，國難、幫會之轉為隱性地下化，延展迄今的一種氣質使然。

G. 外五營及廟內的營斗：王爺信仰在表象上另一個重大特徵即廟內置營斗，廟外依據其主要境界範圍內，依東西南北中五個據點，設置小祠，以中營為指揮中心，四境營衛，守護中營及該王爺廟，以及該信仰圈的子民。我認為此乃鄭成功或鄭氏王朝留給台灣的信仰的表徵或印記，更加證明王爺信仰徹底是明朝亡國史的產物，反清或反異族的民族精神的外殼。（此面向從略）

李岳勳⁽¹⁹⁷²⁾ 解讀陳永華 開創洪門、王爺信仰的摘要

4.4

現代人的腦部、心智能力與數千年前的老祖宗沒有什麼明顯的差異；三百多年前的台灣人或閩南來的祖先們，心智所處理的資訊，較之現今台灣人則似異世界。我們的祖先們如果看到我們使用多如牛毛的電子產品、生活方式，只會以為我們是神仙；現代人也很難想像媽祖顯靈幫清兵或幫鄭成功，對民心向背的影響有多大。然而，當重大災難、鉅變或打擊、挫折發生時，我們對神鬼、超自然的反應，不見得比祖先們高明。對古人的「迷信」嗤之以鼻的人，我只能說聲恭喜你，你很幸運。不過，話不說滿，會給自己預留更大的空間。

「媽祖信仰在閩粵扶明抗清的運動中，擔當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是此一底蘊被福建總督姚啟聖發覺，而對媽祖信仰中心的湄州媽祖廟滲透之後，媽祖信仰在國民革命運動中所肩負的任務，也不得不漸漸變質，直到鄭克塽降清以後，媽祖信仰在表面上就被滿清改裝，推向國家祀神的行列……」（李岳勳，1972：292頁）此過程中，反清志士先是創設地下組織「明倫堂」，再轉變成「金臺山明倫堂」，再由陳永華重組為「洪門」，洪門衍生清門等等，一面反攻大陸潛螫與運動，一面飛向南洋或海外發展。而洪門幫會以宗教為掩護，特別是利用像三太子等扶鸞方式，不斷「豎旗」反清，在台灣締造不少鉅大的革命運動。直到林爽文事件之後，洪門

完成時代任務後解散，遺留下來的宗教保護措施、神明等系統，在民間草根菁英的經營下，逐漸變成王爺信仰而流傳迄今。

陳永華之創設洪門的文化核心，表面上係以鄭成功的民族大義「忠義」為最大號召，但底層乃禪門無功用行的教化，乃係傳承自宋元以降，閩南人心的信仰內涵，依據觀音入理法門，應物現形，在絕對弱勢的環境下，不斷造神（應現觀音），用以符合、順應不同的人事時地物，但宗旨穩穩續存，終於形成現今台灣文化的底蘊，但幾乎無人洞燭此一流變。

而洪門的基地，先是台南孔廟旁的「明倫堂」，也就是在陳永華權力巔峯時期的半官方秘密機構。1680年前後，秘密遷移至果毅後、赤山龍湖巖，以及其內山之間。陳永華於1680年的「假死」，乘坐「棺木」到果毅後大潭山，然後從棺木中爬起來，會同後到的柯平、楊英等鄭成功的老部屬，可能也包括首腦人物之一的沈光文，策劃反清策略及思考台灣境遇。

他們活躍在果毅後地區，藉著急水溪主流、支流水道系統，將策劃好的計畫，送到急水溪入海口外的石井崙，也在石井崙建立廟宇基地，匯集各路反清志士，朝向澎湖、中國福建的金、廈傳遞，並往中國內地發展。1683年清廷佔據台灣以降，施琅等清官廣設媽祖廟，監控台灣民情，並對反清餘黨雷厲風行查緝。陳永華等在果毅後、佛山、赤山龍湖巖的流動性基地，被迫向尖山等溪谷地區內遷。但在清據初

期，陳永華等假借顯靈方式，仍不時在大潭山出沒。

沒有人知道陳永華等人最後的生死，但我推測現今依然存在的洪門組織，或果毅後地區暨急水流域從山向海的大範圍，有可能發掘出陳永華等人的遺物、文件或相關資訊！

以上是我閱讀及現地口訪、勘旅之後，以簡單的方式勾勒大概。

而李岳勳(1972)《禪在台灣》第五章：媽祖信仰與洪門天地會(290-325頁)、第六章：洪門天地會與王爺信仰，引用朱琳的《洪門志》、陳一帆的《清門考源》、公論報的《民國四十一年台灣年鑑》、章君毅的《幫會秘辛錄》，以及江日昇的《台灣外記》、吳新榮等人對王爺信仰的口述歷史採訪等等，坐禪冥思、理性演繹，得出如上大要，而我只是在參拜陳永華英靈之後，經由榮明乩土的觸發、急水流域到出海口的刺激下，填補李前輩主結構之間的銜接橋樑，也就是果毅後地區失落的環節，以及急水溪、果毅後大排、龜仔溪大排與蚵寮之間的水路交通管道的可能性，而我認為對洪門的深入研究、追溯，或(必)可填補許多台灣歷史、文化的驛站與通道。

以下簡述李前輩的演繹。

他先引述鄭成功的一生及其一貫的大倫理精神，說明鄭成功之所以能夠糾集群雄、金門起義的精神號召。鄭氏永不妥協的大倫理實踐，正是幫會靈魂的代表。不過，我之所以寫大倫理，而不依李前輩寫倫理的原因，在於鄭成功是放棄父子的小倫理，而遵從國家民族大義面向的大我倫理。

1650年農5月，萬禮帶著數千部眾投奔鄭成功。萬禮的本名叫張要，他在鄭軍諸多戰役中屢建大功，但1659年農7月23日鄭軍攻打南京時，死於亂箭之下。萬禮有一票結義（結拜）兄弟，他是幫會傳說中的「萬雲龍」或「萬大」，而結義的兄弟就叫「萬二」、「萬三」、「萬四」……

《台灣外記》在1651年農4月10日出現一位「洪旭」，鄭成功命他守廈門。這位洪旭即幫會傳說上，被說成「殷洪盛」的兒子「殷洪旭」。

上兩例反映幫會人物匯集於鄭成功麾下。

1653年起，鄭成功在湄州媽祖廟前，設閱兵臺（「就天姬宮起將臺，親登觀兵督戰」）練兵，暗喻鄭成功與媽祖禪的關係，甚至，1654年隱元禪師到日本，可能是替鄭成功進行秘密外交工作。

1656年鄭成功任用陳永華為參軍（永華時年20），陳永華正是幫會、洪門的開創者。

鄭成功北伐之前，1658年農2月在廈門設「演武亭」，集結最菁英的戰士訓練。李岳勳認為這個「廈門演武亭」殆即幫會傳說中的「金臺山明倫堂」的前身。由於陳永華後來在台灣設置「明倫堂」，李氏推測陳永華是「演武亭」的重要幹部或負責諜報工作。或說「演武亭」是黃埔軍校，陳永華是政戰部主任。

鄭成功攻取台灣的1661、1662年間，福建「長林寺」遭清兵圍攻，僅五僧逃出，即萬姓結拜兄弟。此間過程曲折複雜，萬二、萬七等變節、告密、投清。

以上，即陳永華在台活躍之前，若干史料與幫會傳說的摘要，暗示反清幫會認為幫會起源於鄭成功的創設是對的，同時，也側說陳永華是幫會的主謀、運作人。

1666年，陳永華在今台南市建立先師聖廟（孔廟），旁置「明倫堂」，這就是幫會傳說的「金臺山明倫堂」。李氏推測，陳永華向鄭經斡旋，讓得罪鄭經的沈光文，秘密參與主持明倫堂這個政戰學校。李氏假設，清廷代表姚啟聖，與陳永華、沈光文之間頻有諜報接觸，促成姚啟聖對台灣一貫採取「按朝鮮事例」招撫的態度或主張。我認為，鄭經沒採納這項策略的原因，在於馮錫范與陳永華的鬥爭中，陳永華失勢之所致！否則，台灣史必改寫。

李氏認為，幫會傳說的「五僧」，是象徵五省的菁英代表，他們被選來台灣的「革命實踐研究院」（註：我加上的）——明倫堂受訓。幫會傳說，說五僧是「殷洪盛」的門徒，李氏甚至認為「殷洪盛」就是沈光文。而一批批五省菁英受訓結業後，循宗教信仰路線到中國展開敵後諜報工作。他們主要從事兩大面向的工作，一為執行陳永華或鄭氏王朝的秘密外交工作，一為敵後地下組織戰，情資收集等等。而後來三藩聯軍加上鄭經的反攻大陸，有可能也是此一諜報工作所促成。

另一方面，幫會傳說，洪門起於「漢留」，行於「海湖」，殷洪盛是洪門始祖。所謂「漢留」，代表「漢」字，拿掉「中土」，變成「洪」字，也就是失掉中土的漢人組織。他們的發展，從1630年代發軔，到1661年鄭成功在台

灣推進漢留組織，開山立堂，定名為「金臺山明倫堂」。此間有龐雜人物、故事的發展，略之。這些幫會在進軍中國之後，又發生諸多叛變、失節的故事。凡此幫會運動的滄桑，發展到 1674 年農 7 月 25 日丑時，在紅花亭聚會，由陳近南主香（註：我認為是陳永華派去代表陳永華的神秘人物，姑且叫做陳近南），以「洪」字再拆成「三八二十一」，做為洪門團體的暗號。也就是說，「漢留」組織至此改編為「洪門」。洪門遂揭義旗反清，由陳近南發號施令，募兵部署為洪軍，由湖北襄陽進發，一路打到武昌，不幸被清軍所敗。部眾遂分散，各自開山立堂，俟機再發展。至於另一名詞或幫會「天地會」，依我檢視的資料，似乎可與洪門合流或視為同一單位。

「四藩聯軍」反清戰爭敗退時，歸附鄭經的「白頭賊」蔡寅，被鄭經送回台灣，加入「金臺山明倫堂」。蔡寅改名為蔡明文，他最擅長以哪吒三太子為主神的宗教心理戰術。我認為台灣的「童乩」，就是在蔡明文與陳永華合流之後，在陳永華的支持下，漸次發展成地下宗教、心理戰的執行人員。

當鄭經反攻大陸敗回台灣的前後，很可能即陳永華與沈光文籌謀台灣在被清廷佔據後，如何再出發的時段了。一方面，陳永華將政治、軍事大權釋出，交給其女婿鄭克塽，另一方面將「明倫堂」此一組織疏遷。但疏遷至何處？李岳勳前輩依據：1.其地點必須在西海岸容易與中國連繫處，更必須逃避清廷監控的隱密地域；2.由於該秘密基地乃匯聚各地人才集中處，因此，其遺留下來的後代，必也姓氏複雜；3.

由金臺山明倫堂到洪門的蛻變，必然有宗教信仰的要素存在。這三項條件，讓他找到蚵寮。

而《洪門志》記載，1683年台灣快被清廷併吞之前，由鄭成功傳至鄭克塽的「金台山規律」（註：洪門原始文件），夥同緊要文書，「封鎖鐵箱，沉入海底保存」，到1848年才從漁人手中獲得該批文書。經郭永泰略加修改，定名為《海底》。郭永泰開立「蓋忠山」，以《海底》規律通行。可惜，已佚。

李前輩認為「金台山規律」及重要文件之「沉入海底」，象徵陳永華交政權、疏遷明倫堂，走入地下化的事件。李前輩《禪在台灣》第六章（326-348頁）則敘述從洪門到王爺信仰的流變。他認為秘密組織的洪門活躍於蚵寮，直到乾隆末年至嘉慶初年，也就是1795年之後，開始建王爺廟。

李前輩分析《台灣外記》1680年陳永華退休乃至「假死」的那段文字，認為王爺信仰的「瘟神」色彩，出自陳永華口中的「瘟使者」，陳永華蛻變了，轉入地下組織了。陳永華假死出葬六甲鄉丘陵地帶，跟赤山巖的沈光文住在一起，匯聚蔡明文、柯平、楊英及一批志士，開展「心靈術」的反清地下運動，也就是王爺信仰特徵之一的「童乩」。陳永華也利用《水滸傳》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說，以梁山泊一〇八位英雄的結拜為藍本，發展「萬姓」結拜兄弟會的方式，廣招志士，形成其民族革命的秘密團體。此一團體即以蚵寮為據點，進行對中國的宗教式諜戰。

李前輩接著解析台灣王爺信仰的傳說故事之與鄭氏王朝

歷史事實的相關。從五王的流變到团仔公的故事，夥同《洪門志》等等相對照。他認為王爺廟發展的階段變遷，先是「金臺山明倫堂」沉入「海底」，而「海底」就是「小鯤鯓」，也是現今南鯤鯓代天府的前身。當洪門以「洪幫」和「清幫」組織向中國及南洋發展之後，其遺跡就以小鯤鯓的王爺廟公開出來，直到嘉慶年代，才做為民間信仰的形態繁榮起來。

而我認為代天府可能由現今之保安宮轉變而來，如前述。

至於清據台灣 212 年期間，洪門、天地會等地下組織在中國、在台灣，掀起龐多反清的革命運動，台灣最有名的，例如 1721 年的朱一貴事件、1787 年的林爽文事件、1862 年的戴潮春事件等等。在中國，比較有趣的是，1698 年洪門延展出的「三合會」，起義攻打各地清兵而七省震盪。當三合軍進入四川打重慶之際，又出了二個敗類符四、田七，導致三合軍慘敗。因而此後以四、七為忌諱，更因符四、田七是知識分子，他們從而認為「知識分子」「善於應變」（註：善攻心機，一旦起私心，很容易叛變等等），因而以後禁收知識分子，並修改會章等。此即洪門走入下層草根社會之由來。

坦白說，李前輩的歸納、演繹過程乃至結論中，存有太多的跳躍與主觀猜測，尚待詳加追溯、填補龐雜的失落的環節。然而，在時空縹緲，又幾乎沒有多少可信證據下，實在難以苛責李前輩的「難以令人置信」。筆者當視機緣，追溯可能途徑，彌補此一台灣文化史、宗教史上的最大公案。

2011 年底，「全球洪門聯盟總會長·中國洪門五聖山山主」劉會進先生的〈洪門玉璽〉一文宣稱，世代以「忠義」傳承的洪門，舉辦了「紀念陳近南（陳永華）」的大會，也將在台灣興建洪門五祖的聖廟。我認為紀念陳永華不只是洪門大事，更是全台灣人所該緬懷、追思與宏揚鄭成功、陳永華精神的基本責任。

杖策談時局，軍門禮教寬，兵農輔文教，遺散在台灣。

——連橫贊頌陳永華詩



新塢嘉應廟 與蘇寶慶先生伉儷

5



說來十分弔詭，表面上台灣宗教的雜神信仰，拜的似乎只是許多廟頂上的三尊福、祿、壽，現行俗民的宗教行為，好像也只為了神明可以回應祈求的對價關係，然而，幾乎所有的台灣子民不會承認他們只向神明索取超自然的賞賜，因為，在他們深深的心底，似乎有種深藏的，絕對抹消不掉的某種東西。他們甚至終其一生，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遑論在世時，他們的理性、表面意識能夠知道些什麼東西！

然而，那個東西卻緊緊地粘附在大多數台灣人的潛意識底層，在那窮深奧底之處，頻頻地呼喚著，卻苦於所有的意識、思考作用始終無法將它轉譯出！於是，所謂的神明、神力、聖靈或種種不可思議的說辭、說法，只是理性、智性為了要將它語譯出來，所做的種種白費力氣的掙扎。

其實，答案寫在傳統台灣尋常百姓家的廳堂上。典型的客廳一進門是神桌，且不管祭拜的是何方神明，其背後頻常有幅觀音的掛圖或壁畫，主神的右側則供奉著自家的神主牌。這正是台灣一般廟宇陳設的簡化版，不管前殿何等主神，後殿是觀音佛祖，也就是千餘年來，閩南、台灣人禪門的胎記。

觀音（佛祖）是本體，前面的神明是應現，案前祭拜的子民就是要窮其所有努力，逼進、觀進人性終極底蘊的心音或來處的靈界。而神明、觀音右側的神主牌，則提醒你，慎終追遠也得追到父母生你之前的本來真面目。

這套禪門觀音法理正是台灣人心靈底層的奧蘊。然而，禪、觀音等等名相也只是個代號或象徵物；禪、佛祖、人的

本心，是不能滿足於一切表層宗教的觀念、思想、意識的。台灣人信仰的觀音法理，絕不是只要求神明賜予現實的兌現或回報，而是必須將這套信仰的核心，應現於活生生的你、我、他，而作不求任何回報的大慈悲的生活，也就是無所求行或無功用行，甚至連這些也不存在。

這套禪境的底層呼喚，只是本本然然的自覺，單單純純的自在，而沒有那麼複雜的宗教義理，它可以是全球任何一種宗教，卻不受任何意識、理念、慾望或所謂知、情、意所沾黏。我在一大堆宗師、教主、大善人、大師身上看不到的，在台灣素人的平常生活行為中，卻隨時隨地在流露！

而我們之所以那麼困難、那麼無能去照見何其簡單的本然，關鍵之一在於，我們切斷了自己跟自然、土地、生界的聯繫，這條永遠的臍帶關係。現代人所謂的生態、環保、健康、自然的呼籲等等，根本的問題皆然……



► 筆者老家客廳神龕後的觀音畫像(2012.12.7；北港)。

新塭蘇寶慶先生族譜世系 5.1

就在 16、17 世紀倒風內海的吞吐海口——魷港的東鄰，存在著一大片內海，以及沙丘島縱橫林立其間的區域，且此區域在鄭成功打下台灣的前後，早就是平埔西拉雅的聚落區。閩南人也在此區設立草寮據點，以海為生。可以確定的閩南人落籍定居的時段，最晚在 1680 年代。

由於此地區正是八掌溪入海口的搖擺扇面，且 16~20 世紀約 3~4 百年間，正是該地填海造陸的最後階段，從而滄海桑田，躬逢其劇變時期。1930 年代之前的八掌溪，還將好美里與新塭分隔成東、西兩岸，直到 1934 年 7 月間的大洪峯，原本北流的八掌溪入海道直接西衝出海，新塭與好美里（虎尾寮、蚊港或魷港）終於淤積沙土而毗連，乃至後來人為的整地，形成今之無縫接軌的樣貌，只留下排水渠道，聊充昔日的大河痕跡。

而新塭不但不新，就台灣文明開拓史而言，它是舊地名，它是紀念先民跨海東來的初、中期年代，先是沿海濱結茅成寮，討海並往內陸方向構築漁塭養殖，却因一、二百年間，每逢夏秋颱風豪雨季，八掌溪下游入海口段落頻常神龍擺尾，掀起世事無常，而先民設置的漁塭，旋因溪水氾濫或改道肇災，一夕之間消逝殆盡，逼得先民們得在災後另起爐灶，重新建造漁塭，因而以頻常墾築新漁塭，故得名為「新塭」！

今之新塹在行政區劃上，屬於嘉義縣布袋鎮南部的新民里及復興里輻輳的小聚落，但整個新塹聚落的核心，過往係以「嘉應廟」為境界的中心，廟北為蔡姓領域、廟南以蘇姓為大宗。1920年代的房舍分佈，在地圖上大致形成一狹長 Y 字形，而嘉應廟位於 Y 字的下方那一筆劃的中下段上。

廟北蔡姓族群的祖譜顯示，其先人是在 1680 年代，渡海來到虎尾寮茄藤頭落腳，之後，再往東側，向內陸遷移至今址；廟南蘇姓族群，殆由先祖蘇彭進先生 (1654-1736 年) 開基於新塹地區，來台時間可能在鄭氏王朝末葉，或清領之初 (蘇其車，1970)。

在談到「嘉應廟」之前，有必要先從移民史源，略作瞭解。

依據《蘇周連宗親會族譜》(蘇其車，1970) 記載，蘇姓宗族系出周太王之後，一大派遷往河南。唐宋間，由河南光州固始地區遷徙到漳泉。而蘇姓族人為何要南遷？這涉及唐朝末年的社會動盪。

唐朝末年的僖宗 (874-888 年) 時代，有位名叫王緒的人，他響應黃巢之亂，帶著部眾攻佔河南省的光州。然而，他萬萬沒料到，他竟然被他任命為「軍正」的光州固始人王潮所殺，他的部眾也歸屬於王潮。王潮率眾歸順於流亡到四川的唐僖宗。僖宗就任命王潮為福建觀察使，史載，王潮帶著來自河南光州 (包括他的老家固始一帶) 地區的部眾到福建之後，小有建樹，據稱他「勤政興學，薄賦勤農，地方得以蘇息」，因此，再度被任命為「武威軍節度使」。王潮逝世於其任

內的唐昭宗景福4年(897年)，而他的職務，由弟弟王審知替代。

907年唐王朝滅亡，909年王審知建立了中國五代時代的「閩王朝」。由禪宗歷史的記載得知，閩王朝的王公后妃貴族們，對禪的造詣很深的人物還不少。也就是說，早在閩王朝時代，福建的禪門氛圍頗為高漲(李岳勳，1972：16頁)。

然而，羅香林曾經考據福佬話等指出，福州人叫男人為「唐部」或「唐部人」；女人叫做「無諸人」、「諸人」或「諸婆」。傳說，唐末五代時候，先是王緒率眾渡江，佔據福建，王潮取而代之。王潮的部隊中有所謂的「唐部人」部眾，他們進掠福州，盡殺原住民無諸族的男子，將原住民的女子收納成為唐部人士卒的妻子。由於夫妻、男女的族群差異大，所以將男生通稱為「唐部」，女生則叫做「諸人」。

經由多代傳遞綿延，可能由於雙聲疊韻的緣故，到後來，「唐部」轉變成「查晡」；「諸婆」變音成「查某」，而台灣人沿用迄今。又，遠在司馬遷《史記》的「東越列傳」，就已依據中原本位的思惟，將福建一帶的原住民稱做「無智」的人！

無論如何，社會分崩離析的動亂時代，欠缺女性的部隊來到福建，屠殺原住民男子，擄掠女子為妻妾，在全球各種族傾軋中，史上罄竹難書啊！台灣史上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如出一轍！而李岳勳前輩殆以厚愛禪門而愛屋及烏，認為殺滅無諸男子、奪取妻女「似乎不太可能」(李岳勳，1972：16頁)，我不敢苟同，但我認同閩南禪風頗盛，且個人強調，禪宗強

調的主體自覺的「自力聖道」，在原住民淳樸心性的母系文化裏，特別容易吸收與實踐，從而賦予馬祖道一法脈的活化（陳玉峯，2012a；244-297頁），激盪出居士禪的無功用行，乃至傳承至台灣，且二度弘化開來。

而蘇姓族人正是由河南光州固始，跟隨王潮、王審知進入福建，且隨後遷徙至漳、泉一帶，他們在閩王朝時代乃至以降，或受到禪文化濃厚的熏習吧？！而蘇姓族群之所以跨海東遷，秉持的似乎也是禪文化在宋、元及明、清鼎革之際，一種民族情操與忠義節氣的堅持。蘇其車（1970）記載其宗族譜系的序言提及：「……系出周太王之後，派衍河南，世號巨族。唐宋間，由光州固始，而徙漳泉一帶。迨明季版圖易色，吾先烈恥食清粟，再遷台灣或南洋諸島，以避異族凌夷……」

據此或可推測，蘇姓族人的血緣特徵，有可能混合有千餘年前福建原住民的血統，也可能混合有二、三百年前西拉雅的血脈，且其文化特徵，殆以閩南禪門為骨幹，再隨時代變遷而應現，誠如我在本章前引的提註，蘇姓族人心靈深處，必然潛伏有千餘年來，無可名其狀的深層呼喚。

又，東遷台灣的蘇姓族人可再分多支派。其中一支，稱為「蘇彭進支派」，殆即遷居新塢、渡台開基者。茲由《蘇氏大族譜》（嘉義縣蘇周連宗親會，1974）追溯我所訪談對象的蘇寶慶先生，其歷代先人如下：

開基一代蘇彭進先生（1654-1736年）、夫人施嘉惠女史（1660-1733年），其祖籍為福建省興化府莆田縣仙跡境胭脂巷；遷



▲ 蘇董與父母合影 (2012.1.10；新塢)。

籍：福建泉州府晉江縣第拾都東石鄉；渡台落籍於嘉義縣東石區布袋鎮復興里新塢村。

第二代蘇仕傑先生、夫人黃氏；第三代蘇必箸先生、蔡京夫人；第四代蘇廷衛先生、蔡綱夫人；第五代蘇世譚先生、蔡梅夫人；第六代蘇濟崁先生、郭謀夫人；第七代蘇其坪先生、蔡瓊英夫人；第八代蘇寶慶先生 (1934年生)、蔡時夫人 (1934年生，好美里人)；第九代：蘇振忠先生、蘇振輝先生及蘇振華先生。現今新世代即第十代，例如蘇怡儒、蘇于庭等。

自從 2012 年 1 月 10 日我首度到新塢訪談蘇寶慶先生以來，他予我的強烈感受，比木麻黃更木麻黃；比嘉應廟更嘉

應廟。他一生定根在此鹽分地帶；我相信他的聖山就是新塢嘉應廟。他早已蔚為新塢固若金湯的海岸林的大喬木，他言必稱尹王爺、三王爺，只是他從未感知他業已成為貨真價實的蘇王爺，且他固守八代的在地耕耘，終於孕育出邁向全球視野的九代、十代子孫。他曾經擔任過宛似家廟的「嘉應廟」的主委。他一生養魚，堪稱虱目魚素人博士，但他自幼坎坷多磨，練就其一生的倫理堅持，只是他不明白，他以一生譜寫的典範，正是鄭氏王朝從不打折扣的底蘊，如同千千萬萬身體力行的台灣精神與人格，或可以說，他也宿命般地，承受著如是堅持的折騰。



▲ 台灣人客廳神像後方牆壁上通常以觀音為本體，蘇寶慶家中也不例外(2013.1.16)。

如同好的藝術反映時代集體夢境的氛圍，絕大多數台灣人奉祀的神明，正是總體人格的典範。試想歷來開國皇帝偉不偉大？2、3百個皇帝有無後人祭祀？幾乎沒有，而三皇五帝只是集體人格或遠祖崇拜或神話世界。人類文化現象當中，變遷最緩慢的是謂宗教。台灣人信奉的宗教內涵，徹徹底底是以中國數千年專制皇權統治下的組織系統、古代的生活內容為依據，或是其衍伸。在這套古裝劇似的翻印、複製，側面點出所謂的宗教，它所處理的包括生前死後、終極議題、超自然靈異、人類精神總理想、全恐懼等等幽微的象徵，以及宇宙起源、萬象背後的支撐，而後者已被科學所大部分取代。因此，簡單地說，台灣人的神明大多是集體的理想人格，更且，亦反映信仰者的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的縮影及象徵。台灣人拜媽祖，拜的是自己內心最大的大佛、觀音所象徵的終極覺悟、觀音應現於世間的林默(娘)的大慈悲精神、宋朝皇帝對佛教迫害的信仰型式的變態，以及元朝、清朝異族入侵的精神反抗；台灣人拜王爺，拜的是同一套禪宗佛門觀音佛祖的底蘊、清朝外來政權迫害的集體反抗精神，以及鄭氏王朝人物的忠義或倫理的理想人格。

本書在前幾章已經反覆宣說台灣宗教信仰的本質，人神同一，無分無界，所有神明無非是人心的映射。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或所謂大儒、哲學家如唐君毅、錢穆等等，對中國宗教的特質分析(轉引陳玉峯，2011，60-64頁)，只是因為他們欠缺對俗民內心的體會及悟解罷了，但他們也已道出了現象界的特徵，雖然其對民間宗教哲學顯然無法入裏究竟，因而認定

民間信仰只是極端現世(實)主義，而污蔑了禪佛的理想及超越，無能「觀見支撐起台灣集體靈性的內涵」！而新塢「嘉應廟」雖屬局部地區，或區域型的信仰，但它仍然體現了台灣的集體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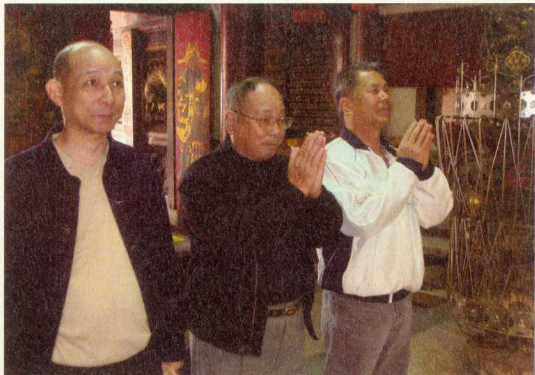
新塢「嘉應廟」 5.2

2012年1月10日我先到蘇寶慶先生家中拜訪，然後在他的導引下，參拜新塢信仰中心的嘉應廟。

這是座台灣尋常聚落中心的廟宇。嘉應廟，流露著古典的平凡、鄉里的親切，對我而言，撇開神明姓氏，它只是台灣人老祖母、老阿公幽靜的慈祥與和顏。而寶慶先生一一為我介紹諸神明。

「這是游天王代天巡狩的王船，搭船遊海；這尊尹王爺，就是我家供奉的那尊，這尊報我賺真多錢；這尊三王，新塢大廟要建設什麼，都由祂主張、發落的，祂是代天府360進士之一……」

所謂「巡狩」，典出《書經》的〈舜典〉篇，乃遠古時代帝王的行事，所謂「東巡守至于岱宗；南巡守至于南岳；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巡守至于北岳」，乃因遠古中國諸多小國合推共主，代天行事，巡狩各國，且必須是經由「封禪」儀式所形成的大帝，例如堯、舜、禹。禪宗取封禪



▲ 蘇寶慶先生(中)、蘇董(左)於嘉應廟內朝拜(2012.1.10)。



▲ 筆者於2012.1.10口訪蘇寶慶先生(中)、蘇董(左)並合影(新塢嘉應廟)。



▲ 新塢嘉應廟牌樓 (2012.1.10)。

大義，乃在於諸國要「封禪」推共主（註：聚土為封、除地為禪，要禪除才能聚封，這個封禪文化源起於西亞兩河流域，是世界古文明遠傳到古中國的趨老儀式及祭壇），必先禪除掉各國的語言差異、文化差異、自然地理差異、種族差異、利害差異、組織差異……種種差異，求取最大公約數，即共主。同理，禪宗要達成窺進究竟的過程中，要禪除掉眼、耳、鼻、舌、身、意、末那等等無常現象、妄相，要禪除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要禪除掉所有差別意識，要禪除掉心的所有，要禪除掉禪除本身，才能回到本然自在的空性。

王爺的代天巡狩，明的是寓意鄭氏王朝代替明王朝的視巡天下；暗的是進叩禪除之後靈的境界。這是台灣特有的宗教信仰，沒必要往中國或其他文化現象攀附。一味攀緣、攀附，只會玷汙原本的本心與主體信仰。

「這尊是九龍三公，三公爺，祂姓魏，名天忠。老輩告訴我們，魏天忠原為一個小縣令，為何可以戴皇帝帽呢？當時，中國與外國對抗，未交往的國家進貢酒品來，要獻給皇帝喝。魏縣長退休後，因做人很好，孚眾望，經鄉里推薦，因而皇帝召他當秘書。魏天忠向皇帝說，與我國不善的國家進酒來，恐怕有詐，很可能是毒酒，要小心。皇帝說：『既然如此，賜你喝。』他喝下酒果然中毒，臉色翻黑，死而挺立不墮。皇帝大驚，遂封他為『九龍三公』，他才倒下來。皇帝為他舉行國葬，進入忠臣廟奉祀。」「九龍三公是我祖先從福建來台請過來的，之後，歸公，讓大家朝拜。由於九龍三公變成皇帝以下最大的，因此我們沒去南鯤鯓割香。」



▲ 新塢嘉應廟匾額「魏同於趙」，說明九龍三公姓魏，等同於皇室之姓(2012.1.10)。



▶ 九龍三公之代表魏天忠神像(2012.6.3；太聖宮)。



▲ 九龍三公之代表魏天忠神像胸前雕刻(2012.6.3；太聖宮)。

我在前殿往後殿的門上見及一匾額，上書「魏同於趙」，據此可推知這位皇帝必然屬於宋朝，而魏天忠等同於趙姓皇帝的同宗矣，也就是宋朝的王爺了；匾是大正乙丑年立的，也就是1925年，大正的最後一年。

不知何人編出如此民間版的九龍三公故事，這不算太離譜，更荒謬的，有大學者把太聖宮的九龍三公解釋成魏徵！事實上，它發生於南宋末，時代背景如下。

蒙古兵南侵南宋期間，1271年農11月蒙古定國號為元。1274年宋度宗死了，恭帝繼位，1275年向元乞和，元不許。1276年農3月，元將伯顏攻陷臨安，捕獲恭帝。文天祥、張世傑及陸秀夫等，於農5月奉恭帝之兄於福州，是為宋端宗。宋端宗於農11月逃往潮州。1277年農8月，文天祥兵敗。1278年農4月，端宗死，衛王立為帝昺，農11月文天祥被擒，寫下傳世千古的「正氣歌」殉命。1279年農2月，張世傑又敗，陸秀夫背負帝昺，在廣東新會的厓山投海，南北宋320年王朝正式告終。

而九龍三公不是一個人，而是魏了翁、魏國佐及魏天忠祖孫三人，他們都有功於宋皇室。魏天忠的殉死，則發生在流亡皇帝在位不到2年的宋端宗身上。1277年，宋端宗逃奔金門，再經漳州海澄到白水營。蒙古兵將又從汀州間道殺出，宋端宗逃竄到九龍溪濱的虎頭山嶺。逃到此地時，他的臣子們業已失散過半，唯獨魏天忠始終隨伴在端宗左右。當時，宋端宗四面被圍困，蒙古將領派遣使者送毒酒來，要求端宗自盡了事。魏天忠邊退使者，請端宗脫下龍袍，自己穿

上去，代替端宗飲鳩殉節，讓元軍鬆懈，而宋端宗方得突圍而出。魏天忠殉死的日子是 1277 年農 5 月 4 日。

魏天忠死後葬於九龍溪濱之虎頭山，宋朝遺民為他立祠奉祀，號「嘉定宮」。直到明太祖洪武年間（1368-1398 年），為嘉許他護主的丹心耿耿、氣節忠勇，故而明太祖追諡為「九龍三公」（包括他的父、祖），入忠義祠，享祀春秋二祭。

而蘇寶慶先生的祖籍地仙跡境有座「九龍三公」的「嘉應廟」。蘇氏宗親原本即以恥食清粟而搬遷台灣，他們渡海時，也不忘奉請忠義氣節的九龍三公護佑，因而神像隨著蘇氏先人來台。來台後，起初可能也在魴港海濱結茅暫居，並經多年多次遷居，九龍三公神像（註：以魏天忠神像代表祖孫三神）即在蘇家設壇奉祀。直到 1838 年，蘇家捐出神像，在今之新塭派出所旁邊，日治時代地址為「新塭 92 番地」處，設置一座類似宗祠的覆瓦小廟安座，廟名仍沿用原鄉廟名。而後，1884 年以風雨老舊而崩解，在地人發起重建，並迎請南鯤鯓代天府的吳府三王，夥同原廟除了九龍三公之外，另有的游天王、尹府千歲，依三王（吳）降駕指示今址而新建，且以九龍三公為「境主」。後來，1965 年重建，1968 年竣工。1996 年完成翻修成今貌（新塭嘉應廟管理委員會，2012；口訪資料；李岳勳，1972；蔡隆德，2012）。

至於「尹王爺」似乎並非人類，而是神話中的「龍天護法」，奉玉帝令下凡。祂右執妙元硃砂神筆，左握混元七彩寶石，專職鎮邪除妖。過往，魴港地區（例如青峯閣砲台）傳聞有荷蘭兵的陰魂作祟，騷擾民眾，傳說，收服這些陰兵的，尹

王爺也是其中之一。

嘉應廟介紹九龍三公的頌辭——捨身護主魏天忠：「精忠報國九龍山，飲鳩魏公露黑顏，三世丹心匡宋室，一團浩氣毋雲間；華牆詩有成功詠，深井爐聞層石攀，廟祀仁和香火旺，鐘靈萬里至台灣。」不知撰寫者是何人，顯然他很瞭解魏天忠、魏父、魏祖的故事。據此頌，似乎鄭成功曾經到過福建的嘉應廟，且在廟壁題詩詠嘆？尚待查證。

台灣二萬餘座大小廟寺宮壇中的神明，幾乎以穿著明朝、宋朝的文、武官服為主，但明鄭統治台灣的範圍很小，時程只不過 23 年；相對的，清據時代長達 212 年，大小官員多如牛毛，而能成神者寥寥無幾，例如鹿港民生路的「永安宮」，主神號稱薛府王爺薛仁貴，據說開基於 1698 年，乃清廷在 1684 年，於鹿港設置水師汛之後，駐軍從其祖籍地迎請來台奉祀者。其旁祭有身著清朝四品官服的「曾大老爺」神像。所謂「曾大老」乃 1795 年（乾隆 60 年）因陳周全事件殉職的水師游擊曾紹龍。

依個人感受，表面上台灣龐多神明共同的特徵，也是宗教唯一的特色即「靈驗」，具備超自然、非人力能及的所謂靈驗，此外，最主要的特徵即為激勵民族氣節、褒揚忠君愛國、犧牲小我的大中華意識而設置。台灣特產的王爺信仰，我認為是陳永華設計洪門地下組織，反清復明的隱性文化手法，被其後台灣若干菁英發揚光大，隔了約 120 年之後，才以王爺神明的外貌彰顯於世，而且，為了逃避清廷查緝「意識思想政治犯」，主事者遂不斷轉引中國歷代忠臣烈士的故



▲ 鹿港永安宮旁祀 1795 年陳周全反清事件殉職的曾紹龍神像，是台灣少數清官成神之一，曾大老爺身著四品官服 (2012.12.7)。

事，加以穿鑿附會，更以封神榜、西遊記、稗官野史、歌謠、神話故事，加油添醋，故佈疑陣，從而在二百多年間，形成雜神信仰漫天飛舞，在愈亂愈好的混水陣中苟延求存，也讓繁多跟台灣毫不相干的雜神從容偷渡，據地稱王。這必也是陳永華等歷代菁英始料未及的遺憾乎？因為，鄭成功、鄭經一生一世，希望將台灣締造成為政治獨立的實體，或半獨立的狀態，不但未能在後世延展發酵，反而形成亡台在台的主要夢魘！而根本信仰的精髓，禪門自力聖道的覺悟，絕對自由自在的空性靈悟，超越爭王鬥權、五濁惡世的精神，似乎蕩然不存矣？！

此間，無我、無私、無所求行或無功用行，只在草根民間匍匐滋生，却未能匯聚，造就集體的大覺大悟，此即台灣最大的悲哀！而聽任一代代外來政權懷柔分化、予取予求。可以說，台灣之所以不能像五月花號航向新世界，自力聖道的沉淪，他力主義的流行，殆為主因之一。

而嘉應廟以原鄉精神氣節魏天忠為開基，更結合代天府王爺信仰而起大廟，後來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適逢因緣而在後殿奉祀觀音佛祖，相當於宣告本土化信仰的完成，我相信其必也將為後世打開自覺天機！（但願觀音佛祖不要再降格為觀音菩薩！）

寶慶先生在後殿講解觀音佛祖的緣由。

「這尊佛祖是從岡山來的，空襲時，在岡山超峯寺擔任住持的，恰好是我們庄出去的，車盤的大姊忍姑。當時美軍機轟炸岡山炸得很凶，忍姑擔心寺神被毀，適逢庄內人去超

峯寺，忍姑說：『看看這尊你們能否抬回去？』於是，就此安奉在嘉應廟。降服後，岡山人來要佛像，卜杯不允，就這樣留了下來。空襲時新塢很平安。這尊『送子觀音』是用南海普陀山的泥土塑造的。我們廟裏也斥資給岡山另裝設新佛像。1965-1968年廟前殿翻新，且加蓋後殿，奉祀這尊佛祖，岡山的開基鎮殿佛祖……」

此即新塢嘉應廟後殿「岡山佛祖」的來源？今之廟內解說牌標題為「南海金觀音」，而廟方宣稱，此一泥塑古佛乃乾隆28年(1763)台灣知府蔣元焄，由南海普陀山迎來大岡山超峯寺觀音殿供奉者，係因二次大戰期間，日軍佔用大岡山，強迫各寺廟「疏遷下山」，降服後，大岡山下新建「新



▲ 新塢嘉應廟後殿的觀音佛祖 (2012.1.10)。

超峯寺」，原山上者即為「舊超峯寺」。1946年間，新塭地區流行霍亂疫病，鹽田寮及新塭北半部傷亡慘重。人民在求醫無門的窘境下，訴諸神明。庄民林來成及黃登南前往大岡山下「新超峯寺」，迎請觀音佛祖前來新塭坐鎮，後來果然轉危為安。自此而留鎮於嘉應廟。

廟內其他神明如「中壇元帥」，即掌管神兵神將（簡稱神軍）的中營元帥「哪吒三太子」或「太子爺」，祂也是典型王爺信仰中，以內、外五營元帥的身分，統領東西南北及中營的神軍，保衛境界內神、民的安全。嘉應廟在新塭庄內設有外五營，我在2012年9月7日拍攝其中營及西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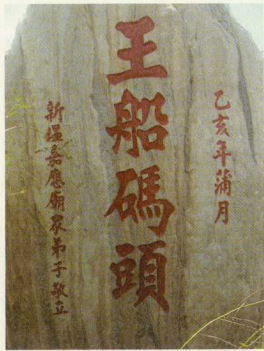
外中營即設在台17公路西轉進163縣道（前往好美里）的路北（右）側。這座中營小祠的開口朝東，奠基於五階水泥臺階之上。門楣兩字：中營；裏面供奉一支三角帥旗，上書：「新塭嘉應廟中營李將軍帶領秦軍三千軍馬三萬兵，令！」如果由我書寫，我將改成：「……帶領鄭軍……！」

其西營則由中營沿163縣道再西行約350公尺，穿越61公路下方隧道後，右側。西營形制更小，屋頂僅約人頸高。它的令旗綁在祠口左側的花盆象草稈上，已破舊，上書：西營劉將軍帶領六戍軍六千軍馬六萬兵鎮守，庇佑萬民。西營開口方向為S220°W，也就是西偏南向。祠口左側，置一裝盛清水的鋁製臉盆，供神軍洗塵之用。祠內供奉令旗一支。

向著台灣海峽的西營，陳兵數量是中營的兩倍，直接表明敵人就在對岸吧？！從鄭氏王朝到今天，從來如此；對岸亦然。



▲ 衝水路 (2012.9.7；新塢)。



▲ 新塢嘉應廟的王船碼頭 (2012.9.7)。



▲ 請客王 (2012.9.7；新塢)。

而嘉應廟中，執行「代天巡狩」的王爺神像共有「遊山客王」7尊、「遊海客王」13尊。過往，嘉應廟每年舉行「衝水路·請客王」的儀式，辦得有聲有色、活力十足。《台灣通史》早已指出，台灣人民緬懷延平郡王鄭成功、鄭經之開台、興教養、存明朔，其精忠大義震曜古今，故而建廟以祀，但因清據，不敢張揚，只好慊稱延平王為開山王，且因話多避忌，所以閃爍其辭，改以王爺稱之。至於「代天巡狩」，「以明室既滅，延平王開拓東都，禮樂征伐，代行天子之事，故王爺之廟，皆曰『代天府』，而尊之為大人、為千歲，遂稱『代天巡狩』，後世不察，而失其本源也。」事實上《台灣通史》只點出綱要，並無追溯具體內涵或沿革變遷，對宗教信仰哲學的底蘊也未涉獵，但此一至明道理，後世不但不只不察，還處處以清朝賜匾、摸頭為榮、為據。尤有甚者，1987年解嚴以降，宗教不僅「亡國」，更加趨炎附勢，賣祖求取小利、小惠之餘，殺神、殺靈無以復加，真不知良知天理何在?!特別是「數典忘祖」的權貴、買辦學界，直令人瞠目結舌!

2012年9月7日，魷港太聖宮的蔡隆德先生特地以機車載我到好美里與新塭交界，勘看嘉應廟的「王船碼頭」及附屬設施，例如左右圓柱的「請客王；衝水路」；燃燒金紙的凹陷濕地（多年來凹地已被金紙灰爐等填平）四圓筒，各筒書一字，合為「代天巡狩」。漁塭岸上另有四塊巨石銘刻「山、海、會、師」四字。

綜上可知，新塭嘉應廟以蘇寶慶先生先人故鄉忠義宋臣

為開基；結合鄭氏王朝反異族抗清的形制而傳承；太平洋戰爭以及瘟疫因緣，迎請觀音佛祖，彌補整套觀音法理之主體（本體）與應現的哲學或性靈之具備；更由最禪、最佛的三太子督導全境。而王爺則代天巡狩，在清據時代向清廷官僚走狗，作無言的抗議與變形的反清，並收取民眾捐獻，充當地下組織運作的經費，鼓舞全境生民的精神信仰與節操，奠定心靈底層的穩定與依據。同時，跨海反攻並向南洋、東洋等全球邁進。

此即新塢嘉應廟裏外全貌的概述。它捍衛北蔡南蘇族群，自先民建庄以降，成為世代的信仰中心。

2012年1月10日初訪嘉應廟這天，承蒙廟祝等協助，至倉庫拍攝該廟古老的香爐，一個青石鏤雕，左右雙獅拱衛的拙樸方體結構，一體成形。這個香爐予我的質感，頗類似寶慶先生的氣質。



▲ 新塢嘉應廟珍藏的古石雕香爐 (2012.1.10；新塢)。



▲ 新塢嘉應廟古香爐的幼獅 (2012.1.10；新塢)。

言必稱王爺 5.3

新塢巷道與建物如同全台鄉野的尋常人家，渡過 50 年代塗墍茨、磚仔茨，進入部分鋼筋水泥與磁磚外貼的 70、80 年代風格，橫直就是很普通的住宅，只是符合生活形態、起居作息罷了。初訪蘇家，如是印象。

蘇家略微保持台灣鄉野或昔日市集的建築形態，也就是所謂「竹篙厝」的長條形屋宇。客廳中段的神桌上供奉著三尊神明，由神冠上呢絨球的初步印象，可推測殆即王爺。

本地緊鄰台灣王爺廟的總本山南鯤鯓，是明鄭時代府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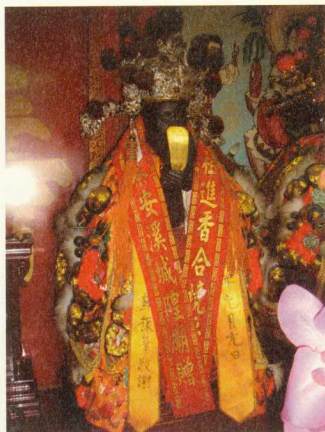
▲ 蘇寶慶先生家中供奉的神明，左起城隍、三王爺及尹王爺 (2012.1.10)。

的「北鄙之地」，也是陳永華開墾鹽田的北界。新塹西側，保存有全台唯一沒被清朝「摸頭」的「魷港媽祖」，還有荷蘭時代建築的「青峯闕」砲台遺址；新塹北方，東石鄉副瀨村也是王爺廟的富安宮，奉祭有日本警察「義愛公」。換句話說，新塹所處在的境界，正是台灣青史上「倒風內海」的「國際商港」（海盜或黑市貿易中心；李岳勳，1986，《魷港媽祖》，蚊港太聖宮管理委員會出版）的陸域範圍，也是全台最早期文明開拓史的發源地，更是台灣宗教、政治或文化史上，最最撲朔迷離的隱性文化區，却可以是台灣禪門無功用行的底蘊地，2、30年來它也是美美的文學特區，名之為「鹽分地帶」。然而，整體環境氛圍下，真正孕育的，是何等子民？

我同寶慶先生寒暄後，問起他所供奉的神明，他那渾厚圓鈍的嗓門便停不下來。他由左至右暢數家珍。

「這尊，是福建安溪縣城隍的分身。當年，唐山過台灣，鄉人以菜籃盛裝來台，就在中寮停在一株榕樹下小憩、喝水，然而，等到鄉人準備動身前行時，神明菜籃却再也擔不起來了。經請示該神像，城隍表示就落腳此地。」這類來自中國原鄉的神像，落於特定地點再也抬不起來，故而就地建廟的故事，在台灣司空見慣，乃移民拓殖社會之形成信仰圈、生活圈起源的標準模式之一，事實上，大約等同於跨海的移民族群，在種種環境條件下，選擇落地生根處的託辭，也就是在現實與人意權衡之下，藉由信仰、神權來展現。至於蘇家為何會供奉該城隍的分身，另有其因緣。

「阮阿公有次生重病，醫生斷定救不活了，只欠斷氣而



▲ 安溪城隍(的分身)曾顯靈救助蘇寶慶先生的阿公蘇濟崧先生(2012.1.10;蘇家)。

已。正當家人要去買棺材時，庄內的王爺起駕指示，說今天半暝有城隍爺會來救他。奇蹟發生了，下半夜時分，阿公略有神志了，且隨後幾天漸有起色，終至痊癒。因此，阮公啊在家裝設了救命神，日夜奉拜。從此迄今，香火未曾一日中斷……」

再說一次，宗教唯一的資產與特

徵在於其靈驗，或超自然的「神蹟」，而完全不論其合理性與否。當代物理大師霍金由理性推演，宇宙大爆炸「之前」沒有「之前」，因為「之前」沒有時空，特別是沒有我們可以思考或任何存在的必要依存的「時間」。因此，沒有一個上帝可以創世紀，我們的宇宙沒有神、不需要神，而只憑人類可以認知的自然法則，即足以形成現今的宇宙萬象。然而，70 餘億人口當中，究竟有幾人是像霍金這般，依理性而「客觀地」探討「神」的存在？沒有「時間」本身，根本就是不可思議界的「理性阻絕」啊！東方思惟中，甚大比例

的人相信，沒有人便沒有真理（例如泰戈爾）；太多的中國人、日本人、台灣人等，連主觀與客觀的觀念都沒有，多數人對宗教、信仰的認知，大抵由社會、家庭的慣習所支配，沒必要去質疑神明的本質或內涵。神明與人心常常是同一件事；某地區的神明或信仰，經常或總是該地區人民的集體歷史的創造物，而且是連續的創作與蛻變，是活體的抽象概念或載體，融合了人種的所有未知以及期望值；匯聚了遠祖、近宗、今人及後世的恐懼、不安、想像、憧憬、希望、嚮往、無助與絕望，它提供所有知識、資訊、眼前現實無能給予我們的那部分。

進一步說，霍金的言論既不聳人聽聞，也了無新意，他只是以物理邏輯的言論，重複宣說三千多年前古老的話語。遠比佛陀還早5百多年前的《梨俱吠陀》有首「創造之歌」直述：「諸神乃較遲於這世界而產生的。」我給它的評價是：這是句石破天驚的肯定、質疑或否定，先承認有神，再殺神，夠狠。這在3千多年前一片萬物有神論的主流當中，殺出唯物思想的活水源頭，難怪可以成為非吠陀主義哲學的先驅！（陳玉峯，2012a：390頁）

所謂學術，擁有眾多的優點，却頻常是種軟體暴力、價值暴力、社會暴力、政經暴力……，更是另類邪魔，充滿支配性的幻相，集結了精緻愚蠢之大成；宗教學術更是鬼王與超級撒旦。我必須如此宣稱，因為台灣的宗教從來都淪為政治的打手與附庸，但也在宗教信仰中，興起主體的覺醒與反制，雖則僅僅是少數或異數。

鹽分地帶的宗教是百分百的台灣隱性文化，也譜寫台灣最深沉的人格與靈魂，但從來都撲朔迷離、極端隱晦，王爺最是典型與複雜。這裏，沒有學術。只有常民底層尋常事。

「這尊是代天府三王；這尊是尹王爺。我做塹仔、何時放魚……，都得問祂……」

「卡早，阮兄弟分家（1965年），我跟弟弟們在舊厝前大空地蓋了一排房子，恰逢庄內嘉應廟做醮，我去卜杯（同於擲筊、擲筊、擲杯、擲筊），想要在家裏安裝神明。這尊三王讓我擲得連續8次聖杯！尹王爺則以連7杯要讓我安裝……」

台灣人請示神明的方式簡單明瞭，又充分順著祭拜人的心思走向。拜拜人想定一個答案，向神明口述或默念後，朝地上擲筊。筊有兩片，每片一正一反、一陽一陰或一腹一背。神明若同意該答案，筊片呈現一正一反；如果神明覺得該答案或方案有點接近却又不盡然，筊片則呈現二正，謂之「笑杯」，暗示可朝該方向再修正；如果得到的是兩片背面，代表方向錯誤或神明有些生氣，謂之「陰杯」。神明同意的聖筊（杯）或一正一反，在概率（機率）上是 $1/2$ 。連續 n 次得聖杯的概率是 $1/2$ 的 n 次方。所以，三王爺同意讓蘇寶慶先生安裝神像的概率高達到 256 分之 1；另尊則為 128 分之 1，坦白說，是相當困難的機率，這也顯示神明的「靈驗與威力」，相對的，亦呼應信仰者的「虔敬與功德」。

然而，雕刻神像奉祭是家庭大事。雕刻時，得先奉請大廟的神像前往雕刻師處，依大廟神像為母本，從而仿雕出分身；材料得選取上等樟木等，然後，再加以系列儀式開光點

眼。整套工本甚為昂貴。

「當時我們正在蓋房子，手頭拮据，我根本無能負擔。無奈之下，我到大廟向尹王爺告罪：讓我按一下（延一下），我若賺了錢，下個肖虎年我再來安裝。後來，時間到了（註：1976年），我正遷建現今新厝，阮阿輝仔做事業也都不賺錢。有天晚上我在夢中，聽見屋外一堆木材發出隆隆的滾動聲，猛然瞧見一名身穿白色台灣衫、布製鈕扣，掌褲頭，骹繫烏腳巾，穿雙布料包仔靴的大漢，正在踢滾著地上的圓木。我向他吆喝：『你是起猶呢？你要幹嗎？』威武的大漢說：『吾乃尹府千歲，要讓你裝金身的尹府千歲啦！你恠記了嗎？』我眼一眨，他就消失了。呀！事隔10年，經由尹王爺現身示意，我才想起當年的承諾。可是當時阮阿輝仔剛進一批貨，我們手頭還是很困難啊！

「我信神，但我真鐵齒。一般童乩說的我不信，所以我就跑去大廟直接卜杯。我說：『尹王爺！您十四暝現身許我看（註：「許我看」即中文的「給我看」，「許」音hō或戶，准許也），是真、是假？若是真，請您允杯。』結果連續允我6杯！我再說：『尹王爺！我現在還欠債，我騙得了世間人也騙不了您啊！我若要現在裝您的金身，必須再添一筆債，能再延一下嗎？』擲了一杯之後，接著連續陰杯！這時，廟裏的委員說：『沒關係啦！祂既然要讓你裝金身，祂不會失你的禮啦！祂自然會有所安排，會幫你湊散手啦！』我說好！裝！我要借錢。於是我一一卜杯，撿挑何等木材，何時雕刻，何時開工點眼。到了3月27日（尹王爺3月28日誕辰）我們庄裏鬧熱，

家裏安裝、入座，孩子們都回來拜拜、燒金。沒多久，阮阿輝仔就買下那間公司……」

寶慶先生兄弟分家時，新塭一甲塭仔地 10 來萬元，而裝置一尊神像得花 3 萬 5 千元，相當於 3 分地價。後來，兒子要買下那間公司時，寶慶先生還是很遲疑：「我向阿輝仔說，那家公司 3~4 千萬元，萬一你失敗，我該怎麼辦啊?! 阿輝仔安慰我，說會成啦！後來真的漸入佳境……」

尹王爺的靈驗不止於此，蘇家果然時來運轉，愈加發達。「……接著，我當選嘉應廟的主任委員，正月 15 日要辦移交。14 暝得拜天公，且 15 日是三公爺生。我交代太太說今夜要拜天公，我先睡一會兒，妳得記得叫我。我剛淺眠，家中這尊王爺就發毫光，在我眼前再度現身。我問尹王爺有何交代？祂要我好好當主委！然後我看到廣場矗立有桿粗杉木，上繫一條腕口粗的大繩。祂要我去拉拔那條大繩索，我說我怎可能有此蠻力拉得動呢?! 祂只說：會啦！去拉！我只好去拉。無疑悟，我真的拉得動，整條大繩就像橡皮筋般愈拉愈長。我拚得滿身大汗，向尹王爺說我沒力了啊！尹王爺還是說：會啦！繼續拉！就在我精疲力竭的剎那，我太太叫醒了我就起來拜天公……」

寶慶先生直盯著我問：「尹王爺叫我拉大繩的意思，你猜是什麼？大廟的委員們沒人猜得到！我慢慢冷靜思索才領會出道理：愈拉愈好、遠遠長長啦！孩子們的成功，都是尹王爺的牽成，阮阿輝仔才能愈做愈成功，就連不認識的人，也想要拿錢借給我們……」

見神如見性，他力中有自力，自力中有他力。可以說，寶慶先生展現的，是潛意識、意志、期望值，以及篤實工作、做人做事合一的一種信仰，一種態度。

「我當主任委員3年，沒花大廟一毛錢，公私一概自掏腰包……阮這尊尹王爺實在真興……」

其實我眼前就是一尊草地王爺，壯碩的中等身材，膚色紅褐勇健，拙樸憨厚的面相，圓鼓鼓的五官，發散著穩固與完滿，恰似海邊植物海馬齒渾厚多汁的莖葉，它匍匐定根在鹽分地帶，不擇貧瘠或肥沃，在任何可以著床的惡地綿延茁長，且終年伸展艷麗的花果，答謝后土以錦繡。然而，如此的生命、神靈，却是著根於台灣最最無常的海陸交界。它的靈性的血脈，還延展到台灣高山絕嶺，以同一類的地氣，孕育如玉山圓柏等等生命力。



► 海馬齒 (2012. 1.10；新塢)。

魚博士蘇寶慶先生 5.4

不食清粟的蘇門譜系渡海來台、航向南洋。落籍新塢的蘇彭進支派，從開基一代到第八代盡屬漁民，傍海維生，但約自第五代開始，全面朝向陸域養殖漁業發展，而到第七、八代已屬陸域養殖的漁業者。蘇家一門生計史，相當於部分台灣漁業史，係伴隨著台灣海峽漁源的枯竭，不得不走向陸域養殖業發展。

而台灣養殖漁業的傳統魚種之一，即遠從鄭成功時代即已聞名於世的虱目魚，又名國姓魚，現今年產養殖量在4~6萬公噸之間，集中在西南半壁的海隅。蘇門在五世祖即已嘗試虱目魚的養殖，但蘇世譴仍以出海漁撈為主要生計，他向海搏鬥，到了晚年還是赤貧，但只要略有利純，就累聚來買龍銀，他的目標單純而明確，要貯存給子孫。到了臨終之際，第六世蘇濟崁先生坐困愁城，擔憂父親的棺材錢都闕如，於是冒著大不韙，向只剩一口氣的父親商量：「阿爸！您過身咱沒錢埋葬啊！可不可以變賣幾個龍銀為您治喪？」

「你敢變賣，我做鬼嘛要爬起來抓你！」「去佻外母舅借，你兄弟以後賺有食，再還！」拚最後一口氣，蘇世譴五世仍然不鬆口。

這絕非金錢或貧富的問題，而涉及一種傳承的議題；龍銀只是象徵，身為長輩想要留傳的一種倫理象徵。當寶慶先生回憶這段阿公（蘇濟崁先生）向他敘述的故事時，我看得見他



▲ 1903 年及 1914 年的日本龍銀 (2012.9.7；新塢)。



▲ 風目魚塢 (2012.9.7；新塢)。

身上留傳著這套堅毅的血脈，但直到相隔約9個月後，2012年10月4日入夜，我從急水溪入海口要返回台中時，順道去跟寶慶先生打個招呼之際，我才領教到他一旦起心動念，非要達成不可的堅持。原本我只是想看他一眼，放下小禮物立即上車。不料，他堅持遠來是客，暗夜裏他還是要騎腳踏車，去買幾條虱目魚送給我。我上了車，他硬將我的鑰匙拔下來，扯斷了鋼絲圈！我只能佳佳地（註：中文「乖乖地」，台語文應寫成「佳佳地」）等候他那四、五條鮮魚。

事無大小，只要是其所認為的「該然」，絕不計任何的「實然」，都得拚命做去！這一向是閩南海民千餘年來，剩下的唯一珍貴的遺產！然而，一旦將此倫理、道德性的「該然」，視同終極定位，而不能向內更深一層地，掘進自覺靈悟的開發，拓向普世人性、神性的絕對自由與自在，那麼，就很可能變成一種宿命的束縛或圍限。這一向是人類心智的陷阱與迷惑，禪境所欲觀破的法界幻象。

我相信愈是質樸自然的原民，愈容易奉行閩禪觀破人性執著、沾黏的理想，只不幸時代大環境的氛圍，不讓台灣有個稍微從容的時空吧？！

帶著好奇，我問寶慶先生：「龍銀呢？從五世到六世的那些龍銀今何在？」我相信六世蘇濟崁先生必然也奉行傳承，絕不會打折扣吧？！

「阮公仔多兄弟分家時，各門分掉了阿祖（註：蘇世謙先生）一生的積蓄；阮公仔（註：蘇濟崁先生）生了5個兒子、2個女兒，再分家時愈分愈細。日治時代末期，昭和年代吧，政府

不斷在收回龍銀，金、銀、銅、金屬類大肆回收，於是，阮公仔跟阮阿爸就將阮阿爸分到的那份，裝在甕裏，趁著暝時，扛去塢仔地，下挖，將甕埋在地底藏起來。剛光復後，我爸去挖，想不到塢仔地濕軟，甕兒不斷下沉，竟然挖不到。我爸很煩惱地回來說：『壞了！讓它遁走了！』後來，阮阿爸找外甥兒幫忙，再度下挖，足足丈餘深才挖到。而就在那一年，1945年農7月25日，阮阿爸也就過身了！

「那批龍銀，阮叔仔的兒子們都賣掉、花光了，甚至阮叔仔的否罔，還偷他爸爸的去變賣。光復後乃至1970年代，收購或拍賣清末、日治或民國初年龍銀的風氣還很盛。我呢？從來沒折損，雖然我分到的很少，阮叔仔分較多，因為阮阿嬤較疼他們，偷偷塞給叔仔們……」

在我請求下，寶慶先生拿出2枚明治36年及大正3年（1903及1914年）的龍銀讓我拍照，銀幣上結了一些銀鏽，陽光下有點兒不真實，也帶出些微荒謬，因為它已經從財物蛻變成為聖物，而它對某些人而言，是種神聖時空與靈感的啟發象徵；對其他人而言，只是生鏽的貴重金屬，物質之上呢？可有一種天秤，量得出你我的心情或感情？

1934年出生的第八代寶慶先生，12歲那年，父親蘇其坪即已往生，在日治末葉，他只唸到國小二年級即輟學。少年的成長期即被全家生計所逼，13歲開始，承擔6~7甲漁塢的養殖工作，只靠藉阿公的指點，萬般無奈地自行摸索。

寶慶先生的祖父蘇濟埃先生，自然而然地成為他一生人格的典範與最親近的長輩。蘇濟埃先生從赤貧起家，非常僥

粟、發奮（註：台語文「打拚」的正確用字為「發奮」）。他在虎尾寮海邊牽烏栽（註：捕捉烏魚苗）賣人，也自行放養，一年即可賣大烏（註：賣烏魚的成魚，若要收成烏魚子，得養2~3年）；他從魷港出海捕魚，抓烏鰽、魷魷、大烏……；他放養虱目魚、沙蝦、螃蟹；他也在庄內開設，碾米廠，從而致富。而阿嬤郭謀女士勤儉持家，擔負起未分家時多達 50 多口的生計。他們累聚財富的傳統方式即購地，存儲龍銀之餘，他為子孫們抓下 30 餘甲土地，絕大多數屬漁塢。

而早逝的長子蘇其坪先生留下五子二女，蘇寶慶是老二。蘇其坪一往生，蘇濟崁的財產就分家，寶慶先生這房分得房地產也不少，但大哥掌手頭，他拒絕做漁塢，而倫理似皇命，逼得當祖父的蘇濟崁，只能要求老二的寶慶及大姊接手做漁塢，學業就此也放棄，因為下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待撫養與栽培。難以想像，一個 12、3 歲的少年，突然承擔家計又一概無知的恐慌。

「老大掌控全家收支，我得從事 6~7 甲漁塢的工作，日時做、暝時做，永遠做祿了！我沒半 Cent 錢，連要買一截甘蔗 5 Cent 錢得先欠債，等老大給我母親的買菜錢中，我媽才偷斂點給我去還債……」

少年寶慶，憑藉何等的本質、內涵，面對他一片茫然的天地或人生？他人格特質的養成背景如何？他僅有的制式或傳統書塾教育的全部內容，大致是日文平假名、片假名的辨識、書寫，以及三字經。「我現在記不到三分之一。如果我沒輟學，後來也會是個教員。我爸爸（蘇其坪先生）是家族中的

讀書人，對教育很認真。我從學校回來，必須將當天上課的內容唸給他聽，一有不順或不會，掃疏仔枝就打下來，但我爸從在新塭出世，待人一向都很好。他做漁塭，收穫時認識的庄人都有份，他足有量也。過身時，認識的人都掉淚……」所謂制式的教育，栽種在寶慶先生的心田上，迄今殘留的是亡父的影像，却也在無形中，奠定印痕時期日本人教化的深刻，以及做人的原則。

「日本人教育的要求，第一，不能講謊話；第二，不可貪心。為什麼我現在一看到 KMT 就斂騷?! 為什麼我『國語』一概忭願學?! 因為降服後，外省人來，在海邊開防空壕，看守海防，那批兵仔糟蹋我真恏 (thiám, 很嚴重的意思)! 原本我在海邊開的漁塭，請人挖了 2~3 尺深，將土方挖出，面積 2 甲多，花了很多錢。他們一來就限定我不能養魚。地是我的，大筆工錢也都花了，我只好偷偷去放魚苗，被他們看到，就被抓去拘留在防空壕內，得請人去說項，送東西給他們吃，還送紅包才肯放我回來! 有個朱排長，我永遠記得那副嘴臉! 就焉爾，我只能躲在溪畔，趁機用跑的，去照顧我養的魚。當時放虱目魚利純高，但最後被折騰再三，我只好放棄，賤價賣掉那塊地……

「日本人講正道，對就對，不對就不對，不會黑白來，雖然我才受了 2 年的小學教育，我就養成不講謊話，對父母、長輩有禮貌，對先生、對人要好嘴，不貪不取守規矩，不曾聽過有像後來這款政權會歪哥，這款政府沒啥小路用!……」

大致上可以說，日本文化形塑寶慶先生一生做人的基本原則，而傳統文化、王爺信仰造就他的人生態度，至於祖父及鄰居則培養他做漁塢的謀生技巧。

「阿公教我如何放魚栽，怎麼判斷好水、否水，紅水、黃水都得放掉，重新引進生水，否則即令魚不死掉，也長不大。當年牽魚栽的，去外海牽回，匯聚於台南魚栽行，養漁人再去買回來放養；以季節而言，殆由農曆3月、清明，抓到中秋，到白露即終止。魚苗像髮絲，只有兩眼呈黑點最顯著，半透明的魚身隱約有3點斑。我挖好魚塢後，得先放堆肥，讓陽光曝曬、醱酵，然後長青苔，堆肥不足時，我也下肥料。青苔、微生物、藻菌的生長，提供接下來魚苗入塢後的食物。接著引進海水，然後放魚栽。魚栽長得很迅速，我再將麵粉拌雞蛋，灑進魚塢內，差不多一星期就長得很漂亮了……」

「放養8~9個月即可收成了，清明魚栽到了過年期間就長成1斤多，但得看雨水。過往，端午前後雨水稠，魚兒長得好。由於我們餵食豆餅，夏天若欠雨水，塢水會發臭，魚的生長速度會受阻。往年雨水正常，一年可放四水（註：4次苗），年初放大苗，6~7月即可牽網；每隔一個月，再放一水苗，合計放四水。近年來天候大變，大家都只放一次了……」

事實上，除了南台雨水銳降之外，溫差劇變也是主因之一，也就是說，極端化的氣候，導致自然生物生理時鐘難以適應使然，加上現代化求數量、速變，一切向量化生產為目



▲ 虱目魚收成 (2012.9.7；新塢)。



▲ 剛抓起的虱目魚
(2012.9.7；新塢)。



▲ 虱目魚工廠 (2012.1.10；新塢)。

標，更令老一輩在乎品質的生產者不能苟同。寶慶先生或新塭虱目魚的養殖是引海水、淺水池、餵食豆餅等傳統飼養法，魚肉甜美有勁，但量產較少，相對於南部以淡水、深水池、飼料餵食的高密度養殖的高產量，不懂得重視品質或品味的人，選擇了量販品，因而新塭虱目魚的競爭力日趨不利，歷來大都只銷售台北地區。

從 13 歲投入廣袤漁塭天地，謹守著二十四節氣的作息，預防、處理天災的善後，忙碌於常人無法想像的底層勞動，時而得應付他永遠弄不清的法令、規章，頻受海防的干擾，背負起弟妹教育、成長或全家的生計，這些都可以怡然接受、安身立命，然而，從出生以來始終有片烏雲，他似乎永遠無法脫離，到他 20 歲結婚成家，甚至於分家之後，他仍然無能放開的夢魘，也就是來自大哥的威權，以及背後整套傳統文化的宰制或吃人禮教的戕害，但這套無形的天命，也是他人生實踐的必要條件。他從這套文化取得蘇門賢良子孫的榮耀與認同，也在極盡不平的憤懣中，扭曲成長一生性格的缺陷，從而隔代傳遞，施加到自己的子女，特別是以他自己身為老二的際遇，用來施加於自家的老二，却擊出了蘇門第九代的泱泱世界。

他不明白他承襲的信仰文化，是數千年來，人類精神領域的超凡結晶，也就是觀音法理的自我淬煉與超越，在常民層次即如第一章引述的，王玉娟女士的人生態度，遭遇任何挫折與困頓時，當成「考驗」、「食苦如食補」，依賴著她虔信的抽象神明世界，舒解人生的橫逆，平息心情的絮亂，

秉性善良的台灣常民頻常做得到；這套深度心理療法的原則是，篤信觀音的人們，當內心有任何不順，任何引起情緒波動的念頭產生，那是觀音用來測試你、糾正你，要你打從最深層去祛除掉那些念頭。你愈是能夠消除掉人生境遇的種種心念（幻相、妄相），愈能逼近終極的、超越的、絕對自由自在的某種妙音、福音、本心，或所謂空性的真諦，而斷煩惱、了生死。問題是，這套觀音法理是奠基在緣起性空，追求大自在、大解脫的自力聖道、自覺的自由，也就是如三太子那麼徹底地去消除、禪除掉有形、無形的所有障礙，進逼至本心，靠藉的是自心而無假外求。當你無法往內在滌盡溯求，反過來，你倚賴外在所謂的神明幻象之際，你已經淪為「他力主義」，根本不可能究竟。然後，你又有了觀音法理的自我要求，好了！你做得徹底，却有可能淪為「自虐狂」，反之，你久了，變成怨天尤人，甚至反過來咒罵、痛斥神明是低級迷信！事實上，不合理的事物是要以理性、公義、公正不偏的途徑去消除，甚至該為法、為道理而忘軀，犧牲自我都只是本然、該然啊！

沒有覺悟、自覺，觀音法理只是個空殼的大陷阱，只會讓人變成消極、自虐、奴性化、他力化、外求化，只會在枝梢末節申張些小德、小道，或只是鄉愿。大惡、大奸從來都是利用小善、小德在使壞！不在因果、大結構上去破除，或在個人層次上，消滅煩惱的根源，則觀什麼音只會觀出自己的心魔啊！在單純的鄉野地，畢竟還有曠野的吐納，消弭部分的怒氣，然而一旦置身人際齟齬齷齪、攻心藏機，且滯留

在底層動物性之際，那就不必再污辱文字矣！

簡單地說，蘇家長子似乎擅於運用倫理的威權，且用偏於個人的好惡。

「我兄挑走一切好物件，否的才留給小弟，我去跟他評理，小弟才有得吃。我很憐憫我兄，但他早就先走了！人的陰德絕對不假，我不貪不取、誠實不欺，人家多找我錢，我必退還……」他愈是強調公正性、公平性，如果不能在一生的不平處滌除、燙平，愈是突顯某些性格必然受到扭曲或轉嫁，而且，通常愈是親近的人，愈是得受波及，幸虧他迎娶的，是個好美里好美德、好個性，好到不用話語形容的姑娘——蔡時女士。

緣而葆真，清而容物 ——蔡時女士 5.5

2012年9月7日我原本準備了一些題目，想要訪談蔡時女士，而且早知道她平常就是言語不多，因此，我先安排早上採訪跟她同鄉的，好美里的顏秀琴阿桑，她們年歲相近，同一成長環境，生活內容大同小異，果然，秀琴阿桑為我鋪陳了大背景，從生計的晒鹽、魚塢養殖，到生活細節的挖沙尾、做園兒，乃至躲空襲等等。那一頃樸實無華的天地，無常地景與有常星辰的洗禮之下，父權結構之上，身為女性的美德，時人難以想像。

然而，蔡時女士算是出身在彼時彼地的富貴之家，她的父親在日治時代擔任「保正」，房地產或也接海連天。第一個出生的女兒命名為「珠」，取義於富貴；第二個還是女兒，男權至上的父親火大了，因而命名為「阿玉兒」，「玉」音 giek，近於虐、逆，生氣、討厭的意思。不料，第三胎還是生女，真是沒轍了，也不能再生氣了，就轉變成拜託的語氣，命名為「時」，取諧音「辭」，也就是好了啦，可以辭掉再生女兒的夢魘了吧！但是，老天還是跟保正先生作對，第四胎依然得女，遂名之為「芷」，也就是諧音「止」，該停止了！第五胎，一樣生女，只好逃避吧，命



▲ 蔡時女士、蘇寶慶先生伉儷 (2013.1.16；新墟)。

名為「美」，諧音 bi、「避」，迴避了！於是，保正就娶細姨，後來才得二男。

蔡珠、蔡玉、蔡時、蔡芷、蔡美五千金的命名由來如是！

小時候母親曾經說個故事給我聽：

「對面兩戶人家的媳婦大約同時懷孕，A 家得男、B 家生女。鄰居們探問 A 家生男，異口同聲說：『恭喜！』問到 B 家，訕訕地說：『也好！』這時恰好有黃花閨女出嫁，四個男丁抬著花轎經過，B 家媳婦就大聲嚷嚷：『大家來看喔！「恭喜啊」咧扛「也好」喔！』」然而，我媽一樣是重男輕女。人性與文化是團奇奇怪怪的大混亂，理性在生活中的比例微乎其微！

然而，蔡時女士嫁到寶慶家之前，全家人都是一齊用餐的，直到踏進蘇家門才明白，沙文文化的威力。

當我探問蔡時女士一生閱歷時，她的回答中，「我」的成分很少。

「我家做塢兒、做園兒。塢兒出入水都是我媽在處理，我爸不怎麼勞作。懂事後，大抵都做園兒事，種土豆、祓(pún)草、種蕃薯，田間事都會去幫忙。做塢兒時，幫忙『站風棚』(註：搭草棚為魚兒遮擋東北季風)……較早雨水多，夏季不時“溪流”(註：八掌溪氾濫，沖破魚塢)，他(註：寶慶)很辛苦。較早堤防尚未做，也沒道路，我們做的塢兒在溪南(註：八掌溪南岸)，風颱要來時，他得先去顧，過溪靠擺渡……他哥哥掌手頭，五兄弟就他做尚恡(恡，Thiám，音『詔』，疲極也)，粗重工作只他一

人做，做有食無真艱苦！做到分食（分家）時，他分到最多債務。他比較會講話，你問他……」

「歐巴桑，您為什麼這麼安靜都不愛講話？」

「我祿不知?! 就不知哪咁出世焉爾，我祿希望佢人較有話講咧，啊伊就出世焉爾啊！……」她幾乎完全奉行古典懿德，而且，出自內在的溫柔根本沒有形容詞的空間，正如白開水是人體最最重要的食物，以致於世間人找不出幾個會去讚美它！誠所謂「至言去言，至為去為」?! 說是一物便不中。

依我看，寶慶先生一輩子忠厚潔行的最大福報，正是有個這樣的夫人。寶慶先生樸素的言語是這樣說他太太：「心官嬌，做事誌（事，古音tāi，『事誌』常被訛書為『代誌』）周至。在大家庭中生活數十年，無傳過半句閒兒話。長輩尚疼阮太太，阮公仔尚阿那（ㄉㄉㄉ）這個媳婦（音sin pū，即『新婦』）。」

我得承認第一眼遇見蔡時女士，心裏一句：「難怪！難怪會有像蘇振輝這樣的後生（兒子）！」她兒子的先天，就是出自這樣的血脈啊！我很怕再去描述她，因為有些人已經無法加以讚嘆，再多的形容只是褻瀆，因為她沒有人世間在形容的「好」！

她的存在，是一種人間的反差。環境與人們的性格或氣質頻常相映照，我可以藉著也算是在地文化人口中，側面說明海民的特徵。2012年9月7日午後，我陪著寶慶先生與蘇振輝先生到新塢國小拜訪黃聰哲校長。黃校長55年次，本籍東石，在台北有段長時間的工作與生活，服務過內山與濱

海，現在還在書寫著博士論文。蘇振輝先生的例行到訪，只是不動聲色地遞上一張支票，頂多問句目前學生、學校最欠缺什麼東西？這座國小的圖書館及館內軟硬體設備，就是兩位同班校友促生出來的，私人，由蘇振輝先生拋磚引玉，促成教育部蘇德祥司長（當時借調于嘉義縣教育局長）由公部門爭取始建外殼，後續復由前者等人逐次張羅。

目前正在推動著「未來學校」的黃校長是個有心人，我請教他對鹽分地帶的特徵作描述，他依環境、經濟能力、教育與人民性格特徵或文化，比較內山與海隅的經驗談，我不想作化約整理，只以原汁原味轉述，相信一般人很容易接受他的說法：

「一般人常有個不見得深入的印象，認為海民很強悍、很凶，事實上我的茨邊頭尾大家都很和善。很可能海民隨時面對著突如其來的劇變多、風險大，養成他們得主動、果斷地介入公共事務，人們也變得無法溫文儒雅地處理事情，該是他要做的，他就強力地介入或主導。他們經年跟海搏鬥，對媽祖、王爺的信仰很虔誠，大概希望藉由神明等，產生安穩、安全、安心的感覺。

「我們海邊人較早年代趁食（tàm chiáh，俗以微薄薪水度日叫『趁食』，訛作『賺吃』，而『掙錢』即『賺錢』）很辛苦，對文教較難著力，經濟條件好轉之後，自然會重視，新塭、布袋的文教風氣就比東石來得好些。家人的身教很明顯，很多小孩從小看見父母那麼辛勤地工作，他們也本著這種認真的精神求上進。基本上，經濟愈不好的地區民風愈慍悍，而新塭屬於養



▲ 蘇振輝先生於 2012 年 9 月 7 日前往新塭國小，遞給黃校長一張支票。



▲ 蘇振輝先生(左)、黃聰哲校長(中)、蘇寶慶先生合影(2012.9.7; 新塭國小)。

殖漁業，相較於討海人更形溫和，家長們也更重視孩子的教育，但跟內山相較，這裏的民風還是較強悍，然而，與其說強悍，毋寧是要求尊重與被尊重。就幫助學校或捐獻而言，海邊人遠比內山熱烈，例如來校修水電的工人，常會說：『這是學校用的，不收錢！』相對的，海邊人對學校也較多意見，那項該如何，那項該怎樣。山區人們較含蓄、較客氣、罕見直接的表達，也少有捐助……

「……有個東石媳婦嫁到嘉義市，夫妻相處不好，太太回東石娘家，先生、婆婆和舅舅追來東石要打她，訊息一走漏，全庄人一召喚，團團圍住嘉義人，逼得他們躲在警察局，庄裏人就是不肯散去。這消息還上了報。海民生活的團結性、羣體性一覽無遺……」

「……我外出時，人問何處工作，我答新塢。一個人說他小時候來過新塢，同學請吃飯，印象最深刻的是滿桌魚蝦如山；一個校長說，他曾去寮仔作客，端出來的是螃蟹一臉盆、白蝦一臉盆……海派、海量、好客，都是以大臉盆來表達……」

這樣的強勁海風、重口味的氛圍下，却孕育著蔡時、顏秀琴……

我思考、感覺、體悟著海峽、海韻四百年的時空，了知歷史不只是故事、事件的洶湧、曲折、離奇、瑰麗、壯烈……而更是每刻演化當下，對天機的抉擇、承擔或了斷。愈是古代的人，他的心靈擺放在代代傳承，或說時空縱橫軸的經緯愈多；愈是現代化的人，心志集中在瞬息空間細微的

彼此互動面愈是廣泛，以致於恆常是在處理心性招惹出來的問題愈是龐多。長線的智慧被壓縮在角落，短線的聰明被誇張得無以復加。我在王爺原鄉的常民或素民互動之間，嗅聞到了跨世代的修持或功德。以淺顯白話來說，我在訪談寶慶先生、蔡時女士、蔡隆德先生、顏秀琴女士……或許許多多也許只是一陣寒暄、擦身而過的心靈體，現今6、70歲以上的一、二代，在他們的時代裏，保留了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神、人與歷史、人與宇宙之間很大的剩餘空間，讓其社會與世界充滿秩序、從容、和諧與美感，是非可以有條明顯的分界線，做人的道理較少有曖昧、混渾不明的灰色地帶，以致於各自留有較大的迴旋空間可資自我梳理、調整，對自然資源、生界不大會竭澤而漁、趕盡殺絕，而各取所需且社會保留有很大的互益空間而各得其所。

老茨巡禮 5.6

2012年1月10日是我首度正式訪談寶慶先生與其二子蘇振輝先生，之前，認識人稱蘇董的蘇振輝先生已十餘年。而2011年底開始，在摸索台灣宗教哲學底蘊一段時程之後，我從事草根素民的理解或記述。2012年10月，出版了《台灣素人——宗教、精神、價值與人格》，接著想撰寫蘇董。然而，我與蘇董的談話不可謂不多，實在是很多，却反



▲ 蘇家老茨地址為布袋鎮復興里6鄰新塢215號(2012.1.10)。



▲ 蘇家老茨(2012.1.10；新塢)。



▲ 蘇振輝先生出生的房間，左為蘇寶慶先生(2012.1.10)。



▲ 蘇董拍攝老家(2012.1.10；新塢)。



▲ 蘇董與父親蘇寶慶先生(右)於老茨前(2012.1.10; 新塢)。



▲ 蘇董拍攝老家
(2012.1.10; 新塢)。

而無從落筆，因為他跟他父親寶慶先生、母親蔡時女士，共同呈現出一種素人之素，台灣式的菜根譚，不善辭藻，只話尋常。特別是蘇董，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之類的人，必然是外星球的事，他只以一種恆定，平平順順地說平實話，許多時候，他讓他的員工們弄不清楚他話中的實意。因為一來，他認為你自己得會思考，不需要講得太露骨與直接；二來他其實已表明清楚了，只是太平實，以致於人們聽不懂。這是緣於時下台灣的商業、政治語言，已經嚴重造成大家存有不同程度的聽障，語言、文字已經被玩弄到面目全非的境地，也失掉了含蓄、聯想、暗示、文雅、優美、意境……種種可激發心靈創造力的魅力。原本語言不只是語言，語言本身應有的神力業已消逝殆盡。例如傳統的日本人將台灣的土地公說成「地藏」，因為「土」的原意即「地中吐出生物者」之謂，將土改稱「藏」，感覺上就可喚起神性與宗教性的深度，更且，所謂「神」，是謂「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自然萬物皆在描繪著神性，任何東西、現象，隨時在吐納著種種語言。西方如愛默生，也曾控訴語言被謀殺之後，再也喚不起心的意象！而今之台灣，語言已經沒有語言之外的功能，或說話語不再是語言，遠遠低下於語言。時下絕大部分的語言只是聲波垃圾、污染物或噪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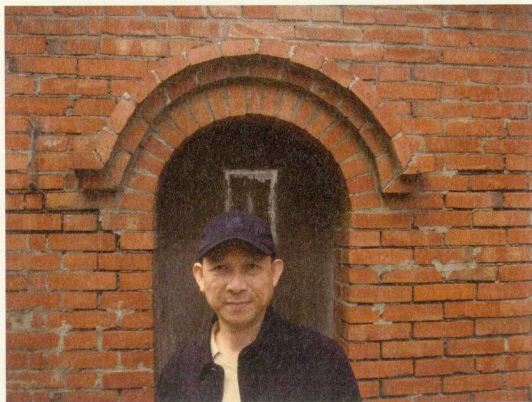
所以我想先客觀瞭解他的原鄉、家世，以及實體孕育他成長的環境。我不想將自己的幻想、記憶影像，胡亂套在別人身上。我去參訪他生長的老茨，兒時穿梭過的空間，即令景物變遷，至少有個概括的結構。

在寶慶先生家的訪談告一段落後，寶慶先生帶我去看虱目魚分解工廠。魚塢收獲的魚隻送來這裏，量大則先冷凍。先是一批婦女以電動去鱗器刮除鱗片，接著主刀群剝頭、割取虱目魚肚，魚肚裝袋或作醃燻滷煎處理，魚頭批發市場，魚背送機械絞製魚丸，人力同機械連線處理。我想起 1960 或 70 年代之前，菜市場賣魚攤沒幫人除鱗或宰殺，主婦們買魚回家得自行去鱗、除內臟，而我最怕殺虱目魚，它的鱗片常在刮除時滿天迸飛，每次總以為自己已清洗乾淨了，却頻常在頸上、手臂以及你想像不到的地方，沾黏上一、二片魚鱗，當它乾燥後，緊緊地黏貼在皮膚，它的膠質好似溶入你的肌膚，顯然它離魚體後，渴望找尋依附的母體且深深地植入。一片鱗片生似有個嬰靈！多虧有人想得出將魚鱗做成多用途的膠原蛋白生產。量化、極值化、速率化、不斷創發變化的人性，其實也是宇宙演化的小趨勢之一，包括生命的產生與變遷，幾千年前的古人早已看出這傾向的危機，印度人幾乎是煞車盤做得最堅固的國家；中國却在文革、破四舊的時代，將整個碟煞摧毀殆盡；台灣則以草根肉身充當緩衝劑，此間，最主要的反思、阻煞具，便是宗教信仰與價值系統。古代人必須耗費數十百代才能改變的，現代人一代即可更替多個世代。這不是好壞的問題，而是不同方式存有不同的風險程度，現代人擁有人類史上最大的選擇權，却放棄掉能夠選擇的自主能力。

寶慶先生深切瞭解一生選擇的品質，也付出堅持的代價，而贏得一份自尊與自在，却將世代累積的動能，無意識

地交付給兒女們去發揮。我們看完魚工廠，然後轉往老茨，在嘉應廟左後方的傳統木結構的平房，存在迄今百餘年。ㄇ字形，以左右廂房拱衛正門客廳。入廳右側一房，不到5公尺平方或立方的平面與空間，架高木製床就佔約一半以上的面積。就在如此的領域，既是寶慶先生的出生地與洞房，也是數十年養兒育女的家窩。我想像著一家六口睡覺時，頭腳該如何配置，另也假想著哪天晚上，我逕自來此過個一夜，但自己何嘗不是在類似的空間長大的？不同的是，這是海隅，冬夏的海風、熱浪、蟲鳴、鳥叫、雞啼等，必定有別於我在小鎮成長的環境。而且，海邊的傳統住屋通常只建平房，因為海民明瞭，風力的大小與距地面高度的平方成正比，二層樓屋頂的風力比一層樓高處大4倍，而且，如果是海岸線上附近，還得注意微地形的風切面，這從海邊植物之由匍匐，到灌木、大灌木、小喬木、海岸林大喬木的高度，即足以充分地顯現出來。

這棟古茨，跨越兩個世紀、兩個政權、兩個世代，每片覆瓦承受多少風霜，走過多少陽光、星辰與風雨的足跡？傾聽了多少希望、夢想與悲歡？而木板一門之隔的廳堂的屋柱，除了得忍受蛀蟲啃蝕的細瑣聲浪之外，又目睹多少昆仲、妯娌間的戲劇？我拍照著有點像是甲字的廳壁主柱、門窗、斗拱、八仙桌、地板、木床，或者任一類歲月的痕跡，蘇董也一樣拍照的像個觀光客，他說：「幾十年沒回過老家！」心情誰人知？！此屋側室如今尚住著一位蘇家親戚老婦人，她看起來跟住屋一樣古老。古茨的門牌是：布袋鎮復



▲ 蘇振輝先生在 2012 年 1 月 10 日，於新塭首度談出深度見解。

興里 6 鄰新塭 215 號。

然後，我們前去嘉應廟，之後回寶慶先生的新茨用中餐。我吃了頓在地塭兒孕育的豆仔魚、沙蝦，甜美度超過海中撈獲者。後來二度訪談時（2012.9.7），則是寶慶先生熬煮的海產糜，他先將切塊的虱目魚油煎，封住魚肉甜味，再加剝殼後的蝦肉、蛤仔肉，那種道地的海鮮甜味，前所未遇，淳厚、篤實而回味無窮。

2012 年 1 月 10 日的下午，寶慶先生也帶我去看新塭聚落周邊的，龐大的新工程滯洪池、抽水站等等遼曠地景。此間，我側面問起宗教信仰與寶慶先生的人生觀，也正式訪談

蘇董。

寶慶先生還是很懷念日治時代賦予他的秩序的社會、世界觀，而王爺信仰對他的影響，毋寧才是整個人生的根本守則。「有錢、沒錢不管它，不要做錯事，神明自然會幫助我們……」他開始敘述蔡時女士如何拿掉一個腎臟，如何走過曾被醫生預言過的大危機，而安然迄今 19 年的貴人、神助的故事；「沒有神明湊骹手，我太太不可能有如今的健康健在。人若做得好，自然而然有貴人。相信的人說是神明相助，不信的人說咱福氣啦。阮祖、公、爸都拜王爺。阮公仔非常善良，他要我不分派別，僭力賺就有得吃，而非我莫取……新塢較早十幾個有錢人，沒一個保得住三代啊！人，若平安平順，我就很知足了，人活著可以活動就有意思啦！以前，大廟在編沿革及鄉里記事，我向委員會建議，好的故事我們編進來，不好的，對人有惡名的，捨棄它，千萬不要造成對他兒孫的痛苦或不堪……後來我會去當主委，純粹是為了報答大廟的神明……我這個人，心軟，看人勞苦，心總不安，我艱苦過，我知影艱苦人的心情……做人做事做錯了，要道歉、要悔改，才是真君子；做錯了，死不承認硬拗，非君子。有量就有福，阮茨，代代行義（i.e.古意）……」

寶慶先生在家裏時，曾拿出一張鄰里僱請的外勞寫給他的英文謝條示我。他總是在人有困難，或察覺別人的辛苦時伸出援手，但一切眼見為憑。

對像我這一代的台灣鄉下人而言，寶慶先生的語言、語句，實在是太過熟悉到少年時代拚命想逃避，因為少不經

事，無法瞭解台灣人用一生勞苦、身體力行寫下來的平實語的真實義。

表象裏，寶慶先生與蔡時女士的生活淡如清水，所有起居碰觸的身外物，全都是泥土味，如同我畢生走過的山林路，但對一般人而言，森林不過是一團綠，直到因緣時節，際遇到盛花熟果，人們才會佇足讚嘆。而朵朵奇花異卉、香醇果實，則應現在他兒子蘇董身上。

蘇董的世界直是累聚蘇門八代而聚焦爆發似的，也正是台灣四百年來無數胼手胝足、打拚奮鬥的時代鉅變的歷史寫照。蘇董生活、生計經手的，外在上是世界頂級的工藝品、藝術品，他穿梭於全球今古文明，也面對現今瞬息萬變的商場肉搏戰，然而，如同龐多台灣人，從父代清苦土味，搖身一變為豪門貴族似的，很大比例的人頓然迷失，或輕易地迷上拜金，但蘇董的內在却始終鈍拙於童年、少年、青年的古樸，我來到新塢，為的是貫串萬象世界的變與不變，感受王爺信仰如何無形地塑造如是人格。我首度訪談，叩進的是時空舞台的大反差，於是我從外圍，在他的原鄉與父母身旁，展開與蘇董的對話。

把玩靈性的貿易家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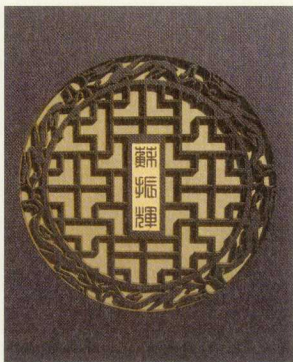
「您對台灣有何看法、見解？」對於一個長年實踐、力

行著許多公共文化事務的蘇董，他幾乎是以隱形的方式在從事，而不像有些大德，善於擴大影響力，運用文字、語言、活動、傳媒、有名氣的人物、結盟、連鎖抬舉、相互串連或聲援、贊助、影像、造勢等等社會工具，創造某些不等程度的楷模、標竿或典範的試圖形成。蘇董是個典型的台灣風格，也就是蘇門九代的水牯牛之姿，默默地示現他能著力之處，或因緣所生的人、事、時、地、物，頻常地，幾乎沒有痕跡（例如他所促生、奉獻鉅金的圖書館軟硬體，沒留任何名字、沿革或記錄，除了他自己清楚其過程之外，後人一概不知或模糊）。因此，我先探問其對台灣的見解。

「現今與過往的社會大不相同，需要在教育、文化面向著手的，更迫切、更多元，不只是制式教育，許多企業、公司行號、大小店鋪老闆都很好，像愛智圖書的楊博名先生，他經常帶全體員工出遊，多面向地關懷社會，延請各專精領域的老師來公司上課。有能力的人，本來就該積極做些有意義的事，這會發生影響……不必在口號上喊得漫天震響，而應在著實面著力，文化上、主體性得慢慢累聚而後加成。找出可以教育的、台灣各地區特有的項目，從普羅人民中展現出來。每個村庄、鄰里，自有其特色、脈絡，退休的人可以做太多事，將他一生的經驗智慧，發揮剩餘價值……」

想起 1990 年代，我曾經調查台中市街道招牌上所有的行業，歸結出約 170 種類型。我想像這些各大類型行業的主事人心目中，必然存有對員工的期待，以及自身的藍圖。如果讓這些老闆們，簽選出專業或職業技術、待人接物、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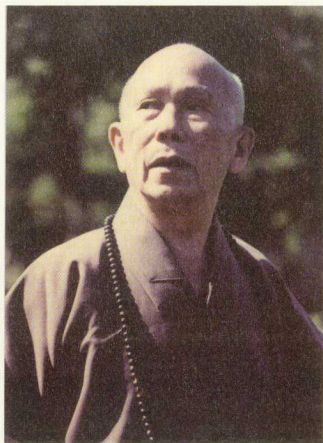
倫理、特殊要求等等，再從中分門別類，歸納出該進行的教育內容，我想，最大公約數或核心項目，必也落在跟價值系統或宗教、倫理情操的面向，甚至於只是如同寶慶先生謹守八、九代人的素樸傳統！如同一、二十年來，我所讀過的財經雜誌，不時出現這些產經企業大亨、老闆、主管、專家



▲ 蘇董精緻的筆記本 (2012.11.15；台中市)。

們，依其個別成功的經驗談，或一大堆相關研究調查的結論，但迄今為止，我沒看過由宗教、心靈面向，分析台灣的獨特性或奧蘊。我想像著王爺企業經營法、教戰守則；媽祖行銷策略；三太子產銷網，或是系列連結心靈的信仰系統經建計畫。雖然各種學說、經驗結論、理論陳述等等，其實多少都已涉及這些基本人性的內容。

而蘇董身體力行的，顯然是台灣隱性文化那套無所求行、無功用行，或他父親一生與世無爭、誠實做人、與人為善、隱惡揚善的草根行止，但在蘇董身上，是經過成長的多重蛻變，且在他翻上事業巔峯的開啟階段，或說 35 歲前後，在台灣南國燈紅酒綠、滿城繁華的紙醉金迷之中，他却



▲蘇董依止師父開證上人。

若有所失，夥同跟隨一切都有了而來的煩惱，加上來自內心底層的某種強烈的無形的呼喚，他走向社會文化的軟體面，他常在困惑之際，走到咫尺隔壁的宏法寺，那裏住著一位可愛的開證上人。

「開證法師與我見面時，情同父子般，人與人的感覺乃緣分，說不上來如何形容。他很疼我，有時我想不開時去找他，他很用心聽，然後講故事，沒有教條，也從不直接給我什麼答案。他平素與信徒之間，也是善用譬喻，間接以不同的故事，讓你自己思考……太多的人生際遇都是意想不到……我認識他十幾年，他往生也近10年了……人只能把握每個機會，一生也難能可貴遇到幾個這樣的人，你受到的啟發便大大不同。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他比較沒有階級觀。一些有名的大師，號稱通靈的，我不喜歡。信仰對我而言，沒有那些神秘的色彩，同開證在一起很自然……」

後來曾經在一次訪談的過程中，蘇董談及開證時，潸然淚下。我只見過開證上人一次，是在台中印順法師的華雨精舍。我記得他開朗的笑聲，以及過程中他跟我講的一、二句話。我第一眼認定他是齊天大聖或周伯通，我們早就認識而不必在今生交誼。我覺得，是開證法師開發、觸引出潛存在蘇董心靈積壓幾代的禪意，但不著任何形式或言語。

「後來我爬山，將近 10 年來，有些許深深的體悟。我觀察一些山難、出事的，除了生理體能之外，最重要的是入山的心態。由於我久久才爬一次大山，每次我都很好奇，更加深幾分的敬重或尊重。我入山就像去拜訪多年老友，有時 2、3 天沒睡覺，精神還是很高昂。在山上，我注意每一步



▲ 開證上人圓寂告別式，蘇董（中立者）與淨心文教基金會同仁合影。

履，賞玩任一種景緻，我不會晃神或大意……」我接著問他對靈魂的看法。

「我對生命、靈魂之類的，無法說些什麼，科學也尚無能證明，但個人的幾次經驗，似乎覺得真有其事般。天地之大，太多太多的面向我們看不見，不如抱持謙虛的心態，去和大地萬物相處，我們原本即渺小啊！靈魂也許是一種假設，但我覺得，人生好像不是這世人就煞了，我只能體悟、感受到每一世人都未了，我只能感覺到這裏而已，但我看不到……」這是尋常台灣人的平實語，於是，從心到物，我切入叩問他的事業：「各行業皆有其特徵文化，以您從事的貿



▲ 把玩靈性的貿易家蘇董(2012.10.12；高雄柏正旗艦店)。



▲ 蘇董經手的密件，乃世界頂級品（2012.10.12；高雄柏正旗艦店）。

易代理有何差別？」「所有行業事實上條條大路通羅馬，我所代理的東西跟同類產品是不全款……」

「我代理這面向的產品，是世界的龍頭，代表著數百千年國家、社會文化的精髓，都含蘊在這些品牌之中。2、30年來，我一直在體悟著一件又一件的極品，它們讓我浸淫在特定的境界裏。因為我可以看到人間最好的東西，我不知道明天或接下來又會變成怎樣?!」蘇董的敘述宛似無邊的空無，他總代理進口的瓷器、衛浴設備或廚具，是德製世界高檔的名牌，而我訪談他的地點，是在布袋新塢他的老家，荒

漠邊陲似的鹽分地帶，我想到他在高雄市鬧區金碧輝煌的旗艦店，兩相對照，反差之間却有一條臍帶相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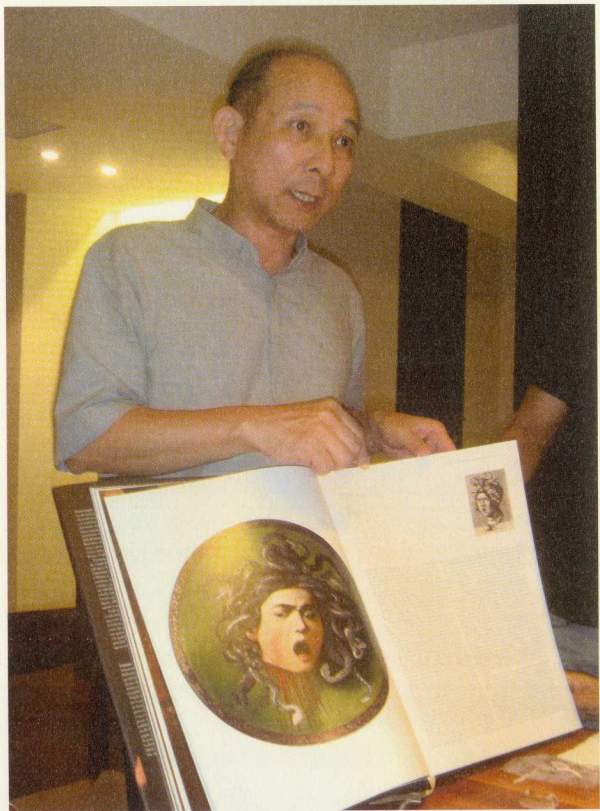
我一向在自然野地流連，人文世界的品味與意境較為陌生，蘇董描述的境界，就像台灣人把「東西」講成「密件」那樣的奧妙，因而我追問：「所謂好東西的內涵是什麼？」

「很簡單，就是可以讓你探討你心靈的『密件』。當你接觸它、使用它，你可以從它的造形、比例、色彩、圖案、質感、重量、溫度……，感受到它在被製造的過程中，一層層被造物者包埋進去的，高度精神的心力與意境的波動，無論是喜悅與哀傷、平淡與洶湧、雅緻與猛烈、辛酸與苦澀、深愛與怨懟，只要你一使用，即可還原出原來創作者的精神，他的用心使力與意念紛飛。」

「不懂的人看表面、看價格，看出一片迷茫；識貨的看到自己的靈魂。這些作品是具有生命力，而不是單純的器物。」

就理性思惟而言，這等器物必也符合人體工學，順應皮膚的感覺與呼吸，更可同內在人性的節奏相搭配，遑論視覺的順暢與美感，甚至於可以說，它必然相應於性靈或生命演化的原理或宏旨，或者，以宗教語言來說，它們是區隔神聖與世俗的標的，它們創造出神聖的空間，以它們為基準點，如同印度教信徒的火祭壇，透過火祭壇出發，世界空間才有方向，也才能找到來處與歸處。

「30多年前的行銷，大家練口才，賣東西靠勤奮與一張嘴巴。現在時代不同了，憑品質與實力。產品的設計與內



▲ 蘇董深入瞭解歐洲藝文(2012.10.12；高雄)。

涵是否真能誘發人們的多方感受，得看真功夫、靠團隊的經營。2、30年的經驗我深知，要一般消費者去感受這些內涵委實不簡單，因為我們不像西方，對美感、藝術，沒有那麼紮實的薰染，何況這是他們的母體文化，例如他們的教堂，小孩從出生以降，耳濡目染的就是遠古到文藝復興的種種菁華……我們有自己的歷史境遇，許多人一生只顧賺錢，欠缺機會去接觸、學習全球種種藝文事物……」

「我跟一些客戶談到這面向，他們一句話也無法應對。在國外完全不必介紹的，在這裏藝術系的畢業生都還很困難。我們的有錢人，多不想學習這些，有許多人識得藝術品、古董，但多偏向作買賣，放棄靈性面向的開發，只剩下物的層次。如何是識貨？我從事行銷的內容，影響我一世人……」

「事業或人生的追尋誠然殊途同歸，但有些人永遠路在後方、跑向後方，掌控不了際遇，不想創造因緣。我一直想在這浪頭上，看清世界的變化，同時也得深入回顧他們的歷史。我必須從產品、生產線，到其百姓、國家，深入脈脈相連的史觀，我才可能品味出不同產品的況味與溝通的語言。我常深入他們的生活場域，學習我認為好的、美的觀念。歐洲人不見得較高尚，台灣人也沒什麼較低落，人性的優缺點是普世的，我只是較早走進自信與優雅。好的東西大家相互學習，如是而已，而德國人的優點很適合台灣人學習，畢竟我們曾經透過日本統治，間接學習了50年！」

「台灣南北文化或城鄉有何差距？」我問。

「北、中、南、東自有不同，這是地理及歷史所形成。北部因『國都』所在，所有政治、財經金融、文化的精髓薈萃，太多的國家皆然，東京與大阪不也如此，是以不必比較，任何都市逕自有其特色，如何學習各種文化的優點才是重點。因此，我的公司在南部，名稱叫『楠弘』，也就是希望在南部推廣好東西，由南台弘揚、弘化開來。早期南部人看不到好東西，蓋出來的房子都是醜陋得可愛。南加木成楠，因為不必那麼露骨，加上樹木還有補強氣質與生機的作用，這是2、30年前單純的想法……」

「然而，我創業的精神來自南北差距的感受，好東西的代理商都在北部，而南台相對之下，欠缺國際視野，雖然高雄港本來就是世界接頭的吞吐口。我想把好東西引進南台。當然，那前十年真叫我吃足苦頭，實在沒幾人能夠走得過來！然而，好東西還是有人看得出來，不過，南部的有錢人普遍有種習性，買東西就是愛殺價，而我的原則是，只要你識貨，或至少感受得出某種品味，就只賺你一塊錢我也賣，這樣，至少有某種程度，讓一些品味傳染出。後來我也發現，這恰好是當時我的存活策略。如果以北部那套模式施用在南台，根本無法存活。只要能存活，加上多讓南部人能『識貨』，就是我經營的大原則，賺錢並非我的第一選項……」

認識蘇董的十多年來，我未曾與他談及其事業。他長期贊助我在社會或公共事務的事工，很少談什麼大道理，充其量只一句話：「對的事情就該去做！」他一向予我平實、高

雅但木訥的感覺，而且，如同他在這天，才第一次提到「心靈」這般「密件」，我始終無法精準地去描述他，但他並非蓄意隱藏，而是從來自在。僧肇在其《物不遷論》中說：「夫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違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但蘇董却是談真而不逆俗，既不順俗也不違真，平常狀似言淡，味道却是綿長而耐品。而直到這天，他才談出「超重口味的清淡」。

我接著問：「從你父母的草根海隅，到你的歐陸或全球的氣質文化，這之間有何差距，如何調和你的內在？」

「不能說沒有差別，但有些基本的、核心的東西是同款的，例如說做事情盡量單純化，將它做到盡善盡美，外國人的精神如此，我們也一樣。而我小時候的環境，是我走入關懷自然生態的根源。以前的環境那樣美好，為何現今變成如此的窮山惡水，這實在是百姓都不關心自己的環境啊！光怪政府也沒什麼用，這是全民、全面的問題，當然，你一追溯，自然可追溯到教育、價值觀問題……」

在問及語言教育的落差有無影響貿易時，蘇董認為：「世間事很奇妙。由於我得透過翻譯才能與對方談，因此，在翻譯傳達的時間差中，我有足夠的思慮可以進行，揣量我該化解什麼、衝刺什麼，原本為缺點的項目，却可變成優點。我的英文雖然不佳，但聽久了也知道對方的立場、底牌的大概。當別人幫我翻譯時，我多出一份時間去思考如何較妥當，免除了台灣人常會犯上的毛病，因而許多談判過程中，我並不吃虧。你的英語順暢，未必效果會較好。」

我追問：「換個角度，我看您在書寫或言談時，似乎尚有很多話要講，但往往沒有接續，為何？」「這約略有兩大類。其一，是因有時空差異的關係，例如我到40歲，才差不多完全瞭解我父親在想什麼，而我現在的一些想法若告訴兒女，沒效啦，所以不講；其二，我跟你說了，但我察覺你聽不懂，則我也不再講……」這教我想起佛陀說法的方式。

「您認為您的自知程度如何？」「很多事情如果考慮太多因素之後，你不會去做，而我知道什麼事是我該做時，我當下去做。我清楚我的主體性，我選擇我要過何等的生活。不管環境能逼我到何等程度，我還有我堅持要做的工作……」

事實上人類下意識去做任何事務之前，潛意識、無意識或心的作用通常在之前啟動。生活中許許多多的創意或靈感，並非來自苦思、經略或籌謀，或說一大堆計畫是後設的，用以聽從或實踐原初內在的靈動，只不過現代人過分強調理性思惟而已。我們從事研究等等工作，真正具有開創性的內涵，往往是從深沉的內在所創發，是左右大腦全心靈的臨時起意，而諸多計畫結構或內容只是附加或後加，許多狀況下，根本沒有什麼作用的。

「您活著幹嘛？」

「很簡單，就是把好的文化留傳下去，將對的文化傳承下去，你不能推託……」對照寶慶先生，除了用辭不同之外，實在無何差別，他所欣賞的人物，多偏向腳踏實地、長年經營而不管世俗名利者。

「我不認為做什麼事得讓媒體知道，那些跟做事根本無關。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誰人認識你，你有無認真在做最要緊，你表現給人家看又怎樣？傳媒報導又如何？你出去人家認識你就有什麼嗎？而你活著明明有能力，却不去盡份社會責任，這就不對了！所以，我看朋友或人們，不在於看他賺多少，而是看他如何對待他週遭的人，看他對親戚、朋友、員工、社會如何，這才是重要的指標。因為，人的太多事情、事務，並非你所能掌握、掌控，會怎樣，沒人可確知啊！你每刻當下盡心盡力的程度，決定你這個人的水準，而不在於你做了何等表面的功德。功德能計量嗎？有人活40年、60年或百年，如果40年形同睡覺，你多活的時程又有何意義？生死不是你能決定，則你能用心著力的，端視你的態度；你在每分每秒，每刻當下的際遇，作出何等的決定、選擇或作為。我認為50~60歲的人的智慧，正處於人生的最佳狀態，有心者就得去多做些事，有心，一定可以有些作為……」沒有什麼偉不偉大、名不名氣，只是實在。

「但我看到很多事業有成的人所作所為都很表面、刻意，甚至很假?!」我質疑。

「那不打緊，那是他的因緣不足。你說的那種人，我就不會浪費時間同他講，而寧願將時間擺放在有效、有意義的人事上。我會帶我的員工去爬山等等，但我不勉強他們，因緣無法勉強，世界無法勉強，因緣不成熟，你再怎麼厲害，也無實質效益。我辦音樂會，送給人家票，對方口說很好，但一次、二次沒來，第三次他來要我也不給。

「文藝復興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歷經數百、千年的醞釀、蓄勢，難道黑暗時代的人就一無是處？我們所作所為，太多的比例看不到現世的結果啊！」

我了解如是態度與底層運作的價值系統，它正是台灣禪門、王爺信仰醞釀出的人格形質，但我還是儘量引發蘇董的申論：「準此觀點或角度，您認為現世有誰真正在從事此等久遠的教化工程？」

「嚴格說來，我也難以確定，或說，有誰能在現世界定你所說的『長久的教化』？或說，這樣的名詞有無實質的內涵相對應？我能理解的，看得見的，只能說像楊董（楊博名先生）以及他的一些朋友們，我三不五時同他們聚一聚，分享我在此時此地正在做的，例如最近高雄旗艦店的展示，我不去思考對誰能有何等刺激或啟發，只能隨順因緣提供機會。我不是在做比較或自誇，但我沒做出來之前，你會相信嗎？我們做出來的展示場，盡我們所能，呈現出我們的內在，真的締造出世界最好的賣場，原廠的外國人來台看到後，激動得當場下跪、讚嘆（註：德國人的下跪只是自然流露當場的激賞，並非台灣文化的下跪），他們想像不到我們竟然做出了超越的展示場。他們看遍全球同樣的展示場，何等場面沒有見識，但他們在台灣竟然下跪！我花這麼大的心力、不惜鉅資，當然是為了讓同胞們來參觀，細細品味，買不買是另一回事，只願你能感受到什麼是好東西、好密件！我認為有足夠的欣賞、鑑賞或品味能力、涵養才是重要事，而不是什麼東西要帶回家啊！你教學生不是看他外表，不是看貧富，你看的是他內在的質

地，不是嗎？」

過往，我未曾聽過蘇董如此剝切地直剖內在，因而順其勢再提問：「您對台灣，這片土地有何願景？」

「過往二、三代的台灣人基本上很認真、很發奮（音打拚）。相較於亞洲各國，我們無遑多讓。除了日本之外，我們至少也處於亞、季。我們應有信心，不必太緊張，更無須自貶，也得要有些骨氣。不必要的煩惱不必自陷。時代愈開放，愈能激盪出創造力。舉凡政治、經濟、藝文……，不必多餘的口號，不必嘴巴上的堅持，時代真的不同了，我們該在乎的，仍然是我們更該積極做那些實務，我們能做的，就是每個人在他的場域裏，所能確實做的每一份工作，每天的事務。

「我看見許多朋友在受苦，例如楊董這幾年在抗癌的苦痛，有時內心覺得很不忍，要是我也支撐不住啊！但他還是積極發起精神（註：『打起』的台語文應為『發起』），帶給許多人奮戰的勇氣啊！人生都是起起落落，多交些益友，挫折時互相勉勵。誰家沒事、沒煩惱？生命你抓不住的啦，做到死為止！我那台中分公司的陳建濃總經理驟然離世，惋惜之餘我倒覺得他走得很漂亮，一大堆人懷念他！他一向為朋友走蹤，做，而後有了一切；楊董在大學兼了一學期課而已，學期終了，孩子們抱著他哭；楊董曾經帶著他那一班前來我公司參觀，且將學生們的報告集結成冊（楊博名輯，2012），孩子們寫出了我在2、30年前的心情、心中所想！做就是了，無需多考慮……」

蘇董這番話大約相當於當今社會奮鬥有成的掌門人的價值觀暨典範，成就台灣在 1980 年代迄今的成長與健壯，播種著慈悲與愛心。而楊董是在屏東教育大學 101 級教育學系，開了一門「出版事業經營與管理」的課。在參觀蘇董的公司之後，楊董最愛引述學生的一句話：「原來最美的東西不是華麗，反而是簡單！」蘇董、楊董他們一直在各種機緣默默做著事，他們歡喜地做 100 份，即令只有 1 份傳遞給有緣人；他們的方式不只是相濡以沫，他們更以體溫，依偎寒冷受凍的人們。

「看書、買書、送書，我一直沒間斷過，教育，不是要教人家懂什麼！十幾年前我去台大上管理學的課，有些形式化的東西有用，更深沉的、內在的，不是靠上那樣的課。一期課上下來，我才知道『什麼叫教授』，門關起來儘談純理論，出去社會上是另外一回事。管理學？說的都很有道理，出去或在現實裏沒半撇！知道理論可以啦，但世界並不按理論出牌啊，還有太多因素、人性，更內在的太多東西啊……」

觀微知著，內理本質既見大要，就可以溯源。我轉問：「到您這代，對王爺或傳統信仰的觀點呢？」

「這種密件，人永遠要有虔敬天地的精神，畢竟人很渺小，而宇宙太大。畢生所知太有限。不管跟任何人在一起，你得謙卑；你出去自認為你最懂什麼，那根本是行不通的！」

「本來王爺自有其在歷史時空的典範，即令講不清楚，

至少存有好的故事或典故，祂有祂的世界，祂在特定時空是King。當然我並不像前人，向祂拜求什麼，而是發自內心的敬拜，超越乞求什麼的敬畏。這是基本心態。」這些毫不刻意的談話，我只如實記載，而我了知，這也是自力聖道與他力主義區隔的要件之一。

曾經有多次，蘇董跟我表示：「一生追求自由自在而已！」就新世代而言，也許會覺得我們不都自由自在嗎？還需要追求什麼？一個事業有成，一切看似很成功的企業老闆，追求何等自由？就在蘇董的原鄉，他却談到人的不自由，以及自由的可能性。

野鶴無糧天地寬。除了童駘時期，八掌溪出海口鄰近地區的河川浮覆地、海天一色的無垠或無限，烙印他自在天地的永久原鄉印象之外，他很清楚，生為人，形上、形下都有太多「不可能」或限制。

「自由自在或可分兩個層面看待，一是肉體，一是精神或形而上的，兩者都有太多圍限。你在公司上班，你受到上司、老闆、制度的約束，你不能想怎樣就怎樣；你在家庭、鄰里、社會、國家……，不等範疇或領域內，你得接受慣習、民俗、倫常、規則、法律等等的約束；身為肉體，更受到所有物、化原理或自然法則的支配；有形與無形之間，更有種種複雜相關、瞬息萬變的牽引、因果或網狀動態關係網，即令你想去給宋連署，你也害怕會有誰，往後會對你產生不利；古代人深受宗教信仰的擺佈，今人還是受到迷信或未知的制約……

「由此看來，所謂完全自由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出生在中東、非洲，你只能依據該地的生活方式而過活。還好，能夠突破與超越的，在精神、在心智、在靈性，其他的都無法可渡。」

人稱他「蘇董」，因為他是一家連鎖代理商店系列的董事長，而「董」字意即監督管理。一個人知道、瞭解如何處理內心的議題是謂「懂」，當然，「懂」字也包括內心如何了解外在萬象的原理。我也叫他「蘇董」，但很大的一部分是我認為他是「蘇懂」。

在詮釋他嚮往的「自由自在」的敘述，我毋寧將其視同為東方式的「自由」，而且近似黃蘗希運禪師（馬祖道一的法孫）於848年登堂的演說：「……如今但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亦無分別，亦無依倚，亦無住著……透得三界境過，名為佛出世，不漏心相，名為無漏智，不作人天業，不作地獄業，不起一切心，諸緣盡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

也就是說，要成為「自由人」，人得「無心」，沒有分別意識，不依靠也不執著於任何心念，突破欲、色、無色等三界的束縛，打開與生俱來的靈性（相當於「佛出世」或「無漏智」），不會以修行作為現世或死後的「功德」，也不做壞事，更不會被現象所誘惑。達到如是開啟自己的靈性，才叫做「自由人」。過往，我稱之為「絕對自由」。此一「靈性」，正是菩提達摩所說的「深信含生同一真性」的「真性」，或觀世音所觀見的心音。

儘管世間沒幾個人了悟此一靈性，至少我相信太多人以之為理想或終極的人格吧？！

於是，且讓我們進入蘇董的世界。



蘇府王爺 6

～電影《海上鋼琴師》怪咖男主角生於海洋郵輪之上，一生拒絕登陸，最後消殞於該輪的爆破銷毀。劇中描繪怪咖的音樂天分，只應大海而存在。當他面對傲慢挑戰琴藝者的挑釁時，他搞不懂為什麼人們要競賽。當挑戰者睥睨地奏起優美、浪漫的曲調時，怪咖感動得淚流滿面，不僅欣賞、敬佩挑戰者的琴藝，更深入挑戰者靈魂的底蘊。在無法逃避下，他竟然一音符也不差地，將之複彈出來。挑戰者還是不知死活、三度狂逼，最後，怪咖使出渾身解數，將海洋的咆哮傾瀉，摧枯拉朽地奏出狂風暴雨、海嘯龍捲，震斃了所有聽眾，更讓挑戰者筋脈寸斷。其實，海上鋼琴師不是一個人，只是應現為人，他是海洋本尊，只是自然；他一輩子不能登陸，因為登陸就不是海洋。同理，蘇府王爺的底蘊無法描述，一描述就死在句下……～

佛法當中有所謂的「三世兩重因果」之說，就是在大尺度或說詮釋世代的簡化地說法，事實上，因果是在分分秒秒、重重疊疊之間不斷滋生與導致；不管「無明」是否為第一因，就世間法而言，任何起心動念，乃至行動，都在萌生無明。所謂「修行」，不是參拜神佛，不是打坐禪修，而是在每刻當下，做對的事情，並保持心神寧靜、怡然自得，是阿難所謂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然而，這些只是表象的說辭。由於人們當下所能意識到的心智活動相當有限，每一個心象意識從某個角度看是，四平八穩的正確，從另個角度，卻是不近情理或顛預扭曲，於是，人們一生當中，花費

最大的時間與精力，用來處理自己所創造出的麻煩與苦惱；於是，人們想像、憧憬有個理想人格，神明等等超自然的某些能力，用以形成信仰的對象，且當人們做某種程度的自我放棄，或加重依賴某種神明之際，所謂他力主義便告形成，此時，神明就變得高高在上，所謂「迷信」的可能性因而大大增加。

350 餘年前暨其前後，正式開台的鄭氏王朝的一些先烈、悲劇英雄，締造台灣人精神、人格的典範，並以其氣節、智慧，運用禪宗本體與應現的原理，衍展台灣迄今主要的神明之創造，如鄭成功、鄭經、鄭克塽、陳永華、甘輝、五妃及寧靖王等等，本身也已成爲神明，但後世不明其乃因爲不同國家或王朝統治下，也就是清朝全面撲殺、打壓之下，以隱性文化的運作模式，爲延續其精神，不得已從事的文化創造，更且，後世不察，只以他力主義或所謂靈驗原則，不斷地造神，也形成今之雜神並存。

而新塢、好美里地區，原本即爲台灣先期移民的倒風內海陸域，又毗鄰王爺信仰的誕生地，其信仰中心的嘉應廟，雖然境主的九龍三公乃蘇姓祖先從原鄉帶來，其本質與鄭氏王朝的精神如出一轍，且後來則與王爺結合成一爐，更以觀音佛祖爲本體（後殿），如是的教化，徹底屬於台灣傳統的典型，此間，整個信仰文化的締造，我相信係出自陳永華眼見台灣將覆亡，乃至清統後，苦心擘劃，加上後來多代民間菁英所創發。

這套幽微、隱蔽的民族精神文化蛻變史，直到脫離清

統，進入日治時代，才有如連橫等，揭露些微玄機，乃至 1960、70 年代，而有李岳勳前輩的具體解謎，而筆者自 2007 年底移轉心志，朝向宗教文化摸索，遲至 2011 年因緣始告來臨，有幸閱讀李前輩著作，從而發願破除隱性文化歷來的扭曲變形，闡揚台灣不僅是 250 萬年來，自然生界在北半球的諾亞方舟，台灣也是千餘年來，佛教、禪宗居士門文化或無功用行的宏揚地，同時，更側重普世人性終極之追尋，也就是自覺覺他的自力聖道的弘化（陳玉峯，2012a）。

然而，李岳勳（1972，38頁）自述其在台灣三百餘年所謂「正史」之中，找不到做為現代台灣人足以自豪的根據，且對人生感到「失去一切信心與價值感」的沮喪下，直到其對媽祖及王爺信仰的宗教哲學溯源、剖析之後，總算戳破數百年被汙名化的迷障，找回台灣人的自覺。問題是，台灣現今不僅沒因李前輩驚天動地的大解謎，而走上主體的建立，在唯物至上、消費文化的全面洗禮下，反而每下愈況（註：常被訛書為「每況愈下」，語出《莊子·知北游》），一代比一代更疏離於民族自覺，但根本關鍵之一，乃在於欠缺後繼人才的跟進與深化，吾輩沒有任何理由逃避此一實然與該然的責任與任務。我相信從各種角度都可以著手，因而從歷史與現今常民的際遇，切入學習、感受與分享。

因緣際會下讓我認識了蘇董，藉著他的牽引，2012 年的口訪，我集中在王爺信仰的素人教化。很有意思的是，新塢蘇門代代相傳的門風，到了第八代蘇寶慶先生教育兒女的內容，能夠記載的文字或語言，幾乎簡化到寥寥幾個字：「不

可做壞事，不可黑白來。」事實上也相當於阿難 2 千 5 百多年前的偈語。蘇董說：「我父母親都不識字，耳提面命的，也只是不可黑白來，不可做否事誌！但這裏面有密件。」而我為了解釋這「密件」，得要寫這本書。另一方面，蘇董最常講的一句話：「對的事情就去做！」父子講的是同一回事，只不過用辭是肯定與否定的兩面而已。

然而，寶慶先生一輩子坐守恆定似的土地，背景一片單純；蘇董這代，過的是萬花筒映照，千變萬化的五光十色，傳統的「密件」堪不堪用？

打罵教育出賢嗣？6.1

1957 年 10 月 12 日出生於前述老茨的蘇振輝先生，躬逢閏農曆 8 月，如果依據傳統農曆閏 8 月來過生日，則他一生大約只有四次生日，即出生日、1976 年 10 月 12 日、1995 年 10 月 13 日、2052 年 10 月 11 日，不過這不打緊，在那貧窮年代的偏遠地區，似乎無人在乎生不生日。

2012 年 8 月 13 日，台中中港路上的一家咖啡廳內，振輝先生開始走入時光隧道，訴說起童年。開啟塵封記憶的，竟然還是從父親寶慶先生心頭的那團烏雲談起。

「小時候，全家六口，住在你看過的古茨那間右側小房。大伯吃飯時，沒人敢上桌；最討厭碰上大伯心情差，他



▲ 2012年8月13日於台中高鐵站接受訪談的蘇董。

吃完就掀桌，我們就沒得吃。我中年以後思考，形塑父親性格的關鍵，大致就是我祖父太早往生後，剛剛進入青年期沒多久的大伯掌家，我父親以 12、13 歲大小孩身分，立即承擔魚塢暨大部分勞務的事實之所致。不知道大伯曾經遭受何等際遇，在家中人很兇，心地也……他似乎佔盡一切便宜，而我爸從小在此威權下忍氣吞聲，日積月累、長年壓抑，加上又沒讀書，缺乏理智分析、合理導引，故而個性扭曲、脾氣暴躁。後來我問我爸是否因大伯的壓抑而來，他承認。他原想離開老家、外出發奮，但因不識字，又無他技之長，只得屈曲在老家……」

「我國小二年級時，我爸兄弟分家，大伯理所當然分到

嘉應廟斜後方的老茨，而我爸跟叔叔、阿嬤等，在老茨前方一塊大空地上，蓋上五間毗連房舍，分置四兄弟與媽媽。我爸的脾氣一直都兇暴，常罵我媽，而我因最狡獪 (Kau Kuai)，不聽話，從小被打到大，有時打很兇，沒人敢勸阻……」

「父親白天做工，若有不順或挫折，晚上回來頻常打我、罰跪，跪到吃晚飯了，也沒人敢來叫我，唯一能來拉我起來的，只有阿嬤，有時跪一整夜，現在回想，為什麼怎麼打也打不怕，隔天還是一樣挨揍，我就是不聽話……」

可以推測，當父親的承受父權結構下的倫理壓制，對其「統治下」的成員，也要求一切佳順，更且將自己的不平與憤懣，有意、無意地，藉由威權的下傳而舒解一部分。遷怒是一種無能的特徵，只是遷怒者也無能承認，這是不幸的來源之一。

「您在被打時，想些什麼？」我問。

「當時只是不甘願，想不透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父親，他為什麼不會、不懂得尊重小孩的想法？他為什麼始終要強迫我做不願意做的事?!……」

「您在國小的時候就有『尊重』這概念？」

「當然有啊！我會想為什麼你不願聽聽我內心的聲音？你不問明任何原因，你只就違反你的旨意就亂打。若我有錯，我被揍無怨言，但你不分青紅皂白，一打了事。於是，我與父親形同死對頭，我絕不屈服，要打，讓你打，打死也可以！我只想，讓我快快長大，我會證明你看錯人！我絕非你認定的人，我會證明你打錯了！你的行為絕對是錯誤的！」

我想快快長大，我書念得不錯，因為我大概是全家最聰明、伶俐的，我急著要就業並早早有所成就，這也影響我後來高中畢業後就不再念書的決定……」

「任何正常小孩都貪玩吧？！有次，我哥說有個阿叔要帶我們去抓金龜子，因為路途稍遙遠，得騎腳踏車去。我哥說我去抓回來讓你玩，你先回家。我哥去了很久，午後才回來，被我爸知道後，打得天昏地暗。我爸將我哥綁吊在屋簷橫槓上，使盡力氣地毒打，我看得心驚肉跳，心想換是我去，下場如何……」

「當時國小星期六得上半天課，星期天本來就放假，這一天半時段裏，我們得工作。我爸叫我跟哥哥去挑糞，兄弟合挑去魚塢堆放，讓堆肥曝曬太陽、醱酵分解，用來滋生藻類。兩兄弟來回挑糞，單程 2~3 公里路，從我家到跨過八掌溪的漁塢，路途遙遠。一擔挑過去，再回頭挑，從早挑到晚，既臭又無聊。我從小學 3 年級，挑到高中！剛開始年紀小（約 9 歲），力氣不夠，我哥都將桶子移往他跟前，承受大部分的重量，讓我幾乎只是擔任平衡而已，他盡量讓我輕鬆地扛著，甚至只要手抓著就可以，我哥從我小時一直呵護著我，我都看在眼裏，也不時心想著，將來我會報答他。我知道，他很憨厚，而這個家庭將來若想出人頭地，只能靠我。我不是說我很行，但當時就看得出全家人，捨我其誰？……」

寶慶先生打小孩的現象似乎是天經地義，因為從他有永久記憶以來，到他 12 歲時父親往生期間，他所接受的，本



▲相對於蘇家的打罵教育，澎湖媽宮的郭長生教授的父親郭自得先生誠乃另一端點；台灣素民文化的自力聖道沒有No.1的觀念(2012.10.16；媽宮；郭長生教授)。

來就是這套家法，儼然從鄭成功時代的嚴刑峻法延展下來的宿命似地，不聽話只能體罰！1950年代的小孩，不也都是吃這套長大的？這教我想起更早年代，也有恰恰好是相反的做法，也就是我曾撰寫、介紹過的澎湖郭自得先生(陳玉峯，2012a：28-37頁)。由於我在他臨終前探望他後，曾經跟他的公子郭長生教授說了句：「日後會去澎湖拜望伯父。」因而在郭教授的安排下，於2012年10月15、16日前往媽宮祭拜郭伯父。而15日際夜，在翻修中的天后宮前榕樹下，訪談郭教授的兒時回憶，他說了一段令人動容的往事：

「阮阿公 50 來歲即過身了，由阿嬤掌家。阿嬤很有威嚴，爸爸、伯父都很孝順。我們小孩都很調皮、貪玩，例如吃飯時找不到困困，阿嬤就會不高興。阿嬤禁止我們私下去游泳，有次，我們不聽話，偷溜下海，回來時全身都是塩味，阿嬤很生氣。這時爸爸（註：郭自得先生）知道了，不是來打罵我們，而是拿著竹板到阿嬤面前，打自己向阿嬤賠罪：『媽媽，這是我的錯，沒把小孩教好，惹您生氣！煩惱！』我們小孩呆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記憶當中，我爸爸從來未曾打罵過我們。自己有了小孩以後，一、二次實在忍不住，打罵了小孩，自己却感到無比地難過。所以我覺得潛移默化、身教，常比打罵、說教有效多了！小時候，爸爸帶我們去散步，牽著我的手，那種親情的感覺，一直都在腦海。當時，我們家在海島，物質很匱乏，沒有什麼玩具，一切都很簡樸、單純，而爸爸是公務人員，幾乎是去奉獻於工作的……」

我自己也是被體罰長大的，我媽說：「嚴官府出厚賊！」但她照打不誤。現代人動不動就愛比較打罵或愛心教育，難道打罵就沒愛心？其實教育絕無一定的規則或方式，因為世間沒有二個完全一樣的人，即令同卵雙生，成長的過程還是會有差別。教育者最大的誤謬之一，在於比較與計較。

如果振輝先生與郭長生教授是鄰居，他的性格等等將如何發展，會是個有趣但無聊的問題。寶慶先生 24 歲時，二兒子振輝出生，以現今大學生的「水準」來看，大抵是大小孩養小小孩；少年振輝讀國小之際，父親不過 30 來歲！在



▲ 蘇董 18 歲初抵高雄，生平首度與佛像(佛光山接引大佛)合影。

幾近於完全沒有所謂的制式教育、社會教育的窮鄉僻壤，我們大可不必以特定觀點或偏見去論斷。事實上，蘇門沒出否罔！

然而，寶慶先生的打罵，似乎已脫離了所謂教育的範圍或內涵，或說他的愛已經逾越常態。

「記憶最鮮明的一次，我在 17、18 歲高中正要畢業時（1975 年），我們團隊正在打排球比賽，我爸差人來叫我回去做工，他當時是需要人手幫忙。但團隊正賽球中，我也已近成年，總得考慮朋儕感受，似乎也不是孩提時代扮家家酒了吧，我能半途抽走而不顧？我拒絕馬上回去。傍晚我一回家，那時家裏正在蓋房子，他隱躲在柱子後面，等我走過，手持一根扁擔，從後方打下來，我的眼淚就在這重擊之下奪眶而出，接著，不由分說，一陣亂打，完全不管打到什麼部位。我永生難忘，怎會有這樣的父親？當下，我下定決心要離開這樣的家庭……」

當年，所謂的「家暴」、「體罰」這類名詞尚未誕生，也不必說什麼理不理性，這種現象的陰影延續到甚至於 2012 年。「我昨天對父親說：您在我小時候不斷地打我，但愈打我愈不會順從您的話。如今，我已經 50 多歲了，怎有可能再因您的責難而『聽』您的話去做事？事理不釐清，硬要我順從，不可能！但他還是聽不懂……」「我從小，對自由的追求就很強烈。我就是不讓父親或別人控制，可能個性使然，却又讓我遇上這樣的父親，實在沒辦法啊！」

2011 年 12 月 27 日，蘇董花了好多天的時程，寫了一封

長信給他兩位女兒，他曾影印一份寄給我。那封信寫得有些蒼涼，讀來也倍覺心酸，我名之以「一位父親的告白」。該信起頭四個字：自由自在，接著：「18歲離開故鄉後，至今回憶過去，以及我的座右銘：『認識自己』，我深信一生追求的是自由自在。

「小時候，父親常打我、罵我，至今回想為何我的際遇如此？我的兄弟、妹妹並不像我這樣啊！大約十幾年前，我總算了然自己永世追求的精義。我從小不喜歡被人管，那是因為我有自己明確的想法與理念。雖然18歲就孤鳥單飛，看起來似乎獨立了、自由了，但人有自由嗎？迄今我自由自



▲ 蘇董與大女兒蘇怡儒小姐(2013.2.22；礁溪老爺飯店)。

在了嗎？如今我被自己創立的家庭綁住了？被公司綁住了？被理念綁住了？被自己綁住了？

「活著，永遠有做不完的功課，永遠有突破不了的難題或困境。數遍歷史人物，有開創大格大局的，有悲壯的，有光輝燦爛的，有可歌可泣的，算不清叱咤（ㄊㄛˋ）風雲的英雄也好，數大悲劇收場的也罷，能夠幸運圓滿走完一生而功德圓滿的，固然龐多，但當今社會又有幾人？

「我一生不斷地在找尋答案。20 來歲尋找我的活路、出路？30 幾歲尋找成功之道？40 幾歲尋找生命中永恆的真理？50 幾歲尋找安身立命的大方向？永遠也找尋不完的生命課題啊！而問題愈來愈尖銳，如同爬高山，愈來愈險峻，稍有不慎，即將墜落萬丈深淵？因為從『小我』出發，人愈走愈向責任的『大我』邁進，任何人都不是孤零零的一個人而已，相反的，必須走向愈大的社會責任啊！而喜愛自由的我，愈來愈能體會登高的苦楚與內在的百年孤寂啊！千山萬水人得獨行，那是心靈幽徑，也是宿命！

「我依然渴望心靈的高峯。也許是個性使然吧！但我相信……人生有些問題並非加減乘除，有些部分我可以坦誠地告訴妳們為何我之所以的思考，但請容許我有些部分目前只能保留，只能等待妳們智慧開啟的一天，自然可明白。

「學佛的前二十年，我舉香時，內心期待的是佛祖、菩薩能賜予我智慧。接下來的前十年，我只告訴佛菩薩『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我正盡全力做去。

「數十年來一切只有靠自己，因此我學到很多，尤其在許多朋友身上，學到很多的好觀念、好習慣。我感恩友人、員工、顧客、社會大眾有形、無形的數不清的幫助，才可能成就今天的我，我必須回饋、報恩，我深知沒有這些，我不可能擁有今天的些微成果，也因此，妳們看到為何我會關心別人，以及為何我處處以同理心為人著想。

「妳們會反問我，為何只關心別人，沒關心妳們？再說一次，我 18 歲離家後無依無靠，只有靠自己。我只是希望妳們能夠獨立去開創妳們自己的人生，自己去成長……

「……

「最後我要提及心靈的充實。雖然我所銷售的，是頂級奢華的產品，但我希望這是美的追求及學習，而不是把我們推向所謂豪門頂級的層級！我從小家徒四壁，出生於很貧窮的家庭。我要的只是可容身之處。自己要知足，更重要的是心靈滿足的世界……」

此封信關於家私的家書部分，我不能在此引用，這是基本尊重。然而，數十年來我口訪過不少鼎鼎有名的「大人物」，這五、六年來也拜會過幾位「大師」，但為什麼我却選擇素人撰寫？誠如黃文龍醫師赤真赤誠的一句話：「……我年長後，愈來愈不易相信出名的人有何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成功的定義是何？以及成功背後的事實是什麼？其實，成功者講出來的東西距離其事實很遙遠，或都不是事實……多數成功者及其成功的條件、手腕與際遇，往往都不足為外人道也……」（陳玉峯，2012a，156及150-185頁）絕大多數現今社會

上的「成功者」，有幾人勇於突破偽裝與虛榮？近五年來，我接觸了佛教世界一些真的有夠名望的「大師、偉人」，不是說她（他）們不好，實在是太好了，好到我只想迴避！要知極端的「好」，很可能存有兩個極端值！

許多年前台大動物系的林耀松教授有次演講，指著臺下的我說：「台灣的生態界有兩個怪咖，一個眼睛永遠上看，是○○○院士；一個眼睛永遠下看，就是你陳玉峯！」其實我並沒有所謂下看，而是看盡十方，只選擇赤誠赤真，而無關上下。為什麼我找不到工作，我只是不喜歡不真啊！我寧可勒緊肚子，也不願意在個好話講盡，實質假假的環境裏過活罷了。每每自省，給自己的評語是：一無是處，面目可憎！但我却一直很幸運，不斷地認識這片土地上裸真的台灣人，他們都不避諱自己的缺點，更不會不斷地整型美容，只以素顏相見。像我這麼差勁的人，還能遇上眾多的真人，誠如心淳法師告訴我的：「你福報很大！」我還不識相地跟她抬槓。

我記得很清楚，蘇董第一次到我們所曾經開創的靜宜大學生態系生態館，我跟他算是第一次長談之後，我跟他說：「我錯了，我不該以不坦真的方式同你談話！」因為那次我才體會他的素樸與質感，然而，他並非一向如此，而是經過多次自我蛻變，刻骨銘心的內省而來，而且，他幾乎是先天內斂與自我要求，從他小時候的際遇，實在很難想像他的早熟與定見。用佛教俗家的話說，這個人絕非一生一世修來的！

當我問他：「這些加在您身上的暴力，日後有無在夢境中反覆出現？」

「倒無影響，我夢中所記不多，但我知道，它對我日後的行為有負面影響。我 20 餘歲創業過程中，性格很暴烈、兇悍，很會罵人，脾氣差更不用說，有時，開車中看見有人不守規矩，我會去挑戰，兇人家，這是很不好的行為，幸虧漫長的過程中，沒出大事誌。這性格影響我很大，直到 35 歲前後，學佛之後才徹底反省與扭轉，體會到這不改不行，於是，去瞭解前因後果，追溯我血統中遺傳的質性與境遇的變遷……打坐中我深沉追溯、思考各種隱微的自己，從而改善……」

雖然如今如是說，但我認為蘇董是超級早熟的事例，發生在小學或說其與青春期間。

「……左鄰右舍一般而言，也不是只有我們窮而已。我偶爾會有零用錢。有天，母親給了 2 毛錢，我好興奮，第二節下課後我衝向福利社，買支鳳梨心（註：1950-60 年代台灣以農產品外銷為導向，好的農產品都賣到國外，瑕疵或次級品才自己吃，當年鳳梨的生產，殆以製成圓片的罐頭外銷為主，鳳梨果序軸或俗稱鳳梨心抽出後，廢物利用，加糖或染色製成零食的鳳梨心，該等年代的小孩大概都吃過），高興得要死，只先咬一小口，還不忍下嚥，直奔回教室。好死不死地，進教室門口恰好與一位跑出來的，有錢人家的小孩相撞，叭的一聲，整支鳳梨心掉落泥地上。還來不及細看時，一堆同學魚貫進教室，隻隻晃動的腳影迅速交織，而後，我望著攤在地上，沾雜爛泥的不成形的鳳梨心，一片幾天來寄

望的殘屍，豆大的淚珠垂落。老師來了看見我在哭，問明原委，竟然下達相撞的兩人一齊罰站！喔——！我足不甘願吔！撞我的富貴人家小孩從頭到尾一副無感狀，一聲道歉也沒有。當下，我內心吶喊：好！好！有一天我一定要賺很多、很多的錢！……

「……通常下課後回到家，家裏空空蕩蕩，父母都上工去。當時都屬雜工、小工類，有人築魚塢需人力挖土，或老魚塢也須不時將囤淤在底部的泥土挖出，有人叫，就上工，自己的漁塢動工時，一樣糾工前來工作。有時，去幫人家站風棚或做越冬池，挖深些，上面搭棚子擋東北季風，秋冬之交這種小工很普遍。回家後到日頭落海的那段時間，我就跑跑走（Pa Pa tsau，俗作跣跣走，指到處遊蕩或行蹤無定），天烏時，他們才回來。每見父母進家門時，渾身像個土人，髒兮兮地很嚇人……

「這些影像一直刺激我，我多會想，家裏這樣，父母如此，我能怎樣改善？我要賺好多、好多錢的念頭經年累月醞釀，在我小學三年級的10歲前，我已經立志要賺錢了！我要改變家庭環境！因為從小到大，被窮鬼糟蹋得足慄，包括後來我創業在跑支票至少約10年。『錢』變成我從10歲到24歲結婚之後的一段時間中，最大的敵人，賺錢就是跟冤仇人戰鬥，剛高中畢業前後，我討厭錢、痛恨錢！見錢如仇寇，因而只要一有錢，我就花光它！直到婚後，我才慢慢改變……」

試想，一個10歲上下的小孩，天天有被揍的可能下，

遭遇任何不平或貧窮壓迫的處境，甚至於在被父親毒打的當下，內心最大的願望只是自我砥礪，自我期許，而不是怨天尤人、怪咎外在，更進一步，不斷反思，不斷接受外在的挑戰與啟發，除了天賦之外，我相信就是整個鹽分地帶，海民王爺信仰氛圍中，觀音法理的催化吧?! 蘇董的口頭禪之一：「這裏面有密件。」這密件包括禪的無功用行、主體自覺，以及最最重要的環境荷爾蒙，自然野地拉開的天寬地廣、萬象生機！這些底蘊，也正是蘇董後來走向佛門，以及自然生態關懷的根源。

表面上不合理的打罵、貧窮壓力及遭遇，固然是促成他後來類似補償作用的正面思惟，例如「父親不問緣由、逆意即打罵的方式，促成我在經營公司生涯中，我會替『犯錯者』思考，預留他們很大的迴旋空間……父親高壓、專制型的教育，促成我一生事業的動力及行為的反省……這都是小時候訓練而來，孩童的教育，通常影響一生……」，而我認為不止於此，這些是理性思惟後設的合理推衍，却未必是真相。蘇董他知恩報恩的表達，固然如同他在事業略有成績之際，立即拉進從小照顧自己的哥哥入股等等，但他將負面的折磨、境遇，却以正面、積極、捨我其誰的承擔來應對，絕非所謂補償作用所能解釋。依我看來，他在小學六年級快畢業前，自惹出來的重大創傷，是對生命大反思的大轉捩；而他童年海隅的自然野趣，以及來自慈母、姑媽、阿嬤等等，母親母土無言的大溫暖，毋寧才是讓世代的禪門文化喚起靈性的搖籃。

折指之痛，生滅之機 6.2

「我從小好動，體能也不差，撐竿跳似乎可以參加全國比賽，橫直，跑、跳、球類樣樣喜歡，而且我很調皮，又愛講話，不時講個不停。當時覺得自己很會講話，大家都會聽我講，所以小時候，叔叔們給我個綽號叫『蟬郎兒』（壁虎），嘎嘎叫，愛舞弄口舌之謂。

「我有個要好的同學，他家較富有。雖然他家離國校較近，但他有部自己的腳踏車，我上下學都會經過他家門口，他都會載我去上課。那時，我們也愛玩棒球，我們用報紙、牛皮紙，摺成手套狀接球。我中午都回家吃中飯，一天來回學校走兩次，單程大約走上半個時辰，因為我家住庄尾。

「較早時代沒有柏油路，路面大抵是咕啞石或碎石鋪成的泥土路，一下雨就到處有窟窿。就在國小畢業前的某個雨天之後，我上學經過他家門口，他還沒吃飽，因而我先走。然後，他騎車追過來，他遠在後面時即按鈴示意我跳上；他騎很快，我們先前常玩這類的追趕跳上的遊戲。結果，就在我跳上車的剎那，打赤腳的大拇指插進後軸承，瞬間絞斷。我叫了一聲跳下來。當下心裏一震，死啊！怎麼這根沒了！

「以當年都會的醫療水準，只要及時撿回斷掉的一截，是可以依顯微手術再接回去。奈何海隅邊陲，一時也沒想那麼多。受傷後，約個把月在家養傷、沒上學。我爸或以腳踏車載我，或揹著我搭客運，每隔 2~3 天去一次新營的醫院上

藥，先是將斷碎的部分裁剪掉，再縫合敷藥包紮。這段期間內，我爸一反過往的疾言厲色、責罰打罵，他任勞任怨不發一言，只細心地照顧著我。看到父親的身影，我的心田裏好像有什麼東西開始醞釀，人也漸次安靜下來。

「就在療傷的這段時日內，我腦中開始思考，接下來我能怎麼辦？醫生、大人們告訴我的是，這算是『殘廢』了，以後也不必當兵。因此心裏漸次萌生自卑感，難道我就變成『廢人』嗎？原本呱噪饒舌的我，就此變成沉默寡言，整個個性似乎也幡然大變，想到過往多話，不好！……」

我問：「您這股反省力與常民宗教觀有關嗎？」

「不是，並非俗說的懲處觀，與宗教無關。只因鉅變後的沉澱，自然而然沉靜下來，思考著那些行為必須調整，畢竟自己的『身分』已經有些不同了。也在這過程中突然想到，過往都自己在多話，也沒聽聽別人講，怎知道別人在想什麼？自己想的、講的一定對嗎？於是，表面上最大的改變就是變得沉默了……」

「到了唸布袋國中時，只要是搭客運往返途中，我會去坐在比較會唸書的同學旁邊，我只是想聽聽他們在講些什麼東西。慢慢地，我聽到了各式各樣的聲音，直到高中，我一直保持這種習慣。這過程中，我才『發現』同一件事，竟然有許多天差地別的想法，同時，在那年代我們也沒錢買報紙，頂多偶爾在學校瞄上一小段而已，因而關於時事，我也在公車上聆聽同學們怎麼說。我會看看什麼人講得比較有道理，我就盡量去坐在那樣的人的旁邊聽。於是沉默、傾聽、

觀察、沉思，便成了習慣之一……」

換句話說，別的男孩隨著荷爾蒙的激增，從生理到心理大翻轉、大躍進的階段，青春期的少年轉青年的振輝，却走向內斂、沉穩與更多的思索。而原本在國小時，「有些人笨笨地，逢事看了即過去，我則細嚼慢嚥，思考著這件事代表什麼意思，暗藏何等涵義，存有什麼啟發，而我又能做些什麼？隨時、隨地、隨境而想東想西，這也是後來高中畢業即行投入創業的緣由……」

然而，他之所以善思考的搖籃很大，也就是緊鄰急水溪的八掌溪入海口的天與地。

2011年12月26日我前往高雄訪談楊博名董事長時（陳玉峯，2012a，38-80頁），蘇董招待我們到他住處吃晚餐。我坐在他車裏正要駛進地下停車場時，他恰好在談他登山時遇見一位環保署的官員，該官員訝異於蘇董如此熱衷山林土地，從而問他緣由，蘇董回他：

「你出生在這片土地，難道你都不會想去看我們的家園？一世人你要做什麼？這片母親母土，如果你認真地去看它、去感受它，你就能夠體會它原本就是我們的母體。你不曾想過這位母親生作啥款？你活百歲間，難道不願在你還能走動時，四處去看看我們母土的長相，有何特色?!」

那位官員顯然也為之動容，但官員說了剛發生不久的事：「某次環境永續經營會議裏，已將達成協議了，而協議結論在我看來至少也有80分，但某些環保人士却堅持要求100分，會議因而破局，實在太可惜。你堅持的結果是歸

零，又讓那些企業家嚇得要死，徒然增加對立，台灣人為什麼得要往極端站？大局看得出趨勢，60分也好，對土地也是正面的啊！如果您在現場……」言下之意，如果像是蘇董這樣的態度的人，很可能可以化解對立，盡早讓台灣進一步護住善根……

蘇董接著提及：「我父親一輩子養殖虱目魚，我們的漁塢在八掌溪南岸的雙春地區，我爸很會放魚，憑經驗，看一眼就知一切。我從小在海口塢兒地長大，常跟父親去塢兒工作，那時八掌溪入海口地域沒橋樑，我們得過擺渡。我推排筏，在河海巡行，很是歡喜。晚上抓蝦，入夜，我爸再載我回家，回程在夜色中穿越墳場間，很刺激。大自然的海天許我如此自由自在。父母做工，下課時我沒人管，養成我不想被束縛、被定位的個性。雖窮，但衣食無缺，因為自然野地到處都找得到食物……

「……根政跟楊國禎教授帶我去鎮西堡，第一次面對巨大的紅檜，內心無比震撼，想不到我們的原鄉竟然孕育、保存了世界的巨靈，巧合的是回程，楊董在車上播放公視的錄影帶，出現的是你在搶救棲蘭檜木林的畫面，我才進一步知道你。淨心文教基金會有人去參加『環境佈道師培育營』，回來說你的課一定要去上，1998年我去興隆淨寺聽了你一節課，我才認識你……

「學佛以後，有次我問性廣法師學佛之後做什麼？她答一段時程後有兩大方向你得選擇，一個是做羅漢，自己度生死，對社會無所礙；另個選擇當菩薩，去渡更多眾生。所以

我先投入淨心文教基金會，專心致力文教，順此因緣，我也開始關懷生態、環境議題。後來，基金會第一次辦演講，就是請你來講述，當時，你我不熟識，但我知道我要做什麼，所以，我一直在旁側支持你。我看你嘛，這種人很少，不須多說，能夠幫，我就幫，我知道你心中想什麼，要做什麼。

「……其實，在第一趟鎮西堡之旅的回程路上，我已經決定我要幫這樣的人做些事……」

蘇董在 2011 年底，曾首度提及他與我的因緣，而我多年來一直渾沌不明！我從事山林運動 2、30 年，幾乎未曾遇過只接觸一次自然山林的人，立即啟動內在靈動且付諸行動者，這種內在底層，必然曾經是烙印過自然印痕的人啊！

海洋兒女的溫情 6.3

「……人生能規劃嗎？如何規劃？社會可能讓你鋪著格子走？你很難想像吧！但你會順著內心很是細微、幽微的某些暗示直去，然後，意念、意志就會源源不絕跑出來。例如我會關心環保、生態，是來自本來的土地意識，從我小時候，土地賞賜予我絕美、絕好的回憶，當年，大河入海地區溪水多，沙埔接天，野曠數大，風雲自然，想像不到的水漾鱗波，如今都消逝了！只能往大海覓去吧？那等失落的童年情境與實境，河埔、山水、曠野、自然，予我如是的自自然



▲ 今之八掌溪入海口 (2012.9.7)。



▲ 八掌溪入海口南岸，景物全非 (2012.9.7)。

然，予我如此歡喜……八掌溪入海口的夕照，天地朝夕的氣象萬千……」

我感受得到山海交會，夕陽如火紅烙鐵，隈浸地平線的滋滋作響。唉！美感的底蘊如果能述說，鈔票沾醬油也可以是美味。

難怪蘇董會著迷於陳聖頌先生系列台灣大河入海口的畫作。現今蘇董住處，懸掛著陳氏的兩幅抽象畫。雖然他認為不是很瞭解陳氏作畫時，各種影像、意象如何聯結，但可以感受陳氏將台灣這片母土的色彩結合出來，讓他能夠感染到土地的質感，而「一般人無法感受到這份美感，陳氏能夠在體會出海口的漸層幻變，以色彩呈現出一種令你一見，就受到它強烈的吸引……」，我問蘇董：「為何你見此畫會一陣鷄皮疙瘩？」他答：「你說鷄皮疙瘩是說為何我會走入這片土地（註：環境關懷）？因為我小時候對故鄉景物的印象，聯結到我們這片土地如今受到何等不公不義的對待與汙染。而藝術家他之所以走向母土的畫畫，一般沒人願意以此為題材，他覺得應該將他對這片土地的熱愛，表達出來……他是北港人，他回故鄉也去參加抬轎（媽祖遶境），他要溫存這片土地對他的溫情與呵護，他在找尋那條母體的臍帶，他才會以動態的意境，捕捉出海口這類的題材，他說他知道這圖沒人看得懂，但他不會因此而改變自己的畫風，一世人他已經知道他要什麼。上次我去他畫室，他說他近來下筆得很緩慢，但他得確定這筆下去是要什麼，……一份堅持、不斷嘗試，到達他要的成熟。較早，他強烈的畫風，畫展也開得很熱鬧，

如今他只畫簡單的色彩，但却展現另類的更加強烈……」

其實，蘇董在談的，約略是時空情感的一種活體記憶，以及當下心的跳躍。這本來就不必以語言、文字去誤導。還是讓我轉回到笨笨的敘事，回到2012年8月13日的專訪。

「小時候常去姑媽家玩，暑假一玩個把月。表哥跟我要好，我們日夜暱在一起玩得昏天暗地。我們到漁塢、溪流抓蝦、蟹、魚族。圳溝入海的兩側即魚塢，魚塢的水路有好、有壞，有大小條。姑媽家的塢兒都有大圳溝，漲潮時海中的水族會湧進塢兒吃浮游生物或飼料，退潮時有部分沒能游出去，卡在塢底吃東西。你不要每天抓，大約每隔一、二星期，或一個月抓一次，就會抓到一大堆，數量多得算不清……

「螃蟹都潛藏在泥濘裏，我們伸手下去摸，摸到硬硬的，像石頭般的東西時，你得緊緊壓住牠，你壓得太慢，牠的大螯筳就會夾得你鴨鴨叫。我的經驗豐富，一摸一壓、一抓就一隻，抓起來沖沖水，丟入簍子或水桶中，中午回來就下鍋。我們都是徒手抓。

「抓蝦很簡單，但你得瞭解牠的習性。抓蝦得讓水流動，因為蝦子只要遇上水流就會逆游，所以我們就找水窪地漏(放)水。一般我們在溝兒底或塢兒的進出口處抓。塢兒的進出水口處，每逢塢內水質不佳時，利用漲潮時，打開斗門引進新海水，當然在之前，你得先在退潮時，放掉舊塢水。然而，斗門無法完全閉塞，總是會有漏水處，蝦子都是聚集在那漏水處，你只要下手往那處抓，雙手一次就可撈起一堆

天然的沙蝦，既好玩又好吃……」

我聽蘇董的敘述中，不禁口水直流。我央請他至少得帶我去抓一、二次，「否則我下筆不真確」，他當然應聲OK，但直到今天，我可還在等待哩！

「還有釣鹽水魚。漲潮時，外海游進來的有鱸魚、鰻魚、鮐兒魚……，但釣最多的是吳郭魚，因為牠的繁殖率高，生長最快速，蚯蚓一鉤一甩竿，一下子就是一尾上鉤，吃不完……」

「……我最愛去姑媽家，她家的塭兒在海邊，一眼望不盡。她家很早就蓋洋樓，她家族種種條件都不錯，富有，親族也眾多。她們的洋樓大獨棟，周遭無鄰舍，大宅院裡養了鷄、鴨成群……我都玩到快開學了才回家，而我要回家時，姑媽都塞給我十塊錢，當時十塊錢很大，快接近一學期的註冊費了！長大後我常覺得很奇怪，她為何對我那麼好？那麼多親戚小孩，為何她只塞給我？當我拿到那十塊錢，真是樂翻天……」「她家有許多賀年卡……」

洋樓、賀年卡，還有一宅文明設備與用具，有可能也烙印在小孩阿輝仔的腦海吧？！

「平常玩物如珠仔、牌仔、尪仔標……平常我沒零用錢，過年時，我就去買個抽籤的糖果或玩具組，兜售給小孩抽，賺個一、二塊錢……小時候我也愛賭博、賭郵票，也就是儲集郵票的人，一頁頁翻開自己的集郵簿給對方看，然後蓋起來，接著你拿任何一張郵票，只露出一小角讓我猜，是何郵票、面值多少，若我猜中了，該張郵票就是我的。大家

相互給對方猜，其他規矩另訂。還有其他小賭的方式……

「小時候我腦筋不差，但不愛死背書，最愛漁塭忙碌時，我爸叫我去幫忙收成，我就請假工作。塭兒當時一年約抓 3~4 次魚，大隻先抓，使用流刺網，小隻的可穿越。收成時需要很多人手，僱請工人張網圍捕，我負責推竹筏，看收獲時魚隻跳躍的畫面很有趣。

「通常一窟塭兒 3~4 甲，要抓魚之前得先將塭水放低，便於人在塭中行走，而今天要抓，你昨天不得餵食，且捕抓前要以竹筏來回攪動水體，讓魚驚慌、逃竄，讓牠拉擠出魚糞，因為魚肚中若有飼料、糞便，容易敗壞；上市的魚隻若空腹，才能拉長保鮮的時間，魚肉也不變質。因而市售魚隻常可見肛門上還拖著一小段泥糞。

「工人們拉著大網，繞走多個圓圈，過濾走小魚，有其技術與秩序地一圈圈包攏。大家合力兜圓、畫出 2 個大圓圈交叉抓，魚兒來回衝撞的力道大，但上網卡住後就沒力氣了，工人們一隻隻解開來，丟進簍筐中，因而市售虱目魚都可看到魚頭後方有圈淤紅線，那就是卡在流刺網上時，留下來的痕跡。沒經驗的工人要為魚隻脫網，時而脫得很難看，證據都留在魚身上。有經驗的老手既迅速，而且許多魚隻幾乎看不出著網的痕跡。每個抓魚工人都有個簍筐(網)，滿了之後就倒到我推動的竹筏上的竹簍內。整部竹筏上的簍筐大約滿載了，我得趕快推到岸邊去下貨後，再推回塭中繼續裝填。

「收成的鮮魚，隔天一大早由貨車運往台北魚市。由於

新塭是海水養殖，且餵食的是傳統豆餅、魚塭內自生的藻類，魚肉細嫩、甜美，不像現今深水池高密度、飼料養殖的魚隻魚肉粗絲，質感相差一大截。新塭虱目魚在市場上的價格較高。

「我爸放養技術一流，魚隻都很大，數十年未曾輸別人，早期價格高，照理說家裏可以累聚財富，只因他兄弟分家時，分得一大票債務，印象中，我爸未曾有多餘的錢財，直到我高中快畢業時，家中經濟始告脫離負債。當年家中最大的開銷是小孩的教育費用。

「晚上我與我爸去抓魚塭副產品的沙蝦。抓蝦設陷阱，也就是在塭裏插立 2 根竹竿，再裝上一張網，長長的一張網簍。退潮時，塭內水位高，我們將水門放出一小口，讓水外流，帶動塭內的水體旋轉，蝦子就會跟著逆流流轉，一流經網簍處，大多會黏附在網目上。2~3 公尺長的漏斗狀簍網陷阱，一個塭兒中大約設立 4~5 處。下午 4~5 點開始放水，入夜 7~8 點鐘收網，4~5 個網簍的蝦隻，得花費 1 個多小時才能回收裝載，光一個人做不來。我手腳快，我爸喜歡我去幫忙。我們一夜可收 4、50 公斤沙蝦，裝載在我爸腳踏車後輪上的鐵架兩側，我呢，坐在腳踏車的前桿，我爸載著我與蝦簍，沿著塭間小路，摸黑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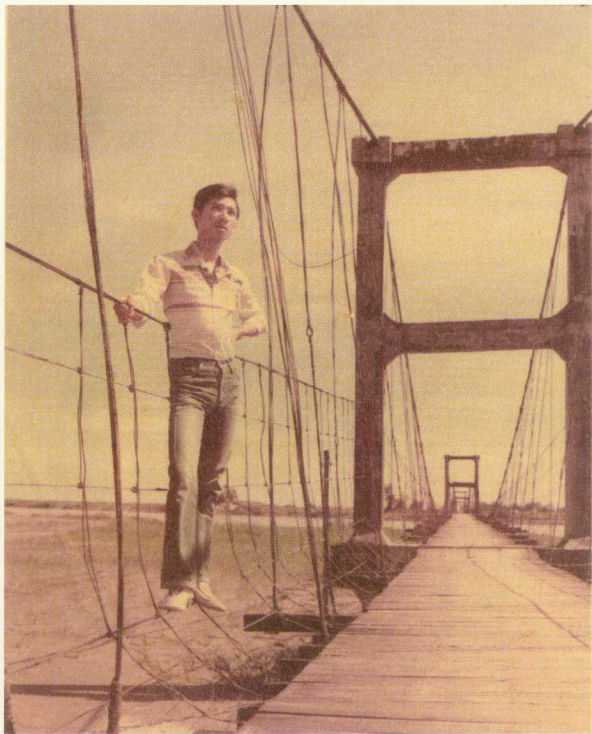
「從溪(八掌)南雙春的漁塭(行政區劃屬於台南縣北門鄉)出發，頂著陸風的回程，有時滿天星斗，有時月盈、月虧，暗茫茫的天地，遠近鱗鱗的銀白波光，鋪陳永恆的淨土意象，似夢似醒……到了八掌溪渡口，我爸得向對岸呼喚，視覺全然不



▲今之雙春的紅樹林區(2012.9.7)。

管用。擺渡人在遙遠的北岸回應，再等上一段時間竹排才撐渡過來。夏季湍流，渡伏綁繫一條長繩，靠藉拉繩渡河；水流不急時，則以長桿撐推。較早年代，八掌溪面遼闊、水大，廣大的行水區浮洲遍佈。如今，溪水都在中、上游被截走了……

「溪水洶湧時，渡河驚險、刺激，但我們從來都流著海民的血液啊！回程載重，我爸很著力。過溪後還得經過一長段墓仔埔，足恐怖吔！我們得花上一個多小時才回到家。而



▲ 故鄉橫跨八掌溪的吊橋；1972年該吊橋改建為今之61號國道。蘇董時年19歲。

庄內會有大盤商來為蝦隻秤重、收購，定期付款。蝦子長大後，我們每天抓。我爸通常在虱目魚放養之後，再去買蝦苗放入，魚蝦沒衝突，各有其生態區位……」

我聆聽著吾土吾民詩樣的勞作，在一幕幕奇幻的場景中，盪漾著魚腥與芬芳，流瀉著美麗與哀愁。一切似遠還近，真實與夢幻沒人講得清。我無能書寫此情此景啊！

「北門雙春這裏的塢兒屬海埔新生地，國有而承租。我爸當年兄弟分家，大伯分得私有業主塢兒地，離家偏遠的承租地留給弟弟們。我爸與四叔共有最遙遠的這塊漁塢地，然而，四叔在當兵時往生了……」

「後來，八掌溪擺渡口出現了長長的吊橋，但維持多久得看老天、八掌溪臉色；後來，造了大橋，而地景幡然大變。宋○○當省長之際，河川地放領光了，八掌溪自此失去了貞潔，原本河埔地禁止耕作，放領之後無法管理，大家種西瓜、蔥蒜，一片片、一塊塊，櫛比鱗次，八掌溪失去了胸脯、丟掉了下腹，整條有靈有性的活水，不斷萎縮、中風……」

蘇董描述這段歷程時，表面如常，無風也無浪，但在我聽來，宛似風燭殘年的孤獨老人，訴說曾經唯一的一段戀情；據說但丁會寫下千古傳頌的《神曲》等作品，緣起於他4歲時愛上一個小女孩，終生狂戀著她。河海的這段童貞，予我無限的遐思……

中學青年期的阿輝仔 6.4

體制教育帶給少年阿輝仔的，大致是所謂的「國民教育」，而國小畢業前的斷指轉捩，重大影響青春期以降的他，他養成了傾聽與沉思的好習慣。來自貧窮與家計的省思，以及那一頃自由的曠野天地，賦予他對體制教育的若即若離。或說，自然土地、海洋、河川，早已形塑他在母體孕育的最佳搖籃，潛存下他的奔放野性，以及纖細的美感經驗；現實生活與教育現象，則催化他早熟的獨立思考，遠比台灣鄉下的現實主義更加前進，10歲以來，他已暗自扛下全家未來的希望與遠景。

如果以他的天賦，加上中上文化程度的出身，毫無疑問，他必也是所謂成龍成鳳的天之驕子，然而，體制內的環境待他不厚。他唸的初中是布袋國中，離家直線距離約有6公里。

「我經常沒錢搭公車，只能騎著載貨用的腳踏車上下學（註：1960~1980年代，鄉下人多以腳踏車載運農產品、貨物，當時的腳踏車分『武車』及『文車』兩大類，前者輪胎較寬厚，車體粗壯、沉重；後者如淑女、紳士車，較為輕巧、省力又美觀）。從家裏騎到學校十多公里，得花1個多小時。冬天東北季風冷吱吱，手腳都僵冷冰硬，不帶血色，而且，腳踏車破爛，時而輾上個小石子就落鏈，我得下車重裝，搞得雙手烏黢黢(Cio-Cio)，當年有車騎就好，無所選擇。別人都搭公車。

「因此，幾乎每次到校都遲到，趕不上升旗典禮，每每都被記『遲到』或『扣分』。進了教室雙手烏黢黢（烏ma ma），也沒有雪文（肥皂）可洗手，就這樣上課！」

「您從小到大，對老師有何較深刻印象或特殊記憶？」我問。

「剛提到的，掉在地上的鳳梨心與罰我站的老師，大致是我對國小老師的長期記憶，可能我沒老師緣，印象中似乎都不好。從被罰站後，在我幼小心靈上，對老師們都打個問號……

「國中時，我選修了珠算，很短時間內達二級……」在那 1970 年代的鄉間，算盤就是商業的代名詞，寶慶先生還一度鼓勵阿輝仔唸商科，「本來我爸叫我唸高中、上大學，理由很充分，唸省中學費最低廉，而私立的，要花很多錢。聯考後，我考上省中，但我不想唸，沒去註冊，但我多年的醞釀早已下決定，我要唸職校，一畢業可以馬上進職場，所以我自行選擇去讀新營的育德工商。而我爸依據他對算盤的印象，要我唸商科，我也遵從了。然而，一進教室一看，全部都是女生，嚇得我馬上跑出來，很可怕，因為之前沒看過女生，所以我就去念電子科……」

「在育德工商期間我總算遇上一位影響我一生的老師。當時私立專科職校的專業老師大都是外聘的，但這位兼職電子電路科老師教學很認真，只是你知道的，當年私校高中、職，太多的學生只是在度日子，課堂上鬧烘烘地，真想讀書、學技術的沒幾個。而我唸職校，當然為的是唸點有用的

內容，因此，我認真聽，但我不清楚我是否真正聽懂？有次，老師提問題叫同學答，這個不會、那個也不會，一不小心叫到我了，我却會，自己也嚇一跳：我竟然會！因為這樣，我對專業科目愈來愈認真。從高二開始，學校設有實驗比賽，電子科就是比賽電晶體收音機的組合。

「這位老師在我們班上選出三位學生去參賽，我是其中之一。我對電晶體已經培養出興趣，於是，比賽前 1~2 個月，幾乎每個晚上我都在練習拆解、組合收音機，我的速度愈來愈快，駕輕就熟。比賽時，我第一個組裝完成，自己也嚇一跳，我怎麼那麼快？！但我不想交出去拿所謂的第一名，因為我發現收音的效果並非頂好，於是，我重新拆解開來，再度組合，我想讓手上這部收音機，可以收到更多電台，音效品質更佳，直到後來我看見有人交出產品了，我才第二個交，我得了第二名。

「至此，我瞭解何謂充分的準備，我也了然我有能力拿第一。這是我第一次的自我肯定。那位老師對我很好，因為沒幾個學生真正在聽講。畢業後我曾經找過他，後來就不知去向。」

人生旅途中，我們不斷受人啟發或影響，也牽動許多別人一生或大或小的轉變，而我們常常不自知。事實上，我們經常有良好的善緣和際遇，却往往欠缺智慧將際遇轉變為火花。2012 年 8 月 13 日這天，蘇董將影響他一生的啟蒙或觸發點，平淡地直述出來，這是他從小強烈地發生自行創業的緣由，也就是小時候艱困的環境所激發。

我順便問及他童年以來，嘉應廟或王爺信仰對他有無影響，或任何印象。其實，這面向等同於寶慶先生暨世代的價值觀。

「宗教或信仰這面向在我小時候，或多或少形成一種制約的力量，或相當於『你不可以做否事誌』，雖然這只是一種廣泛的通則或原則。由於常看到童乩的起乩，感覺上好像真的有神，一些不可思議的現象我們無法解釋，只能聯想到『神力』。然而，有時我爸會說些『新聞』，他說庄裏的那位童乩他不信，因為他有次目睹他正在『辦事』，也就是神明附身了，正提供給信眾問事。忽然童乩匆忙地告訴旁側他的一位親戚：『否啊?!我忒記著將塹兒斗門關起來，趕緊去幫我關上!』然後一轉身又是一副王爺發威狀。從此，我爸不再相信那位童乩，他說：『假的啦!』」

本書前面數章重複、明暗闡述台灣人神、神人合一的現象與底蘊，而寶慶先生相信的是他自己內心的虔敬，但在表象上，他奉行的是訴諸低概率的卜杯，我甚至懷疑他本身的篤信，產生的某種神秘力量或所謂念力，促成現象界的呈現。

佛教修行的大原則，無非是透過所有可能的途徑，激發其主體自覺，只可惜人們頻常利令智昏，更常捨近求遠、向聲背實，加上特別是台灣政治史上的將近四百年悲劇，外來政權不斷污名化台灣人的結局，很抱歉，讀者若是三寶弟子，我還是得說，現今蓬勃發展的所謂「佛門」，大多沒啥佛法，比較傾向是謗佛之魔。看到台灣到處都是「大佛」、

「活佛」，只會讓我升起更大的悲憫與願力啊，但這面向最好不必言說。

蘇家以世代傳承的王爺信仰，到了第八、九代，化約成一條大戒律：不得做壞事、不可黑白來！摩西的十誡不也殊途同歸？台灣傳統觀音入理法門應現為媽祖、城隍、王爺、諸多雜神，數百年來的教化從未中斷。2012年9月7日我訪談顏秀琴女士、蔡時女士、寶慶先生等，再至南鯤鯓代天府，乃至北門村踏勘，而在北門村西保宮（當天廟門緊閉）的廟埕邊側看見一面告示牌：「眾信大德：廟埕，神聖之地，禁止擅自作主、暢所欲為。違者後果自行負責。西保宮管理委員會敬啟。」2012年7月12日，我在嘉義城隍廟側面出口的牆壁上，拍攝一告示牌：「城隍爺有在看！請勿隨意吐痰、檳榔汁。」原理、原則通通一樣啊！

而「不可做錯事（壞事等等）」的內容包山包海，從天界到地冥，八萬四千法門、八百萬宗教不也如出一轍？！何處有神、佛？何須問！

「我們庄隔壁的南鯤鯓代天府予我小時候很深刻的印象，而我在創業過程中，有次到代天府卜杯，真的很神奇。任何人目睹童乩發威，真的親象有神！我看見童乩將刺球拋到半空中，然後掉落在頭頂，鮮血淋漓、非常誇張，我們小孩子都不敢直視。而不同王爺不同性格，暴烈的就是如此殘暴、血腥；觀音、媽祖就溫和多了，各自表達、發揮歧異的神威……

「……小時候我阿姨有尊王爺流失了，後來又找到，之

後，我舅舅偶爾也會起乩，但他的起乩非正統，有次我看見他拿著一塊玻璃在咀嚼，吃玻璃。我目睹這些起乩異相時也會想，如果是我起乩會如何？有時候，置身那樣的場域、氛圍中，的確也會感受到自己也快要起乩，但我很快就會冷靜、沉澱下來。其實，很多狀況下，只是你自己進入某種意識或無意識中而已……」原初佛教徹底是無神論者。

而宗教信仰情操、土地自然潛意識，應現為人格的代表，則以母親、女性為象徵，這是人性演化過程中，最是鮮明的代表作。前述蔡時女士的美德，正是大地地母之姿，以致於子女常常遺忘了最最寬容、慈悲的大化溫柔。

「我小時候對母親的印象是她好可憐，從大家族到小家庭，從來默默承擔父權專制、大男人沙文淫威……他們都欺負老母啊！」佛洛伊德絕大部分的理論都是錯誤的，他也只是特定場域中，或自我創造的起乩的一種形式，但因他生長在西方社會，因而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啟蒙大師之一；男生就有「戀母情結」、女生會有「戀父情結」？這些都是文化偏見、渲染傳染成真的妄相。很大部分的成因是，弱勢欺負起弱勢，凶殘程度甚至比強勢對弱勢還可怕！那個子女不會同情弱勢的母親，可憐的是，女兒却被要求服從「女德」，更悲哀的是，造成男性沙文主義的最大推手往往是母親！一旦媳婦熬成婆，一輩子練就的「功力」，只會用來摧殘「新婦」啊！

然而，蔡時女士是超越的，她真的走向大地之母。她也是「默娘」之一。

「坦白說，我媽真的很好。她雖然不識字，從來沉默，表面看來理氣不足，但對我來說，她是我巨大的依靠，即令她不會說出什麼清晰的道理，但當我有挫折，例如……她會來收拾、善後。我更年幼時，是阿嬤來解危。阿嬤在十餘年前往生，由孫子輩來看，偶爾會懷疑，阿嬤養那麼多兒子，真正對她好些的何在？我出外創業後，每週回來看阿嬤，她與我變成存有某種程度的依靠，至少從我的角度是如此。

「阿嬤的後事，許多部分由我參與、安排，包括儀式等等，我透過我的關係，找些佛教界法師辦理，辦得簡單、隆重、圓滿。她在世時，我盡量讓她歡喜。在生一粒豆，較贏死後拜豬頭……

「我太太也一樣，是安定我內在很重要的依靠。我創業十餘年時，歷盡艱辛却似乎一無起色，沒賺什麼錢。多次挫折下，我想收起來，在數次關鍵時刻，都是我太太很堅持！沒有她的韌性，也沒有今天的楠弘……」雖然在我多次訪談過程中，蘇董很少提起太太，但每次提到時，我可感受到，他對她有種深沉的感恩與依賴，只不過，蘇家傳統的大男人風氣，讓他無論如何，不在表面上表露真實的感懷與情感罷了。

「我 23 歲創業，24 歲結婚，1981 年，我認識我太太林金葉女士，是同學介紹的，我太太能力很強，我從另家公司挖角她來我的公司一齊打拚，直到今天，她至少撐起半邊天，然而，愈是自己最親近的人，愈是不好意思講她好！……」這也是典型台灣人不能算好的「優點」之一。



▲ 蘇董一生中最尊敬，也最疼愛他的阿嬤。當年，蘇董帶她前往美濃蝴蝶翠谷旅遊。



▲ 蘇董、林金葉總經理伉儷 (2013.2.22；礁溪老爺飯店)。

從我訪談蘇董以來，一直覺得他似乎背負著某種壓力，這壓力是無形的自我期許。而我之所以在某種力量的牽引下，訪談、踏勘一些王爺信仰的起源地，追溯台灣歷史的大因緣或背景，其實是嘗試摸索這份無形的某種壓力的歷史成因。它幾乎是台灣人的宿命，也是人格或精神的基底。年餘來我大致瞭解，這是自從鄭成功開台以來，他對倫理節操堅持的圖騰化，藉由陳永華的智慧，以及無數前人菁英的經營，在價值、信仰系統裏，埋藏下來的典範，且在常民無功用的熏習之下，芳草碧連天地感染與傳播。

蘇董一生的重擔，乃在於對親情的倫理，對朋友的倫理，對社會的倫理，對環境的倫理，對內心屬靈境界的倫理的，某種堅持、承擔、折磨、淬煉與提昇或超越。

如是，蘇董如何走向創業之路，又遭遇何等困境與峯迴路轉？

底定乾坤賢內助 ——林金葉總經理 6.5

在敘述蘇董創業之路之前，有必要從旁勾勒他的婚姻面向，畢竟門庭燦爛，也得看廚房佈局與後花園的錦繡大地。

2013年3月19日午後，我依約走進高雄市四維三路1號的「柏正企業公司」，一座寬敞精緻，全台暨全球頂級衛浴、廚具設備的旗艦店，甫於2011年8月才開幕的嶄新里程



▲ 林金葉總經理 (2013.2.22；礁溪老爺飯店)。



▲ 林金葉總經理 (右) 與妹妹林金月小姐 (2013.2.22；台北)。

碑。

開門見山，我直接拜請林總經理摘要敘述其創業經過。

「我認識蘇董之後換跑道，而 30 多年來投入這行業，我個人滿喜歡這行業，它是我大半人生的重心。30 多年前的台灣環境你也瞭解，一開始創業的艱辛，一言難盡啊！

「初創業時的困頓，我只能向蘇董說：先做 2 年看看，真不行才收，但我告訴自己絕對不能收，只有往前衝，因為大家經濟這麼不好，退無可守，而既然要創業，免不了有段艱困期，無論如何，得咬緊牙根撐過去！這是我內心的信念，只鼓勵自己，不必告訴別人，我要跟沒錢的老公一齊發奮（說作打拚）……」林總娓娓道從前，直言不諱時而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們一開始的前幾年，不只金錢，連牌也得借，當年要申辦貿易公司非常困難，蘇董先借別人的牌，營運周轉金大多向他阿姨、他表哥、我哥哥等等借貸。頭一趟去義大利，為了省錢，或因水土不服，他幾乎都吃泡麵，他回國時，瘦得像猴三……」數十年歲月消弭不了那股憐惜之情。

「我心自許，我一定要全力幫助這個家庭。當時我們只銷售衛浴設備的磁磚等，試想，一個月做不到 2 套衛浴的生意，不到 10 萬塊錢，扣除成本，却要繳交 2 萬 5 的房租，3 個人每人月領 5 千元的薪資，根本就打不直。我們、他哥哥，以及他妹妹，合租了一間透天茨，不及 20 坪大，相當於住了三戶……」

「在那年代，我只有拚、拚、拚的想法，別無其他念

頭。我永遠記得他被朋友倒掉的那筆 30 萬元的帳，那時我恰逢大女兒出生坐月子，他被多人逼債，我只好抽出共同投資的全數金額墊付，那是我畢業後投入職場全部的血汗錢……

「我在店裏上上下下，掌理近乎所有陳設、清潔工作；我騎著摩托車大街小巷穿梭，只要那家房前有建築廢棄物或沙堆，我就下車想辦法接洽屋主，看看有沒機會做成生意……」

「……店既然開了，你能不專心嗎？這是個據點，我只能專心照顧與捍衛，並向前拓展。配合著蘇董的眼界，我們慢慢地代理各種國際優良品牌……其實，有幾個品牌我不確定是否因為我的用心，讓國外廠商感動的？像 V. & B. 原本瞧不起丁點大的台灣，20 年前我到德國去，由於他們文化中對女性的尊重，我也不知道是否因為我的大膽、大方，而爭取到了台灣的地位？他們供應全球的最低價格在台灣，他們也知道台灣不好做，而且，我們做的利潤最低微，但他們瞭解我們做得很好……」

「……我是全台最早進口按摩浴缸的，後來也帶給我很大的鼓勵，讓我不斷地開展新產品。因緣來自有個風濕關節炎的客人，由於藥石效應有限之後，醫生要他做水療，要找合適的按摩浴缸。我雖沒賣，但我有目錄。他選了一個，25 年前一個得 30 萬，貴得很，因為得扣進口稅 50%，進口這種天價的浴缸風險太大，而且電子產品得因使用中常出問題得維修，台灣沒有專技工人，我們得自行摸索，進貨後拆解

再裝，摸清楚訣竅，他哥說不要賣這種東西，常修理、划不來。我說只有我們懂修理，所以我們贏人家！後來，光是那位客人總共買了3個，凡事若遇困難、麻煩就不做，那就什麼也別做啊！

「還有廚具，為什麼高雄要買精緻品必須上台北？甚至老外廠商也質疑高雄有市場嗎？我說你沒讓我賣，怎知高雄賣不動？何況賣不了是我吃虧，你又無損，為何你不賣給我？就這句話，我們代理了中南部。但這不夠，我想拿全台總代理。因此，我在高雄找一、二家建設公司，想盡辦法鼓勵他們使用，讓他們行售高雄高檔房價，當時高雄欠缺的就是有品味的高檔品。結果我賣了百餘套。3年後的5年前，我們拿下了全台代理權……」

毫無疑問，女性特有的堅韌，在林總身上一覽無遺，她勇於嘗試、鍥而不捨、絕不放棄，且擇善固執。從貧困年代的台灣社會崛起者，十有八九歷盡風霜苦楚，而能功成發達者，亦多如林總的氣質與特徵，然而，所謂事業的「成功」，她却有不同的見解。

「我從來都很單純，我要求自己，不要被社會負面所汙染。雖然我沒讀多少書，但人到世界上，一生成就等等，不在於讀多少書，我讀的是社會大學，我要讀出一個社會道德，這才是我要的！有天，我要離開人世時，可以瀟灑地說拜拜，這就夠了！

「如今，我只專心地顧著這個店，這是使命。何謂成功？沒有什麼成不成功，你愈所謂的『成功』，愈是容易

『失敗』，愈是容易掉入自掘的維谷。

「做事我從來低調。我感謝這些品牌給我如是舞台，做好幕後的工作。我在什麼環境，我就得喜歡它。無論做何事，充其量我只要求同理心……」

「……我信仰基督，卻因工作忙碌而少上教堂，內心常過意不去。教會的牧師告訴我，妳替上帝養活數十幾個家庭，也是在做社會事工，妳不用覺得有所虧欠。我的心才稍事安定下來……做人沒什麼好計較地，人總得先顧好自己的責任……」

「……未來，我還是得將公司帶上特定位段，同時，也得培養人才。過往，我不認為這家公司一定非得我來經營不可；未來，無論是子女或員工繼承經營，我只希望如同德國人品牌公司綿延傳承的精神與理念，形成一種企業文化，代代服務社會……」

本書前面幾個章節，很少述及女性角色；舊時代王爺信仰當然也隸屬男性文化，但其背後，支撐起現實世界運作的重要關鍵，往往是女性或母性的力量。林總的例子，似亦印證同樣的通則。活著或活過的每一個生命，恆常有其獨特的人生際遇，或所謂精彩絕倫的故事，顯然的，林總的身心歷程必也是詩歌與重金屬的搖滾樂，只可惜我無法多予著墨。

初步創業之路 6.6

2012年8月28日，蘇董與我相約在台中高鐵站。在現代繁華的驛站，他娓娓道來如何在人海中，走出有個性的康莊大道。我記得高中時代的興趣之一，到火車站解讀一張張臉譜，有時，行色匆匆却只須一瞥，剎那即可譜寫一齣電影劇本；後來，我讀著世代氛圍，感受社會變遷、人倫嬗遞，勾勒國家流年；如今，我看一個個普世人性、生界底層，欣賞、享受著大化流轉。38年來，我從玉山之巔到千餘公里的海岸線，老老實實地認知我們250萬年來的，綠色子民的前世與今生，一株株圓柏觀音、冷杉觀音、山黃麻觀音……，一條條濁水溪觀音、土石流觀音、白河水庫觀音……，6年來，則閱讀著一座座廟宇法脈、一尊尊素人觀音，而眼前這尊慈祥可親的蘇府王爺，他應現數十年台灣企業的奧蘊，合該在此走馬燈似的眾生驛站，演義創業之道。

「為什麼我要創業？」蘇董開門見山直揭他的三大緣由，約可歸納為「自主與承擔」或白話「自己來」，外觀上，固然可以視為海民獨立自主的氣概或霸氣，本質上實乃擔待或承擔。

「除了我10歲以後就立志當老闆、賺大錢的緣由之外，另有兩大原因。

「我高職畢業後，立即離家南下高雄食頭路，彼時，阮阿叔在當技術性的專業老師，他教機械的。有人寫信給他，

要求介紹學生去工作，他推介我去從事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去的第一天即上班，上線，不到一個月，我已經是該電氣行的師傅了，專門維修電視。工作約半年後，夥同裏面的三個師傅一齊離開，因為那位頭家只想賺錢，對待員工、客戶太苛刻，且欠缺理想性。

「那時常聽人家說，要創業沒本錢嘛，一定得跟人合作，所以我想趁少年，我跟一齊離開的這三位師傅合開電氣行。然而，開張不到一年却無疾而終，為什麼？台諺說：合字難寫，三個和尚沒水喝，四個和尚更加著力！因為有一位真慳儉（ケケケメヤ、懶惰）；大我二、三歲的那位，經常喝酒到半暝；一個較行義（音如古意）；一個恰齷齪（チヤ、厂ヲ口ヲ



▲ 18歲高職畢業，旋南下高雄擔任電視修理技術員。半年後離職。

、能力比較不行)，他們都大我三、四歲。他們分別是雲林溪口人、嘉義民雄人、屏東人。

「就在大家無意無意地時陣，無事無誌，唯一一部對外的交通工具，萬餘元的光陽機車被人偷走了！無法出門就很難趁食了，因而大家同意，散股！我只好再去食別人的頭路，回頭再當電視修理的技術員1~2年，到21歲時換跑道。

「轉任的電氣行在左營及鳳山，因為賣給客戶家電的電氣行必須僱請技術員，維修客戶的電視等，當年由某品牌總公司連線派遣技術人員的系統尚未盛行，各地區電氣行經銷多品牌產品，也自行僱請技術員維修。我在左營、鳳山各約1年。

「在這2年間的生涯，老闆對人不怎麼好，職業上也沒尊嚴，因為生手、外行的，薪水跟我這種科班出身的一樣多，工作也沒成就感，因而內心不斷地思考，一直當個技術員絕非良策。要決定放棄三年課業、三年工作經驗的一技之長，是有些困難，但不大破何來大立？當時技術員薪水月入4~5萬元，1970年代末葉，也算是高薪層級……」

依據1970、80年代我的經驗，台灣鄉下人只要擁有一份高薪、安定的工作，以蘇董當年出身，應該很知足，或他已擁有鄉人稱頌的工作，是當年嫁女兒的好對象了，為何年輕的阿輝仔如此冒進，敢於放手一搏？為何「下海」這辭具有某種氣概、冒險的意味？這涉及台灣開拓史上民風的蛻變。從15~20世紀，台灣人或先民是渡過恐怖的黑水溝而來，要成為海民的基本條件就是勇於冒險，大起大落在所不

惜。台灣人本來就是海洋的子民，曾幾何時會淪落成「捏驚死、放驚飛」？阿輝仔的血管中流竄的，本來就是泉州海民的血脈啊！

然而老生常談「放下」，嘴巴說的容易，逼著了真的「放下」也不難，真正的問題是「放下」之後。

「當我正徬徨於當技術員難以出人頭地之際，我有個叔伯親戚嫁出去的堂妹，她家也開電氣行，正苦於聘不到技術員，她說：要不然你來我家做業務員，我就回家鄉了。草地地區，她有一部轎車。由於地處偏遠，村人有事外出，都會僱請她的車，所以夜間下班後，她會叫我載村人外出（註：變成兼差司機），每次載出去的，都是那幾個熟識的村人，他們去市內玩，找朋友打麻將，我在旁觀看，不久我也看出門竅。有天，他們缺一腳，就叫我湊骰手，我說我不會，他們說教你，無妨。事實上，我也不需要他們教，摸兩圈就得心應手了。接下來，我開始喜歡玩了。後來，阿姨家竟然也『整賭間』，只要那一桌欠一腳，她也推我下去填補。

「於是，消息傳出去，有人告訴我爸：恁阿輝是麻將高手！我爸警告說：你要注意喔，你若要在這裏做否事誌，你得趕快走！有次，我爸從外頭出現，看見我促在賭桌旁，他沒進來，掉頭走人。當天晚上，我打包行李即刻離家……」

父權一瞥，電光石火，將阿輝仔 2~3 年間的徬徨悉數拍落，阿輝仔決心了：「就此一搏，最差什麼也沒有！」然而，如何創業？創什麼業？

「我只能從零開始，先去當人家的業務員，從頭學

習」，1978年，阿輝仔21歲，他去應徵一家從事進口磁磚、衛浴設備公司的業務員。

「我進這家公司擔任業務員1年半。頭家謝基聖先生，42年次，大我3、4歲，人很特別。他的資金是大姊拿給他創業的。他們本來在羅馬磁磚工作，不知何等緣故，他們一票人集體辭職，逕自到全台各地開一家店面，分別到基隆、台北、新竹、台中……，謝先生來到高雄，他是基隆人。謝的姊夫、大姊交給他300萬元創業，他對高雄人生地不熟。他招募業務員，我可能是他初招募的第一位員工，後來再進來幾位業務員都是老手，只我一個菜鳥。

「謝可能是看我行義、行義（註：音如古意、古意），因而錄用我。一開始我什麼都不會，既不善辭令，也不懂人際，半年做不成一樁生意，但他並沒有辭退我。他人很好，我從他身上學最多的是『如何對待別人』……」

提到謝先生，蘇董就忘掉自己的故事，而開始對人的欣賞、疼惜及感恩。

「謝老闆對人很好，他全台各地的朋友一來找他，傍晚生意結束後就帶去飲，都他出錢。相較於我先前的老闆，對比鮮明。他對家人、大姊很尊重、很聽話，『聽話』到何等程度呢？我們是透過貿易公司向外國買東西，也就是說我們是經銷商，而非進口商，是第二、三手，而謝老闆與貿易公司的一位小姐認識、交往，並已論及婚嫁。就在一、二天後要訂婚了，他大姊却突然喊卡！為什麼？因為他大姊恰好在幾天前，遇見與那位小姐在中興大學的同學，據那位同學

說，該小姐並未畢業，因而大姊認為這小姐不老實，不可結婚。就只這一點，老姊下達禁止婚配，而謝老闆竟然聽從。後來，我離開公司後，斷續知道，他以愛情、婚姻受阻後，人變得消沉，常飲燒酒，也得了憂鬱症之類的病，頭殼變得不太好。

「我離開該公司 4~5 年後，我們再度聯絡，他已經結束公司，在台中梧棲的貨櫃公司食頭路。

「他為人豪爽、不會計較、不記恨，事情散去就好，原本為樂觀、開朗的青年，竟然為了情與倫理而黯淡下去！之前，我在公司時，只要有各路朋友來，他都陪朋友、員工一齊飲歸暝，而所有員工都很喜歡，但我覺得那樣飲不行的！因而我通常在吃飯後，藉口要顧店而回來。

「在那一年半內，我老是做不大出業績，而老鳥們憑著成績，會找藉口『魔非』，例如有時貨車進貨來，得靠人力運搬，老鳥們總會精準地算時間、找藉口而溜光，剩下我一個，我只好單獨屈下來搬。

「一貨櫃磁磚約有千箱，得從屋後搬到長屋的地下室，一趟走下來，來回約百公尺。一箱約 20 公斤重，我一次搬 3 箱，從早搬到晚。當時我 20 出頭，身體壯，雖然如同捆工般辛苦，但我會轉念，當成練身體，只要你有心搬，心理就不覺艱苦。老鳥們回來，也會一齊搬。雖然老闆通常不在店裏，但他知道我老實、僑粟，不會投機、摸魚。慢慢地，我開始增加業績。

「我為何要創業？第二大理由就是：望 (boh) 做牛，不驚

無犁當拖，自己來啊！啊『做牛著愛拖；做人著愛磨』；做業務是很辛苦的，因為你做再多的業績，每到月底全數歸零，每月初從頭來，你得很認真，否則每月底否交代。你一偷懶，就漏氣了，沒做就是零。既然我要做，我就自己來承擔全部，我在 10 歲前後的願望，此時洶湧澎湃，佈滿腦海。」

賦予蘇董學習做人、勞力轉念的這家早夭的公司，名喚「一洋磁磚衛浴」。

「1979 年，我的第一家店面在五福路開張了，位於大統百貨公司斜對面。7~8 月開始籌備，當某天我正在裝潢店面，好奇怪喔！路面上一部車輛也沒有。一探問才知道，說是今夜有人要遊行，市警實施交通管制。那時我完全不瞭解政治，原來那天正是 1979 年 12 月 10 日的『高雄美麗島事件』……」蘇董的創業，恰好跟台灣民主運動的表象化同步。

「而我從小就想自行創業，然而，當我學習業務時，有個現象很納悶，為什麼絕大部分的貿易商都在台北？高雄難道沒半個人懂英文？不會英文難道就不能做貿易？」他開始發揮思與行，以牛馬精神從事。

「我要瞭解貿易的整個流程。當貿易商來到這裏，我用幫忙換取認知。他帶我去高雄碼頭，看如何接貨物、如何檢查？我將流程摸得熟透。由於台北貿易商的貨是由高雄港進來，在此報關，他們必須南來辦理。該貿易商看我這個囡仔好交代，他讓我跟去看，有事他差遣我去做。於是，我邊

做、邊觀察、邊思考，我瞭解所謂貿易是在做那些事，同時，我也瞭解到，台北人並非較有錢，但為何台北能，高雄不能？此外，我看見的高雄建築物內外，都很難看……」蘇董邊說邊笑：「若說輸先進國家比較沒話說，一樣住台灣，為什麼高雄得輸台北、台中？高雄人都在睡覺嗎？那麼多時間都在幹什麼？我年輕、慫慫，我內心吶喊，我若有才調，有天我要當大老闆，要將全世界最好的東西引進高雄來！讓大家都知道什麼是好物件。高雄怎能不長進呢？若好東西都看不懂，那這都市怎會有希望呢？現今回想，當初創業的理念很好，我相信沒有我，也會有別人做！也因這樣的理念，公司叫做楠弘，潛存的意識正是想由南部弘化開來，做大起來！」

「可是您一開始自行創業，第一家門面公司不是叫做『柏正』嗎？」我提問。

「沒錯！『柏正企業』這名字的來源很有趣。當初，一來我也沒唸過幾個字，高中畢業而已。我在想店名時，想了歸咄久，而且，每每想好的名稱一提出登記，就被打槍（駁回）回來，說是跟別家重複，所以我正苦惱時，恰好有位我在草地做伙的朋友來找我，說：『你屈在那兒咧創（táon）啥啊！』我答：『想沒公司命啥名啊！』他隨口說：『那簡單，就叫「柏正」。』我說：『好，柏正。』橫直得沒重複才能登記嘛，就試看看，而且也沒時間再去傷腦筋了。就這樣正式立案了，招牌也立上去了。半年後，那位朋友又來找我，他從外頭笑進來說：『阿輝仔！啊你公司地名叫柏正啊?!』我

說：『是啊，你幫我命名的啊！』他說：『那是阮子地名啦！』他叫蕭順元，新塢鹽埕寮仔人。」

由於我一輩子未曾想過賺錢、開店等等事務，因而好奇地問蘇董最早開店的細節。

「先前我在謝老闆公司當業務員時，謝老闆是處理業務行政工作的，他不會去碰觸實物，因為我有技術員的底，磁磚、衛浴設備或五金類，對我來說是小兒科，所以店裏這部分小技術類都由我處理，後來演變成全店中，賣衛浴設備這部分，全都由我處理。

「一開始恰好有個朋友的一間店（賣衛浴設備）做不下去了，因為他的店面設在巷子底，人氣不足不著市，而且他是外行人。

「當時這位朋友正在一籌莫展、不知如何是好時，他找我去看。他說，要不然店裏貨賣給你，我盤給你啦！緣此機會，我將那批貨盤過來，選訂在大統百貨的錯（チメY）對面，鬧區，重新另開新店面。我買那批東西大約 30 萬，而我全部資金只有 40 萬，我寫標了一些會兒，就開始運轉了。當時的民間標會，2、30 位，3、40 人，每人 5 千、1 萬，橫直錢來就可運轉，但接下來就得過 3 點半的人生……」

試想 1979 年底，美麗島事件之後開張的衛浴設備店面，憑藉著何等經營，走上頂級產品的台灣總代理？做一家店面的老闆就能賺大錢？一個人心中若無大志，當什麼老闆也是罔然。由於蘇董從小就是要賺大錢，投入重新學習業

務、貿易的短短 2、3 年內，他業已發心要拚，更且，他萌生的理念是，引進全球最好的東西的策略或方向，因而隔年他立即探首全球。

「我第一次出國是到義大利，這一趟花了約 20 萬元，因為我得帶一位擔任翻譯的貿易商出去，費用當然由我付。我買當時最便宜的機票，環繞地球一周 5 萬多，其他票價多在 6~7 萬元間，同時，住的是最差等級的飯店、吃最差的『環球機票』，只能前進、不能後退，因此，我選擇維也納、瑞士、德國、紐約、舊金山、夏威夷、台灣等，繞了一大圈……」

所謂貿易，在台灣的碼頭、報關、檢查等等流程、竅門既然摸透，更重大的一部分在外國、在產地，蘇董當然得瞭解來龍去脈，因而他一出手，在什麼都匱乏的起頭，立即直搗龍頭。前述，他平淡敘述的「大不了什麼都沒有」，事實上是帶著豁出去的魄力的，怪不得事隔 18 年之後，他的員工李春生剛進公司，對老闆的第一印象是：「怎麼像個流氓，殺氣騰騰！」而當時，他已經學佛 5 年，大部分的野性、豪氣業已褪盡。我後來認識他時，早已是個慈眉善目、和風煦煦的優雅紳士矣！

我故意問：「為什麼剛創業，您得立即花鉅資出國？」

「我要做此行業，我就想做最佳產品。而我先前的謝老闆，他做的商品是二、三手，在競爭上他已拱手讓人，不具先機，且得看人臉色，我不能重蹈覆轍。雖然英文我不會，但我必須出去看看這行業到底生作何款？我花再多錢，也要

出去看看！」

「這是豪賭！」

「是，是豪賭，但當時想法依今看來完全正確。我沒唸什麼書，但我知道不這樣活不下去，不這樣我無法跟人競爭，否則你永遠是後手，只能讓別人先賺一手，無論如何我得突破這個障礙！而且，我出去主要是讓我感受世界，我出去了才知道：『哇！世界這麼大！』自己覺得足見羞恥，平平是人，那會差者濟（大家同樣是人，為什麼差距那麼大！）？我們的國家歷史比人短，但也不必差這麼多吧！且最重要的，我們的觀念、理念差太大，這才要命哩！」

「譬如什麼？」

「就像我們出去問路，就說道德好了，他們引導人很熱心，有時還帶你去，即令是在偏僻、遙遠的荒郊（他們的工廠有的很偏僻），他們幫你之後就煞了，也不會再記得什麼。而我們差人家最多的，在工業技術水準，特別在原創性、先進性或所謂創意，為何我們只一味抄襲與模仿。當然我也知道我們種種條件差太多，Copy 的較快，當時，我只是年輕、不服輸，單純地感慨而已，當下我只覺得為什麼在任何面向，從根源、起點想好，釐清脈絡，弄清楚，再做好它？！為什麼只想抄襲？像現今台灣人在小事例嘲笑中國仔，其實也不必笑太多啦！

「這些創意，創意來自自己的文化及用心，跟一個國家、社會的藝術或其風氣，有很大的關係，你沒有內在，何來創意？你無心，談什麼藝術、創意、創作？這也是為什麼

我會投入藝術的瞭解，並在高雄等地支持藝文事務，我想高雄需要這些活水源頭，若有機會，我該多做一些，讓我們和人民，或至少我的客戶們瞭解、欣賞何謂藝術、藝術品？否則，你賺了多少錢，也不會真正快樂！你內心若欠缺藝術的能力、涵養，永遠你都缺上了一大角！因為就人而言，它是種平衡，我們的理性與感性的平衡或均衡，而坦白說，台灣人有幾個人瞭解、感受、享受、分享藝術？太多的大頭家，星期假日還拚得要死，頂多卡拉 OK 一下，事實上又不 OK，徒增疲勞與混濁而已！我知影真正的藝術，而我賣的產品，其深沉的東西即創意！」

隨著蘇董的回憶與申論，我也進入我在念大學、研究所時代，對所謂當時某些研究方法、理論、結果、研究者、研究動機、目的、風氣……等等，大肆質疑。我受不了因為西方怎麼做，我們就跟做。我在調查植物社會時發現，自然界或所有萬物、宇宙，是先有事實，而後有觀察、調查、分析、歸納、演繹、驗證，不能拿西方的任一套結果、理論，硬套在台灣的植物社會，更愚蠢地，我還看到為符合國外的結論，不斷去修改台灣的結果！或是亂套、瞎掰，棄事實於不顧，特別是砍森林、配合政客私利的，一大票所謂學者、專家的研究，到了如今，還是一樣地助紂為虐，而最最根本的意識形態、價值系統、動機走向、心靈的品質等等，一直未能自在自由而劃地自限。過往 20 年，隨著民間逆向教育，主流或既得利益者換湯不換藥，利用龐大的儀器、資金，繼續在小技小藝、枝梢末節、小是小非大作文章或顛倒

是非。迄今，我從未在自然科學研究面向，看到對科學哲學龐多面向的探討，而科學哲學的水準，不是只在於台灣哲學系所相關的報告，作了何等深層的探討與多少偉大的報告，更該在任何科學研究報告的字裏行間，滲透出人的品質、格調、藝術涵養、意境感染、氣節情操啊！我不能往此方向分心矣，還是回到訪談。

「我所接觸的歐洲人、西方人，他們在所謂的『幫助』別人時，沒有功勞、功德觀，不像許多台灣人，我做了什麼好事，將來會有什麼好報（註：功過格基本模式），若見不到好報、好事，就怨天尤人。西方人大抵是人本、基本人權或法治觀，人與人之間基本原則是『推乎平』（『推』chhiâu，移、調也，常被訛書為『喬』），調到平等、平衡，從內到外，從個人到國家，而我們是『做功德』！他們做『善事』的初發心或出發心只是理所當然，沒什麼！而有些台灣人、東方人，做很少却要求回報很多。你對朋友做了一點點，人家沒回報，你就罵人家，這是扭曲變形，不對啊！

「二次大戰、歷史上許多戰爭期間或之後，例如越南，先前被法國殖民，戰後法國願意且實踐收留越南難民，而全球多少國家願意？日本在亞洲佔領許多地區，為什麼不會去收留它曾經利用、壓榨過的地區的難民？歐洲人做錯事會反省、檢討、道歉，亞洲最行、最好的日本人如何？二戰迄今，日本人向誰真誠實在地道歉？反觀德國呢？它認為該賠的賠你，該道歉的立即道歉，不只政府，包括絕大部分的百姓，他們的態度與內心都一樣！這是民族性、文化性、教育

等等熏習使然，不是每個歐洲人都好，但是普遍傾向、平均而言，是比亞洲人透澈、究裏！我們也希望自己的社會進臻更祥和的境界，但得先營造真正的肚量！亞洲各國相較歐洲，依我看來輸很大，歐洲還是有許多東西值得我們去學習，尤其是藝文面向……

「中國即便有4、5千年歷史，但建築多木材，保存不甚久，會腐朽掉，留存迄今者不甚多。普遍說來，歐洲多使用石材，太多的教堂、皇宮、城堡等等，保有悠久的歷史或長遠留存，更且，建築物的規模以及裏面的內容、美感，是相差頗大。歐洲那些藝術品等，對人類的發展史的影響既大且深又遠，特別是經由歐洲文藝復興之後，締造了現今全球文明的關鍵影響，沒有那些密件，就沒有今天世界。工業革命從那裏出發，從文藝復興延展而來。早期文藝復興的一些畫家開始『複製』其古老傳統的精髓，進而『攻城掠地』，這邊撫（ㄇㄨˇ，音同台語『舞』）煞，撫那邊。那套精神創意開始擴展延伸，從印刷就看得出那趨勢。較早用書寫，自從印刷機械問世以後，不得了，大家買得到，知識普及化，太多的東西不斷出籠，工業化自此產生。文藝復興正是工業化的前期，從而影響全球人類與世世代代……」

我沒修飾或增刪隻字半句，全憑蘇董一口氣的敘述登錄，這是他的見解或認知看法。

創業辛酸與點滴 6.7

蘇董賣商品的宗旨就是要傳達創意之心，他的行銷策略，真正用心之處並非商業，他認為他要買賣的，是金錢商業之外的文化之心、貿易之心、企業之心。於是，他接著提到創業過程中，幾件有趣、有意思的事件，或許讀者可以讀出等同於上述內涵的不同面向。

「我當業務員時段，我阿姨蓋房子，裝置整棟七層樓的自宅，她使用了我賣的許多產品。當時阿姨不熟識設計師，她要我幫忙介紹。當年社會習慣，你介紹人工作或計畫，可以拿回扣，但我一毛錢也不要，因為我拿了，是件很見笑（羞恥）的事。那時我 23 歲，剛創業。

「我介紹這門生意約 4、5 百萬元，當時回扣行情約數十萬元，而正是我正需要資金的時候。設計師的大紅包要給我，我拒絕，我說你可以將之扣除成本給我阿姨，如今回想，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

「從古到今，太多的業務員最喜歡這套，但是，這樣做，或說即『找外路兒』，你就不會僥倖做；既然有『外路兒』，你就不專心，正事不顧，專找歪路，盡找些『有孔無樑』的……

「創業之初都沒錢。彼時，我介紹一位國中同學去較早謝老闆處食頭路，後來他出來開家店，我們沒錢時相互調頭寸，用以週轉幾天。他跟我很要好，也是做磁磚。開這種店

的門檻不高。

「有次，他來向我借錢，但我早就見底了。他很急，我就向阿姨調來 28 萬元給他。當年這筆款項算是『很大條』。不料，他開給我的票退票了，他給我倒掉了。阿姨向我要，我找他要錢，他避不見面，找較早熟識的人來敷衍，還把他媽媽推出來當擋箭牌。

「阿姨連續幾天，每早打電話來催帳：『阿輝仔！快去將那條錢替我追回來！』一大早就打來，每天，我實在擋不住（忍不住）了，有次口氣不佳地回她話，阿姨就很兇地說：『講你幾句，你就焉爾！你！拿來還我！』我說：『阿姨，我會還您，您不用跟我討！我，絕對會還您！』

「我想辦法還掉那筆倒債後，從此阿姨對我很信任。阿姨富有，而我們一堆甥兒、晚輩向她借錢、調頭寸的，大多耍賴或跑掉了，似乎只有我老實、如期地還錢。因此，後來我要調借時，她把支票簿攤開來，隨便我抽，只要當時她可以，借多少給多少，沒有二話。多年間，我資金、週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她的幫忙。她若沒辦法，我再找別人。

「那筆倒帳呢？阿姨要我走法院告。後來，法官要我帶他去債主家貼封條。債主的媽媽哭出來了：『阿輝仔！你嘛不要焉爾！你嘛給我老人家講一句話咧！』法官問：『你決定封或不封。』我跟法官折回。我知道這筆錢飛了。但我也上了一課。這世人從此以後，我不要借貸了！我沒錢還借來借人家，自身難保還裝勇？然而，我丟了 28 萬，有可能以後我可省下另條 500 萬、1,000 萬，這 28 萬買個經驗教訓、

上一課，值得！

「第一次出國過程中，我訂了 10 個貨櫃的貨，是依序接連進口的，但進到第 3 個貨櫃時，死啊！賣不出去了！我立即中止後續將進口的。會這樣，事出有因。

「當時我賣磁磚與衛浴設備，但後者賣的數量不夠多，我得向別人進貨，是第二手。而下訂的 10 個貨櫃都是磁磚。我分析為何磁磚難做？因為當時台灣做生意得透過關係，而磁磚的稅金很高；最重要的，我必須察知社會脈動的大趨勢，所以我得轉向，專賣衛浴設備，為什麼？因為當時磁磚已經使用得太普遍了，而高檔的衛浴設備市場才剛啟動。物資的使用或興起，與社會進展同步，有其一波波的潮流或演替。台灣先是以磁磚美化，而後轉向衛浴設備、生活品質。現在呢，太多家庭成員聚會在一起的時間是聚餐，客廳的功能及使用率大大降低。許多現代化的人，早餐時間，幾乎也是察知全球變遷、市場活動的關鍵時刻，邊吃早餐、邊上網路雲端，於是，廚房空間與設備大家開始重視，不斷更新、改良，而我早已轉檔到廚房用具及其設計了。」

我轉問創業 10 年辛酸事。

「創業資金 40 萬。而當時我哥賣童裝，做批發，他真骨粟，但我認為他做那行的發展性不大，而我原本從小即想照顧、回報他，我邀他投資、入股。

「此後 10 年內，無時不刻在追錢，呼與吸之間最大的功課，差別的是金額的大、小條。

「人啊，遇著了，不開口是不行的啊！這也是為什麼我

現在對有些人不必等到他開口，我就先……那樣的心情，我很能感同身受……在我艱難的長時段裏，我阿姨是我最主要的金主，幫忙的比例，約佔 8 成。我那行業，調動的金額往往頗大，常常得四處十方調款。因此，需款孔急時，恰好有人客要購物，而有些人就是屬於『南部類型客戶』者，也就是愛殺價、付現金，此時，雙方一拍即合。我碰到這樣的人客，常常足爽！無踏躑（諧音讀如『沒張池』）就會出現這種人，他有大筆現金，他愛跟你殺到底，你同意了，他情可買一大堆回去貯存也沒關係，例如一些暴發戶、賣檳榔的，出門帶一大箱鈔票，成交馬上付，阿沙力給錢，貨嘛可以明天以後再送去。這種人予我很大的幫忙，我之所以有今日，不是我多行；自己有幾兩重，自己很清楚。所以，我會以同理心待人……

「我借貸的來源，有時是銀樓。曾經有幾間銀樓向我購物，他看我行義、行義，他會主動借我錢，他們閱人無數，善於觀察，很懂得判斷那些缺錢人的面相與心相。當時 3 分利（高利貸），一次借你 10 萬，你還了，下次再借你 10 萬。當你信用已建立，接著放 20、30、50，50 萬是上限，接下來他說沒錢了！你可看出他們應付風險的策略，審慎、保守、分段與上限，他們拿捏得很準。

「銀樓這類人客不少，他家裝潢、更新設備跟我購買，也借我頭寸。這類人很愛舶來品、好物件，彼此有信用……」

從尋常生活細節、事例、生意場上，蘇董的言行，對照

他一路走來，你完全看不見所謂媳婦熬成婆或補償心態，相反的，你看到的正是觀音法理的心理療法，同理心的自然流瀉，且時而向上一著，自我超越。相對的，南台灣社會的脈動、台灣文化、台灣人性格，也賦予他走上隨順的寬廣道路。

「有次，3 點半逼到了，所有想像得到的管道通路、十方親疏、高利貸……終於借到了，我跟個朋友借車去拿錢。由於時間緊迫，我無意間闖了紅燈，撞上一部計程車。對方是老江湖，一下車不用理論，他馬上喚來修理技師前來勘車、估價，向我索賠 10 萬塊錢！1980 年代這當然是筆大數目。他的計算是修車錢，加上因修車 10 天期間，每日他應賺得的金額，合計 10 萬。沒法度啊，是我撞他啊！無事無志（『事』讀如『代』）借 40 萬、剩 30 萬！

「此間，讓我感受、瞭解社會、人際『信用』的重要！人遇著了，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很多人就是頭低不下來……迄今我未曾跳過票，僅有的一、二次，是因會計小姐作業筆誤所造成。

「創業十年惟艱。這十年的生涯是『三日掠（搨）魚，四日曝（曬）網』，我賣的產品在當時是很困難推售的，不是人人買得起，有時整個月撲蚊，快餓死了又突然生意上門。勞勞碌碌始終沒賺什麼錢，逼得 30 歲之前竟然常去算命！因為茫茫前途路，不知再做下去會怎樣？為什麼慘澹經營十年，一直毫無起色？收起來又不甘心……

「有次，我去民雄那位盲眼算命仙那裏，從早排到晚，

終於輪到我，但仙地說：『少年地，我今天已經很累了，再相下去不會很準，明天一早我將你排第一順位，今夜你就住在這裏。』我誤以為這麼體貼、好工地！（『工』讀冇乜，好工意即好處、佔便宜）要招待我住一晚。結果是住他的民宿，收費100元……」

民雄這位算命仙真是轟動武林、驚動萬教的神準，好多我訪問過的人都去算過，我的親友也都曾去接受指點迷津。奇怪的是距離我老家不過是隔壁鄉鎮，我始終緣慳一面也不得。我雖算過命，那是我媽去算的，但她從未告訴我完整版的內容，我一生只能自己算。後來在大學教書，我還以種種層面解析算命，也以邏輯「二難論法」提醒學子。看了農民曆50多年，一字不差、從未更改過的簡易八字命評、命詩，決定了世世代代所有人的命運？如果可以算準所謂的命與運，則地球上不可能有演化。然而，台灣人誰沒算過命？依我看來，這是一種文化，一種慣習，一種心理療程，也反映天差地別的人生態度。它的功能不在準不準，而在試驗你的自覺能力與程度等第，最差的狀況，還有推諉效果。沒有人可以完全否定命運說。

「隔天一相，仙地說：『少年地，你不用算命啦！你沒問題，30歲你就發了！不要再算了，你只要對自己有信心，水到渠成，你自然就發了。』之後，我就不再算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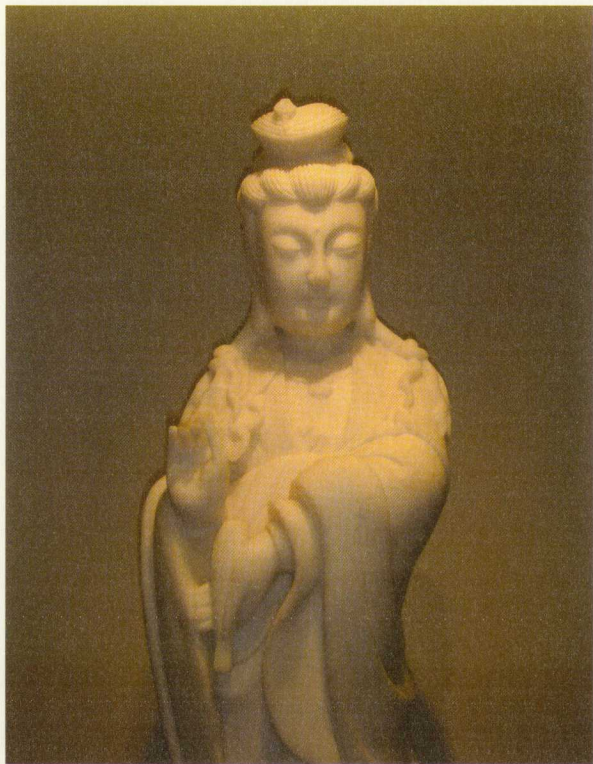
轉機 6.8

「1981年我24歲結婚；1984年取得Hoesch代理；1989年代理Grohe水龍頭；1990年購下第一家大店面，建立旗艦基地，也掌握房地產、股票飆漲時機，代理德國頂級衛浴品牌；1991年獲得Villeroy & Boch衛浴設備總代理，在台中、台北開立三家策略聯盟分店……

「30歲以後我開始大投資。我以10年在銀行建立信用，從而借來投資。我所從事的行業目的不在賺錢，因為理念與實踐我前面已提過了，我這行業的特徵是『賺就漏』，生意做愈大，錢得丟更大，這類型生意無法積出錢來，它是我用來做社會文化教育，更主要的，維持我的信用。

「我投資房地產。後來的人常說的『第一桶金』，是投資房地產而來。這過程也是自然而然。由於我經營的衛浴、家用器物，本來就是建築行業的系列物資，我因而認識許多建設公司的頭(東)家。早年，大家不是足有錢，資金隨時有互調或招股的需要，我跟他們熟了，自然有機會(被動)投資。

「1990年，台灣股市飆漲快要12,000點的時段，真所謂『台灣錢淹餃目』，股票、房地產大起，我搭上這列車，這類投資才看得見錢的累積，但任何投資總有輸贏。921大地震之後，列車走下坡，房地產價格甚至折半，沒市場啊，只好跳樓大拍賣，跳不去的人就得跑路……921之後我收，景氣所致，而學佛之後，加上前10年緣故，我開始還掉向銀



▲ 一個人真正的轉機乃在於心念、智慧的大解放、大自由(觀音雕像；蘇董收藏；2012.10.12；高雄)。

行的借貸。現在因買了一間新的，只少數向銀行借款。借，一定得還，較早的那種生活我不要了，不想再欠債……」

一個人真正的轉機不在於開始賺大錢、登高位，而在於心念、智慧的大解放、大自由。

「創業過程中我佈局全台灣，因為創業之初我明白不能採『放經銷』的傳統模式，例如我在某個城市設據點，找人幫我賣，雖然有賣就現賺，但是人性啊，經銷商普遍愛投機，不管你契約如何簽，多年後，經銷商堆積了許多庫存，他拿了很多貨但賣不出去，然後行『奧步』。他先向你進一批新貨，然後將舊庫存運回給你，用以抵新貨，然後不跟你做生意，『起皮面』(起皮面，phùi bìn，俗以賴皮、不認賬為『皮面』，意即面皮厚，或反面無常也)，非常卑劣，你要告嗎？我一生不想再告人(註：第一次被倒帳的效應?)！」

「不採經銷，那採直營？直營我人手不足，而且僱人也是鞭長莫及。所以，我採用『策略聯盟』制。何謂策略聯盟？我知道你跟我一樣在賣衛浴，也想賣些好的頂級品，理念、觀念也較接近者，我在各個城市找到一些人，一開始例如說我們集結5百萬元資金，各出5成，或3人各3成餘等等，然後，我委託你處理裝潢、設備，開設分店。

「20多年前我即在全台佈點、佈線，逐步建立。我要做的是長遠性的生意，因為我代理的都是世界大品牌的東西，台灣主要的繁華都市不能沒有公司，一定得開發這些市場，

而經銷商模式多是打帶跑的短暫投機型，我改採策略聯盟則授權給各分公司負責人處理，信任他，而一旦開始賺錢時，我股份就開始給他，原則上各半，我不想比你多，因為這樣你心才會平衡、才會發奮。雖然給經銷商做可以賺較多，但風險較大。此外，我給分公司的貨，幾乎都不賺錢的，只抽一點點約 5% 的手續費而已，因為，你得讓他可以先存活下來定根；若一開始就抽高利純，則他很難存活。

「現今看來，大約九成都成功。舉例說明，台中已往生的陳總，他本來就在賣這個品牌，我拿到總代理後，他與我合作，我入股他的公司，我開誠佈公，將所有成本攤開給他看，他就變成像進口商一樣，很有競爭力。

「透過此策略，我在全台有 11 家分店。別人不瞭解，誤以為我厲害，其實只是因為我想得開，放得下，我不必賺那麼多；別人賺 50%，我只賺 5%……

「此間還有些眉眉角角。世間很奇妙，你在調查、研究生態關係，道理不也一樣？！一開始不起眼的種苗，後來蔚為大樹；生態也有交叉互補的關係，不只是競爭。然而，所有的策略、方式，你出發點要正確，不可以居心不良，一味只想賺大錢，而把它壓制得無法長大。讓它生機蓬勃活開來，來日它會自行回饋。……

「約在 35 歲前後，我都在投資建設公司。投資就有很多應酬場合，那裏賣光了，慶功宴啦、後續計畫……一大堆，跟一些生意人紙醉金迷，每晚都喝到 2、3 點，然後，茫茫然地回家，這時陣，反而覺得很空虛，每每自問我這個

人怎麼變成這樣？這是我嗎？這樣的日子約有 2~3 年，幾乎得每天逢場作戲？因為這會變成習慣。你不變習慣，別人也會；時間到了，就會 call 你，他會癢啊！你不出去也不行，因為，你不出去你就不是『同卦的』，這很麻煩。

「重點是我快不快樂？我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我一直覺得不對勁，身體覺得有些變化，好好的一個人，怎會如此。每逢夜半，內心就會出現反思的聲浪，我就一直在思索著。

「一次偶然的機會，一位朋友好心帶我去一個文物館，我看見一尊彌勒佛，祂很直接、具象地，將象徵心性的肚量、笑口常開坦露開來，我覺得人當如此，就把這尊請回來，也就是在我辦公室你曾經拍照過的塑像。那是我第一次與佛教的結緣。

「接下來是《心經》，我看見一幅檜木做的，銘刻《心經》的匾兒，看起來感覺良好，我就把它請回家。然後想到，如果有人看到這幅《心經》而談起，我不能不知道它在講什麼啊！所以就買書來看。一看吧，我的一些困惑恰可從中得到答案……

「我創業的念頭先是來自賺錢，改善家庭環境，如今我願望達成了，有錢了，但奇怪，為什麼還是一樣不怎麼快樂，而人們以為的快樂生活為什麼我無法感受？《心經》破題就是觀自在照見空性，一下子予我若干啟發，例如這個茶杯現在看來是容器，裝盛咖啡，不小心打破了，又回歸塵土於大地；今天你我在此談話，我們雖然可以做些事，但沒有



◀蘇董與佛教結緣的開始，大肚能容、笑口常開的彌勒佛 (2012.4.2；高雄)。

永遠，我們握不住任何形象、本質、事務，何謂真、假？何謂永恆？當時『破空』這概念予我很大的契合，什麼東西可以『有所得』、『無所得』？何其有限的生命種種現象，教我漸次看破表象。

「接著看《金剛經》，我深入學習六度波羅蜜，一項一項布施啦、忍辱啦……我認真學習去做。我去歸依。那時，我親近的法師是開證上人，他住在附近，他像是我的父親。開證一開始也試探我，但我在學東西一向就是要深入，我不會因為你在測試我就改變……」

提及開證法師如同父親時，蘇董眼眶泛紅而落淚，在高鐵站的十丈紅塵中。我想他懷念而不悲傷，流淚而帶著慶幸與感恩。我分享著他的自然與平寧。

「開證他知道我比較喜歡做些教育的工作。他會帶我去捐書給監獄、國中小……，他印了 10 萬冊談孝順的冊子，

會讓我出錢……我們形同父子。他那麼早死，實在可惜，也是因緣啊……

「學佛後我如何改酒？原本喝酒、賭博等，加減我都有，成分據說是娛樂、交誼，事實上是沉溺，商場上大家都愛做，我也從俗。對我而言，所有的項目中，酒最難改，因為好朋友相聚，大家都舉杯，你沒辦法不喝。我下定很大的決心，為了改酒，我離開了我們原來由十幾家公司頭家所組成的『兄弟會』，只有離開，我才能徹底戒除……」

「學佛過程中，禪定的經驗對我影響很大，我上過法鼓山所有的禪修、較自然的南傳法、十日禪、禪七（止觀雙運）等等。

「我比較適合於南傳靜靜地坐，消除雜念，而不喜歡什麼參話頭之類的，我讓心靜止下來。在印度禪師舉辦的『十日禪』裏，一般人坐到大約第三天，心就靜下來，調息也沒什麼問題，但還是會有雜念。然而當我心靜下來時，喔，奇怪，為什麼頭頂上還有一個我？我問禪師：『為什麼我雄雄（猛然）起來看我自己時，我頭頂上還有一個我在看我自己？』他說：『你對事情沒自信，顧慮過多，你才會覺得還有人在看你自己，或另個自己在看自己！你怕你自己做錯事……』」

「他這一啟發，的確我是這樣。如此一來，往後我面對任何事，固然我一樣會參酌別人的意見，顧及相關人的感受、想法，但我必須靠自己做出決定。過往，自己總認為自己所知有限，太多事都請教別人，幾乎成了別人在做決定……」

關於禪修等個人心象活動等現象，我不作註解，但從蘇董的敘述過程中，可以感受他從青年期的聆聽、創業、十方生活與生計學習、內省與沉思，至此階段，大致破繭而出，也轉變成「蘇董」的面目矣。

「所以之後，我慢慢地看書，之前自己認為『裏面無料』的東西漸漸破除。進入另階段的自我教育。上述禪修的第四、五天，又覺得很奇怪，為何別人到了第三天就坐出了禪喜、禪悅，或所謂的打通任督二脈？而我都沒有，更且，坐到第七天已經進入尾聲了，我還沒有，難道我最笨？禪師告訴我說沒關係，你放下，繼續坐。第七天早上，我想再三天就要回去了，有沒有坐出什麼也無所謂了。而坐禪是採過午不食，但因整天只靜坐，沒耗其他體能，吃的又是素食，因而對身體起了很好的調理作用，穩定了新陳代謝，所以精神狀況很好，很奇妙，晚上也沒怎麼睡，却不累、不疲倦，我已經體會到打坐的妙用。終於在第七天坐出了大歡喜。

「當我將坐出、坐不出什麼的念頭放下後，所謂打通任督二脈就來了。其實，那只是自然的功能，並非神秘的事，但科學無法印證。它只是精神的調息，調到與你的血液流通同步。精神與生理機能合流之後，很奧妙的血液流動，可以隨著你的意念，沖走到大腦、到腳底、到身體的每一部分，你要讓它快慢，隨你。所以許多人後來就『走火入魔』矣！壞就壞在這裏，其實它只是一種過程，但一些人就是為了『爽』，這的確比什麼都『爽』，沒什麼比這個『更爽』，然而你一旦沉迷在那裏，你就走火入魔了。很多人就是練壞

了，練偏了。

「這次的十日禪教我體會出奧妙來，太多的東西你想要反而要不到，當你放掉這念頭而只是平常心，則該來的就會來。這就是所謂的『內觀』。

「這位多次來台的印度大師叫做葛印卡，屬於南傳的禪法。我的感受，這套禪法大抵在某些層次運作，而我似乎未能全盤受用……

「後來，我去坐弘誓學院性廣法師主持的『禪七』兩次。它也屬於南傳帕奧禪師的禪法之一。對照上次內觀之觀五臟氣血的運轉，禪七是在『止觀雙運』，一開始『安般念』，是謂『止』，止，就是去除所有雜念，直到相當程度的專注。專注之後開始『觀』，開始變化你身體內的四大，四大中又分 12 個細部，其速度很快，差不多在短短 1、2 秒間，人體四大的變化或細部都掃完。你必須相當地止、專注，你才可能觀，是謂止觀雙運。

「前三天是止，休止、靜止；第四天進入觀，喔，不得了，我才了知世界之大。坐到第三天差不多會發光了，眼睛一閤，不必看，都光(亮)了！專注力到一定程度的現象之一……

「你別看那些師父似乎沒什麼，有的人真的是深藏不露喔，他可以將你全身身心透視喔，不是隨便說說的而已。因為修到特定層次，是會具備如是的境界。我在第三、四天時，眼睛一閉就亮了起來，因為一開始都看一點，看到後來，那點就漸漸地亮起來，而且速度『比光速還要快』，當

然，裏面的許多心境，是隨著你的意念而幻化，要如何才能修到沒有意念，也就是進入真正禪定的境界，這是大修行……

「我修到覺得很恐怖，小參中我告訴性廣法師，她說再回來！再回來！你偏了！偏了！因為我的學習速度很快、很專注，而且我想要再快一些。她說，不行，再回專注來，她一直給我調整。那七天給我大啟發，所以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畢竟科學可以證明的，有其極限。

「漸漸地，我看現象界不會有分別心，而不會以貌取人。你曾說法亦無法法亦法，在此境界我就可以體悟到。太多現象，藉著日常事務與這種實相、實修，我才慢慢知影很多東西並非因為你看不到就說沒有。一開始學佛我就很認真……

「20多年前，約1990年，會同一些朋友，集資約5百萬元成立『淨心文教基金會』，主要做印經、印書、圖書館事務，印製一些師父們較無法印發的書冊，不是在搶生意，例如法師們有不錯的著作，我們幫其出書，而一些較普遍的書也印製了不少，大約出了百來本。我是選擇較具教育功能者，也就是可以種下種子的東西。社會上太多的人可以去做太多事了，而潛在種子的面向，或多數人比較看不到的部分，我就撿來做，因而，我做圖書館之類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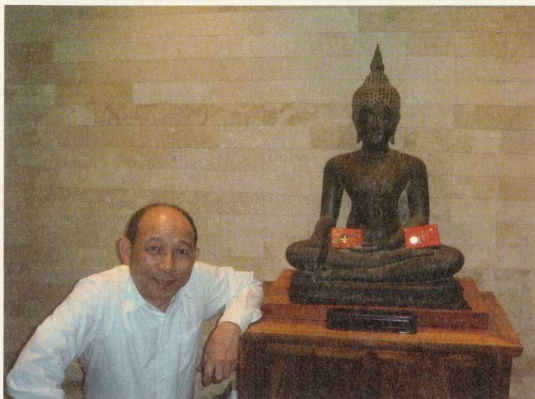
「約十多年之後，我當基金會董事長時，將每本印書最後一頁，通常印著『印書功德有多大』之類的說辭全數刪除，我沒有那種德行知道那裏有功德好領。較早的人講究神

通，或會以此面向，向人宣說些較偏頗的東西……」

事實上，蘇董在談的領取功德等等，殆屬「他力主義」之流，而他的所作所為，較傾向於所謂的「自力聖道」，從菩提達摩「沒有功德」以來，台灣的水牯牛從來如是。

「我接任基金會之後，先將財務調為透明化，一些過往遺留下來，得打官司、訴訟的部分，自行花錢解決，罰款的……一舉清理乾淨，然後訂下透明規矩，了却是非。然後，進行各項文教工作。我當了4任10年的董事長。而文教工作一開始第一攤，就是找你來演講，那時，我想走不同方向的工作……

「2001年，我45歲，學佛約10年後，我個人也在進行



▲ 蘇董與其收藏的泰國佛像(2012.4.2；高雄市)。

往後途徑的選擇，羅漢、自了漢？菩薩道？我的福報有限，我看前世、今生、來世，看我家歷代，我不敢奢談什麼了生死，但我不會危害社會，而我一生一世一路走來，盡屬受人幫忙、受人啟發，能夠做點什麼，當下做去，本來如此，沒什麼多餘可談……

「任何事存有太多太多的方法、途徑可以解決，我們何必去挑選煩惱這途？！換個角度，再換個角度，或所謂止息……

「有次，我在開證上人那裏，一位行動不便或小兒麻痺的女孩到寺裏來，很艱難地上了二樓（別人加以攙扶反而更不便上樓，除非以輪椅等抬著上下），膜拜、問訊後下樓。開證上人起身目送女孩緩慢地一步一步走到樓下離去，他才回來與我繼續談話。我從他的眼神、舉止與沉默，讀出了某些東西……

「他對別人的任何困難，一向左手來、右手去，連沒有什麼也沒有，我在旁學很多。有次，聽說他身體狀況很不好，接著，無法言語。我去醫院看他一次，我不知道那是最後一面。他告訴我：有時間的話，多看《金剛經》，當下，我內心一陣緊縮。走出醫院大門時，閃過一念頭：這會是最後一面嗎？……」

蘇董談了不少開證法師的故事，與他的互動，對於開證的往生，不捨溢於言表，我無能置喙，或想到《千風之歌》（陳玉峯，2011：106-111頁），只能說開證上人從來沒有離去啊！而蘇董以未曾受到所謂文化人習氣的汙染，有點類似閩南居士禪，擺脫縑素形式的干擾，令我想起馬祖道一禪師對丹霞天

然禪師講了句「我子天然」也！

他先天具有裸真的氣質；他只是背負過多的倫理；他活在該然與不該然之間，而在接觸佛法以降，業已打開天靈蓋。似乎可以理解，為何開證法師臨終遺言要他「多看《金剛經》」，蓋《金剛經》兩大主旨，即對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四相的否定；另一則是「即非」的詭辭。《心經》是客觀瞭解、悟解緣起性空的大摘要；《金剛經》則主觀地破空，顯然，開證法師早已看出：如來說蘇董，即非蘇董，是名蘇懂也！

～《把愛找回來》這部音樂電影，主角小男孩也許他真人並不懂音樂。而在影片中的最後一幕，小男孩指揮著大交響樂團，小黑女孩唱出了只應天上有的音聲。所有小男孩表演的菁華，只在那張純純的臉部表情，配合那令人心碎、心醉的樂曲下，達成感官極致的合諧，必然是種天籟，最最和弦的一把空境，我只能滿眶熱淚！～

隔代乖隔與挑戰 6.9

不久前我剛進入「享年」的階段。年輕時有個小問題，誤以為自己永遠不會老；等到有了年紀後，也有個小問題，那顆心還很年輕。真正決定一個人一生境遇或結果的，通常不是能力，而是性格。性格當中，又以因果創造的習氣、習

慣最難根除，特別是烙印自童年的特定境遇，加上非個人能力所能抗拒者，例如父母或直接相關的親人，更且，不知不覺中，變相推展到他所支配下的人們。我們自以為榮、為傲的東西，以及我們逃避的、遺忘的，頻常是不良習氣的溫床。

再由個人往外推，推往居住地社區、城鄉、大社會、國家與國際等空間環境；推往土地、自然山林、田野、生界；推往時間逆旅或歷史；推往未來與宇宙，龐雜到無法想像的因果關係之間，由於講不清，因而視同不相干。然而，如果人的智慧、慈悲有等第級別，則愈是所謂人物、英雄、偉人、志士、聖賢等等，大約是落在如是時、空寬闊度的不同的影響程度。

這些影響力的評估或標準化的制訂或共識，在人類演化變遷過程中，有了很鉅大的質變與量變。古代的英雄、豪傑、聖賢較單純，現代的人物很弔詭。而我只能從小小台灣四百年史的角度考量，且從而認定，決定台灣前途者在素民、在草根、在從來沒沒無聞的水牯牛，而太多的人物是盜名欺世或說既得利益者，遑論奸佞與權勢，更重要的，這些善惡的觀念都該滌除與重新界定，現今是最好的時機。

問題是絕大部分素民、草根無歷史，但我們這代人，恰好躬逢台灣史上的最大挑戰與最佳時機，台灣早就到了應該進行新文化大革命的時代了！然而，令人氣結的是，近2、30年來中國極為積極的「研究」台灣，成立「台灣研究所」的單位超過百處，而我們的政府呢？我個人從不多寄望於既

得權勢者，偶爾得之，台灣人之幸，毋寧將氣力擺放在民間，這是我倡議台灣人書寫台灣誌，彰顯台灣主體、自覺的原因之一。

台灣如今最大的本錢在民主、自由與自覺，在素人文化與無功用行等等最是尋常的自在。正如本書書寫的對象蘇董，他如同你我，只在有限的一小步，試圖跨出慈悲與智慧的一大步。

於是，我們得面對台灣的歷史命題，面對現今以及未來所有可能性的境遇與流變，面對所有眼前的細節與大志。我，只寫小東西。

台諺：近廟欺神。這句話有對、有不對；有誤解、有曲解。它只是小小某個角度，但也的確表達了某種意象與事實。

蘇董的員工如何看待他？

當我表達我想訪談他的員工時，蘇董找來的人不是他現今手下的 250 餘位，而是已離職的三位，已經脫離「利害關係」的晚輩，換句話說，受訪者代表的是「相對客觀」與「世代差距」，而其等提出的質疑與批判，時而尖銳直瀉、不留餘地，因為我破題提問的是：你從蘇董身上看到什麼缺點？

1997 年進公司、2011 年 9 月離職，目前在高雄市大公路開設「動感部落」，專售進口童玩的李春生先生說：

「我在楠弘前後約 15 年，我所看到的蘇董，面相、行徑一直在轉變。初來乍到，進公司的隔週，董事長召見新進



▲ 蘇董與老員工合影，右為李春生先生（2012.10.12；高雄）。

員工，我一看尊容，呀！怎麼像個流氓，有那種殺氣。之後，我跑業務外出，驗證了我的感受或初面印象。我說我是柏正公司，對方說：喔—我識啦，較早我們作伙云怎飲、云怎……，他們講的，就是董咗早年如何闖蕩江湖、走蹤的彼此互動的過程。然而，我後來在公司所見到的董咗，跟他過往那些商場的朋友所敘述的，存有很大落差。人家講的，是過去他給人的印象、感受，或是過往的事實；他現今的言行則是現在的事實，此間一定存有某段轉捩點，讓他作出重大的改變。而可能有些相對內在層次的東西很難改變，或許是所謂『面子』的問題……」

我說：「能否講具體些？」

「他較『大男人』，就像他爸爸一樣。我剛進公司時，他爸幾乎每天都來公司泡茶，跟他掛副董的哥哥泡茶論事。他們有種個性，父權主義式的氣質，也許是因為年輕時代發奮（音打拚）天下而來的習氣，另外，也有可能跟腳上大拇指斷折有關？他從未說過，但我會觀察，直到幾個月後，某次開會，他談起小時候，我才第一次聽他提起……」

「……公司裏最大的問題，是水煮青蛙式，緩慢變成的，不是突然衝擊而來的變化……直接說好了，董事長這邊他其實很想掌控一切，而他一貫的方式，且在他的立場是：『我是為你好。』事實上他也真的對我很好，我只是沒有告訴他：『您這樣阻止我前進的動力！』很多事務、問題是這樣來的，就像我現在有2個小孩，我要為他好，並非事事件件都把他照顧得很好叫做為他好。董地視我們如兄弟姊妹兒女，但那有壓力，壓力很大，却又礙於難以表達，因為有時不見得你講的對。對人好是OK，但好到有壓力，是有點問題……反觀他跟他家人的互動，這一點就慢慢延伸出來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style，你一直去壓抑他（她），最後你覺得他（她）什麼都不對，對方也認為你什麼都不相信我，因而發生抗衡，一抗衡就出問題。企業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雙頭或多頭馬車』，莫衷一是……，如果有人熱烈地想要表現，而董地却放不下去干涉……你該懂得分層負責與充分授權，若不OK再說啊！但你不是，你邊罵邊做、邊做邊罵，這是我們最痛苦的時候啊！

「……而董地就是掠不下面子，男人的面具拿不下來……」

當春生仔敘述這些細節時，我想到我到南鯤鯓代天府，面對王爺神像與中軍府的感受如出一轍，也想到天下數算不清的大小隔代互動與問題，當然包括寶慶先生。天底下最頻常的問題，總是以為沒有問題、不該有問題。而無論上下、左右、強弱，我們過往的教育，欠缺引導發展迂迴、良性互動的智能與技巧，我們文化、意識的包袱與積習太過長久與沉重，我們更加上許多不必要的妄相，自己嚇自己。然而，也未必，東西不同文化的衝突，強烈地反映在我們的世代之間，事實上，也不全然是東西文化所能形容。

「我是柏正公司的內勤小姐，我是較有緣一齊跟出去遊玩、觀摩……」年輕後進的葛芳梅小姐談起蘇董，「他的特徵是『迂迴』而不直接。我們年輕世代都直接，他是父執輩。相處過程中，我常不清楚他想要表達什麼？他在修飾面向下了太多的工夫，我們年輕人不是老一輩那麼好面子。有問題你就直接說，可是，他會顧慮我的面子，他替我們做了太多的裝飾、修飾，以致於我們都搞不清楚他的意思，『你到底要講什麼？』……」

「如果這點您能放下，您不必包得那麼緊密、漂亮，這些都是多餘，而您只需要掌控全局。我認為其實您不必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啊！您是長輩，我們對您倒杯茶水只是禮貌與該然，您不必把它搞得太緊張……」

「以前大家覺得他很威嚴，但我晚進，他已經不再是那

種形象了……」

這些話給我的影像，殆即現今公路旁偶爾見到的行動咖啡攤，其招牌是：「嘍攔ㄍ一ㄥ啊啦！停下來喝一杯吧！」

另一位在楠弘 9 年的薛豐慶先生，今年 37、8 歲，則說：

「董事長與我的興趣較合。我進公司時，他聽說有個讀藝術的、爬山的，他馬上找我。他對美感的東西很有興趣，音樂、繪畫、藝文創作、自然生態……。我在大學是登山社的。

「人，本來就是多面向。每個人有正面、有陰暗面，一體二面如影隨形。他小時候的環境造就他出人頭地。他太太跟他一樣，讓我感覺他們小時候或許『窮怕了』，所以後來我對他們的生活方式、消費模式等等，存有不同看法……

「他對人的啟發性很強，他是個很感性的人。他在會議上談做人、做事情等等，講得平鋪直述，不深，却可觸動人的感覺，讓你感動，引發你去思考如何會更好，如何對人好，如何正面影響周邊的人，其實，他所形成的企業文化或氛圍，我很喜歡。先前，我很喜歡月會，他會說些故事，我期待他每月講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其實他影響我們很深的，包括他在生活上的一些興趣。特別是對好的、美的追求，他追求高品質……

「當然，這也是一體兩面的事。我肯定他在品味、欣賞的高度能力……

「從另一面向來說，好文章並不需要名牌筆去書

寫……」

春生也補充：「他作許多反省過後的對的事務，無論是來自宗教，或他想彌補的，這是他的經濟能力許可的，他做了，而不會去要求做了之後應該是怎樣……其實我也受到他的很大影響。開會中他會分享，但他從來沒對我講過類似『春生啊！這個月你的業績不好，你要發奮』，他不是『迂迴』，而是要你自己去反省；他認為你把事情做好之後，後面的自然水到渠成。問題是，同樣的話，20 個人聽，每個人都聽到不同的感受……」

「……他佈局的特徵是『捨得』，連帶的，各子公司會賣命。遠的管用，近的未必。當牽扯到家人、親戚時，或易出問題……」

「我剛進公司時，不懂得做業務是做什麼，當時接觸建設公司的人都得應酬，要做生意得愛飲、愛賭。有次，我進他辦公室談話，他問我業務有何困難？我將同事給我的問題拿來問他：『董地！我們在接觸建設公司時，是否得陪那個老闆喝酒、賭博、打麻將？』他回答的話我永遠記得：『這攤生意如果得要飲、要賭才做得成，不要做！』這給我很大的正面力量……」

「他以身作則，好親近，沒架子，他說到做到……」

「但他優柔寡斷，因為他不將本性表露，不直接告訴你要怎樣……」

而薛說：「他是慈祥的長輩。」葛說：「他很複雜，在公、在私，許多事情的反應與做法，多變而無從捉摸……他



▲ 2012年10月12日，為蘇董慶生。左為薛豐慶先生；蘇董（中），以及葛芳梅小姐（右）。



▲ 朋友們為蘇董慶生（2012.10.12；高雄）。

混淆了角色扮演，他將家庭私人感情，擺放太多在企業之上，他需要更大的霸氣或公斷的果毅精神……」李說：「他太愛女兒了，他則告訴我們要忍耐……」

佛家說的，人都是夾帶著許多的「業」而來，也不斷地造業去影響別人。當我要求別人去月旦人物之時，我本身已設定了陷阱要人跳。當人們在談論別人時，除了被談論者本身做出、講出的表象（頻常被曲解，但這是言行人本身的責任）之外，其實投射、反映的，是評論人的心象或其自己的另面鏡子，且在不自知的狀況下，映放自己的人格特質，特別在批評別人的時候。大多數時候，若非就事論事而是評人之際，最常見是罵人罵自己。

敵對的人，往往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同質性的；從真正的對手身上，一個人可以找到自己的最佳、最具深度的自己的影像。人們最喜歡談別人來掩飾自己，事實上，却是在談自己啊！如果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心智自我教育，我們一輩子造的業，遠比與生俱來的業多到不成比例的，我是如此認為。而社會、國家、世代的業，最大的比例，就是由權勢者所創造。老莊的論述，在此面向著墨最多。

訪談蘇董的員工後，我得到的瞭解之一，他們是同一家人，有著同樣的赤誠、裸真！

A man wearing a red and black jacket, a light-colored cap, and glasses stands in a snowy mountain landscape. He is smiling and has his hands on his hips. The background shows a steep, rocky slope with patches of snow and some green vegetation. The overall scene is bright and sunny.

素民文化之路 7
與內在世界

書寫本書每告一段落，我會寄給蘇董閱讀，而他的回應舉例如下：(如實登錄，不予任何修飾)

敬愛陳教授：收信平安！

今晚剛看完第一章節，有感而發，寫下這張卡片！

母親這星期剛好來高雄。每次我總會在晚上，牽她的手，告訴她我心裏的話，當然是逗她開心；同時，我也將每次，視為最後一次的慎重！因為我能做的，就是把握當下。年紀愈大，看得愈清楚，內心也知道時日不多，盡快將內心的話告訴她。

平安！

附：寄上音樂票，再聯絡！

弟 振輝 敬上

12.2.2012

交往的 17 年來，蘇董的語言、信札的調性從來如此，平實篤定中，流露著一種隱藏式的深情。很難想像他在 1970 年代，乃至 1990 年代上半葉商場上的「騰騰殺氣」，而我不認為他那鉅大的轉變，只是因為他的口頭禪「學佛以來」所造就，毋寧是來自母親、母土的本然，蘇門海民的血脈、寶慶先生的剛毅正直，童年的境遇，海綿般地吸吮全球精緻文化的熏習，還有，我在本書花最大力氣，嘗試去揭露的台灣隱性文化，或說無功用行的「密件」使然。更精確地說，他的調性始終如一，變化的只是階段性的法相。

依我個人 60 年在台灣這場域的學習與些微的心得，台灣最大的特徵、本質及潛能，在於自然生態體系、台灣禪文

化，以及不很成熟的全球民主制度及其氛圍，三者尚未成熟融合與創生的，蓄勢待發的今態。台灣未來的使命與對全球的責任或功能，正是從鄭氏王朝的海洋性格，上溯玉山之巔，結合本土本質之3、4百年來的醞釀即將創發。

台灣，是世界的台灣，是普世人性再進化的台灣，是肩負全球新善根、新道德、新救贖的台灣。我們責無旁貸地，要從台灣自然生界的地文與生文，銜接屬靈文化的落地生根，並從容、謙虛地服務、啟發全球各角落。

雖然我們的山系、土地已殘破；雖然我們最大善根的「無所求行」一直是隱性文化；雖然我們近年來不斷在強調「台灣之光」常是欠缺自信，但我堅信，很快地即將走出海濶天空，因為台灣廣大的素民，正如同蘇董、你我，一向不善張揚地，不斷地跨出穩穩的每一腳步。

台灣素人從來不會「講的比真的還真，做的比假的還假」，台灣素人沒有成王敗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舊世界習性，台灣素人只有裸真與赤誠，以及默默的身體力行。

從我訪談蘇董的年餘來，我瞭解他一生迄今，從未想過要記錄下任何他的行徑；我從2010年開始訪撰素人小傳，他一直都明白我在做什麼，然而，多次跟他談錄，我却無法下筆，他怎麼敘述都只是尋常語，只有2012年1月10日、8月13日、8月28日三次，算得上侃侃而談；他始終只以生活行為，示現內心的靈動，所謂不立文字、明心見性、水牯牛行的形容，在他身上一覽無遺。

他不需要我的讚美，因為我夠瞭解他的一些面向。也因

為瞭解他長年的心路歷程，我反而有種隱憂。事實上他太纖細、太善良，他如同台灣歷史上悲劇英雄的王爺們，一生背負著傳統的十字架，儘管他自認為早就該擺脫或超越成長過程的包袱。套用他常說的話，「神通不敵業力啊！」「(還有呼吸)不必太早下定論。」本章只試著從表、裏，勾勒出他的文化之路與其內在世界。而他的歷程，某種程度以上，也反映著你、我或台灣史的變遷。

素人歷程素描 7.1

茲先條列交代蘇董歷來的進程，或可代表 1950 年代迄今台灣素人的背景。

1957 年 10 月 12 日 (農曆 8 月 16 日)，受生於嘉義縣布袋鎮復興里 37-1 號 (現今古茨的門牌則調為 6 鄰新塭 215 號)。該古茨乃傳統三合院，包括廳堂共計 8 間，住了 30 餘人。蘇董全家，住於客廳左間。蘇董誕生的這一年，台灣恰好進入「塑膠的時代」，開始生產 PVC (聚氯乙烯)。隔年爆發 823 砲戰。

1964 年 9 月 (~1969 年 7 月)，就讀新塭國小 (7~12 歲)。

1965 年，蘇董父親蘇寶慶先生與兄弟們分家，在古茨前大空地另蓋新屋。住家所在地，乃養殖漁業及鹽田中心，除了木麻黃之外，罕見其他綠樹。這一年，台灣的瘧疾宣告絕跡。

1967年，蘇董10歲，由於目睹父母終年勞苦困頓，且自己從小三以迄高中期間，必須分攤挑糞等勞務，加上小學同學間的刺激，萌生創業、賺大錢、改變家庭環境的志氣。本年度，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隔年，台北市的三輪車消失。

1969年，國小畢業前一個月，遭遇無常大刺激，右腳大拇指被腳踏車車軸軋斷，自此走向沉默與深思。本年內，台灣第二家電視台，由KMT經營的中視正式開播。

1969~1972年，就讀布袋國中，乃九年國教第二屆入學學生。自行決定高中將唸職業學校，以便早日進入業界。

1972~1975年，就讀台南縣新營育德工商電子科。1975年4月5日蔣中正去世。

1975年中，高職畢業前，因打排球遭父以扁擔毒打，發奮離鄉求發展。

1975年7月，高職畢，立即到高雄，擔任專修電視機的技術員，半年後離職，擬自行開業。

1976年，19歲。與其他3位技術員合夥，開立一家電器行。將近1年而散夥。此年內蘇寶慶先生興建今之住屋。

1976~1978年間，再度回鍋當電視修理技術員，落腳左營及鳳山。人生轉捩、沉思、下定決心的時期。

1978年，蘇董換跑道。由於並無第二專長，他放棄過往專業，一切歸零。前往謝基聖先生新開設的進口磁磚、衛浴設備的公司當業務員，奠定他往後自行創業、待人處事的行為準則，前後約1年半。本年度中山高通車，年底美國與中

國建交。

1979年7月，蘇董開始準備自行創業；籌備期間，台灣爆發有名的公害多氯聯苯中毒事件；而1979年11月4日，台灣首座核能電廠竣工；12月10日，高雄爆發「美麗島事件」時，蘇董正在裝設「柏正企業」在五福路的第一家店面。此年中（7月1日），台鐵西部縱貫線完成電氣化；桃園機場則於2月21日落成、啟航。

1980年10月，蘇董滿23歲，首度出國，大手筆借資20萬元，前往義大利波隆拿，觀摩「世界磁磚大展」，並轉維也納、瑞士、德國、紐約、舊金山、夏威夷，計三週天，繞行地球一週回台。本年內，台灣正式誕生「選舉罷免法」；第一座，也就是「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年底揭幕。

這趟旅程，他強烈感受到維也納音樂的氛圍，種下千禧年成立樂團的善因；也因波隆拿正位於文藝復興重鎮——弗勞倫斯鄰近，促成他日後對文藝復興等的溯源之旅。

1981年，蘇董與林金葉總經理結婚。1982年，發生台灣史上首度持槍搶劫的李師科土銀搶案，促成「18趴」法案的形成。

1984年，蘇董取得Hoesch在台灣的代理權。本年內，蔣經國、李登輝當選第七任總統、副總統，而「黨外」雜誌屢遭查扣、停刊；劉宜良（江南）在美被暗殺。1986年爆發二仁溪工業污染的綠牡蠣事件。1986年9月28日，在戒嚴期中，民進黨成立。1987年台灣解嚴，年底報禁解除。

1989年，蘇董取得德國水龍頭大廠Grohe總代理權，奠

定行銷世界工藝大國衛浴設備的基礎。本年內，他加入佛教淨心文教基金會。前此，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病逝，李登輝繼任第七任總統。

1990年，蘇董購得第一家店面（四維三路），建立創業基地，時年33歲。他更以絕對低利或無利潤觀念，創立全台各地策略聯盟，1991年在台北、台中開了三家聯盟分店，奠定台灣進口頂級衛浴設備的地位，此乃因其取得德國V.&B.總代理的延展。台北即弘麗店、台中為林氏企業的創立。

另一方面，解嚴以降，台灣社會進入大轉型，股市、房地產業進入黃金十年時代，麥當勞躍居台灣速食旋風浪頭。蘇董35歲前後，將資金投入房地產與股市，乘著台灣游資氾濫的金錢遊戲主流，開始真正賺錢，也尾隨當時風氣，進入紙醉金迷超過一千個日子的「發達」時光，而生活潤綽、交遊四海。然而，也在同時，來自本質或內在的反思漸次強化，他開始找尋人生的答案，接觸佛教文物、人士。

1992年，蘇董35歲，開始學習佛法，同時，他去中山大學企管系進修，他更自行展讀哲學、文學、藝術、思想史等等世界名著，他以現實生活的人性際遇或體悟，檢驗各種思潮。

1993年，蘇董正式受戒、皈依，漸次變更生活習氣。

1995年，蘇董開始帶團前往歐洲，作文化、藝術、工藝等多面向觀摩。

1996年，蘇董39歲，陸續取得DB水龍頭、Hoesch浴



◀ 1995年，蘇董(右二)開始帶團(建築界、設計師們)前往德國、歐洲觀摩。



◀ 蘇董於丹大林道、七彩湖下方的海天寺(海拔最高的寺廟)留影。



◀ 淨心文教基金會同仁參訪傳道法師，法師左側即蘇董。

缸、KeuCo 浴室配件等之台灣總代理，且延續往後 20 年以上，全亞洲唯一代理德國衛浴、廚具六大品牌的穩定地位。1996 年也成立台南分公司。

1998 年起，蘇董擔任淨心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戮力推廣保育暨環保，以及特定文教工作。

1999 年，創立新竹展示店暨分公司。本年度內，蘇董開始爬百岳，先登北大武山。

2000 年 4 月，蘇董與同鄉蕭邦享指揮家創生「台灣獨奏家室內樂團」，2001 年蘇董擔任團長，自此，他不遺餘力支持以音樂教化世人的奉獻工作。該室內樂團後來改組為「台灣獨奏家交響樂團」，而自 2000 年 4 月 11 日至 2012 年底，



▲ 1999 年蘇董登北大武山。



▲ 2001年蘇董登玉山。

合計演出 164 場次以上。

2001~2002 年，分別成立桃園、嘉義分公司；進入廚具市場。2001 年蘇董首登玉山。

2003 年，行銷有廚具界的勞斯萊斯之稱的 Bulthaup 精品。

2005 年，代理德國 Bulthaup 品牌，成立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四家門市部。

2007 年，成為 Bulthaup 台灣總代理，再增新竹門市。至此，全台 5 家廚具、7 家衛浴公司，員工約 250 人。

如上簡述，如同 1950 年代出生的成千上萬的台灣頗有成就的人，並無所謂輝煌騰達或特別誇張的「偉大」，相反



▲ 2006 年蘇董前來靜宜生態系館與筆者之合影。

地，只是像株大樹，穩健地萌芽、成長、茁壯、開花與結實，在根植的土地上，做些隨順因緣的平常事。而我想臨摹刻劃的是，他的心路歷程，因為他這個人或其一生，相當於三、四百年台灣隱性文化的重現或應現，也是千千萬萬道地台灣人的本質、境遇、困頓、成住壞空的縮影，更代表總體台灣人格的特質或象徵，特別是台灣海民由傳統走向現代、由海島到大洋的一番折騰，當然也包括四百年來台灣的苦悶與悲劇。

筆者自 2012 年以降，對他的口訪歷程中，或多或少也帶給他另一階段的回溯、沉澱與反思，2012 年底，他予我另一階段人生的翻轉的印象。本節先依時程排序了他表面上的變化，下節則以之為背景，解析其心路歷程。

蘇董的內心世界 7.2

筆者常隨順講說《金剛經》、《心經》等般若精義，但不必談及任何經文。

例如：筆者拜請聽講者思考，當他將從小到大，自己的照片鋪陳眼前，是否會有恍如隔世、「這怎可能是『我』」的感嘆，或一時的迷思？試問，拍下每張照片之際，那每個「當下」是否都有一個「自我」？既然都「有」，請問那一個「自我」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恆的、顛撲不破的？既然

都「沒有」，請問你在「執著」什麼?! 什麼「東西」是你的「自我」?

既然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皆不可得，請問你要點那個心? 請將你那個心拿來，我就可以幫你安心! 或諸如此類旁敲側擊的無用之辭。

訪談蘇董或任何對象時，我也經常流轉著無常的「自我」，用來對應著不斷生滅的概念泡沫，而不時生起大悲心。天可憐見，人們拚命為自己加添從來不是他自己的迷障，然後堅持他就是那副德性，其中，最是可怕者之一，誤以為自己正在做對的事、正確的事、善良道德的事、慈悲的事、良知良心的事!! 而佛陀、老莊等等裸真的警語，對世人而言畢竟只是糞土不如啊!

不幸的是，人的一生頻常是拚命用來雜染那顆童稚、清靜的本然，且在經歷其因緣際會的業障，吃盡苦果之後，偶爾或特定程度地察覺大大小小的荒謬，再想盡辦法要去禪除這些妄相、妄想! 人生的際遇，可以是千奇百怪、萬花筒般的離奇夢幻，但無異於悲歡離合、生死連體、成住壞空; 人的膚色、命運，可以是地理、歷史環境天差地別的烙印與形塑，各有各的繽紛與瑰麗，但底層或本質皆是同源齊一; 任何人無妨可以說，是來到這世間，要來驗證共同的某種類似真理的某種東西，以所有的歧異，歸納同一的「實相」與「真相」。

《金剛經》殆有兩大義理，一個是消除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一個是否定的否定的「即非詭辭」。前者

是主旨、目的；後者是方法論。蘇董年輕我 4 歲，他覺悟得早，遠在 35 歲 (1992 年) 即行質疑世俗的成就；他的慧根、天眼早已洞開，而我在訪談他年餘的後期，總算明白開證上人為何在逝世前，要蘇董「有空時讀讀《金剛經》」，而的確，2012 年底以降，我察覺蘇董已然開卷，但讀的是生命苦澀的參證，而非文字的糟粕。

許多人認為，人在臨終時，常會將一生的影片倒帶一次而還歸寂滅。抱持這類想法的人，有可能是因為許多人隨著老化，腦功能衰退，短暫或暫時記憶無能貯存，且逐次剝落，殘存愈來愈小時的永久記憶，以致於接近彌留時，只剩下祖父母、父母在他年稚時的若干影像或印記，因而想像、推衍成「倒帶」的說法。

比較有意思的「倒帶」，則在任何一當下，復還本心、本然的澄明！一般人做不到。我們頻常藉由大大小小的閱歷、經驗，反省、告解，砥礪自己下一步的該然與不該然。或說，我們常常藉由自己所製造的業，反覆用以「減輕」下一步製造的業，美其名叫修行，而其實根本無行可修。我們不只修而行自己的一生，我們也暗地裏修行累世的業障或因果，許多台灣人一生都在救贖明鄭以來，大約四百年的包袱與執著，但只有很少人，得以復返人之所以為人，終極的某種靈音，而可為自己、為台灣超度！

本章，起初筆者在撰寫、規劃本書時，原本想敘述、記載蘇董從事的社會文化工作，也就是將他歷來做過的義行、布施、文化教化等「功德」，如實編目臚列。然而，當進行



▶ 徐景賢總經理 (2013.4.19 ;
台北長春路)。



▶ 蘇董與表妹蔡富女女士
(2013.4.19 ; 台北市)。



▶ 蘇董與同學蘇德祥督學
(2013.4.19 ; 台北市)。

一半工作時，我進入很不真實的感受，我寫不下去。那樣的從俗、歌頌，我做不來，更是褻瀆蘇董的行止。但從「佛說菩薩，即非菩薩，是名菩薩」的義理，假借蘇董的人生各大階段，強述我們共同的心聲。

本章節以下，先依蘇董自述與親友對他的感受，交織他的內在世界「羅生門」，而訪調的素材來自 2012 年 11 月 15 日，筆者前往高雄聆聽他在某種抑鬱、振奮中的感懷；2013 年 3 月 19 日，一樣在其高雄的辦公室，他自我剖析新階段的蛻變，並再度回顧其所來自，此度，他應我要求，檢附從小迄今的代表性照片，以上，乃蘇董自述。相對地，2013 年 4 月 19 日，筆者前往台北，口訪徐景賢總經理、蘇沛清總經理，分別代表蘇董企業伙伴的感受；另口訪蘇董表妹蔡富女女士及蘇董小學同窗，教育部蘇德祥督學，分別代表親戚及同學對他的評價，此四人的觀感，總成客觀對蘇董的認知與看法，主、客觀交會蘇董的心相解析。

1. 另面稜鏡的觀照

可能由於出身海隅鹽土的環境，加以父母家庭無有文化人的氣息，蘇董超級素樸的言語，幾乎瞞過我對他卓爾不凡的感受，幸虧與他表妹蔡富女女士的一席長談之後，總算彌補了我的愚鈍。

「我從小尊重、尊敬他。他小時候就與眾不同，追求自我的個性強烈，自己要什麼自己很清楚。然而，在那個年代怎允許一個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我慢慢長大後才知道，這樣

的想法與堅持才是對的，就是因為有想法，才有出人頭地（註：此『地』字，台語音 lè，僅與今語之『哩』同義，表示肯定語氣助詞也。改『出人頭地』為『出人頭天』，即屬取笑或自諷語，殆人頭無法出過天！語出《宋史·蘇軾傳》）的機會，如果他一直墨守傳統，怎可能出脫？……例如穿著，他讀高中時，就要求合身、舒適、漂亮，照顧自己的體面，這想法、做法連我當時都很受衝擊，更別說長輩了，那年代的人，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沒有灰色地帶……

「我媽、他爸都是很有個性的人，大概是我外祖母（蘇董的祖母）守寡的關係，導致她堅毅、果斷、偉大……有些人的愛恨情仇很強烈，每種愛的表達不一樣，偉大的愛在於更大的接受與包容，我媽的愛不只包容，她更會表達。其實，換個角度，長輩大家都很疼愛他，為什麼會打罵？是因為在意，當時的大人們不瞭解愛他是要讓他有溫暖。為什麼阿嬤、我媽、他爸很看重他，因為他們看得出他將來會有出息，他們都歷練過人生，他們知道，只是表達方式的不同……」

影響、決定一個人一生的最大關鍵，往往在個性而不在能力，當然基本的能力是必要條件之一，而我有興趣的在於：一個在 1960 年代貧困邊陲養殖漁村的 10 歲小孩，就立志要賺大錢，改善家庭經濟及社會地位，却在青、中年賺到錢之後，以 35 歲之姿，斷然一心向佛，扭轉燈紅酒綠的紙醉金迷，這實在有違「常情」與「不可思議」，而且，所有跡象顯示，他並未遭逢特殊的遭遇、打擊或不幸，更沒有任

何「看破紅塵」的心態或行為，他正常、健康得莫名其妙！除了訴諸先天秉性之外，實在找不出生涯中的因果關係。我所謂的「素人」，基本上都是台灣草根平實生活的基層，從蘇董的家世乃至迄今他的全數生命內容，更是「素」得可以，他是我心目中典型的台灣水牯牛，而我相信，所有能夠合理解釋的因素之外，閩禪文化無功用行毋寧才是主因，台灣人俗稱「前世修來」的人格，相當程度以上，皆是觀音法理的無功用行感染使然（陳玉峯，2012 a；b）。

雜染太多的人，我不會去描述。我只為有自覺、自悟的台灣素人立傳。

富女女士點出了蘇董自童年即已不凡，在她以現代理性、溫情語言的敘述裏，現今人輕易可理解農業時代台灣常民的價值觀，也就是認命、是非黑白分明，罕有灰色地帶，而長輩秉承的是男性沙文主義的傳統倫理，要求兒女佳順、聽話為尚，他們欠缺道理的講述，沒有多餘的解釋，不懂慈愛的表達，是活生生的橫臉凶暴的王爺形象，甚至於愈是濃情，愈是粗魯，他們實在是壓抑了將近四百年的政治悲劇所形塑。這套台灣素人文化，殆即媽祖、王爺、三太子等應現觀音所教化，背負了千年的壓抑，却可犧牲奉獻、任勞任怨地，只以生活示現傳承，但到了1960年代，大約是最後顯著顯現的一代，而1970年代以降的新世代，愈來愈遠離這套台灣文化的影響，却也在近年來民主自主的生活型中，以嶄新的形象重新兌現。

而勇於追尋自我的少年蘇董，他的環境其實是清而不

貧、貧而不困，只是欠缺文明物質，但絕不會餓死人的海岸地區，因為生態體系尚可健全運作的 1960 年代，每天兩次潮汐帶進來的魚蝦蟹貝，足以滋養海民；他們在半自然的海闊天空的薰陶下，足以啟發潛存世代的真性情，或裸真赤誠的性靈追尋。但其父系王爺文化的執著及百千年的十字架，壓抑著海民的奔放、曠達，而母系及自然天地的寬容與慈悲，則鋪陳無邊的內斂與自在。表面上艱苦的生活、父親的「施暴」，固然是刺激他萌長他鄉發展的外在原因，追尋某種性靈的自由自在，毋寧才是他的底蘊，也就是說，在生活上欠缺文明的束縛，有助於其後來對生命終極議題的渴望，而來自姑媽富貴人家的溫暖，却是他追求文明、物質、錢財的藍圖或意象的啟蒙。

他先天具有深思與行動的傾向，在國中、高中時代即豢養賽鴿。自行摸索的結果，1974 年參加了一項 1,500 隻鴿子的冬季比賽，榮獲第一名。他懂得自己動腦、動手賺外快，因而他在高中時代即有能力打扮自己。

有趣的是，由於父親背負祖父的債務，他家一直為錢所苦，或許因此，直到他國小畢業或 11 歲之前，他擁有的唯一一張照片，是背倚襁褓，坐在太師椅上的嬰兒照。

他的同班同學蘇德祥先生，生動地描繪他們的「共貧」年代：

「……美援時代，我們海隅鄉下，只有在兒童節或特定的日子，發給健素糖、牛奶，意思意思配給一點營養品、補助品。我們聽里長廣播，帶著水壺去里長處排隊，領取牛奶

帶回家，記憶中也沒能喝幾次。兒童節，學校發配健素糖。家裏平常吃稀飯、甘藷簽……」

當我問及他在國小期間，對蘇董的印象或人格特質時，他說：

「我們在 12 歲畢業後各奔東西。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畢業前，他搭乘同學的腳踏車，右腳大拇指被截斷，到學校來也不吭一聲。那是何等的劇痛，他却挺得住，足勇敢吔！」

「我跟他的際遇也類似，有回，我上學途中踩到一根生鏽的鐵釘，當時隱約知道一些鄉人因為破傷風而死亡。我到學校後躺在桌上，請同學拿椅板，用力打我受傷的腳板，打到大量出血，擠出傷口，當時沒有紅藥水、碘酒之類的，鄉下地區衛生也很不好，但就這樣好了。

「我們似乎具有共同的特質，也就是在當年惡劣環境下，養成了耐操、耐磨、堅毅、勇敢、獨立的心志，可以忍受不良的環境，遇事可以自行處理……」

「而且，我們海邊人，失敗多次還是可以再出發，重新由伙計做起也可以……小時候大家都是集體行動，當時沒有什麼課業壓力，回家只有玩，賭注龍眼子、蛤仔壳、廢紙……從玩遊戲到賭博，我們海邊人賭性很強，即令 5、7 成會失敗，看準 3、4 成的成功率，我們便有勇氣放手一搏，而且，村裏男子大多外出，賺不到錢不敢回來，否勢，怕被嘲笑，相對於山上人，他們在外打拚，不順利時還可『回山上做田去』……我們從小，由競爭型遊戲，到長大的事業，並非真的『賭博』，而是有勇氣，一種奮力搏鬥的精

神……」

我在聆聽中不時失神，恍入鄭成功在澎湖缺糧火急、破釜沉舟、退無可守的一幕想像劇：他在狂風暴雨、天地迷茫中，下令船艦開拔時，顫抖的吆喝！我懷疑 1950 年代出生的台灣海民，是否將是豪壯世代的黃昏？顯然的，雙蘇血管中流竄的，正是這般血脈。

「我們那一屆有 3 班，我們在學校裏只要一玩，蘇振輝馬上『到位』。當年我們盛行玩『殺腳』遊戲（今已失傳），也就是兩軍對陣，一邊 10 人，誰被對方摸到腳就出局……當時新塢主要人口的分佈就在我們那條街，我家住在廟口，蘇振輝家在我們屋後；廟南復興里，以蘇姓為主；廟北則以蔡姓為大宗。新塢國小的學童來自庄內及四鄰，例如虎尾寮（好美里）、鹽埕寮……，蘇振輝跟四鄰來的同學都很要好，他個性開朗，很容易跟人打成一片，好作伙……」

顯然海民子弟的蘇董，從小即陽光四海，一點抑鬱也沒有，然而，依他自述，大致在折指之痛以後，由伶牙俐嘴走向深思沉默，不過富女女士却認為：「他從小就很穩重，比別人成熟。他喜怒不形於色。在我們年代的小孩很天真嘛，歡喜就歡喜，難過就難過，表情一覽無遺，而他從小表情就不很多，通常只有笑與不笑！

「……他創業過程中，幾次我去打工，他跟童年期的穩重一樣，許多事他在規劃中，但不會講出口……」

由主、客觀，由同學、親戚，從其父母剛柔、動靜、主導與順從的強烈對比，乃至蘇董自身的回憶，他的童年、求

學以迄開創事業初期，甚至於到了 1997 年（其員工李春生初進公司）前後，他依然「殺氣騰騰」，充分顯示蘇董的性格或內心世界，誠乃海洋海民黑白、明暗、陰陽的高度反差現象，偏偏他與我初識時期，却是他十分平寧、祥和與寬容的階段，以致於予我大智若愚、若有似無的貝多芬晚期室內樂的感受；他更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藝術家氣息，不斷地反芻生命的種種際遇，渴望逼進生命底層的奧蘊，而 1980 年代以降，台灣社會大轉型，商場人性的大熔爐，透過生存競爭，漸次淬煉著海民的傳統與創新，開展他的一代江山。

2. 人性試金石

蘇董帶著專業技師的一技之長投入社會時，他才 18 歲，正是人生最最浪漫的哲思期，而挾帶著在經濟上出人頭地的野心，很快地厭倦當時社會的中上薪資，但真正讓他斷然辭職的因素，却是「要求尊嚴」與「看不慣老闆對人的態度或方式」，之後，合夥開店的夥伴，更無法符合他的格局與宏圖，於是，經由大約 2 年的折騰與徘徊，來自海民的熱血與一無所有的豪情壯志，教他毅然決然割捨專技，從頭開始，學習做業務，也摸索著貿易的通路。

雖然他常懷念、提及第一位任用他當業務員的謝基聖先生，認為從謝身上學習到做人的典範，事實上，謝似乎並非經商的長才，但教他以為對朋友、對員工、對親人當如是，而依我看來，謝的為人，恰好符合他心目中，理想人格的某些特色，謝其實是蘇的部分心性的映照。

他一路走來，始終以俠義王爺的重然諾、義薄雲天為行事基調，他，有恩必報、有情必還；他以同理心，超乎常態地予人機會。他念念不忘小時候姑媽塞給他十塊錢的溫情；他懷念初創業時的第一個房東，「房東對人很好，中午都拿食物來分享。他知道我不好過，房租始終不願意隨市價而調漲。後來我知道他投資股票，輸得不得不擺攤賣涼水了，還是沒跟我漲價，我只好自己搬走！」他強調：「我有今天，都是一堆人予我的恩情、社會予我的恩情，人生很奧妙，硬求求不得，意料外的自己找上門啊！」他屢屢述說多少貴人對他的關愛與幫助，次數多到令我嫌煩！而依「觀音法理」的運作原則，逆境際遇的功能，在於用來消弭自己八識田中的負面情緒、心性及意識；順境、正面情緒、感懷，一樣是用來禪除自己心相中的善念、善行，而趨於任何對立二元觀的消滅。通常，禪徒在「觀見心音、靈性」的階段，是由負面進階到正面，到三無差別的了知緣起而自性空啊！我認識蘇董的將近 17 年來，正是他在清除「好人、好事、好德性」的階段。

然而，在他創業、做人做事的向上提升的過程中，無論逆增上緣或福報善緣，事實上，完全奠基在任何的七情六慾，以及現實殘酷的洗禮之上。

「……約 20 多年前，我交貨給某建設公司，該公司將款項交給包商，但包商詐欺倒掉，我交了 8 百萬元的貨，一毛錢也拿不到。然而，我跟建設公司的契約已簽，這是信用問題，我咬緊牙根認了！幾年後，這些貨出現瑕疵，外商一

概以全新貨更換，我還得再倒貼大筆工資，差工將舊貨全部更替，這種事多少人做得下來？我平白損失千萬，還折騰多年，只為了一個誠信。至於惡性倒債的包商，我要不要去告？

「後來我雖然多少還跟這家建設公司做生意，但已意興闌珊。直到 10 年前，該公司又來洽談一件大案子，我才說出當年故事給他們的董事長聽，該董事長才知道他的包商污走了那一大筆錢。之後，我接到了該公司超過億元的生意。何謂賺錢？賺錢的定義是何？

「另一個案例，有家大公司吸金龐大，不滿意於投資工程 1~2 年才賺 1~2 億太緩慢，而將最大比例的資本押注股票，預想幾個月要賺幾千億，結果垮掉了，但因政商關係良好，找來 KMT 進駐監管，當時我的大批貨，總算取得監管開出的鐵票約 5 千萬元，只剩尾款 7、8 百萬尚無著落。該公司很惡質，又想盡辦法、威脅利誘，將一大堆已發放給各大債主的鐵票，一一以芭樂票換騙回去，而我心知肚明，一旦鐵票被換回，絕對屍骨不存，我堅持不換，這不是錢或面子問題，而是我了知他們的心歪了、邪魔化了，不管他們如何無所不用其極，這是『是非』問題。先前我『不』字講不出口，學佛以後讓我內心底定。後來果然，我只賠了 7、8 百萬，其他人很慘，鉅大金額血本無歸。

「小案例更是多得勝枚舉。我請好朋友裝修我的房子，他早上估價 3 百萬元，下午就來告訴我 3 點半得換票，要了 50 萬。沒幾天，我所有工程款 3 百萬悉數付清，等到

工程將屆完工，施工者一一向我要工資，最後我總共付了6百萬。我向這個『好朋友』要錢，『至少你也該寫張本票給我！』他裝傻。這位『朋友』，十多年了，我連再見他一面也不要！

「再一案例，有個很熟、很要好的十多年朋友，我們共同投資某一房地產案子，他佯稱賣不好，我說那就將剩下的10間房屋對半分。他費盡心機，找來一筐管理理由搪塞，硬是多吞掉了2間，這類的債，都是上千萬元為單位的！之後，我再也不要見到他。

「許多新、舊朋友的借錢花招千奇百怪，『蘇吔！快，快拿10萬塊錢給我，阮老母生病住院，保證金交不出來！』錢一拿，再也不見人影，但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例……

「我如何看待金錢？數十年來商場人性我看不夠嗎？我就較笨嗎？我好騙嗎？那些人我一輩子也不想再見一面！打官司？凡是要訴諸官司的，我一概不要，我們的法院是……唉！不提也罷！」

蘇董是「生意人」嗎？他不知利害、不懂算計嗎？他沒眼光、不識人心嗎？金錢數目無大小，他在乎的是基本的誠信、一念之間的善惡、一片人性底層的尊嚴與自重及自律、一種品味與格調、一絲最後的良知與是非而已！在他創業進入中期之初，在乎的根本不是賺不賺錢的念頭了，而是如何讓國人品味美好的事物，甚至於事業中期的「策略聯盟」做法，扶植各地公司，以極低利甚或賠錢的5%服務費，讓各



▲ 蘇沛清總經理與蘇董 (2013.4.19；台北市)。

分公司存活且盈利，這在當時似乎是破天荒之舉。台北長春路很有主見、先進觀念的徐景賢總經理稱讚蘇董：「他在當時具備了超越時代的胸懷，這需要心胸、格局與勇氣，因而全台才會有這麼多據點來跟他相配合，接受他的領導……」

「何謂領導人？就是當他站起來時，所有成員就知道要往那個方向走了！」松江路品協企業公司的蘇沛清總經理，則回憶他同蘇董合作 23 年來的感受：「蘇董是我一生中的貴人……他充分授權；他很有耐心與修養，在剛開始的幾年，非常辛苦與不穩定，他却完全信任，一年只開一次股東會議，每月寄報表給他看而已。當年，分公司有所錯誤或業績

不佳，他沒有一句責難，只有鼓勵與寬容。然而，他愈充分授權，我愈感責任、壓力重大……」

蘇沛清總經理大筆者一歲，屬於古典型台灣生意人之一，他為我講解台灣磁磚、衛浴設備，乃至最先進廚具等市場、商業的流程、管理秘訣、各種經營模式，從「供貨庫存與通路」、「維持市場價格與秩序」、「售後服務、零件提供、消耗品的折損與供應」，以迄如何與開發建設公司、預售屋銷售公司、建築設計師交涉，以及廣告、人際等等，其各關鍵環節與該行業他畢生的心得。我結實地上了一課，也在此間，領略了蘇董在「安內攘外」、「國內外交涉、領導統御」中，以數百年台灣海民的傳統之姿，如何以海洋文化接軌世界，並沒有從農業社會走向工商服務業界的難產與困境，但蘇董却在約 20 年前，在他內在思惟中改弦易轍，大踩剎車，不願向亞洲市場擴展，內中，有其內心萬般複雜的衡量與取捨，否則，以他的雄才大略，絕非今之規模。

蘇沛清更舉《商業週刊》報導「德士克」，以不到 3 年時程在中國開拓 1,500 家分公司，打敗麥當勞的案例，列舉該公司董事長如何「讓利 82%」、「利少量多利更多」、「借力、使力萬馬拉車」、「抓住人性」、「先教做人，再教做事」、「七分把握三分膽識」等等，說明事實上蘇董早在 2、30 年前，遠比該報導更「先進」、更冒險、更直逼底層人性的天真浪漫從事其事業。

坦白說，蘇董太早熟，彷彿這輩子他修行了 3 個世代以上的過熟，以致於徐總經理會認為「他個人的修為也許已經

很高了，但在企業方面的腳步已顯緩慢」！而觀察、親近他一輩子的親人，富女女士則點出部分重點：

「蘇董很棒！他的人生一直往上看，他一直在修自己，他不會忘了我是誰？成功的人，我看過很多，大多數忘了我是誰。他很清楚認識自己，然後也不驕傲……成長、創業，每個人都有其酸、甜、苦、辣、澀，但他是細細地去品嚐他的人生經歷，他不吭不叫，一關度過一關，是很好啦，但我覺得他的內傷可能會較嚴重！……」

不愧是表兄妹的血緣關係，富女女士的氣質暨言說超凡。忠孝東路一棟大樓的 14 層樓餐廳裏，第一次見面的寒暄後，我急切地表明來意，想口訪她對蘇董的見解。之後，她點了菜單，先上一道細細薄薄的開胃菜，是我平素最不喜歡的豬零件之類的東西。她說：「這道菜的名字叫做『悄悄話』，它是什麼東西的結合，你猜！」

「大概是豬頭皮加上豬尾巴？」我未假思索脫口而出。

「不對，是豬耳朵包圍著豬舌頭，輕脆的圍起柔軟的，兩者聯結在一起叫悄悄話，但你吃不出來，口感很不錯。一種結合，就有一種意境，它切成細薄片，你得自行去感受，所以講話也一樣，你要講得尖銳刺耳，還是軟軟的中聽？」

她先澆我一盆冷水，再娓娓道來故鄉往事。我故意回她：「妳似乎走得離開妳故鄉很遙遠的地方去了?!」因為我認為她必然歷經大江大海、大風大浪，言談舉止已臻宮廷文化。「我覺得我離故鄉一直都很近，它在我心裏、在我腦海的深處，它孕育我的一切。」事實上，這正是蘇董的寫照。

當我述及蘇董的「缺點」時，帶了句：「他還有要求尊嚴的一點痕跡。」富女女士則回以：「男人很好笑，都很在意這一點。」而蘇董從來不介意我對他的言語刺激。蘇董的內在，約有一半是富女女士的心性。

然而，蘇董外在形象的表露，似乎割捨掉所有的裝飾品，並非因為他蓄意如此，只是自由自在，至少我相信我與他交往的十多年來，他從未戴過面具，而他自省、反思的過程更是通俗得很。

當我翻閱他少得可憐的舊照片中，滑落下2張千禧年間，他在台北某飯店的便條紙上，寫下的當日感言，用以分享同仁者。

一張大概是錄自書報雜誌的格言：「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樂；時時心有法喜；念念不離禪悅；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知恩報恩為先；利人便是利己；忙人時間最多；勤勞健康最好。」

另張如下：

「遠哲是一位願下苦工努力的人，也相信只有努力才能保證成功。我對自己並沒有那麼大的自信，不信鬼神，最討厭沽名釣譽的人。遠哲力薄能鮮，從來沒有認為自己萬能，但遠哲認為在檯面上的人該努力，成為年輕人的榜樣。這方面的努力，我還得繼續加強。

「每個人正如每個不同的社會，有它好的一面與不理想的一面；積極的因素與消極的因素。當我們學會集結『好的』、『積極的』因素，我們的社會才有機會向上提升。我

希望李前總統健康快樂！也希望他在關鍵時刻，明辨是非，加入台灣向上提升的大潮流！」

坦直率真的心思躍然紙面！長期以來，我欣賞蘇董一直在欣賞美好的人，或被報導出來的人性光明面。他隨時看見別人的優點與美好，而幾乎未曾聽過他批評別人。他以一種向上的能量，從而創生種種機緣，自然而然地生活，至於負面內容，他是天生的過濾機。

3. 自我教育

蘇董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過的是無憂無慮的化外自由生活，相當於僻野鄉間的野孩子，印記他「人該如此」的內在信念。當我訪談他的成長歷程時，他能談述的，傾向於印象深刻的事件而已，絕非他活在水深火熱的人間煉獄，相反的，是因為他具有才氣，乃致傳統文化的「愛之深，責之切」使然。而不識字、無法「曉以大義」的父母，只能透過威權體罰來傳達，至於教育、教化，大抵是民間信仰的耳濡目染為大宗，却在日後體制教育或外來文明的衝擊之下，顯性文化蓋過民間的隱性基因，以致日久遺忘罷了。然而，基底的內涵一輩子不可能消除，他日後的行事風格，待人接物的模式，無一不在彰顯傳統的美德，同時，在他力爭上游的創業過程，那種勇猛的冒險、果斷的力道，突顯出台灣海民蟄伏了至少二、三百年的奮力一搏的英雄氣概。如果說台灣文化是種海洋文化，黑水溝對台人性格的培育，無疑的是種代代相傳的胎記，仿同文化基因，促成他迎向世界的基

底，更甚者，新塢的海濶天空，海岸的猛爆與一蓊單調的無常變化，賦予他表面沉穩，而內在波濤洶湧、驚濤裂岸的心志張力。美國詩人惠特曼強調的，要培養一個最好的人的方法是，讓他在自然野地長大。毫無疑問，新塢鹽分地帶的自然環境，乃是蘇董人格、性格的最大搖籃，他的搖籃曲是潮汐，是海濤浪擊，是生猛的水族游魚，是一抹無垠、無涯的水天同色，是一幅寬濶單色調的畫布，用來塗抹、印記成長後的文化彩筆，包括台灣山林蔥蘢無邊的翠綠，另一面向，他的心性基底，存在著某種不沾鍋的透明膠布似的某種不沾染能力，儘管五顏六色的文明彩繪，可輕易地在其上作畫，他也可以在瞬間，將其輕鬆抖落，此中，唯一沾黏、滲透或融入的，還是傳統的倫理，例如親情的宿命，構成他一生行事、作為的羈絆。

前述第五、六章的家庭、成長描述，業已足夠勾勒他的人格特質，以及善於觀察、思考的能力，本章無庸贅述。而我敢於無端認定，他日後對西方工藝、文化的吸吮、仰慕、傳播等等的致力，仍然只是法相的正面塗鴉，仍然只是一種無常的表相，他終究會朝向終極心性的解放邁進，如同他在35歲以後，褪盡金錢、物質的黏附，奔向原本的自己一般。

然而，在他事業有成，試圖附和人間或現世的美好的努力，仍然有必要在此交代，也就是他在壯年時期的自我教育。這番自我教育的過程，包括從紙醉金迷的覺悟、脫離，對「我是誰」、「為何金錢帶不來快樂」的反思，以及他對學歷、學識的迷思，長年誤以為自己欠缺「自信」，經由

「學佛」以及開始研讀龐雜圖書，等等，在我看來，很快地也將從他心性畫布上淡化或消失。

很有意思的，有別於一般人讀書、學習、求學問的歷程或方式，他對西方文化、知識、資訊的咀嚼、反芻，是經由他在商場的觀察與自童年以來的思考方式去琢磨，大抵純依台灣素人的內在驗證去對應，而截然不同於文化人、科班訓練或鸚鵡學話。

我一時想不出如何形容或敘述才能傳神，往下的敘述，很可能也無法讓人感受我對他的直覺，因為，即令我依科學表達方式的並列比較，也無從化約論述。我只能說，他是很東方思惟或唯心體悟的類型。

「23歲我首度出國，去義大利參觀世界磁磚大展，當時台灣是義大利第五大出口國，台灣國旗還樹立在那裏……這是我一生鉅大的轉捩點，我首度感受世界何其大，歐洲的建築、設計、機械工業、藝文……讓我很震撼，而台灣人做牛做馬做到快死人，怎麼還是這模樣，總不能輸人這麼多啊！不對啊！在這行業上我該做些事啊！此行，打開了我的眼界、視窗。」「當時我滿腦子只裝著『如何賺錢』，什麼文化一概不知，直到10年以後，經由朋友引介，我重回當年擦身而過的弗勞倫斯，遊學文藝復興的發源地……」

也就是說，蘇董是在專業底定的1990年以降，開展他的自我學習。之前，只能說是汲汲營營於事業的搏鬥，而一俟賺進第一桶金之後，內心的空虛却烘托出他這一生並非為賺錢而來的警覺。於是，怎能忍受：「第一次出國去的波隆

拿，我竟然不知道隔壁的弗勞倫斯，發生過那麼多人類史上重大的事誌！」

自此，他狼吞虎嚥歐洲藝文、哲學的精華。在陳聖頌畫家的導覽下，頻頻實地見證、學習歐洲文化的溯源，同時，他接觸佛法、親近開證法師、前往大學進修等等的觸緣，他研讀大量書籍。他的讀書，較之一般學子大大不同處，例如：他是在心志全盤成熟後的發心讀書；他閱歷書中描繪的實際的人事時地物；他窮源究實，更以少年以來思考的同理心，反覆咀嚼「如果是我，我會如何？我該如何？我要如何」？的心境操演；他以數十年商場人性的光明面、醜陋面，對映人類文化演進史的場場大戲，模擬他是觀眾、他是演員、他是導演、他是編劇、他是劇中的任何人物，他以原鄉海濶天空無盡無邊的大舞台，填充進去數不清的每一場驚心動魄、絲絲入扣、悲歡離合、榮枯興替、史詩歌劇、武打文藝……，幻化為時空旅人，再隨時切回現實世界。

他諦聽一首首名曲，配合一位位音樂家的生平際遇，檢視他在何等境遇下，寫出何等的心靈寄語；他由一張張巨匠畫作，回溯其在臨場刻畫的一筆筆心情，臨摹畫家的處境，如何創造普世人性的宣洩；他幻想他與蘇格拉底同病相憐；他以為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等同於他的思考模式；他忖度柏拉圖的理性思考，相當於感性與理氣協調的過程；他將托爾斯泰筆下《伊凡之死》的法官附身，躺在床上等死的流程中，一一透視親朋好友來看他的善惡大戰、正邪拉鋸；他生動的描述當他初睹卡拉瓦喬的「梅杜莎」的震撼，流連

於卡拉瓦喬童駿時期的刑場，忘返於殺人流亡各國的作畫；他了知每一位大師在下筆之前，必先洞燭自己最深沉的靈魂與人生。

筆者曾經陪著蘇董，分享他對歷代天才、巨匠、大師們，嘔心瀝血的產品的感受，例如梵谷、貝多芬、巴哈、莫札特、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馬勒、系列法國印象派名家等等傳記文學；吉朋的《羅馬帝國興亡史》、邱吉爾的《第二次大戰回憶錄》、《戰爭回憶錄》等等，夥同《法蘭西的榮耀與堅持》、《拿破崙傳》、《邱吉爾的領導》、《德國史綱》、《德意志回顧》、《歐洲戰後六十年》、《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威瑪文化》、《破解希特勒》、《不含傳統的普魯士》、《Europe，有如一面鏡》、《戰爭論》、《蒙田隨筆》、《佛洛依德》、《百年孤寂》、《異鄉人》、《西洋哲學史》、《論老年》、《論友誼》、《甘地自傳》、《沈思錄》、《艾倫狄波頓》、《哲學的慰藉》、《鄉愁》、《靈山》、《台灣近代史論集》、《領導》、《六祖壇經》、《阿含經》、《維摩詰所說經》、《金剛經》、《華嚴經》、《地藏經》、《藥師經》、《金光明經》、《妙雲集》、《華雨集》、《清淨道論》……，許許多多國內外古今的心靈盛饗。我從蘇董口中談出他最喜歡泰戈爾的「漂鳥集」的瞬間，瞥見了他一閃而過的法喜，而他並不自知。

我無法確定他讀著龐多經典名著的心路歷程中，如何與佛法相對映或交叉體悟，但他每談到某本著作時，我常常反

問他獲致何等啟發，以及他心目中該書主旨等內涵。他的回答往往有趣而意象橫生。在此隨意列舉一則我們之間的對話：

「……卡謬《異鄉人》、卡夫卡、沙特等等存在主義的作品也很精彩……」

「如何精彩法？」我問。

「因為他無意間、不小心地殺了人，鄉人却說他對母親很不好，所以他被判死刑，而我肚子裏容不下不公平、不公義，我不能接受。這個人看起來不該死，但輿論、社會要他死，也無法辯白，人生充滿強烈的無奈。社會上太多不公平的事，我自己何嘗不然，那來什麼對與錯、是與非？」他說。

「這不就是存在主義者強調的荒謬？人世間有什麼想當然耳的？有沒有所謂的道理是堅固不移的？但我們被教導成為『我要要求一個道理』，事實上生命、人生有道理嗎？不管願不願意，你接受了一套文化、價值觀系統，你如何不甘願？」

「這是小說，但事實上的人生不斷或可能這樣發生啊！」

「你以個人台灣現世生活的經驗，去對應、感受西方的存在主義？」

「是啊，每部書我都會以同樣的情境去感受、去遭遇！」

「你以你的人生去感受到它的荒謬，也抓到了它要表達

的精神?!」

「但一個人總得抓準某個制高點，否則難以超越他自己！」

他對德國歷史，特別是腓德烈大帝（二世）瞭如指掌，從他童年到坐在沙發椅上安詳辭世（1786年8月17日），如數家珍，他津津樂道腓德烈發明軍隊的「起步走！」、打仗前自囚於房間內吹笛子或沉澱心靈；他從歷史發展、文化嬗遞，解析為什麼德國人看到別人的鈕釦敞開來，都有上前替人家扣好的衝動，以及從個人到集體意志形成的機制或因果。他的腦海裏，花了十幾年的時間安頓文藝復興前後，乃至二次大戰迄今，多如牛毛的故事、花邊，並一一尋求虛擬實境之際，他有沒有更好的辦法殺出重圍，或出人意外地解決困境。

我曾經聽他兩度演講文藝復興與他的藝術人生，諸多不落窠臼的詮釋方式讓我驚艷。然而，他使用的台語却十分拙樸，他心中的許多智慧光芒，聽眾得靠直覺或靈悟去捕捉。

每每聽蘇董講解西方的文藝、工藝到科學，我總會興起替他編撰一大冊《台灣素人對歐洲文化的靈悟觀》之類的另類鉅著。跟他訪談的年餘期間，我幾乎重讀了一部西方藝文史。有次，他提到「絕不！絕不！絕不放棄！」的邱吉爾，我們共同慨嘆打勝仗後却下台的英雄悲歌：

「俾斯麥、麥帥打贏的結局不也馬上下台！」他追加。

「歷史的大餅總是留給庸才享用的！」我加註。

「柴契爾夫人何嘗不然！」他的聲調陡降。我們沉默下來，但我相信我們都聯想及台灣呢?!

1990年代中葉以降，蘇董展開下一階段的體驗型學習，對象或標的是台灣山林與環境議題，也在此間，默默旁觀、關切我歷經的山林保育運動。他拍攝了許多台灣的自然影像，也熱切地跟別人分享；他演講登山野趣、曠野奇遇。他第一次前往鎮西堡，瞬時為聳天巨檜而痙攣，驚嘆：「如此靈山老木，為何人民與政府竟然不知去珍愛它們?!」

2013年1月30日下午，「山林書院」台中營隊的課程中，蘇董講演他2004年登臨南湖大山，震撼於玉山圓柏的盤虬曲張、暴烈張力，當圖片打射在銀幕上，他自己竟然淚流滿面，久久難以言語。課後有學員跑來跟我說：「真羨慕你有如此朋友！」2012年7月29日，「山林書院」高



▲蘇董在演講中提及南湖大山玉山圓柏時，自己感動、激動得潸然淚下（2013.1.30；台中）。

雄營隊，蘇董也講授登山心得，在他向大自然學習的真情流露中，他將人生格局與爬過每座大山之後的生命境遇交錯涵詠，「認識你自己！做任何事，內心總要留點分寸，因為宇宙天地之大，絕非你可想像，所有事千萬不要認為『絕對如此』，留點迴旋空間也是美感。」他更強調：「金錢若失去，再賺就有；名聲若失去，再重新做人，還是可以追回來。但是，一個人一旦失掉勇氣，這世人就白來了！」

他於千禧年登北大武；2001年上玉山；2003年爬雪山；隔年叩關南湖，瀕臨生死交關；而後攀爬秀姑巒，以及玉山北峯、北北峯，等等。他轉述一位原住民揸工跟他說的話：「我的祖父說，此生要多走一些路，因為人在死亡彌留之際，可以雲遊曾經走過的蹤跡！」蘇董結結實實地走過他所走過的每一步痕跡，但他明白緣起性空，他只是洞見每一瞬間當下。

淨化時期與台灣靈性的復興 7.3

蘇董在35歲的轉捩反思中發現：「若能成就別人，我就很快樂。」然而，他快樂嗎？人若真能無所求，快不快樂的問題可以不存在，而對不存在的問題，進行精闢的解析，是謂精緻的愚蠢。事實上，他很快樂，也很不快樂，他很正常。

2012年4月2日，我與他促膝長談，他談他的苦與惱，根源是與締造文明開拓史的鄭氏王朝類似，屬於傳統倫理系統的世代大包袱，從父祖到子女，是佛教所謂的三世兩重因果，但可延展蘇門在台十代，乃至禪徒千餘來的幸與不幸。

私事我不予置評，任何人沒資格談論別人。而蘇董近20年來嘗試以他認為《維摩詰經》對心量的幻化去對治，我也沒有意見。蘇董的苦惱與前述如出一轍，他在跟「人性」抗爭，他在與「情愛」拉鋸，他在嘗試拔離「自性執」。長年來，他藉所謂「菩薩道」的行為，用來沖淡、對抗、逃避，他暫時放下「小我」，誤以為「大我」可以涵蓋，如同尼采說的，人生本來就是太多臭水溝，人要解脫，只能成為大海；然而，尼采也說：人要對抗怪獸，或與怪獸戰鬥，最要警覺的是，不要自己也成了怪獸。

台灣人四百年來不自覺地以觀音法理，對治自身的三世兩重因果或無明業障，但絕大多數人從未自覺或覺悟；更致命地，台灣人普遍忘却處理「共業」，大多將「共業」視為「人力所無能抗拒者」。講好聽些，台灣人通常只求成就自了漢，却假借「菩薩道」自欺欺人。台灣現行動輒成千上萬、整齊劃一、面目慈祥而呆滯的慈善大軍，其與佛法八竿子不上一撇！難聽的，不談也罷。

蘇董20多年來走的是阿羅漢與菩薩道共修。

2012年11月15日，蘇董很傳統又很世俗地感嘆：「人啊，生老病死、成住壞空，只會走向衰敗的過程，不可能轉往更好的階段。人體30歲以後就開始衰老，是走向結束的

旅程，絕對是以苦為本質。我對『苦』深知其所從來、緣何而去。對人性的透澈體驗，我了知人要如何才能快樂。社會、人生萬象，十有八、九都是苦海，任憑你如何轉變、不管你有多大毅力、如何面對，你擺脫不了苦的本質，充其量只是態度的改變，或所謂認分、認命……人生走到這階段，某些場合上的『朋友』，講難聽些，如何相牽成？不要相害就很好了！沒相害就算是好朋友了！永世的災難或死亡來臨，大家避之唯恐不及了，還能怎樣？總是會有天走向寂滅嘛！人生本來就是苦諦啊！此間，你得要有個制高點，你才能看清本來如此，你才能超越無常。沒人欠你，沒人虧待你，你不能在苦中怒、怨，你得先行瞭解這些本然……有天，你走向末日，你了然，無可眷戀，包括至親好友、所有人世的紛爭……這世人來走一回，不是報恩，就是討債，還有什麼？我們能夠改變什麼？可以改變什麼？……」

這是我認識蘇董以來，他呈現最最消極的一次，是他長期面對家庭、倫理與公司，所謂私與公、傳統與現代、隔代之間的問題或取捨之間，若干執不執著或尚未能釐清的最簡單困境。這也是為什麼在現實上，他從 20 年前即已放掉企業版圖再擴充的主因。然而，2012 年底迄今，我看見他正在開展新的境界。

新境界一樣有私、有公，有小我、大我與超我。他，不斷地在淨化與進化。

人生這齣戲，有開幕必有閉幕，開幕由不得你，謝幕却是你人生最嚴肅的大事，你可決定與安排。

2013年3月19日，我再度前往高雄口訪，蘇董甫從柴山健行回來，他說：

「我很訝異我上柴山時，還會擔心背包裏的東西被猴子搶走！背包裏只有一包衛生紙與一瓶水。就在稍不留意轉身間，猴子果然搶走了衛生紙。人來到世間、要走的時候，不都是空無所有，我為什麼還會掛念猴子搶走什麼東西?!」

我答：「習性、慣性使然，你為原則所苦。」

「猴子賊性難改，人也一樣！人被這些身外物捆綁，很不值得。」

然後，他開始談夢境。他有三大類的夢，一種隨作隨忘，大概屬於精神醫學上所謂腦中的排列組合；一種是類似看電影，也乏深刻印象；一種是特殊、特別的奇幻，宛似中陰境界發生的故事，無論驚悚駭異，或詳和極樂世界的印象，總令人深刻、震撼。

我聆聽著他的詭夢內容，只能讚嘆他正進入人生的自淨階段，因為，就膚淺如我的宗教經驗、人生履歷、知識或自然探索、理性推衍，以及直覺感受，如同生物學的「胚胎重演」，他的心相似乎進入一種將畢生過程中，舉凡有意、無意或因自己而起的任何業障，刻正經由睡眠中，潛意識地自行解毒、懺悔。這種現象通常只出現在人在彌留或晚景的補償映射，不大可能出現在壯年的人，莫非他可以在睡眠中觀想、坐禪？我無從檢證，只能向他「恭喜」！

1. 小我、自我的大赦或特赦

從俗世、現實角度，此面向相當於將一生經歷的各種關係、業障洗滌濾淨。這是一種理想，是人，就很難做到完全、徹底，一般人逃避的說辭就是「問心無愧」、「無負於人」而已，事實上，還得包括到無所不括的網狀關係網，太多自己所造的影響而自己不知。每個人，自是一個開放型的時空場域，包括人與自己、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環境、人與歷史或家族、人與神、人與宇宙等等，範圍難以言盡。在此，僅就平常事簡述。

2012 年底以降，蘇董殆已進行了種種改變自己的思惟與行為。他常說：「至少現今大概不致於危害他人、社會。」這是基本盤，接著，在消極面，清償「債務」；在積極面，造善緣。他一直都在做，無庸我贅言。然後，或同時，在心性上自我特赦、解放，也就是由：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走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而就蘇董的事業而言，他自己看得相當透澈，只是不必講出來，他有他的佈局。

非洲賽倫蓋地大草原的獅群有獅王，不用自己覓食，一概由后妃供養而威風凜凜，然而，獅王爭霸戰一旦失利、被放逐，只有孤零零地迎向死亡，沒有所謂殘不殘忍。而母獅受傷了，有姊妹淘扶持；幼獅失怙，有姑姨養育。只有獅

王，從自我承擔。拿破崙、俾斯麥、柴契爾夫人、麥克阿瑟、項羽……皆然，成不成功沒有差別，這是英雄的宿命。

蘇董在他的王國並非此等類型，他締造善緣而自行清淨，他正在滌除前世、今生。

2. 大我、超我的獻身

台灣數百年來，乃至閩南禪徒的宗教情操、理想人格，不僅不滿足於觀念上的觀音，更必須應現於活生生的人民，將其私愛，擴展為至真無限、無條件的大愛，或筆者所謂的「無德之德、無善之善、無形式宗教的宗教、無功用行」，且其不假文字、不作歌頌，狀似無性繁殖地感染他人、相濡以沫。沒有一隻水牛需要立傳，無功無德而自由自在。無論緇素，或所謂出家與否，絕非逃避個人的家庭或社會的責任、功能或任務，而是自有限、自私、自利的思想及行為擴大，甚至擴大到不求任何回報，無條件的大愛、大慈悲，更追求消除所有的差別意識，進臻或觀進靈界妙音的終極理想，或解脫涅槃。

這等精緻文化，乃因千餘年前閩南原住民與中原入侵族群的混血，質樸原民的實踐，從而保全禪的精義，更隨鄭成功的海洋文化，來到台灣，進行第二波唐山公與原民媽的混血，好讓禪文化有了二度濾淨與闡發的機運，終而產生本土化的無功用行。

其乃藉由媽祖、王爺、三太子等等應現，透過隱性文化的傳播技巧，歷經多代外來政權的打壓、醜化，穩健傳承主

體靈性，續絕存亡於一脈精華，筆者發願將此等台灣文化精髓發幽彰隱（陳玉峯，2012a；b；《玉峯觀止——台灣自然、宗教與教育之我見》、《台灣素人——宗教、精神、價值與人格》），且直到有幸在南台鹽分地帶乃至急水河流域，得藉蘇董、蘇門王爺信仰查訪的際遇，彌補台灣文化史上最是隱晦的失落的環節，透過蘇家傳奇，總算一窺全貌，得以貫串四百年一脈相承且銜接山海、全球的無功用行。

而蘇董以台灣傳統海民的泱泱格局，歷經數十年奮鬥，始終以素人素行之姿，示現此一磅礴浩然正氣，更以虛懷，接納全球菁英文化，乘際會運勢，跨出時代契機，打破三、四百年的幽微低迷，迎向新世代、新世紀。

然而，這套台灣神髓文化，畢竟承襲古中國封建專制時代的價值系統與農業時代的生活慣習，但求個人解脫與大善、大愛的感染傳播，始終無能挑戰公權與共業的鬱悶沉淪，無法蔚為新局或新典範的開創，或乏新時代的活血典範。而因緣際會，天賜蘇董予我大好觸媒，無意間示範了現代大我、超我的進行式。

蘇董事業成就之後，從事兩大階段的改造與學習，先是歐洲文化，而後台灣山林與土地根源，復以禪佛原理貫串其間，從而天文、地文、人文、生文一應俱全。他從 35 歲以降的阿羅漢、菩薩道並行，至 2012 年底業已走向大我與超我的共業大道，筆者預估，其將於往後開演現代化無功用行的示現，其可以是經由：

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進臻：

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沒伎倆」正是台語文的典型禪語，讀如「無義量」，我相信蘇董往後將做出很多「沒伎倆」的平常事。台語俗話「頭過，身就過」，我說心過，一切都可過。過則無功也無過，是謂獻身。



- Imbault-Huart, C., 1885, 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 臺灣文獻叢刊第 56 種,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臺北市。
- 王志強、陳韋志、周佳儒、賴奇綺、廖冠茵, 2011, 走進西拉雅：西拉雅民族植物手冊,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出版, 臺南市, 臺灣。
- 王振榮, 2007, 義愛公傳, 富安宮管理委員會, 嘉義縣, 臺灣。
- 王禮、陳文達、林中桂、李欽文、張士箱, 1720, 臺灣縣志, 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臺北市。
- 石萬壽, 1989, 嘉義市史蹟專輯, 嘉義市政府編印, 嘉義市。
- 石萬壽, 1990, 臺灣的拜壺民族, 協和藝術文化基金會、臺原出版社, 臺北市, 臺灣。
- 朱其昌(主編), 1977, 臺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 佛光出版社, 高雄縣。
- 江日昇, 1704, 臺灣外記(十卷), 臺灣文獻叢刊第 60 種,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臺北市, 臺灣。
- 江志宏, 2012, 玄天上帝信仰的傳說與分布——以梅山鄉為中心的考察, 第八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24 頁。
- 何世忠、謝進炎, 2000, 鄭成功傳奇性的一生, 安平開臺天后宮出版, 臺南市, 臺灣。
- 余光弘, 1982, 臺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寺廟調查資料之分析,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53: 67-103。
- 李岳勳, 1972, 禪在臺灣——媽祖與王爺信仰之宗教哲學及歷史的研究, 國際佛教文化出版社, 臺中市, 臺灣。

- 李岳勳，1986，*魷港媽祖*，蚊港太聖宮管理委員會出版，嘉義縣，臺灣。
- 沈雲，1898(沈森加註版)，*臺灣鄭氏始末*，臺灣文獻叢刊第15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北市，臺灣。
- 阮忠仁，2012，*顏、鄭渡臺設「十寨」傳說之演化——《臺灣割據志》的十寨敘事一*，第八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45頁。
- 周鍾瑄、陳夢林、李欽文，1717，*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北市。
- 林永村、林志浩，1995，*笨港——一個古老港口的歷史與文化*，笨港文化事業公司出版，北港鎮。
- 南鯤鯓代天府管理委員會(編印)，2007，*南鯤鯓代天府農民曆*。
- 南鯤鯓代天府管理委員會(編印)，2012，*永護蓬瀛農民曆*。
- 施琅，1684；1685；1709；1797；1875(5種刊本合訂)，*靖海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13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北市，臺灣。
- 段洪坤，2011，*西拉雅遺珠*，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出版，臺北市，臺灣。
- 段洪坤，2012，*臺南地區考古遺址與西拉雅文化的連結*，臺南文獻創刊號：81-91。
- 凌純聲，1965，*中國的封禪與兩河流域的昆侖文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19：1-51。
- 翁炯慶，2012，*嘉義平原「清水祖師」信仰初探*，第八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36頁。
- 高拱乾，1696，*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北市。
- 盛清沂、王詩琅、高樹潘(編著)，1988，*臺灣史*，眾文圖書公司發行，臺北市。
- 許成章(編著)，1992，*臺灣漢語辭典(第一冊)~(第四冊)*，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臺北市，臺灣。
- 陳玉峯(未發表；長期建檔)，*臺灣史資料庫*，臺灣生態研究中心。
- 陳玉峯，1985，*墾丁國家公園海岸植被*，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恆春，臺灣。

- 陳玉峯，2011a，興隆淨寺（一）：1895 年之前，愛智圖書公司出版，高雄市，臺灣。
- 陳玉峯，2011b，山、海、千風之歌，前衛出版社，臺北市，臺灣。
- 陳玉峯，2012a，臺灣素人——宗教、精神、價值與人格，前衛出版社，臺北市，臺灣。
- 陳玉峯，2012b，玉峯觀止——臺灣自然、宗教與教育之我見，前衛出版社，臺北市，臺灣。
- 陳舜臣（孫蓉萍、王秀美譯），1994，旋風兒（壹）、（貳），遠流出版公司，臺北市，臺灣。
- 陳舜臣（張正葳譯），1994，龍虎風雲（壹）、（貳），遠流出版公司，臺北市，臺灣。
- 陳舜臣（許錫慶譯），1994，琉球之風（壹）、（貳），遠流出版公司，臺北市，臺灣。
- 淨心文教基金會（編），1999，社會關懷六週年，財團法人淨心文教基金會出版，高雄市，臺灣。
- 揆一等人（甘為霖英譯；林野文譯），2011，被遺誤的臺灣，前衛出版社，臺北市，臺灣。
- 黃明德，2011，荷蘭時期東石鄉產蚵殼利用初探，嘉義縣文獻 36：131-150。
- 新塢嘉應廟管理委員會，2012，嘉義新塢嘉應廟農民曆。
- 楊英，1649-1674(?)，從征實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32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北市，臺灣。
- 楊凱成、馬耀輝，2012，嘉義布袋鹽田現代化歷程之研究，第八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現場單行本），12 頁。
- 楊博名（輯），2012，那一年，我們在屏東教育大學的日子，愛智圖書公司出版，高雄市，臺灣。
- 鄒開蓮，2012，臺灣人的四不，天下雜誌 510：168。
- 嘉義縣蘇周連宗親會，1974(1992續整)，蘇氏大族譜，蘇氏族譜編輯委員會發行。
- 臧振華，2012，再論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問題，南島研究學報 3(1)：87-119。

- 臺南縣六甲鄉赤山龍湖巖，？，龍湖巖雜詠摺頁。
- 臺灣慣習研究會，1901~1906，臺灣慣習記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1984~1992），南投市。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53，臺灣之鹽，臺灣特產叢刊第 11 種，臺北市，臺灣。
- 趙弘雅，2010，揭開漢人天界之謎，前衛出版社，臺北市，台灣。
- 劉子健，1964，封禪文化與宋代明堂祭天，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 18：45-51。
- 劉會進，2011，洪門玉璽，（私人影本）。
- 蔡隆德，2006，魴港紀年（下冊），影印本，蔡先生贈。
- 蔡隆德，2012，打字稿影本私人資料，蔡先生贈。
- 賴郁君，2012，日治時期嘉義地區的鼠疫及其防治，第八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37 頁。
- 謝貴文，2012，論臺南地區有應公廟之由來，臺南文獻創刊號：130-151。
- 魴港太聖宮管理委員會（編印），2011，布袋好美里太聖宮明朝媽祖聖像。
- 蘇其車，1970，蘇周連宗親會族譜。
- 釋照乘（發行），？，天妃顯聖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77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北市，臺灣。

【台灣經典寶庫】06

荷鄭台江決戰始末記

被遺誤的台灣

FC06 / 換一著 / 甘為霖英譯 / 許雪姬導讀 / 272 頁 / 300 元

荷文原著 C.E.S 《't Verwaerloosde Formosa》(Amsterdam, 1675) 英譯
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London, 1903)

※ 特別感謝：本書承棉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洪清峰先生認養贊助出版。

350 年前，荷蘭末代台灣長官揆一率領 1 千餘名荷蘭守軍，苦守熱蘭遮城 9 個月，頑抗 2 萬 5 千名鄭成功襲台大軍的激戰實況

350 年前，台灣島上爆發首次政權攻防戰

1661 年 4 月底，中國國姓爺（鄭成功）在滿清朝廷重重剿殺下，率領兩萬五千大軍渡海襲台，荷蘭末代台灣長官揆一不甘屈服，憑藉手頭僅有的一千餘名荷蘭守軍，苦守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頑抗，雙方激戰、談判又激戰，對峙了九個月，揆一才在必敗無疑的形勢下獻城投降，台灣從此脫離西方商業殖民勢力，被捲入至今難以擺脫的中國內戰漩渦。

千夫所指的揆一，忍辱寫下這本台灣答辯書

揆一率領部眾返回巴達維亞後，立即遭起訴，被判處死刑、財產充公，最後改判終身監禁在僻遠小島 Ay，在島上度過八年悲苦的流放歲月後，才在親友奔走下獲得特赦，返國前夕（1675 年），揆一以匿名形式出版本書，替自己背負的喪失台灣之罪名，提出最鏗鏘有力的答辯書，更為這場決定台灣命運的關鍵戰役，留下不朽的歷史見證。

絕無僅有的珍貴文獻，再現荷蘭殖民當局的苦惱與應對

本書是第一手文獻中唯一以這場戰役為主題的專著，從交戰一方荷蘭統帥揆一的角度，完整敘述戰爭爆發前夕的整體情勢，以及雙方交戰的實際經過，透過這一敘述，讀者不僅可以清楚瞭解島上荷蘭當局所面臨的困難與決策過程，也能跳脫習慣上從中國鄭成功角度所看到的「收復」台灣，改從島上荷蘭長官的立場來認識鄭成功「攻台」的始末。

藉揆一之筆，我們窺見台灣先祖的隱約身影

站在當時島上最高統帥揆一身旁，我們隨著他的眼光四下梭巡，看見早期台灣人的身影：兵荒馬亂下，富裕、有名望的漢人移民各自選邊站，有人向荷蘭長官密告，有人對國姓爺通風報信，沒錢沒勢的漢人移民則隨風飄蕩，或是逃回中國，或是留下來拚命保全畢生心血；原住民則在威脅利誘下，淪為島上強權的馬前卒，時而幫荷蘭人鎮壓漢人起義，時而替漢人攻打落難的荷蘭人，台灣最初主人的地位與尊嚴蕩然無存。

歷久彌新的經典，唯一流通的漢文譯本

本書目前有德、法、日、英、漢等語的譯本；其中，英譯本有三種，日譯本也有三種，漢譯本則有四種。今年適逢 1662 年荷蘭人撤離福爾摩沙、國姓爺攻佔台灣的 350 周年，前衛出版社特推出《被遺誤的台灣》的第五種最新漢譯本，並委請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研究員許雪姬教授撰寫導讀，以彰顯本書的不朽經典地位，讓這本與台灣命運密切相關的書籍，得以漢譯本的面貌重新在島上流通。



【台灣經典寶庫】07

李仙得台灣紀行

南台灣踏查手記

FC07 / 李仙得著 / 黃怡漢譯 / 陳秋坤校註 / 272 頁 / 300 元

原者李仙得 Charles W. LeGendre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1874)

校註者 / 陳秋坤 (史丹福大學博士、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退休)

※ 特別感謝：本書承財團法人世聯會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黃仁安先生認養贊助出版。

財團法人世聯會運文教基金會近年持續投入有關蒐集及保存早期台灣文獻史料的工作。機緣巧合下，得知前衛出版社擬節譯李仙得原著《台灣紀行》(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1874) 第 15-25 章，首度以漢文形式出版，書名定為《南台灣踏查手記》。由於出版宗旨與基金會理念相符，同時也佩服前衛林社長堅持發揚台灣本土文化的精神，故參與了本書出版的認養。

希望這本書引領我們回溯過往，從歷史的角度，進一步認識我們的家鄉台灣；也期盼透過歷史的觀察，讓我們能夠以更客觀、更包容的態度來面對未來。

財團法人世聯會運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黃仁安



19 世紀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被評價為「可能是西方涉台事務史上，最多采多姿、最具爭議性的人物」

李仙得在 1866 年底來到中國廈門，其領事職務管轄五個港口城市：廈門、雞籠（基隆）、台灣府（台南）、淡水 and 打狗（高雄）。不久後的 1867 年 3 月，美國三桅帆船羅發號（Rover）在台灣南端海域觸礁失事，此事件成為關鍵的轉折點，促使李仙得開始深入涉足台灣事務。他在 1867 年 4 月首次來台，之後五年間，前後來台至少七次，每次除了履行外交任務外，也趁機進行多次旅行探險，深入觀察、記錄、拍攝台灣社會的風土民情、族群關係、地質地貌、鄉鎮分布等。1872 年，李仙得與美國駐北京公使失和，原本欲過境日本返回美國，卻在因緣際會之下加入日本政府的征台機構。日本政府看重的，正是李仙得在台灣活動多年所累積的鎮密、完整、獨家的情報資訊。為回報日本政府的知遇之恩，李仙得在 1874 年日本遠征台灣前後，撰寫了分量極重的「台灣紀行」，做為獻給當局的台灣報告書。從當時的眼光來看，這份報告絕對是最權威的論述；而從後世台灣人的角度來看，撇開這份報告背後的政治動機不談，無疑是重現 19 世紀清領時代台灣漢人地帶及原住民領域的珍貴文獻。

李仙得《南台灣踏查手記》內容大要

李仙得因為來台交涉羅發號事件的善後事宜（包括督促清兵南下討伐原住民、與當地漢番混生首領協商，以及最終與瑯嶼十八番社總頭目卓杞篤面對面達成協議等），與當時島上的中國當局（道台、總兵、知府、同知等）、恆春半島的「化外」原住民（豬勝東社頭目卓杞篤、射麻里頭目伊厝等）、島上活躍洋人（必麒麟、萬巴德、滿三德等）及車城、社寮、大樹房等地漢人混生（如彌亞）等皆有親身的往來接觸。這些經歷，當然也毫無遺漏地反映在李仙得「台灣紀行」之中。

它所訴說的，就是在 19 世紀帝國主義脈絡下，台灣南部原住民與外來勢力（清廷、西方人）相遇、衝突與交戰的精彩過程。透過本書，我們得以窺見中國政府綏靖南台灣（1875，開山撫番）之前的原住民社會，一幅南台灣生活的生動影像。而且，一改過往的視角，在中國政府與西方的外交衝突劇碼中，台灣原住民不再只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是眾人矚目的主角。

【台灣經典寶庫】06

荷鄭台江決戰始末記

被遺誤的台灣

FC06 / 揆一著 / 甘為霖英譯 / 許雪姬導讀 / 272 頁 / 300 元

荷文原著 C.E.S. 《't Verwaerloosde Formosa》(Amsterdam, 1675) 英譯

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London, 1903)

※ 特別感謝：本書承棉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洪清峰先生認養贊助出版。

350 年前，荷蘭末代台灣長官揆一率領 1 千餘名荷蘭守軍，苦守熱蘭遮城 9 個月，頑抗 2 萬 5 千名鄭成功襲台大軍的激戰實況

350 年前，台灣島上爆發首次政權攻防戰

1661 年 4 月底，中國國姓爺（鄭成功）在滿清朝廷重重剿殺下，率領兩萬五千大軍渡海襲台，荷蘭末代台灣長官揆一不甘屈服，憑藉手頭僅有的一千餘名荷蘭守軍，苦守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頑抗，雙方激戰、談判又激戰，對峙了九個月，揆一在必敗無疑的形勢下獻城投降，台灣從此脫離西方商業殖民勢力，被捲入至今難以拔脫的中國內戰漩渦。

千夫所指的揆一，忍辱寫下這本台灣答辯書

揆一率領部眾返回巴達維亞後，立即遭起訴，被判處死刑、財產充公，最後改判終身監禁在僻遠小島 Ay，在島上度過八年悲苦的流放歲月後，才在親友奔走下獲得特赦，返國前夕（1675 年），揆一以匿名形式出版本書，替自己背負的喪失台灣之罪名，提出最鏗鏘有力的答辯書，更為這場決定台灣命運的關鍵戰役，留下不朽的歷史見證。

絕無僅有的珍貴文獻，再現荷蘭殖民當局的苦惱與應對

本書是第一手文獻中唯一以這場戰役為主題的專著，從交戰一方荷蘭統帥揆一的角度，完整敘述戰爭爆發前夕的整體情勢，以及雙方交戰的實際經過，透過這一敘述，讀者不僅可以清楚瞭解島上荷蘭當局所面臨的困難與決策過程，也能跳脫習慣上從中國鄭成功角度所看到的「收復」台灣，改從島上荷蘭長官的立場來認識鄭成功「攻台」的始末。

藉揆一之筆，我們窺見台灣先祖的隱約身影

站在當時島上最高統帥揆一身旁，我們隨著他的眼光四下梭巡，看見早期台灣人的身影：兵荒馬亂下，富裕、有名望的漢人移民各自選邊站，有人向荷蘭長官密告，有人對國姓爺通風報信，沒錢沒勢的漢人移民則隨風飄蕩，或是逃回中國，或是留下來拚命保全畢生心血；原住民則在威脅利誘下，淪為島上強權的馬前卒，時而幫荷蘭人鎮壓漢人起義，時而替漢人攻打落難的荷蘭人，台灣最初主人的地位與尊嚴蕩然無存。

歷久彌新的經典，唯一流通的漢文譯本

本書目前有德、法、日、英、漢等語的譯本；其中，英譯本有三種，日譯本也有三種，漢譯本則有四種。今年適逢 1662 年荷蘭人撤離福爾摩沙、國姓爺攻佔台灣的 350 周年，前衛出版社特推出《被遺誤的台灣》的第五種最新漢譯本，並委請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研究員許雪姬教授撰寫導讀，以彰顯本書的不朽經典地位，讓這本與台灣命運密切相關的書籍，得以漢譯本的面貌重新在島上流通。



前衛【台灣經典寶庫】計畫

【台灣經典寶庫】預定 100 種書。

【台灣經典寶庫】將系統性蒐羅、整理信史以來，各時代（包括荷蘭時代、西班牙時代、明鄭時代、滿清時代、日本時代、戰後國府時代）的台灣歷史文獻資料，暨各時代當政官人、文人雅士、東西洋學者、調查研究者、旅人、探險家、傳教士、作家等所著與台灣有關的經典著書或出土塵封資料，經本社編選顧問精選，列為「台灣經典寶庫」叢書，其原著若是日文、西文，則聘專精譯者逐譯為漢文，其為中國文言古籍者，則轉譯為現代白話漢文，並附原典，以資對照。兩者均再特聘各該領域之權威學者專家，以現代學術規格，詳做校勘及註解，並佐配相關歷史圖像及重新繪製地圖，予以全新美工編排，出版流傳。

認養贊助出版：每本 NT\$30 萬元。

* 指定某一部「台灣經典寶庫」，全額認養贊助出版。

認養人名號及簡介專頁刊載於本書頭頁，永誌感謝與讚美。

認養人可獲所認養該書 1000 本，由認養人分發運用。

預約助印全套「台灣經典寶庫」100 種，

每單位 NT\$30,000 元（海外 USD1500 元）。

助印人可獲本「台灣經典寶庫」100 本陸續出版之各書。

助印人大名寶號刊載於各書前頁，永遠歷史留名。

感謝認養【台灣經典寶庫】

C01 馬偕《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灣回憶錄》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助印 1000 本）

C02 陳冠學《田園之秋》（大字彩色插圖版）

（屏東北旗尾社區營造協會黃發保先生認養贊助出版）

C03 甘為霖《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台灣筆記》

（台北建成扶輪社謝明義先生認養贊助出版）

C04 史蒂瑞《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 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台灣調查筆記》

（北美台灣人權協會 & 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認養贊助出版）

C05 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回憶在滿大人、海賊與「獵頭番」間的激盪歲月》

（北美台灣同鄉 P. C. Ng 先生認養贊助出版）

C06 揆一《被遺誤的台灣：荷鄭台江決戰始末記》

（棉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洪清峰董事長認養贊助出版）

C07 李仙得《南台灣踏查手記》

（財團法人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認養贊助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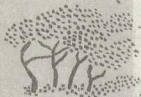
C08 連瑪玉《蘭大衛醫生娘福爾摩沙故事集》

（即將出版）（彰化基督教醫院認養贊助出版）

感謝預約助印全套【台灣經典寶庫】

鄭明宗先生 鄭文煥先生 廖彬良先生 林承謨先生





◎語言是民族的魂魄，失去了語言，民族就滅亡。

——世界第一位閩語學博士、台語研究大先覺：王育德(1924-85)

台語文學冊革命性的出版！欣賞、學習最合味範本！

第一部獻予台灣人(尤其庄腳出身者)的因仔時代感動、懷念記憶。

無情荒地有情天。台語文學冊革命性的出版！
(生耳孔不曾聽過，生目矔不曾看過！)
的因仔時代感動、懷念記憶。
第一部獻予台灣人(尤其庄腳出身者)

陳明仁 Asia Jilimpo | 台語文漢羅寫作先行代作家，彰化二林人 | 台語文復興運動先鋒草根志士。

台語文學有聲CD BOOK

《拋荒的故事》 pha-hng ê kòo-sū
全六輯，一年內出齊

——重現舊時代台灣庄腳社會的人文情境和在地情景

第一輯〈田庄傳奇紀事〉

已出版
風評絕佳



NT.600元
教學、自享、贈品、送禮皆宜

2CD
+1書

陳明仁 原著唸讀
黃雅玲 配樂監製
日本KURI民族樂團等音樂提供
出版發行 前衛出版社

前衛

SINCE 1988
本土堅心的存在

服務電話
(02)2586-5708

傳真
(02)2586-3758

《拋荒的故事》全六輯有聲書出版計劃

- 第一輯／田庄傳奇紀事(已出版)
- 第二輯／田庄愛情婚姻紀事(2013.02出版)
- 第三輯／田庄浪漫紀事(2013.04出版)
- 第四輯／田庄因仔紀事(2013.06出版)
- 第五輯／田庄人氣紀事(2013.08出版)
- 第六輯／田庄運氣紀事(2013.10出版)

講台語，學台文，自在、自信兼有自尊，聽台語口白唸讀+優美的配樂，趣味、親切、自然、嬌氣格有深度。會ngiâu動你的感情，打動你的心肝！要做贈品、「等路」抑是「伴手禮」，也真有人情味哦！



謝緯 牧師/醫師 (1916-1970) 逝世40週年紀念版

陳金興著
2010.06.17 草根版限量紀念

他懷著對上帝的允諾 對台灣的深情
從山地到海邊 從清晨到深夜
開展一段 激勵人心的不朽醫療宣教之旅
本書紀錄了「甘願做鬮人」的「台灣史懷哲」
——謝緯的養成教育及其充滿傳奇性的一生

懷念 謝緯 牧師/醫師

他是.....
南投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南投大同醫院院長
門諾會山地巡迴醫療團義診醫師
埔里基督教醫院首任院長
埔里基督教肺病療養院創辦人
北門烏腳病免費診所義務醫師
二林基督教醫院創辦人
長老教會台中中會第36屆議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16屆議長



台灣神學院 鄭仰恩 教授 | 長榮大學 莊萬壽 教授 | 長榮大學 鄭瑞明 院長 | 埔里基督教醫院 趙文崇 院長
南投基督長老教會 林榮章 長老 | 亞東石化公司 關盟昌 總經理 | 統一星巴克公司 徐光宇 總經理 **感動推薦**

服務電話：(02)2586-5708
免付費電話：0800-000129

台灣智識總舖 ● 本土最後基地
前衛出版社·草根出版公司
www.avanguard.com.tw
a4791@ms15.hinet.net

Join 本土新悅讀家族
讓本土書的感觸再好

前衛頭家

感謝加入！

鄭文煥先生 廖彬良先生 胡長松先生 陳盈如小姐
董峰政先生 蔡哲仁先生 林憶秋小姐 李守仁先生
高松林先生 王孟亮老師 錢秀足小姐 林浩健醫師
邱若山教授 黎國棟總監 陳金蕾小姐 楊維哲教授
盧月鉛女士 蔡文富先生 汪緯斌先生 蔡淑芬經理
陳榮興先生 李樹銘先生 周明偉醫師 紀竹國先生
陳啟祥先生 蔡竹旺先生 楊森安醫師 林鏗良先生
吳 晟老師 劉暄峰先生 陳寶惠小姐 王忠謙先生
林毅夫醫師 李妙信女士 許明芳先生 江美治老師
王俊明先生 吳冠儒先生 涂慶信先生 蕭耀松老師
蔡金龍先生 林 禹先生 廖瑞銘教授 林恩朋先生
鄧瓊如小姐 鄭淑心執行長 林俊宏董事長

(名單至2013/05止)

加入「前衛頭家」，年金一萬元(海外美金500元)，即擁前衛全年度出版新書(保證30種)，頭家名號登載每本新書扉頁，永誌感恩，萬世流傳。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蘇府王爺：台灣素民史之一例／陳玉峯著--初版--
臺北市：前衛，2013.7
608面；15×21公分
ISBN 978-957-801-712-2（平裝）

1.蘇振輝 2.臺灣傳記

783.3886

102012011

蘇府王爺：台灣素民史之一例

策劃 山林書院

著者及攝影 陳玉峯

打字、校稿 蔡智豪

責任編輯 陳淑燕

美術編輯 Nico

出版者 台灣本舖：前衛出版社

10468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53號4樓之3

Tel：02-25865708 Fax：02-25863758

郵撥帳號：05625551

e-mail：a4791@ms15.hinet.net

<http://www.avanguard.com.tw>

日本本舖：黃文雄事務所

e-mail：humiozimu@hotmail.com

〒160-0008日本東京都新宿區三榮町9番地

Tel：03-33564717 Fax：03-33554186

出版總監 林文欽 黃文雄

法律顧問 南國春秋法律事務所林峰正律師

總經理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Tel：02-2795-3656 Fax：02-2795-4100

出版日期 2013年7月初版第一刷

定價 新台幣650元

©Avanguard Publishing House 2013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57-801-712-2

*「前衛本土網」<http://www.avanguard.com.tw>

*加入前衛facebook粉絲團，搜尋關鍵字「前衛出版社」按下“讚”即完成。
更多書籍、活動資訊請上網輸入“前衛出版”或“草根出版”。

3011929

中華民國壹零貳年拾月玖日

總發



Let Taiwan be Taiwan

台灣國民文化運動

【新國民文庫】出版基金發起人

主催

黃文雄(Ko Bunyu)

日本地區

王紹英、毛清芬、阮逸功、邱文章、邱世倫、林建良
翁述民、陳明裕、陳哲正、陳玲琇、陳維斌、陳正鴻
許瑞和、張武彥、張伯寅、黃佳明、葉昱夫、趙中正
劉茂榮、楊超然、簡肇東、李家弦、曾根憲昭、江旭本

美洲地區

黃坡泉、辣媽基金會、台灣公論報、王淑芬、侯榮達
陳信宏、張啟典、鄭國寶、王栢農、林長裕、劉金蓮
林毅夫、高文雄、許世模

歐洲地區

(瑞典)蘇好雄、(奧地利)高成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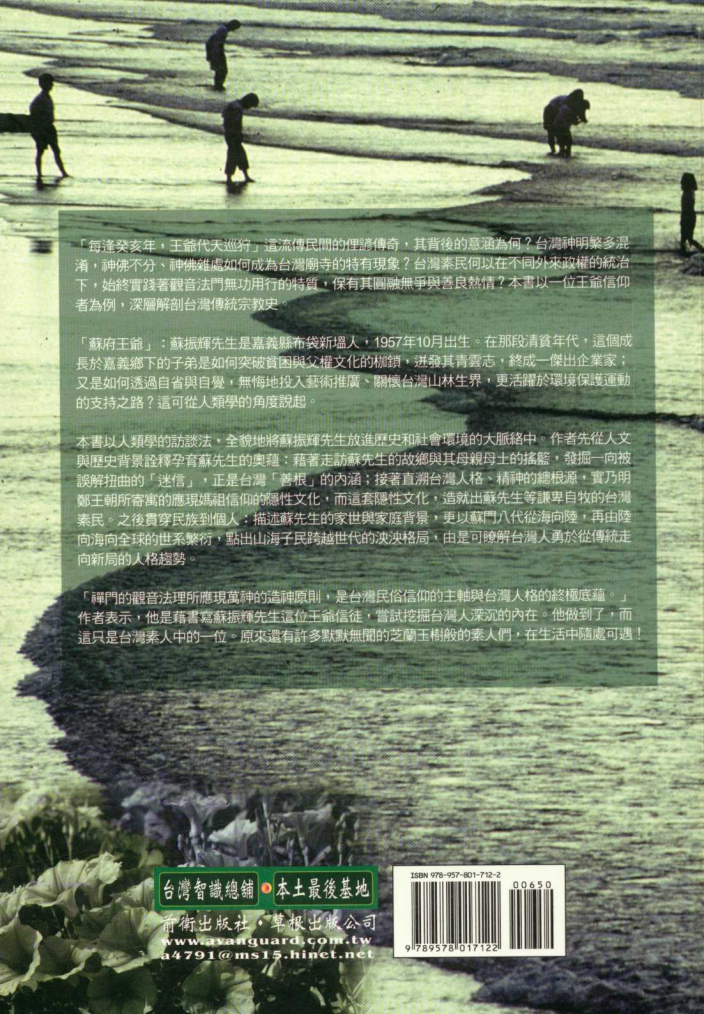
大洋洲地區

許明芳、楊秋鶴

台灣本國

李敏勇、曾貴海、張維毅、郭枝偉、盧建榮、邱其垚
陳良集、陳堅強、李培燦、黃昭堂、侯榮邦、陳南天
杜潤庭、陳昭雄、姚繁基、許老臣、周宜旋、黃木壽
阮美姝、黃信宏、黃櫻櫻、方仁寬、陳美玲、王至劭
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尤英夫、劉淑娟、魏慧玲
洪麗文…

(2013.07徵信·募集中)



「每逢癸亥年，王爺代天巡狩」這流傳民間的俚諺傳奇，其背後的意涵為何？台灣神明繁多混淆，神佛不分、神佛雜處如何成為台灣廟寺的特有現象？台灣素民何以在不同外來政權的統治下，始終實踐著觀音法門無功用行的特質，保有其圓融無爭與善良熱情？本書以一位王爺信仰者為例，深層解剖台灣傳統宗教史。

「蘇府王爺」：蘇振輝先生是嘉義縣布袋新塢人，1957年10月出生。在那段清貧年代，這個成長於嘉義鄉下的子弟是如何突破貧困與父權文化的枷鎖，迸發其青雲志，終成一傑出企業家；又是如何透過自省與自覺，無悔地投入藝術推廣、關懷台灣山林生界，更活躍於環境保護運動的支持之路？這可從人類學的角度說起。

本書以人類學的訪談法，全貌地將蘇振輝先生放進歷史和社會環境的大脈絡中。作者先從人文與歷史背景詮釋孕育蘇先生的奧蘊：藉著走訪蘇先生的故鄉與其母親母土的搖籃，發掘一向被誤解扭曲的「迷信」，正是台灣「善根」的內涵；接著直溯台灣人格、精神的總根源，實乃明鄭王朝所寄寓的應現媽祖信仰的隱性文化，而這套隱性文化，造就出蘇先生等謙卑自牧的台灣素民。之後貫穿民族到個人：描述蘇先生的家世與家庭背景，更以蘇門八代從海向陸，再由陸向海向全球的世系繁衍，點出山海子民跨越世代的泱泱格局，由是可瞭解台灣人勇於從傳統走向新局的人格趨勢。

「禪門的觀音法理所應現萬神的造神原則，是台灣民俗信仰的主軸與台灣人格的終極底蘊。」作者表示，他是藉書寫蘇振輝先生這位王爺信徒，嘗試挖掘台灣人深沉的內在。他做到了，而這只是台灣素人中的一位。原來還有許多默默無聞的芝蘭玉樹般的素人們，在生活中隨處可遇！

台灣智識總鋪 ● 本土最後基地

前衛出版社，草根出版公司
www.avanguard.com.tw
a4791@ms15.hinet.net

ISBN 978-957-801-712-2



00650

9 789578 017122